武俠世界

血手印（燕子飛的故事之一） 歐陽雲飛著

大內藏珍閣失竊，誠屬今古奇譚，貴妃娘娘被人綁票，尤其驚世駭俗，張鐵虎、孫九峰、石大勇三星宴月，燕子飛臨危受命，卒告破此奇案，故事曲折離奇，波浪壯闊，小篇幅，大佈局，餘味無窮，今後將會有出人意表的驚人發展。



第28年

21

$5.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燕子飛傳奇故事：「血手印」。是東南亞名作家歐陽雲飛簇新作品，題材深具歷史性，結構嚴謹。內容敘述大內藏珍閣失竊和貴妃娘娘被人綁票事件，兩宗巨案，驚世駭俗，誠屬古今奇譚，京畿要員張鐵虎、孫九峯、石大勇三星宴月，江湖俠客燕子飛臨危受命，巧施妙計，卒破奇案。過程曲折離奇，佈局巧妙，閱讀之餘，保証令你拍案驚奇，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歐陽雲飛今期除了巨型小說「血手印」貢獻給各位外，另一部俠義奇情中篇連載「少年英雄傳」也同期刊出，內容新穎脫俗，氣勢磅礡，激烈昂揚，幸勿錯過，本文刊今期第58頁。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是「清理門戶」，講述一個年青高手，為了完成師父遺願，不惜身入虎穴，引起殺機四伏，其後，又發生了連串令人撲朔迷離的殺人事件，更且引出一段令人感歎的兒女私情……要知端的，請看下期「清理門戶」的刊出吧！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21期
（總號141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燕子飛的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血手印

藏寶閣連番失竊

「正陽樓」乃北京城第一大飯莊，當朝顯要，達官貴人，多在此酬賓宴客，本不足爲奇，但三位京畿大員，同時宴請一位江湖豪客，却是絕無僅有。

偏偏，九門提督孫九峯，刑部總捕頭張鐵虎，禁軍總教頭石大勇，這三位衞戍京都的大人物，今天就設下這麽一個飯局，而邀宴的對象，赫然竟是一位名震武林的江湖俠客——燕子飛。

不是嗎，正陽樓的西南角上，一個人工湖的中央，有一棟精巧別緻，富麗幽雅的三樓建築，是正陽樓三大別院之一的「別有天」，一條純白大理石砌成的石橋，彎彎曲曲的通至岸上，飯局就設在此處。

橋上岸邊，戒備俱極森嚴，由三位大人於侍衞高手，佈下了無數崗哨。

別有天內的花廳金碧輝煌，銀質的餐具早已擺好，正陽樓的大掌櫃金百萬，正卑躬屈膝的親自侍候着三位大人，獨不見主客燕子飛。

禁軍總教頭石大勇久候不耐，流露出一臉不悦之色，首先開腔道：「這燕子飛究竟是何方神聖，怎麽這麽大的架子？」

刑部總捕頭張鐵虎一本正經的道：「石總多年來戍守邊關，對燕子飛的事可能所知不多，其實，燕大俠最是守時守信，怪只怪咱們心急脚快，來早了。」

石大勇仍頗不以爲然，嘴角噙着一絲冷笑，道：「這件事非同小可，連咱們三個人都無能爲力，石某就不信，燕子飛又能有多大的能耐？」

九門提督孫九峯臉色微微一變，振振有詞的道：「石總有所不知，燕子飛的本事可大了，論年齡雖不過才二十四五，却早在五六年前便已經是響噹噹的人物了，不知道排解了多少紛爭，伸雪了多少冤屈，黑白兩道的英雄豪傑，大江南北的父老百姓，大家都管他叫燕靑天呢。」

張鐵虎接着說道：「燕子飛俠骨鐵胆，藝業超卓，兩年前聖上微服南巡，在泉州遭數百倭寇截擊，要不是燕大俠和柳青青奮勇救駕，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禁軍總教頭石大勇問道：「柳青青是誰？」

刑部總捕頭張鐵虎道：「柳青青是燕大俠的紅粉知己，當年柳青青憑着手裏的一支『千年蛟皮長鞭』，不知道毁了多少扶桑武士刀，要不是有柳青青奮勇斷後，力戰羣倭，燕大俠還眞不容易將聖駕救離險地哩。」

石大勇突然瞪大了眼，道：「噢，燕子飛與柳青青的武功既然如此出神入化，皇上爲什麽沒有重用他們？」

孫九峯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石大勇納悶地問道：「有何重大的原因？」

張鐵虎道：「想那燕、柳二俠，乃神仙般的人物，早將功名富貴，看作浮雲流水，那像我們這等宦海俗子，成天庸庸碌碌，蠅營狗苟，說來實在慚愧。」

心有所感，情不自禁的仰天長歎一聲，繼道：「據張某所知，皇上當時的確有意重用他們，詎料，他二人却自甘淡泊，婉言謝絕了。」

石大勇奇道：「這不是將現成的富貴往門外推嗎？」

孫九峯笑道：「呃，要是石總有這等機會，一定會善加利用。」

石大勇怒道：「孫大人，你這話是什麽意思？」

一語甫畢，猛聽門外傳來一陣砰！嘭！鏗鏘！之聲，一位豪邁洒脫，俏麗大方的女俠應聲而現，手中的千年蛟皮鞭上，還緊緊纏綑着十來支刀劍。

「站住！」

「不要動！」

「什麽人？」

叱喝聲中，守在石橋上的侍衞緊追而至，一時劍拔弩張，空氣大爲緊張起來。

石大勇怒眉雙挑的道：「姑娘好大的胆子，竟敢來此撒野！」

姑娘却不以爲忤，笑盈盈道：「抱歉，跟各位開了一個小玩笑，請勿見怪。」皮鞭一鬆，刀劍立告落在地上，大家紛紛取回自己的兵器。

孫九峯馬上豎起了大拇指：「柳姑娘好功夫，眞是名不虛傳。」

石大勇這才弄清楚來人是誰，顯得有點尷尬窘迫。

衆侍衞亦在孫九峯的示意下，轉身退到花廳外面去。

張鐵虎起身相迎，往柳青青身後一望，道：「咦，燕大俠没來？」

柳青青抱拳爲禮道：「子飛應該已經到了吧。」

突聞一個爽朗的聲音，從大家的頭頂傳來：「三位大人在此，燕子飛斗胆也不敢遲到呀。」

循聲望去，只見一位英挺俊拔的年輕人，就站在花廳樓上的欄杆邊，如臨風玉樹，似東昇旭日，正是大名鼎鼎的遊俠燕子飛。

燕子飛輕輕一抬腿，便飄然落地，塵不飛，褲不揚，顯見輕功造詣極深。

三人俱皆暗吃一驚，孫九峯說道：「燕大俠是什麽時候到的？我們怎麽毫無所覺？」

燕子飛堆下一臉的笑容，拉住柳青青的手，二人緊靠在一起，道：「其實，我比三位大人到得還早，先瞭解一下這兒的環境，想不到一陣睏倦襲來，竟在樓上昏昏入睡，幸好被剛才的那一陣刀劍聲驚醒，否則倒眞叫石總見怪了。」

他雖然年歲不大，但江湖經驗却極爲

老到，不但事先查清了周遭環境，並佯稱睡覺，也免得石大勇臉上難堪，可謂顧慮周全，面面俱到。

主客已到，在金百萬的親自指揮下，很快便端整好一桌極豐盛的酒席。

燕子飛環目四顧一周，見花廳內外處處都是三位大人的護衛隨從，當下雙眉微軒，正容說道：「子飛出身草莽，一見到官兵官差就渾身不自在，可不將他們撤下去，免得掃了咱們的酒興。」

張鐵虎是何等人物，當然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清場，以免消息外洩，當即命所有的護衛全部撤至石橋那邊去，金百萬等人也逐出「別有天」，並且鄭重宣佈：「沒有命令，任何人皆不得擅入！」

燕子飛招呼大家依序入座，道：「樓上我已經查過，沒有問題，現在就請張總說明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居然驚動了朝中的三位大紅人，要十萬火急的把我從太原府召來北京？」

刑部總捕頭張鐵虎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布包，打開來裏面是三條黑色緞帶，其中兩條的二指寬，上面綉着六朵紅色玫瑰花，另一條約三指寬，綉着七朵紅色玫瑰花，道：「燕大俠，柳女俠，二位久走江湖，見多識廣，可知這是何人，或那個門派的信物？」

燕子飛仔細端詳一下緞帶，疑雲滿面的道：「黑白二道，武林各派，我敢肯定，絕對沒有這樣的信物，子飛很懷疑根本就不是咱們中原武林的東西。」

許久沒有開口的石大勇道：「那會是從那裏來的？」

燕子飛沉吟一下，道：「很可能是外國武林高手的標誌。」

柳青青拿起一條緞帶，翻來覆去的審視一會兒，忽然若有所悟的道：「子飛，你還記不記得，兩年前，我們在泉州救駕時，就曾在被殺的扶桑倭寇身上，發現過這樣的帶子。」

燕子飛略爲尋思，立道：「嗯，那些武功特別高的人的腰部，好像都繫着一條黑色緞帶，有二寸寬的，三寸寬的，最寬的大約有四寸。」

張鐵虎急急追問道：「上面有沒有玫瑰花？」

柳青青想一想，道：「好像也有。」

孫九峯道：「可知緞帶的寬窄，與玫瑰花的多寡表示什麼？」

燕子飛道：「想係代表持有者的身份，或者是武功的高低。」

凝視着緞帶上的紅色玫瑰花，繼又說道：「這三條帶子長不過五寸，當然不可能繫在腰間，想來正如咱們中原武林的成名人物一樣，是當作信物來使用。看這三條帶子的寬窄不一，玫瑰花數也不同，應非一人所留。當然，子飛並無確切把握，一切純屬猜測之詞，不知三位大人高見如何？」

九門提督孫九峯道：「燕大俠所言極是，亂蔴之中總算理出一點頭緒來。」

燕子飛道：「三位大人還沒有說，這緞帶跟急急召子飛來京之間有何關連！」

禁軍總敎頭石大勇面有愧色，以低沉的聲調道：「實不相瞞，大內『藏珍閣』被竊，這緞帶便是匪徒留下來的東西。」

「哈哈，大內『藏珍閣』何異虎穴龍潭，居然會失竊，這眞是天下奇聞。」燕子飛連乾了三杯「女兒紅」，給柳青青挾了一片鴨舌，微偏着頭問道：「都丟了那些寶貝？」

石大勇道：「三個月前，首先失竊的是『大漠寒蟬』。」

燕子飛愕然一楞，道：「什麼？石總是說，五百年前，在大漠寒潭之中，發現的那顆可以醫百病，驅百毒，狀似秋蟬的夜明珠被竊了？」

石大勇沉重的點點頭，道：「不錯，一個月前，第二次被盜的則是一對上古神劍。」

柳青青雙眉一揚，道：「可是大內收藏的第一名劍——莫邪干將？」

九門提督孫九峯讚道：「柳姑娘好廣的見聞·竟連大內的收藏亦如數家珍。」

柳青青滔滔不絕的道：「孫大人過奬了，想那莫邪干將二劍，非但是亘古第一名劍，而且這中間還有一個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哩。」

刑部總捕頭張鐵虎道：「哦，莫邪干將劍還與愛情有關，張某願聞其詳。」

柳青青條理分明的道：「此乃歷史典故，斑斑可考，當年吳王命鑄劍名家干將鑄劍於吳地天池，鐵汁久久不下，劍難鑄成，其妻莫邪情急之下問計於干將，乃夫告以先師歐冶子有言，謂此情形，若以女子祭爐神，可得名劍。莫邪聞言不假思索，便縱身投入爐中，果然得劍一雙，雄名干將，雌名莫邪，削金切玉無堅不摧。」

石大勇奇道：「劍還分雌雄？」

柳青青瞄了燕子飛一眼，語意深長的道：「當然，相傳雌劍有莫邪的靈魂附體，負心的男人如果遇到它，劍刃常常會自動飛出，殺人於指顧間。」

燕子飛笑呵呵的說道：「赫！這麼厲害，將來我要干將就好了，莫邪可不敢領教。」

柳青青啐了他一口，正欲反唇相譏，燕子飛搶先說道：「想必那『大漠寒蟬』與『莫邪干將』失竊後，留在現場的信物，就是綉有六朵紅色玫瑰花的緞帶了？」

石大勇道：「燕大俠所言不差，第三條緞帶是半月前才留下來的。」

柳青青道：「不知這一次丟的又是那一樣奇珍異寶？」

石大勇憤恨不已的道：「賊子胆大包天，竟然偷走了皇上的玉璽。」

燕子飛聞言大吃一驚，道：「這歹人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連皇上的玉璽也敢偷，可是，據燕某所知，皇上的玉璽不都是放在御書房裏嗎？」

石大勇道：「沒錯，玉璽平常是放在御書房裏的，因鑑於大內連番遭竊，羣臣大爲惶恐，始將玉璽送進『藏珍閣』。」

燕子飛微笑道：「石總沒聽說過前車之鑑的故事？」

石大勇怒形於色的道：「燕大俠取笑了，經過兩次的慘痛教訓，藏珍閣的戒備已大爲加強，刑部及提督府皆派有高手協助，應是萬無一失，沒想到——」

燕子飛截口說道：「沒想到，對手僅多加了一朵玫瑰花，就將大明的大印給盜走了。」語音一頓，接着又道：「孫大人

，張總，子飛與石總雖然神交已久，却緣慳一面，與二位可是多年的老朋友，應該清楚小弟做人處事的原則，六扇門中的事我一向不願插手，張總急如星火的將青青與我召來此地，不知有何見敎？」

張鐵虎懇懃的敬了燕、柳二人一杯酒，道：「見眞人不說假話，是想請燕大俠入主虎帳，總理全局。」

燕子飛「哦」了一聲，道：「原來是要小弟來主辦此案，使不得，使不得，張總乃行家鐵捕，破案無數，孫大人將門虎子，用兵如神，石總統帥大內羣豪，手下臥虎藏龍，更是游刃有餘，我與青青一介平民，說什麼也不敢僭越——」

張鐵虎連忙打斷他的話，道：「燕兄，你可千萬別這樣說，當『大漠寒蟬』失竊時，僅止大內明查暗訪，『莫邪干將』被盜後，刑部始參予其事，九門提督府是盜印案後始奉旨支援，說來不怕二位見笑，案發至今，可謂撲朔迷離，毫無端倪，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下，才驚動大駕，萬望俯允。」

玉璽被盜，玆事體大，任何人都担當不起，此刻孫九峯馬上接口催駕道：「柳姑娘心思細密，博學多聞，是有名的江湖才女，武林女諸葛，燕青天更不知破了多少無頭公案，可謂駕輕就熟，定可克奏奇功。」

柳青青抿嘴一笑，道：「孫大人別盡揀好聽的話，三位大人都破不了的案子，我與子飛何德何能，豈敢任此艱巨？」

石大勇擧起一杯酒來，沒喝，就停在半空中，自以爲是的道：「柳姑娘，妳可要想清楚，誰要是偵破此案，可是天大地大的一件大功，保證有享不盡的榮華，受不完的富貴。」

一句話激怒了柳青青，一雙清澈如水的眸子裏，登時冒出了火光，沒好氣的道：「想要榮華富貴，就不會仗義江湖，石總，這樣好的機會何必拱手讓人，你留着自己享用吧。」

霍地站起身來，拉着燕子飛，道：「子飛，這兒的市儈氣太重，滿腦子的升官發財思想，道不同不相爲謀，咱們走！」

張鐵虎那敢怠慢，急忙起身攔阻道：「柳姑娘請留芳步，事到如今，鐵虎也只好實話實說了。」

燕子飛聞言甚覺詫異，道：「張總，聽你的口氣，這中間似乎還另有隱情？」

張鐵虎鄭重異常的道：「事實上邀兩位來京，原是皇上的旨意，因聖上素知兩位遊俠四海，淡泊名利，雅不願以聖命相加，是以一再面諭鐵虎，相機行事，不要讓你倆受到半點委屈，個中情由，連孫大人與石總皆不甚了了。」

人生在世，如能得三五知己，已足慰平生，如今竟能得到皇上的知遇，怎不令燕子飛感激涕零，當即朗聲說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陛下，雖肝腦塗地，燕子飛亦萬死不辭！」

張鐵虎自是喜不自勝，忙將事先準備好的錦盒打開，裏面全是黃澄澄的金元寶，道：「燕大俠做事一向有規有矩，鐵虎完全按照燕兄的規矩行事，這是黃金一千兩，請笑納。」

燕子飛含笑道：「張兄眞清楚燕子飛的規矩？」

「當然，萬金不算多，一文不嫌少，只要是事關眞理正義，那怕是空口一句話，你燕子飛同樣赴湯蹈火，絕不推辭。」

「這是一半？還是全部？」

「照燕兄的老規矩，先付一半，另一半案破再付。」

「養鷄要米，養魚要水，道上的朋友必須打點，我——不客氣啦。」

臉色一整，又肅容滿面的問道：「張總，我想先瞭解一下，我們能得到多少助力？」

張鐵虎回答道：「刑部所有的捕快，包括我張鐵虎在內，完全歸燕大俠指揮調度。」

孫九峯毫不遲疑，也接着說：「九門提督府的兵馬，全聽燕兄號令。」

燕子飛欣然一笑，道：「謝謝，有二位大人這一句話，子飛就放心了，但不知大內高手我燕子飛有無調度之權？」

禁軍總敎頭石大勇是個私心自用的人，自然不願有人騎到他的頭上來，但情勢如此，表面上却不得不說：「那當然，當然！」

燕子飛聞言甚慰，哈哈笑道：「三位大人既然如此說，燕子飛就恭敬不如從命，三位且請回府，稍待子飛與青青將會親至大內先瞭解一下情況，請張總在紫禁城外屈駕相候。」

他做事一向明快果決，絕不拖泥帶水，送走了三位大人，立刻將「正陽樓」的金掌櫃找了來，道：「金掌櫃，你這『別有天』，一天的租金要多少？」

金百萬仔細盤算一下，道：「不貴，不貴，日租白銀百兩即可，吃喝另計。」

燕子飛好慷慨，也好痛快，與柳青青互換一個眼神，便一口答應下來，道：「好，從此刻起，這『別有天』我們全部包下了，凡是江湖道上朋友們的吃住，全由燕某一人負責。注意：桌上菜勿斷，杯中酒不乾，菜需佳餚，酒必上品，先給你五百兩金子，日後多退少補，另外五百兩，可兌換成散碎銀子，有一位姓陶的朋友趕到時，可以交給他。」

「是！是！」

一出手就是五百兩黃金，即使是王公富豪，也不見得有此大手筆，金百萬見錢眼開，笑得嘴都合不攏來了，哈着腰，諾諾連聲而退。

接着，燕子飛與柳青青亦步出「別有天」，來到側門之外，取出一面金黃色的三角小旗，上面畫着一隻展翅欲飛的燕子，猛地一揚，疾射而出，好快好準，但聞「篤！」的一聲，便插住了側門外的招牌上。

這「燕子旗」是燕子飛的信物，也是他的金字招牌，旗子所在之處，就表示燕青天在此坐鎭，開張營業，江湖上的朋友很快便會在此聚集，爲他跑腿、獻計、甚至打拚、賣命！

當然，無可避免，他的對手必然也會掌握機會，千方百計的設法來此窺伺、騷擾、甚至偷襲、暗算！

燕子飛就喜歡這樣，凡事光明磊落，坦坦蕩蕩，畢生最恨狗皮倒灶，玩陰使詐的小人。

諸事料理停當，便與柳青青直奔大內

而去。

× × ×

來至紫禁城，張鐵虎早已在午門外候着，三人立即進城，繞過太和殿，從正大光明殿側，行至「藏珍閣」。

這「藏珍閣」乃一六角形建築，閣高五丈餘，係以水磨花崗石砌造而成，頂層開有六扇小窗，底層有一道厚重鐵門，此外並無通路。

方圓四丈以內，既無樹木，亦無樓閣，也沒有任何地形可資利用。

每一面角長約八尺，周遭總共約四丈有八，却密密麻麻的派有十二名高手把守着，戒備可謂極爲森嚴。

燕子飛前前後後的察看一遍，對剛剛趕至現場的石大勇說道：「石總，子飛想請敎一個問題，你可知竊賊是從那裏進去的？」

第一個問題，就把這位禁軍總敎頭給難住了，結結巴巴的道：「這——不知道，石某事後也曾查過，始終看不出一點蛛絲馬迹來。」

「可知確切的失竊時間？」

「也不十分清楚。」

「這藏珍閣鑰匙共有幾把？」

「只有一把。」

「由何人保管？」

「石某自己。」

「守衛的人數呢？」

「第一次失竊時是兩個。」

「第二次多少？」

「四個。」

「那第三次一定是八個囉？」

「不錯，目前已增至十二人。」

「可否請一位來談談？」

「那一批？」

「就是以前遭竊時當值的守衛。」

石大勇面有難色，支吾其詞的道：「這恐怕不方便吧。」

柳青青一怔神，道：「有何不便？」

石大勇道：「他們俱已打入天牢。」

柳青青花容驟變，突然把嗓音提高了一些，道說：「什麽？你既不知竊賊從何處潛入，也不清楚失竊的確切時間，而且鑰匙又在你一人手中，憑什麽將那十四個人打入天牢，這簡直是草菅人命，恣意胡爲。」

理直氣壯，詞鋒咄咄逼人，石大勇張口結舌，一時間竟無言以對。

燕子飛望着張鐵虎，沉聲說道：「張總，在大牢之內，他們可曾招供？」

張鐵虎搖着頭說：「什麽都沒有，他們大家皆認爲自己是寃枉的。」

「那麽，子飛斗胆建議，把他們全放掉。」

「人是石大人送來的，這——」

「這根本是寃獄，一切有我担待。」

「是，燕大俠既如此交代，張某敢不從命。」

立即吩咐隨來的捕快，回刑部放人。

石大勇耳聞目見，無異是給他難堪，心裏自然很不舒坦，但明知燕子飛有欽命在身，却也無可奈何。

燕子飛望着高聳的藏珍閣，一字一句的道：「石總，子飛與青青此來，是想研究一下歹徒如何下手，以及如何緝捕歸案，追回失物，一切對事不對人，如果在言語上有得罪冒犯之處，還請包涵一二。」

語音一頓，將目光投注在石大勇的身上，繼道：「依小弟觀察所得，這藏珍閣外壁平整，光滑如鏡，『壁虎功』似無用武之地，閣高五丈餘，當今之世，也沒有那一位武林人物具此輕功修爲，想來想去只有三種可能。」

張鐵虎急急地追問道：「是那三種可能？」

燕子飛目注石大勇，不疾不徐的道：「石總，照你剛才所說的情形看，子飛不能不說，第一種可能就是石總自己監守自盜。」

石大勇的肺都要氣炸了，大聲抗辯道：「寃枉！寃枉呀！沒有！絕對沒有！」

柳青青笑盈盈的道：「石總，這只是一種假設，誰也沒有說石大人一定就是竊賊，但藏珍閣的鑰匙在你身上，就事論事，嫌疑總是免不了的。」

這話言之成理，石大勇想不出一句反駁的話來，只好兀自悶不吭聲的生悶氣，未再言語。

燕子飛招招手，四個人一齊飛上御書房的屋頂，肅容滿面的道：「第二種可能，想那竊賊大概是從這裏上去的。」

石大勇終於抓住了理由，道：「這兒離地面雖僅兩丈多，可是斜着算，同樣距頂閣有五丈餘，怎麽可能？」

燕子飛道：「石總，一葦渡江的故事聽說過吧？」

「可是，這裏並無滔滔江水呀。」

「雖無波濤，道理相同，運用之妙，在乎一心。」

一扭頭，又對柳青青道：「青青，來，咱們在兩位大人面前獻個醜。」

柳青青蘭心慧質，早已洞悉他的意思所在，猛地一長身，朝藏珍閣上方斜飛出三丈餘，當力盡勢竭時，急提一口眞氣，竟然在半空中停了下來。

就在柳青青靜止的那一瞬間，燕子飛已適時騰空而至，在柳青青的肩上一點，借力彈起，如四海遊龍，似行空天馬，巧妙無比的飛上閣頂，攀住窗沿。

直看得石大勇目瞪口呆，剛才自己躍上這御書房的屋頂時，已感十分吃力，如非親目所見，眞不敢相信世間會有這等出神入化的輕功。

的確，燕、柳二人的輕身功夫，確已到達爐火純青的地步，看似輕鬆自如，實則深奧無比，不但搭配雙方都必須有深厚的內力輕功修爲，尤其在時間的配合上要恰到好處，缺一不可，放眼當今武林，眞還找不出第二對來。

張鐵虎讚歎不已的道：「燕大俠與柳女俠眞是神乎其技，佩服，佩服，但不知第三種可能又是什麽？」

燕子飛飄身飛回御書房屋頂，道：「途徑相同，方法稍異，青青，請在地上揮出一鞭！」

柳青青如言照做，千年蛟皮長鞭足足揮出三丈左右，畢直的停留在半空中。

別以爲皮鞭是軟的，柳青青將自身深厚的內力貫注於鞭身之上，立即變得堅挺如鐵。

燕子飛如法泡製，在鞭梢之上一點，

又輕而易舉的上了藏珍閣頂窗沿旁。

啪！啪！啪！忽聞一陣鼓掌的聲音劃空傳來，有一個洪鐘也似的聲音朗聲說道：「好極了，好極了，燕、柳二卿果然好身手。」

不知何時，皇上已走出御書房，直鼓掌叫好。

一位年不過二十出頭，全身散發着無窮魅力的女子，依偎在皇上的身邊，正是「回眸一笑百媚生」，令「六宮粉黛無顏色」的，當今新寵石貴妃。

石貴妃的身後，站着一名宮女，兩名侍衛。

那宮女也是一個美人胚子，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直滴溜溜的在燕子飛身上打轉。

石大勇、張鐵虎忙不迭的翻身下屋，撲跪在地，高呼：「吾皇萬歲，萬萬歲！貴妃吉祥！」

燕子飛落地之後，却僅與柳青青淡淡的問候一聲：「陛下好。」

石貴妃身後的一名侍衛，倏地閃了出來，喝道：「大胆，見了皇上、娘娘敢不下跪，可是活膩了！」

說話中，手已握住劍柄，就要拔劍而上。

「找死！」

柳青青好厲害，長鞭疾揮，直奔那侍衛握劍的右手，乍然挽起一個鞭花，啪！不偏不倚，正好在劍身之上爆開，震得他虎口發麻，鬆手楞在當場。

皇上笑容可掬的說道：「馬逵，不得鹵莽，燕、柳二卿朕特准他們不行跪拜之禮。」

馬逵悻悻而退，皇上繼續說道：「燕卿，案子查的怎麽樣了，可有頭緒？」

燕子飛恭恭敬敬的答道：「回皇上，子飛正在瞭解狀況，一有端倪，自當面奏陛下。」

一個小太監，急匆匆的從御書房裏跑出來楞道：「皇上，皇后有事求見。」

皇上一凜，道：「皇后在那兒？」

小太監道：「就在御書房裏候駕。」

石貴妃好大的醋勁，一揚柳眉兒，無限嬌嗔的道：「喲，才這麽一會兒工夫就吃味了，咱們走，再不走人家可要說咱們把皇上給霸佔了。」

蓮步輕移，柳腰款擺，似穿花蝴蝶般飄然而去。

兩名侍衛那敢怠慢，緊隨左右，寸步不離。

皇上苦笑了一下，也隨即返回御書房去。

已經走出去約二三丈遠，那宮女突然回轉頭來，有意無意的衝着燕子飛嫣然一笑。

柳青青看在眼裏，怒溢眉梢，暗罵了一聲：「哼，天生的狐狸精！」

燕子飛目送大家遠去不見之後，向前走了幾步，說道：「石總，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大內的高手，都該有詳細的資料吧？」

石大勇道：「有，每一個人都有詳細的資料。」

「可否給子飛一份，我想清查一下他們的背景。」

「好，我馬上去拿。」

石大勇走後，柳青青笑道：「子飛，你有沒有發現，石大勇的態度變了。」

燕子飛道：「我倒沒留意，甚麽地方變了？」

張鐵虎搶先說道：「石總老於仕途，親眼看到了二位的絕頂神功，又目睹聖上如此禮遇，他巴結都來不及，那還敢再倨傲輕慢，不過，石大人的後台硬扎，兩位可要小心。」

柳青青道：「張總是說他那位權傾天下的太師老子？」

張鐵虎道：「再加上一個足可迷倒十個男人的貴妃妹子。」

燕子飛臉一沉，惡狠狠的道：「哼，我偏不信邪，如果有甚麽貪贓枉法的事犯在我手裏，照樣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話至此時，石大勇已捧着一本厚厚的資料册折返。

燕子飛接過資料册，當即別過張鐵虎、石大勇，立與柳青青離開紫禁城。

× × ×

燕子旗的魅力眞不小，才不過掌燈時分，江湖上的朋友便成羣結隊的湧進「別有天」。

有的是來通風報信，有的是來熱心幇忙，當然，也有混吃混喝存心揩油的，別看他們漫不經心，三五成羣的在四處遊蕩，實際上正在自動執行警戒的任務。

沒有任務的，則在興高采烈的吃喝着，花廳內猜拳行令之聲不絕於耳。

當燕子飛與柳青青出現在花廳時，馬上爆出一陣如雷的掌聲。

「燕大俠好！」

「柳女俠好！」

「大家都好！」

彼此熱烈的打個招呼，二人隨便找個位子坐下來，以最快的速度塞飽肚子後，便携手上樓去了。

關好房門，兩個人便在燈下開始研究那本從大內帶回來的資料册。

「砰！砰！砰！」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之久，門外忽然響起一陣急促的敲門聲。

燕子飛揚聲道：「誰？」

「是我，陶濤。」

打開房門，可不正是老友陶濤，黝黑的臉蛋兒沒變白，衣裳不整，還是那副吊兒郎當，隨隨便便的老樣子。

燕子飛作一個手勢，親切的說：「來，坐，金掌櫃有沒有交給你一批銀子？」

陶濤就落坐在燕子飛跟柳青青的中間，道：「有，五百兩黃金，足足兌換了三大箱碎銀子，可是這一羣窮兎崽子實在太可惡，已經被他們搶着分了一大箱。」

燕子飛不以爲忤，反而笑意盎然的道：「小陶，別這樣說，咱們既以俠義自許，就當以蒼生禍福爲念，何必爲這些鷄毛蒜皮的事煩心，有錢大家花嘛，這是我一貫的作風，我們有機會能掙點錢，讓大夥兒樂乎樂乎，是我們的榮幸，何況朋友們並沒有白吃白喝。」

柳青青道：「不錯，朋友們也的確爲咱們做了不少事，你還記得吧，一年多以前，濟南府那一樁孤兒寡母沉寃案，我們僅收了人家的一個銅板，朋友們還是照樣

跑腿賣命，沒有說過一個不字，不會叫過一聲苦。」

這一番話，言來義正詞嚴，磊落坦蕩，陶濤深受感動，不滿的情緒立告釋然，道：「大哥，柳姐，你們既然這樣想，小弟也無話可說，也只有像大哥這樣寬宏大量的人，才能駕馭得這羣三敎九流的大雜燴，敎他們多走正路，少做壞事。」

語氣一轉，忽又莊重肅穆的道：「但有一件事，小弟却不能不說。」

燕子飛笑道：「小陶，你今天是怎麼了，看你正經八百的樣子，到底是什麼大事？」

陶濤拉着燕子飛的手，放在柳青青的手上，道：「我要你和青姐立刻結婚。」

「怎麼？這……這……」

「怎麼？你——另有意中人？」

「天地良心，沒有，沒有呀。」

「那是大哥並不愛青姐囉？」

「天知，地知，她知，我知，除了青青，我心裏沒有第二個女人。」

「那爲何總是推三阻四，拖拖拉拉的不肯拜堂成親？」

「小陶，別逼我，你是知道的，大哥心裏邊有很多很多理想還沒有實現。」

「這個小弟知道，你想維護正義，你想伸張公理，想使窮人免於凍餒，想使富人慷慨解囊，想使小民永無寃屈，想使大官不再跋扈……然而，這多年來，不論水裏火裏，風裏雨裏，那一次沒有青姐的份，那一次青姐會皺過眉頭？訴過苦？」

「這我知道，可是——」

「可是什麼？」

「結婚以後情形就不同了。」

「有何不同？還不是跟着你刀裏來劍裏去，倒是你們結婚以後，雙宿雙飛，方便又省錢，也免得別人在背後嘀咕。」

「小陶，原以爲你已經長大了，怎麼儘說一些孩子話，結婚之後是會生孩子的，有了孩子就沒辦法携手仗義江湖了。」

「好了，好了，你們誰也不要再說了。」柳青青突然鐵青着臉孔道：「事實上他早就結婚了，而且還不止一個，大老婆叫公理，二老婆叫正義，三老婆是天下蒼生，四老婆是江湖朋友——」

越說越氣，終至泣不成聲，珠淚滾滾而下。

柳青青的情緒很激動，燕子飛深知此刻多言無益，最好的法子就是讓她好好的大哭一場，疏解一下積鬱已久的委屈。

於是，拉着陶濤，走出房門，順便將房門帶上。

陶濤直跺脚，自己罵自己：「我眞混蛋，鬼迷心竅，幹嘛要說那些廢話。」

二人就緊靠在一起，燕子飛拍一下陶濤的肩膀，道：「小陶，別責備自己，你完全是一片好意，我和青青都會感激你的，而且，總有一天，我會和青青結婚的，到時候我們第一個要謝的就是你。」

像他這樣鐵錚錚的漢子，却充滿了感情，說着說着，居然也掉下了悲喜交集的淚水來。

陶濤本是性情中人，更是熱淚盈眶，蒙着臉，跑到另一個房間去了。

「站住！」

「不要動！」

外面乍然傳來一陣喝叱打鬥之聲。

不旋踵間，只見一個頭戴斗笠，身穿黑衣的漢子，大踏步的走進來。

有人上前攔截，却被黑衣人在擧手投足間便制伏。

黑衣人大大方方的坐在一張小桌前，順手將一個包袱，一支長形似劍，裝在虎皮套裏的兵器，放在桌上，大聲吆喝道：「來人呀！」

一名黑道上的朋友上前說道：「你想幹什麼？」

「大爺想吃東西。」

「我們這兒不賣東西。」

「什麼？開店不賣東西？」

「這『別有天』被我們燕大俠包下來了，只管道上的朋友，不招待外人。」

「哼，大爺不管什麼燕子、麻雀、貓頭鷹，上菜！」

這位黑道上的朋友聞言大怒，破口就罵：「媽的，你什麼東西，想打架是不是，哼，誰怕誰呀！」

說幹就幹，一點也不含糊，拔刀照準他的腦袋砍下去。

黑衣人的斗笠戴得很低，根本看不清他的臉，耳聽刀風颯然，依然不閃不避，待刀鋒近身時，驀地一伸手，竟將那黑道朋友的腕脈扣住。

「滾！」

此人好深厚的功力，猛然向外一推，嘭！的一聲，黑道朋友馬上四脚朝天躺下了。

燕子飛心知遇上了扎手貨，忙阻止其餘的人輕擧妄動，下樓趨前說道：「請問尊駕想吃什麼？」

黑衣人仍未抬頭，語冷如冰的道：「乾炸燕子，紅燒燕子，燕子炒青青。」

「你說燕子炒青青？」

「啊，是燕子炒青菜。」

「什麼湯？」

「燕子豆腐湯。」

「還要不要別的？」

「够了，吃完再叫。」

「好，馬上到！」

立刻交代下去，照單上菜。

時値晚春，燕子正多，武林中人捉燕子那是大才小用，何消片刻工夫，用燕子做的三菜一湯便端上桌。

黑衣人不是說玩的，當眞吃喝起來，每一樣都嚐了幾口。

燕子飛微笑道：「怎麼樣，味道還不錯吧？」

黑衣人含沙射影的道：「嗯，看起來色香味都還不錯，只是太嫩了一點，火候也不够，淺酌小飮，或許可以湊合，酬賓宴客就不免要貽笑大方了。」

燕子飛什麼陣仗沒見過，當然知道他在譏諷自己難當大任，道：「朋友，見眞人不說假話，尊駕究竟是何來意，請直說吧。」

「首先，本座想弄清楚，閣下究係何人？」

「在下燕子飛。」

「哦，燕子飛果然快人快語，不同凡俗，請問你今天是否接了一件案子？」

「你怎麼知道？」

「是本座問你。」

「有這回事。」

「前金一千兩後金整一千，金子？」

「不錯。」

「想要尋回寒蟬雙劍，以及皇上的大印？」

「也對！」

「燕兄很誠實，童叟無欺。」

打開包袱，裏面赫然是黃澄澄的大金磚，黑衣人往燕子飛的面前一推，道：「燕大俠，這金磚保證是千足赤金，每塊五百兩，共是三千兩，請收下。」

弄得燕子飛滿頭霧水，道：「抱歉，無功不受祿，燕子飛從來不收來路不明的錢財。」

「朝廷給你的價碼是兩千兩，分期付欵，本座給你三千兩，一次付清，條件堪稱十分優厚。」

「不知朋友究竟意欲如何。」

「請立刻撤銷原議，離開北京。」

「這麼說來，大內藏珍閣的案子是閣下的傑作。」

「本座要修正你的話，應該說：是我們。」

「啊，你們原來是一個秘密組織。」

「大內高手如雲，一二個人怎麼鬥得過。」

「請敎朋友尊姓大名！」

「萍水相逢，沒通名報姓的必要。」

「閣下幾朶花？」

「九朶。」

「最高的幾朶？一共多少人。」

「你問的太多了，還沒有回答本座的話。」

「對不起，拿人錢財，爲人消災，燕某不能中途變卦。」

「可是，本座多加了一千兩呀。」

「錢不在多少，信義爲先。」

「只要燕大俠肯改變初衷，我可以再加。」

「不必了，燕子飛絕不是重財輕諾之人。」

「黃金三千兩，數不在少，一輩子享用不盡，請再考慮考慮，本座還會再來，敬候佳音。」

拿起裝兵器的虎皮套子，大搖大擺的向門外走去。

燕子飛沉臉喝道：「慢着，把你的金磚帶回去。」

餘音未落，六塊金磚已如迅雷閃電般擲出去。

黑衣人好俊的功夫，倏地拔劍而出，往肩上一擱，奇準無比的，將六塊金磚全部穿刺在劍身之上。

這一手絕技，馬上震懾全場，三千兩黃金，有一百八十多斤，黑衣人却擧步沉穩，神態從容，一眨眼便出了花廳的門，頭也不回的走了。

登時，花廳內掀起一片驚叫聲。

「乖乖，這傢伙好厲害。」

「從來沒見過這樣扎手的人物。」

「媽的，不知道究竟是何方神聖？」

「奶奶的，中原武林道上好像沒有他這個角色。」

柳青青早已聞警趕到，劈面就說道：「看身法，似非我武林一脈，莫非外來之人。」

燕子飛一臉狐疑的道：「這劍削金如泥，難不成是莫邪干將？」

一陣混亂，黑衣人過關斬將，勢力如破竹，已通過石橋。

陶濤也已及時趕至，二話不說，拔劍就往外追。

燕子飛急忙追上去，道：「小陶，這是我們唯一的一條綫索，不要莽撞，況且來者不善，這傢伙不是省油的燈。」

陶濤邊追邊說道：「難道就這樣眼睜睜的，看着他揚長而去！」

燕子飛道：「當然不，咱們追下去，此刻查清楚他們的巢穴所在最重要，要特別小心他那一把劍，非萬不得已，先別跟他動手。」

口中說着，脚下未停，話未落地，人早已衝出去。

然而，他們快，黑衣人更快，看似擧步從容，實則快速至極，已消失在「別有天」側門之外。

柳青青大爲駭異，道：「這傢伙滑溜得緊，咱們分頭去追！」

事關大家的聲譽，那敢怠忽遲疑，即刻兵分三路追下去。

夜色已深，北京城已進入沉沉夢鄕，街上行人寥落，三個人盲人瞎馬般追尋了大半夜，毫無所獲。

先後返回「別有天」時，却見有人已候駕多時。

來人身材瘦高，三十來歲，看來甚是精明幹練，燕子飛肅客入座，正容說道：「在下燕子飛，請問這位兄台是——」

瘦高漢子不肯入座，恭謹有禮的道：「我叫丁二喜，是被張總剛從天牢裏放出來的大內守衞。」

燕子飛「哦」了一聲，沒有說話。

丁二喜接着以激動的口吻說道：「燕大俠，要不是你燕青天明鏡高懸，我們十四個倒霉蛋，這一場官司是吃定了，大恩不敢言謝，丁二喜縱然粉身碎骨，亦必圖報於萬一。」

越說越激動，噗通一聲，跪下了去，就要磕頭謝恩。

「男兒膝下有黃金，使不得，使不得！」燕子飛急忙將他拉起來，無限關懷的道：「你們十四個人都出來了？」

「是，都放了，他們公推我來向燕大俠，柳女俠叩謝救命大恩。」

「這是那兒的話，區區小事，何足掛齒，倒是老太太春秋已高，盼兒心切，嫂夫人及孩子說不定正等了兄回家吃團圓飯呢。」

「燕大俠眞是大羅神仙再世，竟知在下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弱妻幼子。」

「丁兄，你說笑了，世上那有神仙，也別聽信那些自以爲是神仙的人胡說八道，你的事情子飛是從大內的一本資料册上得知的！」

不提起老母妻兒還好，一提起丁二喜就心急如焚，當即起身告辭。

燕子飛交代小陶，包了三百兩銀子，交給丁二喜。

丁二喜說什麼也不肯收，燕子飛硬塞給他，道：「老丁，看你骨瘦形削的樣子，在牢裏定然吃了不少苦頭，坐了這麼久的牢，家裏的困窘可想而知，你們拿去分

吧，不夠再來找我。」

坐牢三月，家裏早已羅掘一空，此舉無異雪中送炭，丁二喜涕淚交流的道：「石大勇害得我們好慘，眞不是東西，一方面處心積慮的想逼我們當替死鬼，好爲他自己卸責脫罪，另一方面收了我們大夥兒的銀子，假惺惺的說是替我們在刑部打點，其實是他一個人獨吞了。燕大俠，你放心，這些銀子我會分給大家的。」

柳青青道：「關於這一件竊案，你知道多少？」

丁二喜道：「幾乎一無所知。」

「不曉得竊賊從何處進入藏珍閣？」

「是的！」

「也不清楚竊賊的身份來歷？」

「截至目前爲止，可能無人知曉。」

「那藏珍閣的大門有無遭人破壞？」

「沒有。」

「緞帶是留在什麼地方的？」

「就在被盜走寶物的原處。」

「對這件案子，丁兄的看法如何？」

「這一連串的案子，看來十分蹊蹺，就常情常理而言，竊賊不是從天而降，那是——」

丁二喜欲言又止，沒有說下去。

燕子飛雙眉一蹙，道：「丁兄可是懷疑乃內賊所爲？」

丁二喜道：「這個可能性應該是存在的。」

柳青青補充道：「也有可能是石大勇監守自盜。」

丁二喜吞吞吐吐的道：「茲事體大，二喜不敢信口雌黃，但鑰匙在他身上，如有此心，比誰都方便。」

燕子飛道：「好了，丁兄請同吧，別讓老太太他們等候過久。」

立由陶濤、柳青青親自將丁二喜送出「別有天」。

走訪前嚴總教頭

日上三竿，燕子飛始起身梳洗完畢，拿着一張單子，遞給陶濤。

單子上面寫着：「天香樓」夾肉小爐燒餅十二套；「一品齋」麒麟拌雀舌一盤，「正陽樓」燒鷄一隻，醬牛肉一斤；天橋野攤鹵驢肉二斤；陳年「女兒紅」二罈；「七里香」茶四罐。

陶濤看得眉飛色舞，連口水都流下來了，說道：「哈哈哈，都是北京城一流的店舖，一流好的東西，怎麼着，中午要請客？」

柳青青啐道：「小陶，少嘴饞，是送人的。」

陶濤楞了一下，道：「送人？送那一位？」

燕子飛回答道：「前輩軍總教頭嚴元伯。」

柳青青道：「你快叫人分頭去辦，命店家直接送至嚴府去，並通報嚴老英雄一聲，說子飛和我中午過府請安。」

陶濤不依道：「什麼？就你們兩個人去，叫我坐守這個爛攤子，這未免太不公平吧？」

燕子飛豎着大拇指，半眞半假的笑道：「小陶，別妄自菲薄，你是運籌帷幄的大將軍，我們是衝鋒陷陣的小先鋒，大將軍是不可以輕易離開營寨虎帳的。」

柳青青善體人意的道：「子飛，別嘔他，憑小陶的本事，足可以獨當一面，老是給咱們當壓寨『夫人』，已經是够委屈了。」

拍打一下陶濤的肩膀，又道：「快去吧，小陶，喜歡吃就多買一份，關起門來自己一個人吃。」

陶濤無可奈何的苦笑一下，轉身辦事去了。

燕子飛與柳青青再翻開一會兒大內高手的資料，眼看時間差不多時，也聯袂離去，直奔嚴府。

嚴府相距不算太遠，就在城西，近午時分，二人便準時趕到。

酒菜到得更早，已端整好一桌子，嚴元伯粗壯的身材，配着洪大的嗓門，二人一踏進嚴家，便大聲嚷嚷道：「哈哈哈，知我者莫若子飛，青青，瞧瞧，這一桌子都是老哥我最愛吃的，尤其是驢肉，其香撲鼻，餘味無窮，普天之下，沒有再比驢肉更好吃的東西了，可恨一些腐儒歪官作怪，硬指毛驢性淫，難登大雅之堂，餐桌上從來就吃不到。」

話鋒一轉，又略帶慍怒的道：「爲何不再加黃金百兩，錦緞十匹？」

燕子飛笑道：「老哥又不是末路窮途，燕子飛從來不錦上添花。」

嚴元伯道：「那你們因何要自帶酒菜，難道說老哥哥我就請不起一頓嗎？」

燕子飛急忙解釋道：「嚴總請別誤會，實因此來有要事請教，外面耳目太多，又怕府上臨時不便，所以才在外面叫了幾個小菜，想跟老哥藉此喝上幾杯。」

玩笑歸玩笑，嚴元伯最是爽直豪邁，一聲哈哈就過去了，三個人當即吃喝起來了。

酒過三巡，嚴元伯始轉入正題，道：「兩位是不是爲了大內竊案而來？」

柳青青敬了嚴元伯一杯酒，道：「老英雄坐鎭大內二十年，紫禁城裏的高手視你親如父兄，失竊的事自然瞞不過你。」

嚴元伯仰天長歎一聲，跟燕子飛連乾了三杯酒後，沉聲說道：「唉，別提了，說來慚愧，大內竊案我雖然知道一些，但石大勇這個混蛋，怕醜事外揚，嚴禁屬下對外張揚，尤其是他上任後新引進的一批狐羣狗黨，根本沒將老夫放在眼內，是以詳情則不甚明瞭。」

燕子飛將事情的始末，原原本本的說出來，取出緞帶，道：「我與青青很懷疑這緞帶是扶桑武士的東西，不知嚴總高見如何？」

嚴元伯仔細的審視一遍，道：「沒錯，這東西確是扶桑武士所有，二十年來，每逢扶桑進貢的使節來京，必有武士隨行，他們的腰上差不多都繫着一條黑色的緞帶，上面還繪着有動物或者花卉。」

「可知這緞帶所代表的意義？」

「據說是扶桑武士的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

「那花卉或動物又表示什麼？」

「表示這位武士的出身派別。」

「數量呢？」

「表示持有者的武學造詣與段數。」

「嚴總可否說的詳細一點？」

「譬如一朶花表示是一段，六七朶花已經是一等高手了，八九朶花就是八九段，地位崇高，成就非凡，已可開宗立派，領袖一方。」

「爲何還有寬窄之分？」

「據老夫所知，扶桑武士共分三級，一二三段爲初級，緞帶較窄，四五六段爲中級，緞帶寬約三寸，七八九段爲高級武士，寬達四寸，其地位相當於我們這裏的宗派掌門。」

柳青青道：「有沒有十段高手？」

嚴元伯道：「有，十段武士，位高權大，等於我們的武林盟主，緞帶鑲有金邊，只綉着一個特大號的動物或者花卉。」

「可曾有十段高手來過京都？」

「還沒有，老夫僅見過九段以下的武士。」

「以目前的情形看來，扶桑高級武士不但已經潛入中原，而且很可能已混進大內？」

嚴元伯的臉色登時沉重起來，道：「青青所言不差，這都是石大勇惹的禍，他自從憑恃父親石太師，尤其是妹妹石貴妃的力薦，取代老夫後，的確引進不少新人，這些新人良莠不齊，龍蛇混雜，風聞有不少是靠賄賂或關係混進去的，如說扶桑武士藉此打入大內，應屬可信，而一向固若金湯的紫禁城發生竊案，也就其來有自，不足爲奇了。」

燕子飛緊鎖着眉頭，道：「有一事子飛百思莫解，想那雙劍寒蟬固然價值連城，但畢竟不易脫手，玉璽對一般人來講，也沒有什麼用處。再說，於情於理，做案之後理當立即遠走高飛，爲何九段高手反而會出現『別有天』？更犯不着以三千兩黃金作爲我們放手不管的代價，嚴總管是否覺得這中間大有文章？」

嚴元伯尋思一下，心事重重的道：「嗯，此事確實透着古怪，說不定有更大的陰謀正在暗中籌劃醞釀之中。」

話至此處，忽然看見一個老佣人，拿着一個包裝得甚是精美的禮品盒子走了進來。

嚴元伯一怔，道：「這是什麼？」

老佣人將禮品盒放在桌上，道：「是禮物，人家送的。」

「是誰送的？」

「一個陌生人。」

「人呢？」

「已經走了。」

嚴元伯一聽說人已走了，更加疑雲滿腹，忙將禮盒打開，只見裏面放着兩個五十兩重的金元寶，金元寶的下面，壓着一張素箋，上面寫着四行字：

家居下棋喝茶
休管雙劍寒蟬
凡事搖頭緘口
可免禍患災殃

翻遍木盒內外，沒見任何可資辨別送禮者身份的東西或信物。

卻見在素箋的下方，發現一個用硃砂筆畫的，血紅如火的「血手印」。

嚴元伯怒溢眉梢，語聲顯得有些激動：「這明擺着是警告老夫，應閉門思過，喝茶下棋，不要多管閑事，否則便會有大禍臨頭，難不成曲敬堂這個老怪物晚節不保，也幹起了不法的勾當？」

燕子飛也意識到事非等閑，字斟句酌的道：「想那曲敬堂老英雄，當年憑『血手印』神功，打遍天下無敵手，名噪一時，只是曲老爲人向來剛正不阿，似乎不應該跟嚴總開這麼大的玩笑吧？」

嚴元伯說道：「老弟，江湖上的事千奇百怪，可不能以常情常理來衡度，聽說曲敬堂晚景不佳，十分潦倒，誰又敢保證他不會爲奸人利用，更何況他還有四個徒弟呢。」

柳青青道：「嚴總是指九門提督孫九峯，以及孫大人的姐姐孫皇后身邊的那三名貼身護衛？」

嚴元伯道：「是的，這四個人青出於藍，成就絕不在曲敬堂之下。」

燕子飛道：「曲敬堂師徒五人，口碑極佳，江湖上人也皆敬他們三分，尤其孫大人系出名門，集榮華富貴於一身，該不會幹下作奸犯科的事吧？」

嚴元伯不以爲然：「老弟，辦案切忌先入爲主，須知人心難測，況且宮廷之內最是詭譎多變，明爭暗鬥，由來已久，什麼稀奇古怪的事都有發生的可能。」

事情變得更加複雜了，燕子飛的心情不禁一沉，三個人推敲半天，怎麼也想不透，血手印跟緞帶花以及竊案之間，到底有什麼關連？

一頓飯吃了個把時辰，此刻三人俱已酒足飯飽，嚴元伯將素箋及黃金交給燕子飛，道：「子飛，僅就目前所知的情況而論，足證事非等閑，而且牽涉甚廣，暫時請勿聲張，端視事情如何演變再作定奪，至於賄金與素箋，二位可當作證物併案處理好了。」

事情十萬火急，又錯綜複雜，萬緒千頭，燕、柳二人一分一秒也捨不得浪費，辭出嚴府，逕返「別有天」。

× × ×

回到「別有天」，馬上又有了情況，丁二喜已守候多時，不待燕子飛問話，便兀自趨前說道：「燕大俠，大內可能又要出事。」

柳青青神色一緊，道：「快說，是怎麼回事？」

丁二喜道：「今日早朝的時候，安南王遣使進貢了一對『玉駝鈴』。」

「玉駝鈴」三字一出口，燕子飛的臉色大變，迫不及待的追問道：「你說什麼？玉駝鈴？可是被元朝視爲戰神，失蹤已久，產自北天山『天池』的那一對『玉駝鈴』？」

丁二喜以肯定的語氣道：「事實確是如此，元代戰神『玉駝鈴』失蹤多年後，流落到安南，今早又由安南王遣使進貢來我朝。」

提到「玉駝鈴」可是大大的有名，元太祖鐵木眞雄才大略，功業彪炳，當年雄踞歐亞，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肇建空前大帝國，傲視蒼穹，稱得上是一代霸主，萬世豪雄，據傳每當起兵征討之前，必大宴三軍，他自己所用的酒杯，就是這一對「玉駝鈴」！

這「玉駝鈴」大有來歷，乃北天山絕峯之巓「天池」所產寶玉之精華，體態天

成，狀似駱駝，駝峯凹處形成一個天然酒杯，峯杯之中一旦斟滿美酒，隱隱約約中便會有一種悠揚曼妙的駝鈴之聲傳來，故亦稱「天池駝鈴」。

駝鈴之聲歷久不輟，聞者莫不頓生任重道遠，勇往直前的豪情，是以鐵木眞每戰必勝，越戰越勇，得以完成空前霸業，自此而後，元代皇室皆視「玉駝鈴」爲戰神，供於太廟，極爲珍惜。

燕子飛道：「這是天大的好消息，大家都應該高興才對。」

丁二喜道：「是好消息，皇上也很高興，所以今天中午便與皇后在太和殿大宴羣臣，以示慶賀。」

柳青青道：「這是應該的，寶物回朝，乃吉祥之徵，陛下與孫皇后飲一杯駝鈴之酒，許會帶來好運，儘早尋回雙劍寒蟬等。」

丁二喜苦笑道：「却惹出另外的麻煩來。」

燕子飛道：「什麼麻煩？」

「石貴妃醋海興波，大發嬌嗔，要求皇上陪着她，再宴一次羣臣。」

「啊！這成何體統，貴妃不能與皇后相提並論，一件事也不宜再度驚擾文武百官。」

「皇上也是這樣想，駁回了石貴妃的要求，僅答應她今夜在『玉華宮』陪她共飲『玉駝鈴』，才平息了這一場風波。」

「目前『玉駝鈴』存放何處？」

「暫存藏珍閣內。」

「又是藏珍閣，這……」

「就是怕往事重演，所以二喜才特來稟報一聲。」

後宮爭風吃醋之事，燕子飛興趣缺缺，但「玉駝鈴」乃曠世奇寶，尤其大內連連遭竊之後，却不能不投以最大的關注，丁二喜話甫出口，燕子飛、柳青青便匆匆忙忙的離開了。

× × ×

直接進入紫禁城，來到藏珍閣前，找來禁軍總敎頭石大勇，柳青青單刀直入的道：「石總，這麼重要的事，爲何不事先知會我們一聲？」

石大勇錯愕一下，道：「柳姑娘是指那一件事？」

燕子飛說道：「我們是爲玉駝鈴而來的。」

石大勇這才弄明白二人的來意，道：「哦，原來是爲了這個，藏珍閣的安全已大爲加強，你們瞧，這附近簡直是刀山劍林，連昨天從大牢裏放出來的人全用上了，就算天下眞有三頭六臂的人，石某也不信敢動一動，故而未曾驚動二位。」

警戒確實是加強了，御書房的屋頂上都派有人把守，分站藏珍閣四周警衛的手拉起來，可以將藏珍閣抱住，可謂天衣無縫，滴水不漏。

柳青青笑道：「看樣子，石總倒是挺有信心的。」

石大勇拍着胸脯，粗聲大氣的說道：「當然，石某有絕對的把握，保證萬無一失。」

燕子飛道：「有幾句不中聽的話，請勿見怪。」

石大勇道：「燕大俠但說無妨。」

燕子飛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有的喜歡鬥力，有的擅長鬥智，假如我們的對手是一個愛用腦筋的人，光憑蠻力還是不夠的。」

石大勇聽在耳中，心裏雖然不十分受用，口裏却漫應着：「石某知道，這一番部署也費了不少心思哩。」

三人在藏珍閣四週轉了一個圈子，這時正停在大門口，柳青青的眼睛好尖，發現鐵門並未下鎖，奇道：「咦，鐵門怎麼沒鎖？」

石大勇神采飛揚的道：「閣內有人，從裏面反鎖，我派了兩名親信高手，瞪着眼睛看着，縱然玉駝鈴臨時長出一雙翅膀來也飛不走。」

燕子飛微微一哂，道：「可否進去瞧一瞧？」

「可以，可以，兩位請！」

「請！」

「砰！砰！砰！」

石大勇舉手叩門三響。

閣內一片沉寂，反應全無。

石大勇只好開口叫門：「劉三槐，開門，快來開門呀。」

裏面依舊寂然，沒有動靜。

石大勇有些惱火，破口罵道：「媽的，你們是聽到沒有，再不開門明天就捲舖蓋，不必來上班了。」

藏珍閣內沉寂如故，無人回話。

這一來，石大勇可沉不住氣了，用力一推，鐵門居然未鎖，咿呀而開。

閣內觸目皆是貯放寶物的木架，縱橫交錯，空間並不太大，很快的便找到劉三槐等二人。

兩個人滿臉通紅，笑眯眯的，已有八成酒意，桌子上還有三碟殘菜，一隻酒杯，以及一條綉有八朶玫瑰花的黑色緞帶，獨不見一對玉駝鈴。

石大勇大聲喝道：「劉三槐，玉駝鈴呢？」

劉三槐仿若泥人一個，不言不動。

石大勇再度開口罵人：「媽的，你們敢是吃錯了藥？竟敢如此放肆！」

劉三槐還是呆滯不動，石大勇用手一推，糟糕！噗通！一聲，倒了個元寶翻身，不僅已經命歸西天，而且冰涼僵硬，足證斷氣已久。

直如晴天霹靂，五雷擊頂，剛剛還在吹鬍子瞪眼睛的石大勇，不禁雙眼發直，全身打顫，嚇傻了。

半晌，驚魂稍定，忽然緊拉住燕子飛的手，以近乎哀求的口吻道：「燕大俠，柳姑娘，你們說，這裏裏外外的安排週不週到？這絕對不能怪我，兩位可要慈悲，在皇上面前替石某說幾句好話……」

燕子飛打斷他的話，道：「石總，現在不是談責任問題的時候，當務之急是捉賊！」

石大勇道：「這羣傢伙胆大包天，已一連幹下四樁大案，至今還沒有理出一點頭緒來，到那兒去捉呀？」

「這一次是內賊，不難捉。」

「是內賊？何以見得？」

「第一：藏珍閣的門應該是反鎖的，外面的人根本進不來，對不對？」

「對！對！第二呢？」

「第二：歹徒雖然聰明，搬開了一張椅子，還帶走一雙筷子，但桌上的殘漬明明是三人所留。」

石大勇仔細觀察一下眼面前的情形，道：「這裏好像只有兩處殘漬呀。」

燕子飛比手劃脚的道：「石總，請注意看，筷子雖然只有兩雙，第三隻椅子也搬開了，甚至將第三個坐位前的桌面也擦得很乾淨，也正因爲擦得太乾淨了，與兩旁的殘漬剩渣極不調和，充分證明當時是三個人對飲無疑。」

「可是，這裏只有一隻酒杯，三個人怎麼喝？」

「其中兩位用的是玉駝鈴，石總的親信該不會和竊賊同桌共飲吧？由此也足以表明，石大人的那個小圈圈內已有歹人潛入。」

「嗯，燕大俠言之成理，事情委實出人意表。」

「第三：二人死時笑意盎然，毫無懼意，顯然是熟人乘其不意，攻其無備，猝然點中他們的死穴使然。」

「燕大俠料事如神，事實可能正是如此。」石大勇以右拳猛搥着左掌，滿面焦灼的道：「可是，會是誰呢？」

柳青青以斬釘斬鐵的語氣道：「除了上一班守衛的人以外，誰還能進得來。」

一語提醒夢中人，石大勇氣虎虎的衝出藏珍閣，大聲喝問一個守門人：「你們是何時接的班？」

守門人道：「申時。」

「上一班是那兩個守在裏面？」

「是金大柱與石大勇。」

啪！石大勇一個耳光子打得守門人眼冒金星，他心慌意亂，說錯了話，連忙改正道：「是廖松。」

「馬上給我叫來！」

「是，總敎頭！」

守門人去沒多久，金大柱已如一陣風似的趕到現場。

石大勇急如星火般問道：「你和誰同時當班？」

「廖松。」

「何時交班？」

「申時。」

「何時離開？」

「一交班屬下就離開了。」

「廖松呢？」

「沒注意，屬下離開的時候，他正在和劉三槐他們聊天。」

「有沒有在裏面喝酒？」

「當時沒有，不過，劉三槐他們好像有帶酒菜進去，廖松嗜酒如命，可能會陪他們喝幾杯。」

「混蛋！混蛋！咦，廖松怎麼還沒有來。」

「交班之後不久，屬下看到他出城去了。」

燕子飛暗喊一聲：「要糟！」急急追問道：「他有無帶東西出去？」

「帶着一個包袱。」

「可知是甚麼東西？」

「他自己說是換洗的衣服。」

「快走，咱們快到他住的地方去瞧一瞧。」

大夥兒心急脚快，一霎時便來到廖松住屋之外。

這時天色已黯，暮色蒼茫之中，忽見一人跌跌撞撞的行來，金大柱眼尖，立道：「廖松回來了。」

石大勇急得汗流滿面，迎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服，道：「玉駝鈴呢？」

廖松爛醉如泥，石大勇沒抓牢，被他溜出手去，躺在地上不動了。

很快便發出鼾聲，已呼呼睡去。

柳青青見此情狀，靈機一觸，道：「快把他拖到屋裏去！」

大家一齊動手，將廖松拖至屋內，柳青青交代金大柱：「你去守在外面，此屋宣佈封鎖，任何人皆不得擅入，違者格殺毋論！」

金大柱領首應命而出。

關起房門，燕子飛等三人立刻在屋內展開搜索。

廖松在大內，算是一等一的好手，住處雖然不算大，却也是獨門獨戶，十分舒適。

三個人巨細靡遺的搜了個遍，居然甚麼也沒找到。

石大勇道：「許是研判錯誤，寃枉了他。」

柳青青斷然地說道：「他絕對難脫干係。」

燕子飛正在小心翼翼的解去廖松衣鈕，外衣的裏面，赫然發現他的腰上繫着一條四寸寬的黑色緞帶，上面有朶紅色玫瑰花。

鐵證如山，石大勇嚇得目瞪口呆，魂飛魄散，喃喃自語道：「這怎麼可能，他對我向來忠心耿耿。」

柳青青怒沖沖的道：「他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沒安好心，別有所圖，什麼親信忠心，說穿了根本是狼狽爲奸，互相利用，狗屁！」

石大勇像是一隻鬥敗了的公鷄，道：「依兩位看，現在該怎麼辦？」

燕子飛笑嘻嘻的道：「子飛正想請敎石總。」

「這……我看這樣吧，立刻打入天牢，嚴刑逼供，就算他是鐵打的金剛，也叫他變成一灘水，一定可以從他身上追回玉駝鈴。」

「除了刑求逼供之外，難道就沒有更好的法子？」

柳青青說道：「萬一他承受不起老虎櫈，紅烙鐵，死了怎麼辦？你要知道，到現在爲止，姓廖的是最最重要的一條綫索啊。」

石大勇欺軟怕硬，草包一個，眞正遇上了棘手的麻煩事，就根本無計可施，支支吾吾的說道：「這樣子不行的話，那石某就沒有辦法了，兩位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

燕子飛先命石大勇將廖松的衣服穿好，移至床上，蓋好被子，然後胸有成竹的道：「毫無疑問，廖松是這一連四樁竊案的關鍵人物，消息必須封鎖，尤其不能讓他本人曉得，我們已經知道他的眞實身份，多派人手，十二個時辰全面監視。」

石大勇的聲音又大了，道：「這好辦，多派幾個人，全面釘梢，保證上茅房也不會叫他落單，把他看牢！看死！休想離

開紫禁城一步。」

柳青青冷冷一笑，說道：「石總，你又錯了，要是這樣看着他，他會不犯疑嗎？姓廖的只要一犯疑，我們就註定要失敗了。」

「櫻櫻……櫻櫻……櫻櫻……」

廖松突然開腔了，在說夢話，喊着一個女人的名字。

燕子飛、柳青青、石大勇俱都大吃一驚，一齊攏過去。

柳青青好機伶，柔聲細語的說道：「我就是櫻櫻，櫻櫻就在你身邊，有什麼事嗎？」

廖松夢囈般地說道：「櫻櫻……我……我想……」

「想什麼？快說玉駝鈴在那裏？」

「玉駝鈴？哈哈玉駝鈴　　」

廖松睡意正濃，語焉不詳，柳青青一再用話套他，始終未再開腔，翻一個身，又沉沉睡去。

這也不好，那也不行，石大勇一時沒了主意，道：「事到如今，究竟該當如何是好？」

燕子飛肅容滿面的道：「跟往常一樣，他還是石總最親近的心腹，一切行動自由，但是不管他到那裏，必須暗中派人跟踪，確實掌握他所接觸的一切人與事，這樣才有希望追回失寶，甚至將他們一網打盡。」

石大勇道：「好，石某一定照辦。」

廖松睡意正濃，鼾聲大作，燕子飛輕輕帶上房門，三人來到屋外，柳青青鄭重其事的道：「石總，此人關係重大，你可要格外謹慎，不論有任何情況發生，皆應立時通知我們，如果再出了什麼差錯，惟你是問！」

燕子飛說道：「好了，請石大人自便，預作安排，我們還想到別的地方去轉一轉。」

三人隨即分道而去。

× × ×

廖松臥室的門口，金大柱與另一名大內高手，像兩尊門神似的，守在門外，一動不動。

忽見一個五短身材，精幹勇猛的大漢大步行來，欲進廖松的門，金大柱認得他是石貴妃的貼身侍衞之一，名叫江彪，忙上前阻止道：「對不起，江爺，不可以進去。」

江彪眼一瞪，道：「爲什麼？」

金大柱實話實說：「是燕大俠、柳姑娘交代的。」

「江某想知道原因何在？」

「我……我也不清楚。」

「不清楚就給我閃開，讓我進去問清楚。」

「不行，此處業已封鎖，任何人不得擅入。」

「哼，這可由不得你。」

江彪好霸道，動口不成，繼之動手，强行硬闖，此人身手不凡，呼，呼，連攻兩掌，便將二人震退數步，接着欺身而上，伸手推門。

却見燕子飛已搶先一步，宛若幽靈鬼魅般立在門口，臉上表情全無的道：「江兄是不是想進去？」

江彪驟然一驚，退身縮手道：「假如已經封鎖的話就算了。」

燕子飛隨機應變的道：「沒有封鎖，這是誤傳。」

江彪愕然一楞，道：「既然沒有封鎖，爲何不准入內？」

燕子飛道：「噢，那是因爲廖松喝醉了，怕他鬧事，所以叫兩個人來照顧他，江兄隨時可以進去。」

說話同時，人已故意離開門口，跟隨後趕到的柳青青站在一起。

孰料，江彪猶豫一下，却突然改變主意，說道：「其實，我也沒有什麼事，算了。」

柳青青上前數步，沒話找話的找他搭訕：「江兄跟廖松是同鄉？」

江彪的眼珠子翻來翻去，瞬息之間閃過好幾個念頭，說道：「不，我們不是同鄉。」

「是同門？」

「也不是。」

「那是老朋友？」

「連泛泛之交都談不上，只不過大家都是在大內工作，忝爲同事，約略認識吧了。」

「那你找一個不相干的人做什麼？」

突聞有一個嬌滴滴的，聲若銀鈴似的聲音接口說道：「是本宮叫他來的。」

隨着這一陣話語，石貴妃飄然而現，那名俏麗的宮女，以及另一名侍衞馬逵，就緊跟在石貴妃的左右。

金大柱等二人立即倒地高呼：「娘娘千歲。」

燕子飛、柳青青則抱拳爲禮，道了一聲：「石貴妃好。」

柳青青不亢不卑的道：「請問貴妃娘娘，命江兄此來何事？」

那宮女面帶微笑，含情脈脈的瞟了燕子飛一眼，代石貴妃答道：「燕大俠，事情是這樣的……」

話是柳青青問的，宮女却單找燕子飛答，柳青青不由心中有氣，截口說道：「柳青青是否可先請教一下姑娘的芳名？」

宮女似頗不快，但遲疑一下，與石貴妃交換了一道眼神後，笑盈盈的道：「小女子如意，是娘娘的貼身丫頭，原定今夜皇上要到『玉華宮』，跟娘娘共飲玉駝鈴，派人去藏珍閣沒有取到杯子，這才曉得玉駝鈴已被人盜走，後來就派江爺去找石大人問個清楚，大概是你們正巧跑來此地，所以江大哥也跟着過來了。」

柳青青寒着臉道：「此事盡可以找我們查詢，尋廖松作甚？」

宮女如意依然笑容滿面的道：「是因爲查知廖松乃守衞之人，三位又不在，只好直接找廖松問一聲。」

這話言來合情合理，柳青青沒有再作聲。

石貴妃粉雕玉琢般的臉上，射出兩道清澈如水的眸光來，逼視着燕子飛，道：「燕卿，玉駝鈴眞的丢了？」

燕子飛躬身答道：「是眞的。」

「可有什麼綫索？」

「目前還沒有。」

「將廖松的房子圍住，不是明擺着他有嫌疑嗎？」

「貴妃誤會了，老廖爛醉如泥，怕他酒醉出事，故而叫兩個人來照顧他，如此而已，絕對沒有懷疑他。」

「聽皇上說，你們都是辦案的高手，又是武林中的頂尖人物，不知道破了多少稀奇古怪的案子，姑不論竊賊是何方神聖，務必要儘速偵破，哀家還在等着和皇上喝酒呢。」

「是，草民一定盡力。」

石貴妃話出口後，已領着如意，馬逵，江彪姍姍而去，已經走出去老遠了，如意仍不時回過頭來，衝着燕子飛拋媚眼。

× × ×

石大勇表面上諾聲連連，對燕、柳二人似是言聽計從，骨子裏却並不是那麼回事，第三天，當廖松又離開紫禁城，進入石頭胡同一家勾欄院——留春院時，並未依言知會燕子飛。

而是獨自率領着大批親信，將留春院團團圍起來。

這留春院規模不小，一連三重院子，裏面鶯鶯燕燕，送李迎張，紈袴子弟更是進進出出，摟紅擁綠，蝕骨銷魂，一見有這麼多禁衞軍圍起來，霎時皆張惶失措，亂作一團。

不少人企圖趁亂鼠竄，却全部被擋了回來，留春院已全面封鎖，一概准進不准出。

石大勇耀武揚威的站在大門口，等着捉籠中之鳥，甕中之鼈。

不料，左等右等，一段不算短的時間過去了，廖松却如泥牛入海，音訊全無。

不免有點沉不住氣了，喃喃自語道：「奶奶的，眞是怪事，逛窰子怎麼會逛這麼久，莫非是吃了金槍不倒藥，還是練成了馭女神功……」

「哼！我看你只是好大喜功，自以爲是。」

柳青青話落人現，籠着一臉的寒霜。

燕子飛就在她身旁，臉色也同樣不好看。

接着，刑部總捕頭張鐵虎，九門提督孫九峯，也相繼趕到留春院，還帶來了一批捕快兵勇。

燕子飛四下張望一下，道：「石總，這樣浩浩蕩蕩的是幹什麼，你以爲是兩軍交戰？還是準備圍城攻堅？」

石大勇理直氣壯的道：「圍住留春院，叫廖松插翅難飛。」

燕子飛不表同意：「子飛曾有交代，要暗中行事，切勿顯露痕跡，你這樣大張旗鼓，無異此地無銀三百兩，這麼重要的一條綫索，很可能會被你弄砸，眞是豈有此理。」

石大勇亦自知理虧，沒再吭氣。

柳青青道：「廖松現在何處？」

「在裏面。」

「可有人監視？」

「有，一共派了六個人，他不可能跑掉的。」

燕子飛沒再開口，招招手，當先踏進留春院。

不錯，第一重院子裏，果然有兩名化裝成嫖客的大內高手在那裏，示意燕子飛，人在裏面。

第二重院子裏也有兩個人，告訴大家廖松人在第三進內。

然而，當燕子飛等人進入第三進時，却再也沒見到大內之人。

丁二喜突然在一排盆栽的後面大叫：「總教頭，在這兒，在這兒呢。」

大家跑過去一看，花盆後面倒着兩個人，早已被人一掌擊斃，氣絕多時。

柳青青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的道：「人呢，廖松在那裏？」

石大勇冷汗直流，無詞以對。

燕子飛懶得跟他磨牙，找來一名窰姐兒，問明廖松去處，逕自大步行去。

是角落上的一間屋子，甚是僻靜，燕子飛叩門三響，無人應聲，情急之下破門而入，猛一個「鷂子翻身」，落脚處已在對面的牆角。

他深知廖松乃扶桑的八段高手，未敢輕敵，詎料，定目看時，屋內根本空無一人。

不，有一個人，一個死人。

一個仰面而臥的死人，正是廖松。

廖松的面前，四平八穩的擺着一方白色紗巾，一支匕首仍然插在他的腹部，兩條小腿向後彎曲着，顯係切腹而亡，却不知是自殺？抑他殺？

張鐵虎找來留春院的一名蒼頭，問道：「他是何時進入留春院的？」

蒼頭戰戰兢兢的道：「大約一個多時辰前。」

「找的是那一位姑娘？」

「是……櫻櫻姑娘。」

「人呢？」

「我親眼見她陪着一位熟客進屋去，就沒再出來。」

燕子飛心知不妙，立刻叫石大勇派人去查。

而且，這「櫻櫻」二字並不陌生，廖松在酒醉之後曾脫口說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怪事層出不窮，一條極端重要的綫索就這樣斷了綫。

沒多久，石大勇帶着一個人回來，正是金大柱。

柳青青劈面就說：「你守在那裏？」

金大柱道：「我們有四個人負責守後門。」

「可有人從後門溜出去？」

「沒有，此地也全面封鎖，准進不准出。」

孫九峯臉一沉，道：「眞的一個人也沒有放出去？你再想想看。」

金大柱尋思一會兒，道：「我想起來了，有，曾經放走一個賣花的姑娘。」

燕子飛道：「這是多久的事？」

金大柱想一想，道：「那個姑娘提着一隻花籃，說是家貧如洗，又有高堂病母，要趕着去別處賣花，好賺點錢爲她母親抓藥，我們看她實在很可憐，所以　」

燕子飛道：「你還沒有說這是多久以前的事。」

金大柱道：「差不多已經半個多時辰了。」

石大勇怒不可當的道：「飯桶！飯桶！你們他媽的簡直一個個都是窩囊廢，還不快去追。」

盛怒之下，出手極重，一個耳光子打得金大柱倒退了三四步，順勢拔腿就往門

外衝。

燕子飛叫住他，道：「別了，這麼久還追個屁，倒是請孫大人派人快馬去查一下，看有無發現可疑的人出城去？」

孫九峯領首應諾，馬上派人去快馬查詢。

燕子飛復命蒼頭去叫老鴇子來，接對石大勇道：「據子飛所知，廖松供職大內僅一年多，不知是何人保舉的？」

石大勇誠恐誠惶的道：「他．他是自荐的，並沒有人保舉。」

燕子飛道：「資料記載，他是南方人，並無省縣，出身門派亦不詳，石總可知他的年籍出身等？」

石大勇惶悚的說道：「石某亦不甚了了。」

燕子飛顯已動了眞火，怒道：「大內侍衛何等重要，事關聖上生死，朝廷安危，一向有極嚴格的甄選制度，你竟敢隨隨便便的、將一個來路不明的扶桑奸細引進宮廷，而且還引為心腹，也未免大胆太妄為，目無法紀了，說，廖松到底給了你多少好處？」

事到如今，石大勇知道不說實話是不行了，畏畏縮縮的道：「姓廖的只給了俺三百兩金子，要是曉得他是扶桑奸細，就是三千兩我也不敢，務請燕兄高抬貴手，勿讓皇上知曉此事。」

九門提督孫九峯此時冷冷說道：「素聞石太師家財億萬，富可敵國，區區三百兩金子總不會放在眼內吧？」

石大勇一肚子的火正無處發洩，聞言勃然大怒道：「孫九峯，你給我閉嘴，石某的事還輪不到你來管。」

孫九峯豈是省油的燈，踏前三步，就要發作，刑部總捕頭及時將二人勸開，道：「燕大俠，張某有一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燕子飛立道：「張總，別客氣，有什麽話儘管吩咐就是。」

張鐵虎振振有詞的道：「從這一連串的竊案來看，扶桑高手個個身手不凡，而且似有極嚴密的組織，令鐵虎困惑不解的是，如說他們是覬覦大內寶藏，得手之後大可遠走高飛，似無千方百計打入大內的必要，這中間，是否意味着，還有更大更嚴重的陰謀？」

柳青青擊掌讚賞道：「張總眞不愧為是刑案老手，慧眼獨具，青青也有此同感，但不知他們的最終目的何在？如何防患於未然？」

這是一個未知數，誰也無法提出一個確切的答案來，因而彼此面面相覷，莫衷一是。

忽見留春院的鴇母已姍姍而來，燕子飛首先指一指廖松的死屍，道：「陪這位客人的姑娘，確實是櫻櫻嗎？」

娼館鬧出命案，鴇母早已嚇傻了，一臉驚怖的道：「是，是，錯不了，櫻櫻來此第二天，他便找上了門。」

「他常來嗎？」

「常來，三天兩頭，幾乎天天來找櫻櫻。」

「櫻櫻姑娘到你們留春院多久了？」

「是在三四個月前，啊，是三個月之前。」

「是別人帶來的？還是她一個人自己來的？」

「是她自己單獨來的。」

「好好的姑娘家，為什麽要墮落風塵呢？」

「她說因母親生病，需錢醫治，願在此鬻歌獻舞……」

「她不賣身嗎？」

「不！從不！她的舞好好啊，簡直像一隻彩蝶，歌唱得更好，比黃鶯還甜，不知風靡了多少王孫公子。」

「她既然不賣身，為什麽會把客人帶到房裏間來？」

「櫻櫻姑娘從來不接客，但這位胡爺好像是老相好……」

「且慢，妳剛才說死者姓胡？」

「是呀，姓胡，留春院的人都叫他胡爺。」

「請說下去。」

「由於他們是老相好，只要胡爺一來，他們更躲到房間裏去了。」

「可是做那男女苟且之事？」

「大概不是。」

「何以見得？」

「依我看，櫻櫻姑娘還是一個黃花閨女。」

孫九峯插言道：「燕兄，我看櫻櫻此來的目的，十九是想建立一個連絡站，從廖松改姓為胡一點看，可知計劃頗為週密，櫻櫻的這個名字自然也靠不住，想要捉住她，勢必要費一番周折。」

腦中靈光一閃，轉對鴇母道：「妳能不能將櫻櫻的相貌描繪一下？」

一提到櫻櫻的相貌，鴇母可樂了，眉飛色舞的說道：「哦，櫻櫻可是天生的美人胚子，可標緻啊，柳葉眉，丹鳳眼，皮膚又白又嫩，一雙大酒窩說多迷人就有多迷人，曾有一位公子，把銀子堆得跟她一般的高，只要求跟她親一個嘴，櫻櫻她都不肯。」

張鐵虎道：「妳不要把話扯得太遠，想想看，她像誰？」

燕子飛道：「張總問的好，有個具體形象，才好着手緝拿，否則，天下美女多得很，何異大海撈針。」

只見鴇母沉吟有頃，忽然大聲說道：「我想起來了，她有點像石貴妃。」

石大勇聞言怒斥道：「放肆，妳胡說些什麽，貴妃深居後宮，憑妳也識得。」

鴇母堅持己見道：「我認得，我認得，有一次石貴妃赴護國寺進香，在廟裏見過一次。」

石大勇滿腹的怒火，正好找到出氣的對象，對屬下金大柱等人吼道：「這老騷婆娘侮辱當朝貴妃，給我拿下！」

金大柱等人躬身應是，就要採取行動，燕子飛忙出面阻止道：「石總，請息怒，她只是打一個比方，並無惡意。」

一場意外的風波，這才平息下來。

却見一名全身戎裝的軍士，進屋對孫九峯說道：「報告提督大人，南門守衛來報，說曾見到一個形跡可疑的女子出城去了。」

這件事關係重大，孫九峯急急追問道：「手裏是否挽着一個竹籃子？」

「是的。」

「她是什麽時候出城的？」

「是在大人下令徹查之前不久。」

柳暗花明，事情總算有了轉機，燕子飛立即招呼孫九峯、張鐵虎道：「張總，孫大人，咱們快追下去，要是被他們將玉璽等寳物偷運回扶桑去，麻煩就大了。」

話落人起，立與柳青青、孫九峯、張鐵虎向留春院外面行去。

石大勇追上來，道：「燕大俠，石某人不必去嗎？」

燕子飛道：「不必了，請石總先留在此地料理一切，然後再徹底清查一下，看大內是否還有別的奸細潛伏。」

話一出口，便與柳青青等人一陣風似的走了。

先至提督府，點了數百名兵勇，加上跟隨張鐵虎的捕快，俱皆以馬代步，一行浩浩蕩蕩的當即出城南下。

大家一路放馬疾馳，足足狂奔了兩個時辰，估計定已遠超過櫻櫻姑娘時才停下來。

他們在路上曾作計議，認定那櫻櫻八成是扶桑之人，出南門自然是要往天津去，很可能是想在天津搭船返國。

是以，在京津之間的所有通路上，佈下了十面埋伏，只要櫻櫻一出現，定可手到擒來。

不料，明明是十拿九穩的事，大家苦候了半日一夜，直至第二天日上三竿的時候，仍不見櫻櫻芳踪，情知事情有了變化，死等無益，只好悻悻然撤兵回京。

× × ×

大夥兒白忙一場，毫無所獲事小，後宮之內，却又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

燕子飛、柳青青剛剛踏進「別有天」的大門，陶濤便告訴他們：「石大勇像報喪似的，已經派人來過三次，說後宮發生巨變，請你們馬上趕去處理。」

柳青青一面撣着身上的積塵，一面道：「又發生什麽事了？」

陶濤道：「來人不肯說，只叫你們趕快去。」

燕子飛早已摸透了石大勇的性情，心知定非尋常小事，道：「青青，漏子一定不小，以石大勇的為人，他能罩得住的事，絕對不會通知咱們。」

與柳青青隨便吃了一點東西，便又匆匆聯袂進了紫禁城。

在藏珍閣附近，兩人遇上石大勇，他滿面憤戚，一言不發，領着二人直奔「玉華宮」。

玉華宮本是石貴妃的居住之處，此刻却被禁衛軍密密麻麻的圍住，不准隨便進入。

燕子飛一進入宮內，馬上看到，在宮門右側，靠近窗戶的地方，倒着一個人，正是石貴妃兩個貼身侍衛之一的江彪，臉色蒼白，四肢僵直，顯然死亡已久。

柳青青大吃一驚，道：「他是怎麽死的？」

石大勇憤憤然道：「被人打死的！」

「幾時？」

「昨天夜裏。」

「兇手是誰？」

「兩位請看！」

石大勇俯下身去，撩起了江彪的外衣，胸腹之間，立時現出了一個血紅似火，令人觸目驚心的掌印。

「血手印！」

「血手印！」

燕子飛與柳青青同時驚呼出聲。

九門提督孫九峯亦已聞訊趕到玉華宮，睹狀更是呆若木鷄，凝視着血紅的掌印，一疊聲的自語道：「怎麽會發生這種事，怎麽會發生這種事呢？」

石大勇怒不可當的道：「怎麽不會發生，自從我妹妹進宮後，深得皇上寵幸，孫皇后就把她當作眼中釘，肉中刺，無時無刻不想除去她。」

孫九峯據理力爭道：「石總，人命關天，你可不要信口開河，孫某昨晚一整夜都與燕兄他們在一起——」

「哼，你倒安排的好，不但設計好自己不在場的證明，還將燕大俠張總他們調離北京。」

「你說甚麽，是孫某將大家調離北京的嗎？」

「難道不是嗎，你不要忘記，櫻櫻出城的消息是你的手下報告的。」

「哼！我為何要將燕大俠他們誘離京城？」

「這還不簡單，好方便你的三位師弟從容下手。」

「你……你說江彪是死在我師弟的手裏？」

「事實擺在眼前，普天之下，只有你們師兄弟練成『血手印』，換句話說，你也逃不了教唆殺人的罪責。」

「石大勇，你這是血口噴人，如果不把話說清楚，孫某絕不善罷甘休！」

「鐵證如山，事實就擺在你的眼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殺人的兇手就是身懷『血手印』獨門絕技的人。」

「絕無此事，孫某深信，我們師兄弟絕對不會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事實上已經幹出來了，巧辯也於事無補。」

「石大勇，我要你還我公道來。」

「孫九峯，我要你血債血還！」

「接招！」

「看掌！」

二人舌劍唇槍，針鋒相對，動口不足，繼之動手，當場劈哩拍啦打起來，孫九峯盛怒之下，氣提丹田，功行雙臂，一雙手掌登時變成了血紅的顏色，準備施展血手印絕技。

燕、柳急忙上前勸架，將二人強行拉開，同聲說道：「兩位請別動手，慘案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尚請石總話說從頭。」

石大勇氣忿忿的道：「昨天夜裏，孫皇后的三名侍衛，也就是孫九峯的三個師弟方傑、陳恭、柯友德，突然像兇神惡煞一樣，衝進玉華宮，大興問罪之師，先殺了江彪，把貴妃娘娘也刦走了，至今生死下落不明。」

柳青青驚詫不已的道：「石貴妃也失踪了？這還得了，事情到底是怎麽發生的？請石總細說分明。」

石大勇望着站立一旁的宮女如意，道：「當時石某並不在場，詳細的經過，還是由目擊的宮女如意來說吧。」

如意不經意的瞟了燕子飛一眼，道：

「事情是這樣的，昨夜皇上又要駕幸玉華宮，大家都很高興，正忙着準備接駕。孰料，皇上還沒有來，皇后的三個侍衛却先來了，說有急事要見貴妃娘娘。」

燕子飛道：「可知是何急要之事？」

如意條理分明的道：「我問過，他們不肯說，堅持要當面講給貴妃聽，我只好到後面去稟報娘娘，猛然聽到前面有打殺慘叫的聲音，又急忙折回來，這時江大哥已死在地上，馬大哥正與方傑打得難分難解，皇后的另外兩名侍衛陳恭、柯友德，則已衝進貴妃的寢宮去了。」

柳青青道：「後來呢？」

宮女如意道：「我被這突如其來的兇殺嚇呆了，接着，後面寢宮又傳來娘娘呼喊救命之聲，當奴婢衝進寢宮時，貴妃已經被人刧持走了。」

說至最後，如意已是珠淚滾滾，泣不成聲。

燕子飛道：「是誰刧走石貴妃的？」

「就是陳恭與柯友德。」

「妳看清楚了嗎？」

「看得很清楚，絕對錯不了。」

「可看見是誰下手殺了江彪？」

「未親眼目睹，但就當時的情形而論，必係方傑無疑。」

孫九峯怒沖沖的說道：「既非親眼目睹，就不要胡言亂語，須知殺人是要償命的。」

如意欲待爭辯，燕子飛搶先說道：「怎麼沒見馬逵兄？」

宮女如意流淚滿面的道：「貴妃待我們很好，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大家都很難過，尤其是馬逵，一直在責備自己保護不周，正在四處追查娘娘的下落，不在宮裏。」

「刧案發生後，陳恭、柯友德可曾再回來過？」

「就此一去不歸，再也沒有見到他們了。」

「方傑又到那裏去了？」

「已被打入天牢。」

「是石總的意思？」

「是皇上欽命！」

「妳是說皇上已經知道了？」

「是皇上親眼看見的。」

「噢，當時皇上也在場？」

「剛才已經說過，皇上昨夜要幸駕玉華宮，親眼見到方傑在打馬逵，當陛下得知事情的眞相之後，立即命人將方傑拿下了。」

「皇上沒有問話？」

「問了，方傑當然一口否認，聖上一怒之下，這才決定先將他打入天牢，再加偵訊。」

孫九峯在一旁靜靜傾聽，臉色越來越沉重，這時候走到燕子飛面前，道：「燕兄，我到皇后那邊去一下，在實情尚未全部明朗之前，希望不要妄下結論，造成寃屈。」

瞪了石大勇、如意一眼，兀自放步離去。

燕子飛沉吟少頃，道：「石總，如意姑娘，麻煩二位領路，我想瞭解一下玉華宮內外的實際環境。」

四人魚貫而行，在石貴妃的寢宮，以及玉華宮的四週察看一遍，最後來到紫禁城的牆脚下。

玉華宮的後門離此不遠，燕子飛若有所悟的道：「照現在所知的一切來看，假如如意姑娘沒有說謊，石貴妃當眞是被陳恭、柯友德刧走，而且並未發生意外的話，似乎只有兩種可能。」

石大勇道：「石某願聞其詳。」

燕子飛道：「石貴妃很可能尚在紫禁城內。」

「石某想知道作此研判的原因？」

「道理很簡單，這紫禁城盡在石總掌握之中，兩宮的不和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他們沒有理由冒險闖關，如說暫時藏起來，等待機會，自屬情理之舉，不知石總曾否仔細搜查過？」

「早就搜查過了，並無發現。」

「是包括皇后所住的『坤寧宮』在內嗎？」

「是的，於請得皇上聖諭後，也由石某親自查過，未見陳恭、柯友德，乃至貴妃的踪影。」

「紫禁城內地勢遼闊，可以藏人的地方多如牛毛，石總自信沒有遺漏？」

「石某動用了所有的禁衛軍，作地毯式搜查，自信無可遁形。」

燕子飛眉頭緊鎖的道：「這樣看起來，那就只有一個可能了。」

驀地，抱起了宮女如意，騰空而起。

這事突如其來，石大勇、柳青青不由皆看得呆住了。

倒是如意姑娘整個人像是觸電一般，完全癱瘓在燕子飛寬厚的懷抱之中，這種感覺是她從來沒有過的，霎時間，自己像是變成了一隻彩蝶，人在飛，魂兒也在飛，燕子飛的雙脚早已踩在城牆上，她却仍自陶醉不醒，捨不得離開燕子飛的膀臂。

「如意姑娘，眞對不起，請恕子飛一時孟浪，希望妳不要見怪。」

聽到燕子飛的話語，如意這才如夢初醒，回到現實，報以含情脈脈的一瞥，甜甜蜜蜜的一笑，雙頰緋紅，却一言不發。

燕子飛也情不自禁的受到她的感染，一時心猿意馬，一陣馳騁盪漾，急忙做了一個深呼吸，輕摟着她的纖纖細腰，一瀉而下。

女人就是女人，在感情的領域裏是絕對自私的，柳青青睹此情狀，心裏酸溜溜的怪不是味兒，但二人畢竟相交已久，情誼深厚，並未形諸於言詞神色。

燕子飛哈哈一笑，正經八百的對石大勇道：「另一種可能就是抱着石貴妃，從城牆上飛出去，不過，子飛想弄清楚，貴妃的身材比如意姑娘——」

如意不待石大勇開口，便搶先說道：「我比娘娘苗條得多，因爲娘娘已經懷有兩三個月的身孕。」

燕子飛轉對石大勇道：「石總，說實在的，剛才子飛已用了九成以上的功力，如果換成貴妃，能否上得去，不無疑問，而陳恭、柯友德的輕功並不比燕某人高，我很懷疑他們能否順利的將貴妃刧出紫禁城。」

石大勇聞言大怒道：「燕子飛，你該不會是想爲他們找脫罪的藉口吧？事實上他們可以合二人之力，把貴妃架出去。」

「石總，你看，紫禁城這麼高，只要貴妃不合作，用力拉扯掙扎，就會功虧一簣，這樣的機會幾乎等於零。」

「他們不是傻瓜，可先將貴妃的穴道點住呀。」

「這個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但畢竟是猜測之詞，事實如何，尚待進一步小心求證。」

「聽燕大俠的口氣，好像對這一連串的事實，仍抱持存疑的態度？」

「任何案子，在眞相未明之前，均必須存疑，事實上到現在爲止，子飛所聽到的只是一面之詞。」

此話一出，石大勇馬上發了火：「燕子飛，你這是什麼話，我命令你們，立刻將陳恭、柯友德逮捕歸案。」

却激怒了一旁的柳青青，吐字如刀的說道：「石大勇，你憑什麼資格來命令我們？」

石大勇毫不退讓，粗聲大氣的道：「憑石某是禁軍總教頭，是貴妃的哥哥，是被害人，當然有資格命令你們。」

柳青青更生怒火，道：「閉上你的嘴，我們承辦的只是雙劍、寒蟬、玉璽的竊案，玉駝鈴算是白搭，石貴妃的這一檔子事我們不想接管。」

「哼，這可由不得你們，你們非接不可。」

「你敢命令燕子飛，柳青青？」

「石某可請得聖上欽命。」

「誰出錢？」

「我出！」

「拿來！」

「多少？」

「三千兩黃金。」

「你們的規矩，黃金不算多，一文不嫌少，石某願付三百兩。」

「眞抱歉，現在改了，萬金不算多，一文也不少，三千兩，前金、後金一次付清。」

「不是二千兩嗎？」

「漲價了！」

「好，算妳狠，改天我會派人送到別有天，要是案子破不了，你們就休想再混下去。」

「放心，信譽保證，案子遲早一定會破，却不一定對你有利，再見！」

舉步欲待離去，被一名小太監給攔住了，劈面就說：「皇上在御書房等你們，請兩位立刻去見駕。」

聖上寵召，那敢遲延，三步併作兩步走，片刻之後已身在御書房中。

皇上首先垂詢雙劍、寒蟬等有無眉目，燕子飛將近日的發展詳細稟明，然後說道：「陛下，請恕草民直言，大內所以會發生一連串事故，純粹是人謀不臧，試想連扶桑的奸細都混進來，身爲禁軍總教頭的石大勇實在難辭其咎。」

輕歎一聲，皇上沉聲說道：「朕知道，石大勇貪財好貨，爭功諉過，確有失職之處。」

柳青青道：「皇上既然知道，爲什麼不把他撤換掉？」

皇上又是一聲輕喟，道：「兩位愛卿有所不知，做皇帝也有做皇帝的難處，否則早在第一次竊案發生時，就將他問罪革職了。」

燕子飛呆怔一下道：「陛下君臨天下，乃萬王之王，令出如山，誰敢不遵，還有什麼困難之處？」

皇上不疾不徐的道：「石太師乃元老重臣，倚畀正殷，石貴妃恃寵護短，一定會喋喋不休——」

柳青青道：「請恕小女子斗胆直言，公務與私情皇上請能劃分清楚。」

「這個朕知道，可是，偏偏石貴妃又在此時失踪，生死不明。」

「石貴妃的失踪，更足以證明石大勇的無能，他連自己的妹妹都保護不了，還能幹什麼，長此下去，青青担心大內還會發生更嚴重的事故。」

「那麼，二位愛卿的意思是——」

燕子飛斬釘截鐵的道：「革職，唯有如此方可徹底清除大內的扶桑奸細，永保我大明江山，吾皇安全。」

皇上對石貴妃眷戀極深，在一種愛屋及烏的心理下，一時拿不定主意。

柳青青道：「事關我朝安危，陛下要當機立斷！」

皇上道：「如果決定撤換石大勇，誰來接替呢？」

燕子飛推荐道：「老教頭嚴元伯最是適合不過。」

皇上思索一下後道：「好吧，朕會認眞考慮的，希望二位愛卿多費心力，務必要在最短期內偵破全案，救回石貴妃。」

燕子飛道：「請陛下放心，我們定當全力以赴，萬死不辭，並請特別當心聖上自己及孫皇后的安全，子飛覺得倭寇的陰謀只是開始，並未結束。」

× × ×

刑部。

刑部大牢。

大牢之內，最靠裏面，一間單獨的牢房。

牢房內，方傑戴着手銬脚鐐，呆坐一角，神色顯得相當平和、鎮靜、孤獨、而又落寞！

當他看到張鐵虎陪着燕子飛，柳青青來到時，僅以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作爲招呼，沒有開口說話。

一陣金鐵撞擊之聲傳處，張鐵虎已將牢門打開，三人依序而入。

燕子飛道：「張總，子飛有個不情之請，可否將方兄的刑具打開，也好方便說話？」

張鐵虎面有難色，小心翼翼的道：「但不管事實究竟如何，方兄在名義上是欽命要犯，這——」

柳青青道：「以方大俠的身手，我想這一間牢房不一定能困住他，張總應可寬心，想逃可能已經不在這裏了。」

張鐵虎的措詞十分謹愼：「這個鐵虎明白，也十分感謝方兄的合作，只是怕萬一傳到了石太師的耳中，會對刑部有所責難。」

九門提督孫九峯的聲音接口說道：「張大人過慮了，天大的是非由我孫九峯一肩担下來。」

餘音未落，孫九峯提着一個竹籃子、跨步而入。

竹籃內裝的全都是方傑平時愛吃的酒

菜飯食，孫九峯親自動手，一樣一樣全部搬出來。

同一時間，張鐵虎心意三轉而決，已將方傑的手銬脚鍊打開。

方傑對他這位大師兄孫九峯一向敬重有加，也就是因爲這一層關係，才入宮去留在皇后身邊，想不到命運弄人，今天竟會在大牢相見，不禁悲從中來，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訴道：「大師兄，小弟對不起你，我們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孫九峯鼻子一酸，亦淚洒當場，燕子飛道：「方兄，英雄有淚不輕彈，快說事情的經過究竟如何？同時，子飛希望你說的全是實話，否則，我寧願你不開口。」

方傑強忍住滿腹的酸楚，一字一句的說道：「昨天晚上，皇后覺得身體有點不舒服，很早就睡了，我與兩位師弟則陪着太子在坤寧宮外玩，就在這個時候，玉華宮的宮女如意却突然出現在坤寧宮。」

孫九峯道：「她來做什麽？」

方傑看着滿桌的佳餚，却一點食慾也沒有，道：「如意說石貴妃指名要我們師兄弟三人去玉華宮，雖然我們明知兩宮不和，但石貴妃是皇上面前的大紅人，却不敢不去，當我們踏進玉華宮時，一切都很正常，馬達很有禮貌的迎出來，如意則入內通報。」

柳青青立問道：「這時，江彪在不在場？」

方傑道：「此刻我們尚在門外，沒有看見他。」

燕子飛道：「請方兄繼續說下去。」

方傑道：「沒多久，如意出來了，說石貴妃要陳師弟與柯師弟進去見駕。詎料，陳恭與柯友德的背影剛在我視綫內消失，就聽到石貴妃的聲音在寢宮裏喊救命，當時我也弄不懂是怎麽回事，拔腿就往玉華宮裏衝。」

柳青青插口道：「馬達有沒有攔阻於你？」

方傑憤憤不平的道：「攔了，姓馬的立即翻臉無情，大聲指責我們要加害貴妃，兩個人便從宮外一直打到宮裏去。」

燕子飛問道：「這時候，看到江彪了吧？」

方傑道：「看到了，他就在宮門右側，仰面躺着，看樣好像已經死了。」

「可知是怎麽死的？」

「不知道。」

「是誰下的手？」

「也不知道。」

「陳恭與柯友德入宮之後是無再出來了？」

「入宮之後就再也沒有出來。」

將積鬱心頭的話說出之後，方傑覺得舒暢了一些，在孫九峯的苦勸下，開始進食。

利用這個機會，燕子飛詢問孫九峯，「孫大人，見到皇后沒有？」

「見到了。」

「皇后怎麽說？」

「與方師弟的說詞相同，昨晚皇后身子不適，很早便就寢，直至方傑被捕，始知出了事。」

「陳恭、柯友德可曾回去過？」

「始終沒再回去坤寧宮。」

「那是在逃囉？」

「請燕兄切勿先入爲主，九峯相信我的三位師弟是清白的。」

柳青青道：「相信沒有用，拿出證據來才能令人心服口服。」

燕子飛轉對方傑道：「方兄，子飛不會拐彎抹角，容我坦白的說一句，你的說詞，與如意的說詞，南轅北轍，完全相反，換句話說，你們之中必定有一個人在說謊。」

孫九峯搶着答辯道：「燕大俠，事情到此已經很明顯，說謊的人是如意，這純粹是石貴妃自導自演的一齣醜劇，我的三位師弟誤中圈套，寃枉透頂。」

燕子飛義正詞嚴的道：「孫大人請勿意氣用事，子飛想請教，假如說皇后害貴妃，或者貴妃害皇后，源於兩宮爭寵，這道理是說得通的，如說這是石貴妃自演的一場醜劇，目的何在？」

孫九峯說道：「自然是想藉此嫁禍皇后。」

柳青青說道：「孫大人之言青青不敢苟同，須知事情終有眞相大白的一天，到那時她如何自圓其說？如何再重返玉華宮？豈不怕害人不成，自己反而會惹禍上身了。」

言來絲絲入扣，擲地有聲，孫九峯一時語爲之塞。

燕子飛又振振有詞的道：「還有，如意的說法固然是一面之詞，但就事論事，方兄的說法又何嘗不是一面之詞，辦案講究的是證據，缺乏證據的話，是不足採信的。」

這一番話同樣頭頭是道，孫九峯無詞以對。

柳青青道：「江彪是死於血手印，這一點孫大人又如何解釋？」

方傑大吃一驚，聲急語快的道：「大師兄，姓江的當眞是死於血手印？」

孫九峯當然不願承認，但事實如此，却又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柳青青道：「方大俠，你說你看到江彪時，已經死了，會不會是陳恭、柯友德下的手？」

方傑道：「不可能，他們二人一直向前走，連頭都不曾回一下，亦未與人發生打鬥。」

「既然江彪不是你們三人所殺，那麽，青青想請敎，當今武林之中，練成血手印掌法的共有幾人？」

「除我們三人外，還有師父他老人家及大師兄。」

「會不會有第六個人？」

「家師畢生只收我們師兄弟四人，又無子嗣，不可能有第六個人。」

「你們三人未下手，孫大人又不在場，這樣算起來，令師曲敬堂的嫌疑可就大了。」

孫九峯氣得跳脚道：「家師晚景蒼涼，早已不在江湖上走動，這是空穴來風，猜測之詞。」

燕子飛語重心長的道：「俗話說得好，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許是正因爲曲老晚景不佳，才給了別人一個可資收買利用的機會。」

孫九峯的語氣越來越強硬，怒容滿面

的道：「我說家師晚景蒼涼，是指他老人家沒兒沒女而言，生活上我們師兄弟照顧得很好，燕子飛，你最好不要想歪了，不然我孫九峯和你勢不兩立。」

張鐵虎連忙出面打圓場道：「孫大人請息怒，我相信燕大俠不是一個隨便說話的人，此言必有所本。」

燕子飛將嚴府親眼目睹之事說出，並將那一方素箋取出，交給孫九峯，道：「請孫大人看清楚，這字是否令師眞跡？」

孫九峯仔仔細細的端詳了很久，然後一臉狐疑的說道：「很像，但是又不完全像。」

「孫大人的意思是說，不能完全肯定是令師的筆跡，但也無法完全否定？」

「可以這樣說，但我堅信家師不會投靠他人，更無被人利用的道理，請燕兄務必多方求證，別中了奸人的詭計。」

「這是自然，子飛絕不會做出有虧良知的事，但請轉告陳恭、柯友德，最好主動投案說明，起碼應該出面一談，幸勿自誤。」

柳青青忽然想到一件事，道：「方大俠，青青想問你一句話，爲何甘心身繫囹圄，而不在案發當時拒捕脫身？」

方傑聞言瞪大了眼，聲音也提高一些，道：「我又沒有罪，爲什麽要逃，當時假如拒捕脫逃，沒有罪也會變成有罪，豈不要連累到大師兄甚至皇后。」

柳青青道：「可是，你的兩位師弟却逃走了，這又如何解釋？」

方傑說道：「想來他們必是正在四處追緝元兇，想查明事實的眞相，爲自己雪寃。」

燕子飛說道：「但願如此，張總，孫大人，請留步，我們想先走一步，就此告辭！」

隨即與柳青青退出大牢，離開刑部。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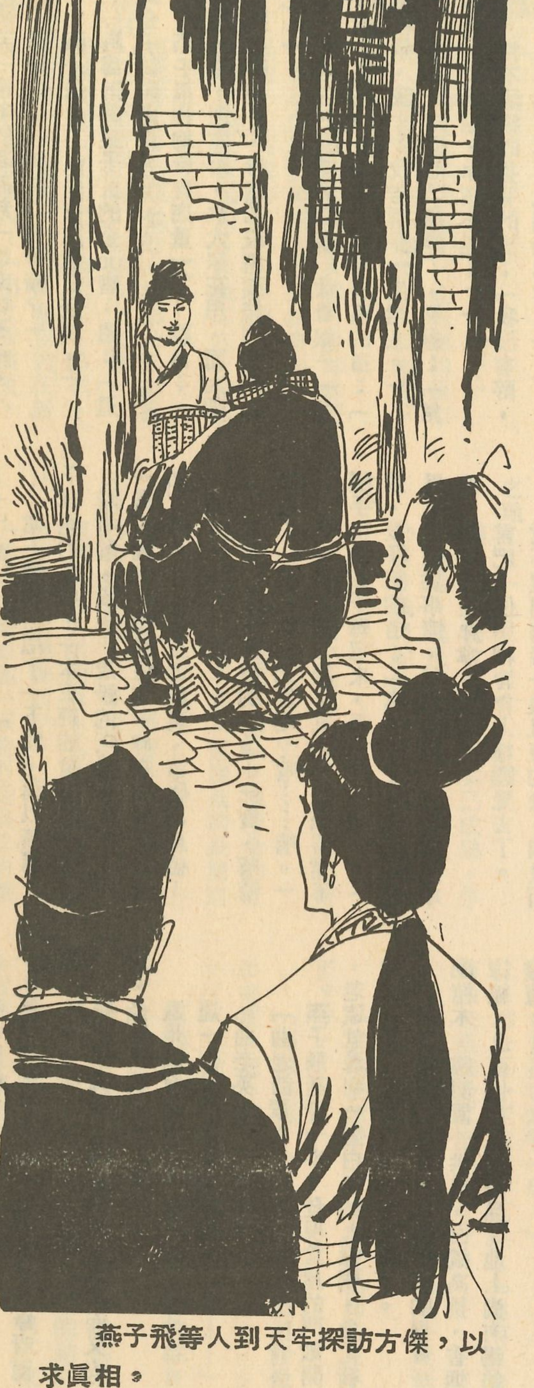
晚上。

別有天的花廳裏燈火通明。

一張方桌上，端端正正的擺着六個黃澄澄的大金元寶，一羣江湖朋友正在圍着看，大喊大叫，樂不可支。

櫃枱邊，有一個酒鬼正在喝酒，已經酩酊大醉了，還在不停的灌黃湯，倒有一大半沒有灌進嘴裏，反而淋濕了自己的衣裳。

此人名叫常不醒，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概有三百天是在醉鄉中度過，可謂名符其實。



燕子飛等人到天牢探訪方傑，以求眞相。

常不醒一隻手提着酒壺，另一隻手裏還緊緊的抓着三塊碎銀子，好像生怕被別人搶走似的。

燕子飛、柳青青甫從刑部回來，一眼瞧見桌上的金元寶，同聲說道：「這是那來的？」

陶濤迎上來說道：「是石大勇派人送來的。」

柳青青道：「多少？」

陶濤道：「一共三千兩。」

燕子飛哈哈一笑道：「想不到石大勇眞的會送金子來。」

柳青青道：「他不是二百五，只要找回他的寶貝妹妹來，發財的機會多得很，包賺不賠。」

燕子飛道：「這一來，孫家涉嫌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柳青青道：「怎麽說？」

燕子飛道：「記得孫九峯曾說過，石貴妃離奇失踪一案，可能是一齣自導自演的醜劇，現在這一疑點似已澄清，石大勇怎麽糊塗，還不至於糊塗到自己花錢來找自己的痲煩，兩相一對照，孫家涉嫌的程度，豈非大大增高。」

經他這麽一說，柳青青也有此同感，神情凝重的道：「本來就是嘛，江彪死於血手印，而普天之下練成血手印掌功的，單單只有孫九峯他們師徒五人，可謂罪證明確，百口莫辯。」

事情發展至今，簡直令人匪夷所思，當初宴請燕子飛、柳青青的三位京畿大員，目前就有兩位捲入這一漩渦之中，燕子飛劍眉一軒，道：「青青，早點睡吧，看

來明天一早咱們非得赴一趟南口不可。」

陶濤道：「到南口去幹嘛？」

燕子飛道：「去找曲敬堂談談。」

陶濤指着桌子上的金元寶，道：「這批金子如何處理？」

燕子飛和柳青青商量一下，說道：「小部份留在別有天，供大家花用，而大部份換成碎銀子，分送給最需要錢用的窮人吧。」

醉鬼常不醒提着酒壺　拿着銀子，忽然搖搖晃晃的走過來，醉言醉語的道：「燕子飛，我——我告訴你一個消息。」

柳青青知道他已經醉了，笑道：「常不醒，少喝點，你該去睡了。」

常不醒搖頭晃腦的道：「我沒有醉，還可以再喝，不信就喝給妳看。」

眞的當着大家的面喝起來，一壺酒倒有一大半流到外面去。

咂一咂嘴，常不醒又煞有介事的道：「燕子飛，你到底聽不聽我的消息？」

對這位醉鬼的話，燕子飛一向當作耳邊風，漫不經心的道：「有話就說吧，我在聽。」

常不醒的雙脚站立不穩，將酒壺往桌上一丟，手扶着桌面，吐字不清的道：「昨天夜裏，我看到從紫禁城上，飛——飛出來好幾個人，有男的，也有女的，還吵吵鬧鬧打架哩。」

燕子飛冷冷的笑道：「一共幾個人？是誰？」

常不醒迷迷糊糊的道：「距離稍遠，看不清楚，看不清楚。」

燕子飛道：「老常，你大概是又喝醉了。」

常不醒用力甩了一下頭，藉以清醒一下渾沌的頭腦，一本正經的說道：「我……沒有醉，我——我說的全是實在話，這一陣子鬧窮，沒錢住店，昨夜就睡在皇城脚下的——一個五道廟裏，這個消息值——值——！」

晃動一下在手裏的三個小元寶，嘻嘻笑道：「值三個小元寶吧？嘻……嘻。」

不知那來的一股子氣，燕子飛將常不醒手中的銀子奪過來，重重的往桌子上一放，没好氣的道：「常不醒，你如果眞想爲子飛做點事情，就別喝酒，只要消息準確，銀子隨便你拿。」

言吧，便與柳青青上樓睡覺去了。

常不醒則帶着一張沮喪的臉，踉蹌而去。

血手印一再出現

南口。

八達嶺下。

也就是萬里長城的城牆脚下。

有一棟傳統的四合院住宅，獨門獨院，方圓里許之內並無人家，顯得格外清靜，房子雖已陳舊，仍不難從宏偉的建築上看出這一家人輝煌的過去。

這就是一代武學大家曲敬堂的祖居。

近午時分，燕子飛、柳青青已到了曲家的門外。

門緊閉着，四處無人。

「曲老英雄在家嗎？」

「曲老英雄請開門！」

喊叫數次，未見有人應門。

燕子飛伸手一推，房門未鎖，咿呀而開。

院子很寬敞，花木扶疏，潔淨而又安謐，是居家養老的好地方。

還是沒有見到人。

連一條看門的狗也沒有。

「曲老英雄在家嗎？」

「曲老前輩——」

燕子飛話說一半，發現堂屋的門敞開，老遠就看到一對白色的大蠟燭，急忙衝進去一看，兩個人都看得呆住了。

只見堂屋的正中，端端正正的擺着一副棺木，靈前置一供桌，白燭高挑，香烟繚繞，上面供有三牲祭品，地上尚有錫箔殘渣。

屋內依舊空無一人。

柳青青瞠目結舌的道：「是誰死了？莫非——」

燕子飛一言不發，伸手去摸棺材，發覺棺蓋尚未釘死，當下不遑多想，立將棺蓋掀開來。

馬上看到，棺木內躺着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

「子飛，這是曲老嗎？」

「是曲老。一年前我還見過他。」

「怎麽死的？」

「讓我來看看。」

從表面上看，曲敬堂並無任何外傷，燕子飛撩起壽衣，却赫然在他的胸口上發現一個血紅如火的血手印。

柳青青看得一呆，脫口驚叫道：「又是血手印！」

燕子飛大驚失聲的道：「是的，又是血手印！」

「是誰幹的？」

「可能與劈死江彪的是同一人。」

「難不成是陳恭、柯友德？」

「很難說，除非能找出第六個練成血手印的人，不然陳恭、柯友德、甚至孫九峯皆難脫關係。」

話至此，大門之外進來一位年在五旬以上，一副村婦打扮，手提一個柳條編織的籃子，裏面放着幾件乾淨男衣的婦人。

婦人入門後，瞧了二人一眼，並未開言，先將衣服放置供桌之上，然後燒了三柱香，磕了三個頭，狀至虔誠恭敬。

柳青青道：「老太太，請問妳是曲老英雄的什麽人？」

燕子飛怕她起疑，忙又補充道：「我們是曲老徒弟的朋友，剛從京城裏來。」

村婦遲疑一下，道：「我是給曲老爺子洗衣服的，就住在前村，是老隣居，沒有任何關係。」

柳青青道：「曲老爺子是什麽時候死的？」

村婦道：「大概是昨夜吧，確切的時間我也不清楚，眞想不到，這麽好的人也會慘遭橫禍。」

燕子飛道：「可知是如何死的？」

村婦連連搖着頭道：「不曉得，不曉得。」

柳青青道：「最近可有人來找他？」

村婦想了想，道：「有，有，昨天早晨，我來收衣服的時候，就看到有兩個年輕人來找他。」

燕子飛步步緊逼，道：「來找曲老幹嘛？是誰？可曾聽到他們談些什麽？」

村婦道：「我在裏面收衣服，他們就在這裏談，沒注意聽，老爺子好像管其中一個叫恭兒，另一個叫友——」

友了半天還是想不起來，柳青青道：「是不是友德？」

村婦「哦」了一聲，道：「對，是友德，老爺子似乎很生氣，大聲斥責他們，還叫他們趕快去投——」

她又停下來，難以竟言。

燕子飛接口道：「是投案吧？」

村婦道：「不錯，是叫他二人去投案的。」

柳青青道：「後來又發生了何事？」

村婦道：「後來，當我收拾好衣服離開的時候，他們好像吵起來了，愈來愈兇，以後到底發生了什麽事，老婆子也不清楚。」

燕子飛道：「是誰買棺入殮的？」

村婦道：「不知道，可能是那兩個年輕人吧，聽說他們正在僱工，在長城脚下爲曲老爺子做墳造墓呢。」

二人一聽此言，精神大振，當即奪門而出，向蜿蜒於八達嶺上的長城奔去。

果然，在長城脚下，一個山坳子裏，陳恭與柯友德當眞僱用了大批工人在做墳造墓。

墓穴差不多已經做好，陳恭命人去抬棺材，不久靈柩已到，立即入土安葬。

諸事完畢，工人已相繼散去，陳恭、柯友德却並沒有離開，兩個人雙雙跪在新墳前面，一面燒紙祭拜，一面放聲痛哭。

隱藏在附近一方巨石之後的柳青青耳聞目見，恨滿心頭，氣憤難平的道：「哼，看這兩個欺師滅祖的傢伙，裝模作樣的，哭得還挺傷心的。」

燕子飛小聲道：「大概是一時衝動，鑄成大錯，現在良心發現了，故而百感交集，痛不欲生。」

「要不要現在就動手抓人？」

「已經等這麽久了，乾脆等他們祭拜完畢後再抓。」

祭拜的時間很長，香燃盡了，紙燒完了，眼淚也流乾了，柯友德磕了三個頭，站起來戚然言道：「三師兄，人海茫茫我們現在該到何處去？」

陳恭叩頭起身，茫然的朝四下望一眼，悲戚的長歎一聲，道：「唉，京裏燕子飛、柳青青那一夥人，一定正在十萬火急在緝捕咱們，天下雖大，幾已無你我容身之地——」

燕子飛、柳青青見時機業已成熟，乍然一躍而出，掩至二人身後。

柳青青截口說道：「我看兩位該進大牢了！」

燕子飛語冷如冰：「對不起，你們被捕了！」

陳恭、柯友德猛一回頭，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二話不答，拔腿就向長城逸去。

燕子飛緊追不捨，重複說道：「站住，你們已經被捕了，幸勿自誤！」

陳恭頭也不回的道：「我們又沒有犯法，爲什麽要逮捕我們？」

「難道江彪的那一條命不是兩位的傑作？」

「本來就不是！」

「那就更不應該逃亡，有話可以當面講。」

「對方的安排太巧妙，恐怕說了話也無人肯信。」

「你所謂的對方是指誰？」

「現在不知道。」

「只要兩位肯說實話，子飛保證你們的安全。」

「此時百口莫辯，多言無益。」

「兩位可是想要拒捕？」

「留得自由之身，我們想追查事實的眞相。」

「被捕之後，朝廷一定會還你們一個公道。」

「我們寧願相信自己，擒得元兇主犯後，自當投案說明一切。」

柳青青一面追趕一面說：「還有，令師曲老英雄是怎麽死的？」

柯友德邊逃邊說：「我們也是一無所知。」

「那你的意思是，否認是弒師的兇手了？」

「師恩如海，我們師兄弟怎麽可能做出這種大逆不道的事。」

「可是，曲前輩是死於血手印——」

言猶未盡，陳恭、柯友德已雙雙縱身上了長城。

柳青青亦已到達城下，聲急語快的道：「兩位此舉十分不智，須知逃亡的結果等於承認是殺人綁票的元兇主犯，再不束手就縛，休怪我們要不客氣了。」

千年蛟皮長鞭猛一揮，啪！在長城之上爆出一個清脆的鞭花，人也跟着彈身而起。

燕子飛的動作更快，足足超出柳青青一身之高。

「抱歉，得罪了！」

陳恭、柯友德同聲一喝，出手拒捕，二人四掌齊出，貫頂而下。

這二人俱屬一流好手，掌力如山，猛銳絕倫，挾風帶雷之中，激起了一大片長城上的砂石塵土，彷若狂風暴雨般傾瀉而下。

糟糕！頭不能抬，眼不能睜，遮天蔽日，伸手不見五指，燕子飛、柳青青被迫猛打「千斤墜」，斜飄落地。

待砂石落盡，飛上長城時，觸目皆是望不盡的山石叢樹，陳、柯二人早已逃之夭夭。

在亂石叢樹之中，搜尋了好一陣工夫，始終沒再見到他們二人的一影半踪，只好循原路折返，離開南口。

× × ×

南口之行，撲了一場空，由於曲敬堂的死，使事情變得更加錯綜複雜，如果說殺死曲敬堂的兇手不是陳恭與柯友德，那麽會是誰？

莫非眞有第六個練成了「血手印」的人？

這個人是如何學得曲敬堂的獨門絕技呢？

與雙劍、寒蟬、玉駝鈴的竊案又有何關連？

難道……

難道……

難道……

在回京的途中，搜腦煎腸，一路苦思，却始終理不出一個合情合理的頭緒來。

進得城來，正從紫禁城下經過，瞥見護城河邊有一個五道廟，柳青青道：「子飛，常不醒說的五道廟可就是這裏？」

燕子飛展目一望，道：「嗯，咱們過去瞧瞧。」

五道廟十分簡陋，只有一間房子大小，面對皇城，二人一踏進廟門，立見地上直挺挺的躺着一個人，正是醉鬼常不醒。

進來兩個人，常不醒不會不知道，却沒見任何動靜，燕子飛嚷嚷道：「老常，老常，天剛黑怎麽你就睡了，也不點一盞燈。」

常不醒仍無反應，燕子飛不免心裏犯嘀咕，俯身伸手去摸，竟然入手冰冷，忙道：「青青，快點燈。」

柳青青點燃廟裏油燈，二人有目共睹，常不醒的脖子上有一道明顯的勒痕，勒痕之處，赫然還擺着一條黑色緞帶，緞帶上有七朶紅色玫瑰花。

燕子飛取下緞帶，恨聲道：「連一個酒鬼都不放過，扶桑倭寇也未免太過狠毒了。」

柳青青一揚柳眉兒，道：「事情可能不會如此單純，可能是老常撞到了他們的秘密。」

燕子飛跨出廟門，昂首望一下面前的紫禁城，道：「如此說來，常不醒說的或許不是醉話，他眞的看到有人從大內飛出來，而且曾經發生打鬥？」

柳青青回想一下常不醒昨夜之言，道：「子飛，他看到的說不定正是石貴妃被挾持的那一幕，可惱咱們都一口咬定他是醉言醉語，未加深究，白白錯失了一次突破的機會。」

燕子飛的心情更沉重：「由於我們對老朋友的不信任，尤其我還奪走了已經拿在他手裏的銀子，以致老常無處棲身，又回到這裏來，終於連老命也丢了，咱們也沒有辦法取得進一步的消息。」

他內心甚是沉痛，自責頗深，一回到別有天，馬上交代陶濤道：「小陶，趕快帶幾個人，去皇城外面的五道廟替老常收屍。」

陶濤一怔，道：「常不醒死了？是醉死的吧？」

燕子飛戚容滿面的道：「死時他沒有喝酒，是被人從身後勒死的，也可以說是被我害死的！」

不待陶濤開口，燕子飛主動的將南口之行，以及常不醒的死亡情形說了個大概，道：「記住，買一口上好的棺木，我打算將他的後事辦得熱熱鬧鬧的，以慰老常在天之靈於萬一。」

陶濤乃性情中人，聞知前因後果，亦甚表哀傷，說道：「這件事好辦，眼前咱們有人也有錢，一定可以給他辦得很體面的。」

柳青青道：「別忘記，在棺材裏放三兩銀子陪葬。」

燕子飛補充道：「再放兩罎子『女兒紅』進去。」

陶濤一一頷首應諾，當即帶領着四個人匆匆離去。

孰料，頓飯工夫之後，陶濤等人便又空手而回。

因爲，當陶濤到達的時候，常不醒的屍體早已不翼而飛。

一個醉鬼的屍體，居然也會有人偷？這事透着古怪，簡直令人不可思議。

弄得燕子飛、柳青青、陶濤如墜五里霧中，莫測高深，想了一夜也想不出箇中奧妙所在來。

× × ×

翌日一早從大內傳來消息，禁軍總教頭石大勇已被皇上革職，接替他的人正是燕、柳二人力薦的嚴元伯。

消息傳來，燕子飛、柳青青甚感欣慰，認爲從此將無後顧之憂，近午時分，正準備入宮去當面道賀，却見丁二喜第三次來到別有天，道：「燕大俠，柳姑娘，嚴總請兩位吃午飯。」

燕子飛、柳青青互望一眼，同聲道：「在那兒？」

丁二喜道：「就在隔壁正陽樓。」

此話一出，二人更加詫異，燕子飛道：「近在咫尺，何不乾脆到別有天來？」

丁二喜道：「嚴總堅持要在正陽樓請客，還特別交代，請兩位即刻過去，免得菜涼了不好吃。」

交換一道眼神，心知嚴元伯此舉必有深意，二人不再言語，跟着丁二喜來到正陽樓。

嚴元伯在樓上，早已在樓梯口候着，作了一個手勢，命丁二喜守在下面，親自拉着二人的手，走進內側的一副雅座去。

桌子上果然已經擺好了數道可口的菜餚，及三副杯筷，嚴元伯招呼二人入座，隨即吃喝起來。

燕子飛舉起一杯酒來，道：「嚴總，恭喜你了，乾！」杯到酒乾，一飲而盡。

嚴元伯乾了之後，又與柳青青對飲一杯，感慨系之道：「子飛老弟，你這恭喜二字最好收回去，老哥哥此刻的心情，眞不知道是該感謝你們，還是罵你們好。」

柳青青驚愕一下，道：「嚴總此話怎講？」

嚴元伯振振有詞的說道：「禁軍總教頭這個職位，眼紅的人多得是，但老夫離職以後，已過慣了懶散的生活，並無東山再起之心，尤其在這個節骨眼上，面對着石大勇的爛攤子，頗感責任重大，誠恐誠惶。」

燕子飛道：「嚴總乃識途老馬，當可駕輕就熟，相信在短期之內必可使禁軍耳目一新。」

嚴元伯的眸光從二人臉上緩緩掃過，道：「關于整頓大內高手的事二位有何高見？」

柳青青不假思索的道：「當務之急自然是火速將扶桑奸細揪出來，繩之以法，其次就是將石大勇引進的那一批酒囊飯袋清除掉，免得再出差錯。」

嚴元伯頷首稱善，默然靜聽，沒有開口說話。

燕子飛道：「這些事嚴總耳熟能詳，用不到子飛再饒舌，我想知道，老哥叫我倆來正陽樓，該不會單單是爲了吃這一頓飯吧？」

嚴元伯笑道：「嗯！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是什麽原因，他並沒有說清楚，兀自伸手打開靠近樓內的一扇小窗，指着樓下一副雅座內的男女道：「兩位可識得這一對狗男女？」

那是一個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太婆，但臉蛋兒却依然相當紅潤光澤，風韻猶存，還穿着一身大紅衣裳，越發顯得她人老心不老。

男的很年輕，還不到三十歲，花襯衫，白褲子，油頭粉面，一看就曉得是屬於吃軟飯的那一類男人。

兩個人正在喝酒，喝的是交杯酒，兩條胳臂勾在一起喝，另一隻手也不老實，各在對方的身上亂摸一通，一副猴急相。

柳青青看在眼中，十分惱怒，問道：「是誰？青青不認識。」

嚴元伯說道：「你再想想看，是否見過？」

燕子飛沉思有頃，道：「那老太婆似曾相識，那男的則印象全無。」

嚴元伯道：「可記得在那裏見過？」

柳青青道：「我也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却想不起來在那裏見過。」

嚴元伯滿面不屑的道：「那男的叫花十郎，是一名扶桑浪人，專門靠女人吃飯的一個無賴。」

燕子飛道：「那女人又是何人？」

嚴元伯道：「提起此人來可大大有名，三四十年前便已成名江湖，而且是出色的大美人。」

「嚴總是說卞三娘？」

「不錯，她正是卞三娘。」

「卞三娘早已失踪江湖十幾年，傳言她東渡扶桑，生死未卜。」

「事實上她是去了扶桑，回來的時間也不會太久，老哥本是要到別有天找你們，因偶然發現卞三娘，才尾隨來此。」

柳青青道：「莫不是此人與大內竊案有關？」

「嚴某認爲她與命案的關係更大。」

「那一樁命案？」

「石貴妃的侍衛江彪與曲敬堂。」

「曲前輩的不幸，嚴總你也已經知道了？」

「是孫大人今天一早告訴我的。」

「不知這卞三娘因何會牽涉命案之中呢？」

「因爲她是曲敬堂的下堂妻。」

燕子飛聞言大吃一驚，道：「什麽？卞三娘曾經是曲敬堂的老婆？」

「錯不了，老夫還是喝過喜酒的少數幾人之一。」

「奇怪，這件事子飛怎麽連個耳聞也沒有？」

「這是一段孽緣，彼此處得很不愉快，短短時間便告仳離，曲老對這一件不愉快的婚姻，又對外絕口不提，所以知者極少。」

「老哥可知他們仳離的原因？」

「這是一個謎，可能永遠無法知曉，不過——」

「不過什麽？」

「依老夫猜想，或許與『血手印』有關。」

「與『血手印』有關？嚴總的意思是說，她嫁給曲老的目的，就是爲了『血手印』？」

「這樣解釋頗合情理，因被曲敬堂撞破，只好拿着休書下堂而去。」

「照此推斷，她練成『血手印』的機會似乎不大？」

「怕只怕她是有所爲而下嫁曲某人，已將『血手印』的掌招全部熟記在胸，甚至盜走了掌譜。」

柳青青聽到這裏，不禁大爲緊張起來，道：「且別管事實究竟如何，爲防萬一，何妨先將她抓起來再作計較。」

嚴元伯却不同意，說道：「爲免打草驚蛇，此時不宜鹵莽，像她這樣的成名人物，沒有十足的證據，她是不會輕易招認的。」

燕子飛想了一想，說道：「嚴總所言甚是，與其抓起來沒有結果，倒不如暗中釘梢來得實際有效，但請加派人手，多費心思，勿讓廖松的往事再在卞三娘身上重演。」

嚴元伯充滿信心的道：「老夫已有萬全部署，二位儘管寬心。」

忽見陶濤跨步而入，跟嚴元伯打個招呼之後，道：「燕大哥，青姐，孫大人求見。」

燕子飛楞愕一下道：「在那兒？」

陶濤道：「就在別有天。」

柳青青道：「嚴總，一起過去吧，問一問孫提督，相信可以確定卞三娘是否第六個練成『血手印』的人。」

嚴元伯略一尋思，說道：「不了，眼前大內百廢待舉，老夫也要趕回去清理內部。」

四人以最快的速度塞飽肚子，便即匆匆分手。

× × ×

別有天樓上的一間小客廳內，燕子飛、柳青青、孫九峯圍桌而坐，顯然寒暄已過，正轉入正題，只聽燕子飛開門見山的道：「子飛正有急事請敎，孫大人來得正是時候。」

孫九峯啜了一口清茶，道：「請燕大俠吩咐。」

燕子飛道：「有一位武林前輩卞三娘，孫大人是否識得？」

孫九峯神色一緊，答道：「知道這個人。」

柳青青字斟句酌的道：「跟孫大人可有任何關係？」

孫九峯遲疑一下，道：「實不相瞞，她一度曾是九峯的師娘。」

燕子飛道：「卞三娘進入曲家的門，是在你們師兄弟三人拜師之前？還是之後呢？」

「之後。」

「換句說話，孫兄與卞三娘曾有一段相處的時間。」

「可以這樣說。」

「對這個婆娘孫大人知道多少？」

「十分有限。」

「這是爲何？」

「一則九峯當時少不更事，再則這一樁婚姻的時間極爲短暫。」

「多久？」

「大概遠不到一年。」

「可知他們分手的原因？」

「在我的印象之中，他們似是意見不合。」

「會不會是卞三娘偷學了令師的『血手印』？」

「這是不可能的事。」

「爲什麽？」

「血手印走的是陽剛的路子，女子根本無法修練。」

柳青青黛眉深鎖的道：「將血手印的掌招偷偷記載下來，甚至盜走了掌譜，可以轉授他人，也可以轉手圖利，不知孫大人高見如何？」

孫九峯心頭猛一震，臉色轉趨凝重：

「此事倒確有發生的可能。」

「令師難道不曾提及？」

「絕少提及，偶然提起此事，則顯得異常憤怒，一再表示不將卞三娘碎屍萬段，難消他老人家心頭之恨。」

「如此說來，她盜走令師掌譜的嫌疑更大。」

「嗯，經柳姑娘如此一說，九峯亦有此同感。」

「可知他們在分手之時，曾否動手相搏？」

「卞三娘是不告而別逃走的。」

「曲老可曾追殺？」

「曾追殺三次，皆無功而返。」

「追殺的過程如何？」

「家師隻字未提。」

「奇怪，這麽重要的事，曲前輩爲何均避而不談？」

「家師將此事引爲奇恥大辱，故而絕口不談。」

柳青青「哦」了一聲，沒再言語。

燕子飛發現孫九峯已經戴上重孝，改口道：「曲老的不幸，孫大人是如何得知的？」

孫九峯聞言神情一黯，含着滿眶的熱淚說道：「是九峯的兩位師弟昨夜告訴我的。」

「噢，陳恭、柯友德現在北京？」

「他們昨晚又已連夜離開。」

「孫大人沒勸他們出面投案？」

「勸了，他們不肯接受。」

「可承認是殺人弑師的兇手？」

「矢口否認！」

「孫大人相信嗎？」

「重要的是兩位相信才管用。」

「想要我們相信不難，但必須自動投案，起碼應該面對面好好談一談。」

「九峯正是爲此而來。」

「陳恭、柯友德已經答應面談？」

「是的。」

柳青青大喜道：「在那兒？」

「西山雙筆峯。」

「何時？」

「就是現在。」

「好，咱們現在就走。」

「且慢，敝師弟還提出了一個附加條件。」

燕子飛一怔神，問道：「什麽附加條件？」

孫九峯一本正經的道：「希望兩位能保證不抓人，來去自由。」

燕子飛沉吟半晌道：「這要看所談的結果而定，子飛不能作任何承諾，如果陳恭、柯友德確實無罪，自然來去自由。」

突聞別有天外傳來一陣騷動，從門口下望，立見有兩位不速之客闖進了花廳。

一位是前次來過的頭戴斗笠，自稱是九段高手的神秘客。

另一人是個女的，頭上戴一頂白色草帽，帽沿上圍着一圈粉紅色的薄紗，耳目難辨，僅僅露出一張小如櫻桃，紅似噴火的嘴。

神秘客一入門，便大聲吆喝道：「燕子飛，找燕子飛來。」

燕子飛一長身，去勢如風，落脚處正好在二人面前丈許遠，沉聲說道：「朋友又有何見教？」

神秘客振動一下手中的虎皮劍套，威風凜凜的道：「本座是來聽回音的。」

柳青青、孫九峯早已雙雙飄然而至，見那女子一身紫衣，膚白似雪，曲綫玲瓏，行來婀娜多姿，蓮步生香，顯然是一個年輕的少女，柳青青截口說道：「這一位是誰？」

神秘客不假思索的回答道：「本會會長。」

燕子飛立卽追問道：「你們是個什麽會？」

紫衣少女嬌滴滴的聲音說道：「黑龍會。」

「黑龍會？不是我們中原武林的帮派組合吧，你們來自扶桑？」

「可以這樣說。」

「貴會長幾朵花？」

「九朵。」

「如何稱呼？」

「櫻櫻。」

「櫻花的櫻？」

「燕大俠沒有聽錯。」

「這也就是說，妳承認曾在留春院幹過？」

「本會長賣歌不賣身。」

「也承認玉駝鈴已落在妳的手中？」

「這是不爭的事實。」

「廖松是怎麽死的？」

「貪杯誤事，按罪賜死！」

「想不到你們對自己人這樣殘酷。」

「本會一向賞罰分明，鐵律如山。」

柳青青冷哼一聲，道：「別把話題扯遠了，我們想知道，石貴妃可是被黑龍會綁票的？」

神秘客搶先答道：「不是！」

「與卞三娘可有瓜葛？」

「本座不認識這個人。」

「你說的可是實話？」

「黑龍會的人從來不打誑語。」

「那麽，是那條綫上的人幹的？」

「事不關己，本座無法作答。」

「你自己尊姓大名，不會答不出來的吧？」

「本座田風。」

「什麽身份？」

「黑龍會的副會長。」

「赫！地位還蠻高的，只可惜見不得人。」

「什麽意思？」

「拿下你的斗笠來！」

請將不如激將，這一着果然奏效，田風的頭猛一抬，露出一張三十歲不到，濃眉虎目，甚是兇悍威武的臉，正在一瞬不瞬的盯着柳青青。

一直不曾開口的孫九峯，忽然對黑龍會會長櫻櫻道：「孫九峯是否有榮幸一睹櫻櫻會長的廬山眞面目。」

同樣的事情，櫻櫻却作了不同的回應，語冷如冰的道：「本會長此來不是爲了交朋友，而是有正事待辦。」

孫九峯道：「芳駕有何正事？」

櫻櫻的一雙妙眸，透過薄紗，凝注在燕子飛的臉上，道：「本會長是專程來聽取燕大俠的回話的。」

燕子飛目光如電，從二人臉上緩緩掃過，道：「可是爲了燕某承辦雙劍，寒蟬，玉璽的案子而來？」

櫻櫻會長道：「現在又加了一對玉駝鈴。」

田風副會長接口道：「多了一對玉駝鈴，本會自然也願意多付一點費用。」

燕子飛疑雲滿面的道：「除非兩位能提出一個合理的說詞，燕某不準備再談下去。」

田風副會長說道：「是什麽合理的說詞？」

「雙劍、寒蟬、玉駝鈴乃曠世奇珍，人人夢寐以求，貴會不擇手段的盜取這些東西，在道理上還說得過去，但玉璽對平常百姓而言，根本毫無用處，不知黑龍會目的何在？」

「好說，只是爲了消遣一下大明朝的皇上。」

「皇上也可以消遣，你們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

「笑話，胆子小豈敢打藏珍閣珍藏的主意。」

「案子既然已經做了，大可一走了之，爲何反而願意花上大把大把的金子，買燕某人遠離北京，這又是什麽玄虛？」

「本會自然有本會的打算。」

「燕某只想知道，黑龍會究竟作何打算？」

「抱歉，事關機密，無可奉告。」

柳青青聞言大怒，一抖千年蛟皮長鞭，啪！啪！啪！接連在半空中爆出三個響亮的鞭花，聲色俱厲的道：「哼哼，我看你們今天非說不可！」

櫻櫻會長却毫無所懼，聲音更冷：「柳姑娘請別發火，本會長今日此來，是想跟兩位談判，不是打架。」

燕子飛怒冲冲的道：「告訴妳，櫻櫻會長，燕子飛既已接下本案，便將堅持到底，永不改變！」

田風道：「多了一對玉駝鈴，本會願再加一千兩。」

柳青青道：「姓田的，你就是再加一萬兩也休想我們改變初衷。」

櫻櫻會長道：「假如本會願意再附贈一件寶物呢？」

燕子飛道：「什麽寶物？」

「雙劍莫邪、干將。」

「哼，芳駕倒眞會慷他人之慨。」

「你答應了？」

「妳做夢！」

「燕大俠，假如你還有別的要求，別客氣，直管提出來好了，本會可以從寬考慮。」

「哼哼，就算將雙劍，寒蟬，玉駝鈴，玉璽，乃至石貴妃，全部毫髮未損的送還，燕某人同樣要將爾等繩之以法！絕不寬貸！」

田風乍然振動一下手中的虎皮套，發出一陣龍吟之聲，怒容滿面的道：「燕子飛，希望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燕子飛是何等人物，豈會被他唬住，雙眉一挑，咬着牙齒說：「燕某敬酒，罰酒一概不吃。」

櫻櫻會長好深的涵養，依然沒有半點火藥味，從容不迫的說道：「請別拒絕得太早，本會可以再給你們三天的時間考慮，三天的期限一過，如果兩位還不肯離開北京的話，從第四天起，本會便將展開行動。」

孫九峯暗暗提足一掌眞力，勃然大怒道：「你們想幹什麽？」

櫻櫻會長陰惻惻的冷笑道：「想殺人，第一天殺一個！」

田風副會長馬上隨聲附和道：「第二天殺一雙！」

「第三天殺四個！」

「第四天殺四雙。」

「不分男女老幼，直殺到兩位低頭離開北京爲止！」

「無分貴賤貧富，你們倆就是間接殺人的劊子手！」

二人一唱一和，自說自話，簡直沒把燕子飛、柳青青、孫九峯、陶濤等人放在眼內。

「不必等到三天以後，燕子飛現在就要爾等血流五步——」

「柳青青要你們命歸九幽！」

「孫九峯和爾等勢不兩立！」

「陶濤要你們來得去不得！」

四個人皆怒氣冲天，同時發話，同時出手，從四個不同的方向撲攻而上，决心要讓黑龍會的正副會長當場出醜。

萬不料，田風與櫻櫻的動作更快，攻勢更猛，四個人的招式尚未遞滿，他二人已搶先攻出三劍三掌。

掌風如濤，彷若狂風捲掃，劍氣如虹，幻化出千百層劍影，饒他燕、柳等人身懷絕技，奈何先機已失，用武無地，被迫一齊疾退五尺。

方自心頭一震，正準備作第二回合的進擊，孰料，田風、櫻櫻用的是以進爲退的計謀，早已掉頭疾縱而去。

「不要跑！」

「截住他。」

「找死！」

「殺！」

「殺！」

登時，塲中大亂，殺聲四起，數不清的人捨命截殺，黑龍會的這兩位正副會長好厲害，遇掌拆掌，遇劍拚劍，當者披靡，如入無人之境，一刹那的工夫，便造成了三死四傷，殺出一條血路，衝到花廳門口。

啪！柳青青的千年蛟皮長鞭好快好準，從羣豪頭頂一掠而過，絞住了田風手中的劍。

可是，一絲喜悅甫自心田升起，柳青

青盡力向後一拉！却沒能奪下那一把劍，反被劍刃削斷了三寸長的一段皮鞭。

不禁大吃一驚，急聲喝問道：「姓田的，這可是莫邪干將？」

田風的聲音冷傲而又得意：「是干將劍，只要二位肯順從本會的要求，可再加贈一把莫邪劍。」

燕子飛叱叫道：「辦不到，燕某現在就要你將干將劍留下來。」

說話同時，人如天馬行空，疾逾閃電般凌空追截。

然而，還是晚了，燕子飛落脚門外，雙方已通過石橋，當四人追到側門邊時，早已在十丈以外。

而且，一左一右，分道揚鑣，田風閣進附近的一家戲院去，櫻櫻更絕，淹沒在菜市場的人潮裏。

心知追已無及，只好作罷。

× × ×

下午。

西直門外。

有三匹快馬，箭也似的向西疾奔，馬上之人非別，正是準備到西山雙筆峯會見陳恭、柯友德的燕子飛，柳青青與九門提督孫九峯。

三匹馬一字排開，但見塵土飛揚，但聞兩耳生風，頓飯工夫不到，便奔出十幾里地。

此刻正從一棟依山而建，宏偉深廣，高樓連雲的宅第經過，只見高大拱門兩旁的牆上，各臥着一條雕工精細，栩栩如生的石龍，門楣橫匾上有三個草書貼金大字：「雙龍居」。

這些均不足以引起燕子飛的興趣，使他抽緊韁繩，放緩馬步的是題字的人赫然竟是石大勇的老子，太師石如山。

燕子飛笑問孫九峯：「這就是石大勇的家？」

孫九峯搖搖頭道：「不，太師府在京城裏。」

「那是那一位王公大人的宅第？」

「這就是正陽樓的大掌櫃金百萬的別墅。」

「噢，金掌櫃這麼有錢？」

「據說金掌櫃富可敵國。」

「也一定長袖善舞，交遊廣闊。」

「那當然，不然如何能得到石太師的墨寶眞跡。」

二人口中說話，馬並沒有催，談話至此，雙龍居早已遠遠抛在身後。

再放馬奔行一柱香的工夫，便到了地頭。

在山下拴好馬匹，登上山去，大家立即發現，這眞是一個絕妙的所在。

的確，雙筆峯這個地方絕妙已極，兩座山峯筆直如刀削劍斬，中間有一道滾滾溪流，深不見底，兩峯相距約八九丈遠，在一般人的輕功極限之外甚多。

但聞山風呼嘯，峯頭却不見人。

柳青青眉頭一皺，說道：「咦，孫大人，怎麼沒看見令師弟，該不會是黃牛了吧？」

孫九峯顯得有點侷促不安，目注對面峯頭，沉聲說道：「應該已經到了吧！」

他料事如神，果然，餘音未落，對面的山峯下便冒出來兩個人。

一個是陳恭，一個是柯友德，二人的神色略顯慌張，面容亦頗憔悴，亡命的日子無疑很不好過。

「燕大俠好。」

「柳姑娘好。」

「大師兄好。」

二人同時拱手招呼，面帶笑容，笑得却十分勉強。

燕子飛掃視一下眼前的急流深谷，語意深長的道：「兩位選擇的好地方。」

陳恭，柯友德尷尬的笑笑，沒有正面作答。

柳青青接道：「一條八九丈寬的橫溝，不見得能阻止得了我們逮捕的行動，再說，逃得過今天，也逃不過永遠，希望兩位最好能面對現實。」

陳恭苦笑道：「柳姑娘言重了，我們兄弟只希望暫時保得自由之身，以便親自追查事實，捉拿兇徒。」

燕子飛的臉色陰沉沉的，毫無喜怒之情，說道：「聽陳兄的口氣，似是否認江彪之死，與石貴妃的失踪，根本和二位無關。」

柯友德道：「本來就毫不相干！」

燕子飛道：「可否將當時的情形說出來聽聽，是你們主動的去玉華宮？還是應邀前往？」

陳恭道：「是如意叫我們去的。」

「如意叫你們去玉華宮做什麼？」

「說是石貴妃有事召見。」

「這件事有無報告孫皇后？」

「沒有。」

「到達玉華宮之後又怎樣？」

「如意入內稟報之後，石貴妃指名要我與柯師弟入寢宮見駕，我們只好遵命入宮。」

「這時，方傑在那裏？」

「留在外面。」

「江彪又在何處？」

「當時未見江彪的面。」

「見到石貴妃沒有？」

「那時候石貴妃不在寢宮內。」

「在那裏？」

「好像是隔壁。」

「做什麼？」

「不曉得。」

「據如意、方傑都說，曾聽到她喊救命的聲音？」

「是的，我們也聽到了，還親眼見她從另一間房子裏衝出來。」

「怎麼回事。」

「石貴妃頭髮蓬亂，衣裳不整，顯然甚是狼狽，惶急，而又緊張。」

「可是有人企圖對她不利？」

「是有兩個人接踵追出。」

「可知是什麼人？」

「這二人皆戴着頭罩，僅僅露出一雙眼睛來，無從分辨。」

「請說下去。」

「二人身手不凡，石貴妃奔出數丈遠，便被人擒在手中，接着便架上城牆，落在紫禁城外。」

「二位作何處置。」

「事情太緊張，根本沒有思考的餘地，我們也不顧一切的追到紫禁城外去。」

「後來的發展如何？」

「我們師兄弟追問究竟，對方一言不答便動上手。」

「這二人的武功高不高？」

「說來慚愧，對手武功奇高，我們始終無法將他們制服，沒多久，對方又有人前來接應，彼此再追逐纏鬥了頓飯工夫，卒被他們兔脫。」

「這中間，石貴妃可曾開口說話？」

「她似是被人點了痳、啞二穴，被擒之後就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

孫九峯道：「燕大俠，現在事實已明，石貴妃顯然是被人綁架，跟九峯的兩位師弟一點關係也扯不上，再證諸如意的言詞足證是有人設下了陷阱。」

燕子飛沉吟一下，道：「子飛很願意聽信，陳兄的話，可惜缺乏直接證據，仍屬一面之詞，歉難完全採信。」

孫九峯、陳恭雙雙眼一瞪，欲待爭辯，柳青青及時說道：「兩位走入玉華宮後，是否見到江彪？」

柯友德道：「追不到綁架石貴妃的那一夥人，我們曾折返大內，這時候方師兄已作了階下囚，皇上及石大勇等人都在場，從他們的言談中，始知江彪已死。」

柳青青道：「而且是死於血手印？」

「此事大師兄業已言及。」

「對此柯大俠作何辯解？」

「冤枉，自始至終我們不曾見過江彪的面。」

「可是，江彪是死於血手印，而普天之下，練成血手印掌功的人只有你們師徒五位，請問如何自圓其說？」

「這——」

柯友德一時語爲之塞，無言以對。

燕子飛換了一個話題：「我們現在來談談。令師曲老英雄的死因吧。」

陳恭神色凝重的道：「燕兄該不會當眞懷疑我們是弑師的惡徒吧？」

「子飛沒有成見，可惜有人指控你們是殺人的兇手。」

「誰？」

「一個給令師洗衣服的村婦。」

「奇怪，這會是誰？家師並沒有請人洗衣呀。」

「事實俱在，巧辯無益，我與青青不但見到了這位村婦，而且她也聽到了你們師徒的部份談話，如說一時衝動，鑄下大錯，不能說絕無可能。」

「沒有！絕對沒有！我們師兄弟絕對不會幹這種大逆不道的事。」

孫九峯亦振振有詞的道：「燕兄，請聽我說，我們師兄弟請得有一對三十餘歲的夫婦，照顧先師他老人家的起居飲食，乃至田園雜務，從來沒有請過洗衣服的婦人。」

柳青青甚覺詫異的道：「可是，我們去時怎未見到這一對年輕夫婦？」

柯友德道：「那天他們夫婦正巧有事他往，告了兩天的假。」

燕子飛道：「兩位沒見到那位洗衣婦人？」

陳恭肅容道：「我們從未見過這樣的一位婦人。」

燕子飛道：「那麼，兩位到達曲家的時候，究竟狀況如何？」

陳恭未語淚先流，凄凄戚戚的道：「我們一踏進客廳的門，師父他老人家便已氣絕身亡，連說一句話的機會都沒有。」

「是死於血手印，沒有錯吧？」

「沒錯，先師前胸後背各中一掌，顯係遭人偷襲。」

「是誰幹的？」

「現場沒有任何綫索可尋。」

「血手印正是一個很好的綫索。」

孫九峯突然插言道：「燕大俠，我想起一個人來，很可能是卞三娘的傑作，包括喬裝洗衣村婦，指鹿爲馬在內。」

柳青青道：「孫大人不是曾說過，女子無法修練血手印嗎？」

孫九峯道：「她可以授徒嫁夫，傳給別的男人，以先師的功力修爲，憑卞三娘一人是絕對無法得手的。」

燕子飛略一尋思，說道：「孫大人的話固然言之成理，但卞三娘盜譜傳授他人的事，畢竟仍停留在猜測的層次上，不足爲憑，很抱歉，陳、柯二位仍須逮捕歸案，至於是否有罪，日後自當還你們一個公道。」

陳恭、柯友德聞言臉色大變，同聲說道：「燕子飛，你不是曾經答應，保證我們來去自由？」

燕子飛望了孫九峯一眼，道：「子飛未作任何承諾。」

孫九峯道：「燕兄，九峯願以身家性命作保——」

燕子飛道：「孫大人，請恕子飛冒昧直言，除非江彪、曲前輩死而復生，或者是找到第六個練成血手印的人，否則，任何說詞皆無補於事，誰也無法保證他二人的清白。」

陳恭、柯友德一聽燕子飛的話已說絕，眼波流轉，心意已通，同道一聲：「失陪了！」當即奔離峯頭。

柳青青睹狀大怒，啪！的一聲，長鞭一揮，往絕谷之上一架，居然架起了一道鞭橋。

然而，燕子飛並沒有過去，因爲他心裏有數，此刻再追趕已經來不及了。

× × ×

一行三人，乘原馬，循原路折返。

很快便通過雙龍居，遠遠望去，有一頂轎子正迎面飛奔而來。

這轎子透着古怪，四名轎夫一律赤膊，皮膚呈古銅色，尤其健步如飛，比馬還要快，一霎時便已在十丈以內，顯然不是一般的普通轎夫。

正因爲如此，三人覺得事有蹊蹺，一齊翻身下馬，攔住去路。

燕子飛劈面就說道：「諸位打那兒來的？」

一名轎夫從容不迫的道：「京裏。」

「往那兒去？」

「趙莊。」

「是什麼事，走得這樣急？」

「家主人生急病，去請郎中。」

「諸位脚程好快，可是武林中人？」

那轎夫方待答言，突聞東方有人大聲吆喝道：「燕大俠，截住他們，不要放他們走！」

循聲望去，見發話者是刑部總捕頭張鐵虎，正率領着一批捕快，從京城那邊追下來。

四名轎夫好快的反應，燕子飛等人連一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四名轎夫便抬着轎子，順着雙龍居一側的圍牆，向山上落荒而逃。

燕子飛等人睹狀大急，咬着尾巴追下去。

張鐵虎亦已率衆追至近前，從斜刺裏兜過去。

孫九峯道：「張總，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張鐵虎道：「鐵虎得到消息，黑龍會的人運送寶物出城。」

柳青青道：「就是這一頂轎子嗎？」

張鐵虎道：「坐在轎子裏的可能是黑龍會長。」

燕子飛乍然發出一聲清嘯，陡地縱身騰空而起，「大鵬三展翅」，疾逾流星，「乳燕穿波」換成「宿鳥投林」，落脚處已越過轎子，猛可一記回馬掌，震得一名轎夫身子一歪。

啪！柳青青的千年蛟皮長鞭更厲害，絞住了另一名轎夫的脚，當場仆倒在地，轎子也因而停下來。

燕子飛厲色喝問道：「轎子裏的朋友可是黑龍會長？」

「走！」

轎內傳出一聲嬌叱，四名轎夫再度抬起轎子來，企圖硬闖。

但是，柳青青、孫九峯、張鐵虎已及時趕至，各佔一方，將所有的通路全部封死了。

萬般無奈，轎子只好再次被迫停下來了。

柳青青說道：「是郎中我們絕不爲難，但是請現身亮個相。若是櫻櫻姑娘，最好別作縮頭的烏龜了，咱們在功夫上見眞章。」

轎簾掀動，香風撲鼻，出來一位紫衣姑娘，果然是黑龍會長櫻櫻，依舊頭戴白帽，圍以薄紗，耳目難辨，在她的手上提着一個錦布小包。

櫻櫻透過薄紗，橫掃了全場一眼，沒有開口，正自苦思脫身之計。

燕子飛冷冷一笑，道：「櫻櫻會長，想不到我們這麽快就重逢了。」

「哼！」這就是黑龍會長的答覆。

「姑娘打算到那裏去？」

「到我喜歡去的地方。」

「包袱裏是什麽東西？」

「與你們無關的私人物品！」

「請打開看一看！」

「哼，你們不配！」

不禁激起了柳青青的萬丈怒火，黛眉雙挑，就要發作，櫻櫻會長轉對四名轎夫道：「你們一個鬥一個，只要有一口氣在，就不得退走！」

話未落時，人已彈身縱起。

「那裏跑！」

「納命來！」

「把東西留下來！」

四人齊聲大喝，騰空攔截，孰料，四名轎夫都不是省油的燈，當眞是一個咬一個，一個鬥一個，上天落地，死纏不放，立與燕、柳、孫、張鬥在一起。

幸好有數名捕快纏住黑龍會長，未能順利逃走。

燕子飛心急如焚，一出手就全力施展，連攻三掌後，與他交手的轎夫正自暈頭轉向，七葷八素，猛然一記「石破天驚」，印上胸膛，蓬！地一聲，那轎夫僅僅發出半聲慘叫，便向閻王爺報到去了。

柳青青亦不後人，長鞭舞得虎虎生風，鞭花一個接着一個，鎖、拿、掃、抽、攻勢連綿不絕，另一名轎夫一個不小心，被她鎖住脖子。

「來！去！滾！」

這是柳青青最拿手的三字訣，腕上加力，那人隨着鞭子攏過來，猛一鬆，便又滴溜溜的滾出去，摔倒在三丈以外。

啪！的一聲再補上一鞭，腦袋馬上開了花。

可是，經過這一陣躭擱，櫻櫻會長已連傷數人，突出重圍，遠在五丈以外。

燕子飛、柳青青二話不說，立即拔腿追去。

又是一聲慘嚎，比殺豬的聲音還難聽，孫九峯盛怒之下，早已施展出血手印的絕技，一雙手掌登時變成了血紅的顏色，在轎夫赤裸的胸膛上留下一個血紅的掌印，魂歸離恨天。

張鐵虎也絕不含糊，幾乎與此同時，送走了最後一名轎夫，與孫九峯聯袂追了下去。

櫻櫻會長在前，燕子飛、柳青青在中間，孫九峯、張鐵虎在最後，彼此皆保持着五丈左右的距離，形成一幅頗饒趣味的動態畫面，大家的輕功造詣皆相去不遠，瞬息之間，誰也沒有辦法將距離縮短或拉遠。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陳恭、柯友德突然出現在正前方的山上，孫九峯扯開嗓門喊叫道：「快，快攔住她，藏珍閣失竊的寶物說不定就在這個女人的手中。」

陳恭、柯友德聞言，立如脫韁野馬般從山上奔下來。

櫻櫻睹此情狀，立即騰空而起，向右方逸去。

却給了燕子飛一個可乘之機，凌空虛渡，啣尾疾追。

柳青青蓄勢已久，機不可失，長鞭嘯空飛竄，好準！馬上絞住了櫻櫻手中的錦布小包。

「放！」

用力一扯，錦包立告脫手，但櫻櫻隨即補了一掌，鞭梢未能纏緊，錦包掉落在半空中。

燕子飛已騰身而至，發掌猛攻，柳青青則飛身去搶那錦布小包。

那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柳青青尚在丈許開外，斜刺裏乍然冒上一個身穿黑衣，面蒙黑巾的神秘人物來，不管三七二十一，探手撈住了錦布小包。

「找死！」

嬌叱聲中，柳青青劈面一掌，急攻過去。

蓬！燕子飛與櫻櫻對了一掌，各自疾飄二丈餘，脚落實地，是個秋色平分的局面。

蓬！又是一聲，柳青青與那黑衣蒙面人也拚了一招，雙方亦皆飄身墜落地面，半斤八兩。

孫九峯、張鐵虎雖也追了上來，然而彼此又有四丈多的距離，櫻櫻與那黑衣蒙面人一言不發，便雙雙結伴逃走了。

還好，陳恭、柯友德像是一陣及時雨，奇巧無比的適時到達，將二人的去路封住，不問青紅皂白，隨即大打出手。

萬萬沒有想到，半路上却殺出一個程咬金來，石大勇帶領着一羣家將，從雙龍居越牆而過，趾高氣揚的喳呼道：「上，給我將陳恭、柯友德這兩個惡徒拿下。」

衆家將齊聲應諾，蜂擁而上，將陳恭、柯友德圍起來動上手。

燕子飛勃然大怒道：「石大勇，你不要亂來。」

石大勇對丟官的事懷恨頗深，毫不退讓道：「燕子飛，你少含血噴人，石某在緝捕殺人綁架的兇手。」

孫九峯吐字如刀的道：「石大勇，你沒有長眼睛，我的兩位師弟正攔截黑龍會的歹徒！」

石大勇根本不予理會，冷冰冰的道：「哼，你們抓你們的人，我們抓我們的，咱們河水不犯井水。」

對敵交手，分秒必爭，就這麽一延滯，蒙面客與黑龍會長櫻櫻早已逃之夭夭，陳恭、柯友德也退回到山上去。

恰巧夜幕已降，大地一片蒼茫，一次大好的機會就這樣失之交臂！

× × ×

重返「別有天」，一夜好睡，第二天上午在花廳的門口，却出現一位奇怪的客人。

此人二十七八歲，身材適中，相貌亦頗英俊，雙手捧腹，狀至痛苦的樣子，一入門便指名要找燕子飛。

燕子飛的朋友陶濤差不多都認識，但眼前的這位朋友則覺得完全陌生，迎上去說道：「請問這位朋友是誰？」

來人急聲道：「燕子飛出來時本人自當稟明。」

「你不認識燕子飛？」

「素不相識。」

「有什麽事？」

「急事。」

「什麽急事？」

「十萬火急的急事！」

「能否把話說清楚點？」

「必須當着燕子飛的面才能說。」

燕子飛已聞訊現身，不疾不徐的說道：「在下就是燕子飛，朋友，有話請直說吧。」

來人突如其來的，噗通！一聲跪倒在地上，目注燕子飛，一字一句的道：「我是來投誠的。」

此話一出，陶濤、燕子飛大吃一驚，後到的柳青青以目示意，立將來人請至樓下的一間客室後，始正容說道：「這位朋友說你是來投誠的？」

來人鄭重其事的道：「不錯，我是來投誠的。」

燕子飛以試探的語氣追問道：「但不知朋友是那一個帮派組合的人？」

「我是黑龍會的七段高手。」

「請問尊姓大名？」

「漢名叫張一夫，扶桑名字叫長島一夫。」

「你們的會長叫什麽？」

「漢名櫻櫻，扶桑名叫小洋芳子。」

「雙劍、寒蟬、玉駝鈴等寶物仍在黑龍會手中？」

「是的，但可能很快就會運走。」

「運到那裏去？」

「本土扶桑。」

「綁架石貴妃的事無疑也是黑龍會幹的？」

「此事張某毫無所悉。」

「子飛是否可以請敎，張朋友爲何背叛黑龍會？」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柳青青遞給他一杯水，道：「我們想知道原因。」

張一夫並沒有喝水，雙手仍舊捧在腹部，有氣無力的道：「黑龍會清一色都是扶桑之人，會規極爲森嚴，嚴禁與大明子民建立任何私情私誼，不幸的是，我却與本地的一位女郎墜入情網。」

柳青青道：「這位女郎叫什麽？」

「馬愛蓮。」

「相識多久了？」

「三年，阿蓮已身懷六甲，可是，小洋芳子、田鳳他們却不准我們結婚。」

「那怎麽辦……」

「孩子不能沒有爹，我們也難分難捨，終於在最近秘密結婚。」

「能瞞得過小洋芳子嗎？」

「紙是包不住火的，結果還是被他們知道了，欲置我於死地，經過一番格鬥後，我是冒死逃離虎口的。」

說到這裏，忽又跪倒在地，嗚嗚咽咽的哭訴道：「請燕大俠趕快設法，我那苦命的妻子阿蓮，及尚未出世的孩子。」

柳青青見他神色有異，忙輕聲細語道：「你別急，慢慢地說，阿蓮住在那裏？我們馬上將她救到此地來，讓你們夫妻團聚。」

張一夫的傷勢極重，腹部挨了兩刀，胸部亦有內傷，完全憑一股精神力量在支持着，聽柳青青已滿口答應下來，於是道出馬愛蓮的住處後，精神一鬆弛，整個身心立告崩潰，昏厥在地，人事不省。

燕子飛嚇一跳，再怎麽呼喊，張一夫始終沒再甦醒，心知他傷不在輕，必須及時醫治，於是，一面命人去請大夫，一面決定立刻去救馬愛蓮。

二人即說即做，人已步至石橋之上，與鐵虎不期而遇，柳青青立道：「張總，有事？」

張鐵虎道：「東城有一民婦自殺，本是一件極普通的刑案，但上吊用的東西赫然竟是一條黑龍會的黑色緞帶，鐵虎覺得事非等閑，特來與二位研商。」

燕子飛神色一緊，道：「可知此女的身份？」

張鐵虎道：「事後調查，此女名叫馬愛蓮，新婚未久，已懷有身孕。」

直氣得柳青青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道：「可恨，可恨，黑龍會的手段也未免太殘酷了。」

就在石橋之上，二人將張一夫投誠的事告訴了張鐵虎，並當面要求他，加派幹練的捕快，保護長島一夫的安全，待他清醒之後，一切解不開的謎，當可全部迎刃而解。

羣豪力殲黑龍會

別有天的隔壁是「別雲天」，也是正陽樓的三大別院之一。

巳日上三竿，太陽巳經晒到了屁股，卞三娘與花十郎，可能是因爲挑燈夜戰太辛苦，仍相擁高臥未起。

「砰！砰！砰！」

有人在敲門，連敲了三遍二人才醒過來

卞三娘一開口就沒有好話．「是誰呀，大清早就來吵，可知老娘昨天夜裏有多辛苦。」

門外一個男子的聲音答道：「是我，黑龍會派來的。」

「黑龍會」三字，在卞三娘、花十郎的心裏似是有相當的份量，急忙穿好衣服，打開房門。

一看，站在門口的是兩個年輕人，並非黑龍會的成員 花十郎臉色驟變，下意識的運功戒備 同時寒着臉說道：「兩位何人！」

年長的面如寒冰，吐字有力的道：「在下陳恭，這位是我的小師弟柯友德，是先師曲敬堂的門下。」

卞三娘一聽是曲敬堂的門下，眉宇之間立即籠上一抹濃濃的殺機，道：「你們來幹什麼！」

陳恭怒溢眉梢的道：「首先想請教妳幾個問題！」

卞三娘語氣好強硬：「有屁快放。」

「在南口 喬裝村婦，向燕子飛提供假情報的可是妳?」

「不是。」

「當年，可是因爲你偷了先師血手印的掌譜才不告而逃?」

「放屁，你把老娘當成了賊?絕無此事。」

「先師究係死於何人之手。」

「不是你們兩個逆徒幹的嗎?」

「胡說，我們到達的時候，先師早巳身亡多時，必係妳與妳的情夫花十郎的傑作。」

「陳小子，你不要忘記，曲老頭是死於血手印。」

柯友德怒吼一聲，道「哼，妳這是不打自招，妳怎知道先師是死於血手印。」

卞三娘死鴨子硬嘴巴，死不認帳：「就算老娘到過那個死鬼的家，這一件血案也扯不到祖奶奶的身上來，須知女子是練不成血手印的。」

柯友德臉一沉，道：「這是巧辯，妳盜得掌譜，可以傳給妳的情夫花十郎，甚至還可以出售他人。」

花十郎冷哼一聲，道：「簡直是一派胡言，殺人弒師之後，可是想找一個代罪的羔羊?」

柯友德方待再出言喝斥，陳恭殺機滿面的道：「友德，別再跟他們磨牙，生擒活捉之後咱們再慢慢的審。」

「臭小子，竟敢口出狂言，你大概是活膩了。」

卞三娘好烈的性子，陳恭話未落，招未出，便巳搶先出手，而且猛銳絕倫，眨眼工夫便攻出七拳十八掌，與陳恭在屋前廣場幹上了。

花十郎的動作也不慢，與柯友德鬥在一起，此人顯然由於昨夜色慾過度，功力大打折扣，交手未及十合便處於下風，情急之下，突出奇招，雙手登時變成血紅的顏色，「血濺海棠」當胸電拍而出。

柯友德睹狀眸中幾乎要噴出火來，同樣以一招「血濺海棠」疾迎而上，跟花十郎硬碰硬的拚了一掌。

雙掌一觸即分，各被震退五尺，柯友德怒眉雙挑的道：「花十郎，這不是血手印是什麼?」

卞三娘自視甚高，原以爲合自己二人之力，定可將陳、柯解決掉，那知昨日「夜戰」太久，耗損眞元過鉅，偏偏對手又非等閑之輩，居然未佔得絲毫上風，眼見獲勝無望，頓萌退意，給花十郎使一個眼色，道：「十郎，咱們走。」

呼！呼！呼！二人四手連攻三掌，猛一個倒縱，雙雙閃電退走。

好不容易找到了第六個練成血手印的人，陳恭、柯友德豈肯就此罷手，人隨掌進，快如奔馬，全力封阻攔截。

怎奈，花十郎、卞三娘的動作實在太快，一眨眼便到了門口。

合該她倒霉，燕子飛、柳青青等人，巳聞訊趕至，且巳認出了卞三娘就是僞裝洗衣村婦的人。

燕子飛當即雙掌一橫，道。「卞三娘，你們被捕了。」

卞三娘一見大駭，一言不發的與花十郎飛身上了牆頭。

「滾下去……」

柳青青揮鞭橫掃，正好掃中她的腰，

卞三娘「哎喲」一聲退下去，落脚未穩，又吃了燕子飛的一掌，疾飄八尺，復被張鐵虎打中一拳，接着，陳恭、柯友德一左一右，將她扣在手中，作了階下囚。

可是，慌亂之中，却被花十郎逃走，柳青青鞭長莫及，僅僅掃下他的一隻鞋子來。

陳恭說出耳聞目見之事，燕子飛精神大振，聲色俱厲的道：「卞三娘，花十郎的血手印可是妳傳授的！」

卞三娘怒目而視，閉口不言。

燕子飛又道：「妳可是偷走了曲敬堂的掌譜?」

卞三娘索性連眼睛都閉上了，一言不答。

張鐵虎道：「燕兄，別跟她嚕囌，搜她的身！」

柳青青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渾身上下搜了個够，却什麼也沒找着。

最後，在卞三娘的胸前找到一個金鎖片，打開來裏面有一方折疊得很巧妙，約一尺見方的薄絲巾，正反兩面皆密密麻麻的有字跡與圖案。

柳青青讓陳恭看一下，道：「這大概就是血手印的掌譜吧。」

陳恭點頭道：「沒錯，先師對此一向密而不宣，想不到竟被這惡婦盜去，另據我們師兄弟近日調查所得，這個婆娘原來也是扶桑的女子。」

不待別人開口，柯友德搶先說道：「事情發展至今，巳找到第六個練成血手印的人，我們師兄弟的罪名應巳洗清。」

燕子飛眉頭一皺，道：「曲老之死，

可以肯定與二位無涉，但石貴妃失踪一案却仍在未定之天。」

陳恭道：「江彪之死，顯而易見花十郎幹的！」

柳青青道：「到目前爲止，尚無法確定花十郎是否涉及石貴妃被綁架一宗，必待此人到案之後，方可眞相大白。」

燕子飛道：「請速將卞三娘押回別有天，再慢慢的審問她，只要兩位無罪，朝廷一定會還你們清白的。」

陳恭、柯友德對望一眼，心意巳通，霍地出手點了卞三娘的麻穴，雙雙騰身上了牆頭，同聲說道：「對不起，我們尚有急事待辦，再見。」

一瀉而下，就此頭也不回的如飛而去了。

× × ×

陳恭扛着一把鋤頭，柯友德拎着一把圓鍬，兩個人來到城東的一個山坡上。

這一道山坡，一眼望去全部都是墳墓，有新墳，也有舊墓，富貴人家的建構堂皇，美如花園，貧寒人家不過是黃土一坯而巳。

一陣尋尋覓覓，二人停留在一座新墳的前面。

墓碑上清清楚楚的寫着：「俠士江彪之墓。」

柯友德道：「就是這裏。」

陳恭望一望業巳西下的日頭，道：「嗯，咱們開始挖吧！」

說挖就挖，馬上動起了手來，一頓飯的工夫不到，便巳將黃土刨開，看見了棺木。

他們携帶的工具相當齊全，一時便將卯釘拔掉。

正要準備去掀棺蓋，猛聽有人大聲喝道：「住手！」

抬頭一看，馬逵正怒目而視，傲然卓立在墓穴之上。

爲防萬一，陳恭也立即縱身而出，與馬逵遙相對峙。

馬逵氣冲冲道：「你們在幹什麼！」

陳恭答得妙：「你巳經看見了，何必多此一問！」

馬逵咬着牙齒說：「殺人在前，又掘人墳墓，你們不覺得太過份。」

柯友德狠狠的道：「馬逵，你心裏有數，我們壓根兒沒碰過姓江的。」

馬逵眼一瞪，道：「你這是睜眼說瞎話，難道說，江兄是活得不耐煩，自尋短見。」

陳恭一臉怒氣的道：「陳某懷疑姓江的根本沒有死……」

「姓陳的，休得信口雌黃，天底下未聞有活人下葬的怪事。」

「哼，也許是具空棺。」

「這更加荒唐……無稽。」

「或許下葬的是別人。」

「是那一位?那來現成的死人。」

「這正是陳某人要查究的事。」

「住手，掘人墳墓，有損陰德，馬某絕不坐視！」

「抱歉，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我們勢在必行！」

「那就勿怪馬逵翻臉無情。」

「無情又怎麼樣！」

「我要你血流五步！」

「我要你血染黃砂！」

「接招！」

「看掌！」

話巳說絕，招巳出手，馬逵拔劍而下，本來是要阻止柯友德，却被陳恭截住，兩人就在墓穴之上打起來。

正好給了柯友德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雙手緊握棺蓋，咔唰！一聲，便掀起來三四寸。

「不許動。」

「不許動！」

兩聲暴喝，兩條人影，發話之初尚在十丈以外，話落時人巳站在眼前。

一個是曾在雙龍居外出現的黑衣蒙面人，另一人同樣身穿黑衣，黑巾蒙面，却是肥臀隆乳，秀髮如雲，是一個女的。

二人身手矯健巳極，在墓穴土堆上輕輕一點，便縱身往下跳，企圖阻止柯友德將棺蓋揭開。

通！通！兩聲，二人雙脚落實，柯友德承受不住，棺蓋開而復合。

但，不旋踵間，呼！也一聲，棺蓋又告飛出，一雙蒙面男女亦告彈出墓穴之外，原來是燕子飛、柳青青及時前來助了一臂力。

不是空棺，裏面有一個死人。

不是江彪，而是醉鬼常不醒。

燕子飛、柳青青、柯友德、陳恭不由皆看得一呆。

馬逵見勢不妙，拔腿就要溜，被陳恭截下來。

兩個蒙面人聯手合擊，欲以雷霆萬鈞之勢擊斃陳恭，陳恭好機靈，虛晃一招，斜退丈二。

「走！」

馬逵招招手，三人一齊退走。

「走?飛也飛不了。」

燕子飛、柳青青、柯友德飛身而出，像是四把鉗子似的將馬逵等三人鉗住。

陳恭怒不可當的道：「姓馬的，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馬逵瞠目結舌，無詞以對。

燕子飛道：「江彪現在何處！」

雙方三人面面相覷，無人答話。

柯友德腦中靈光一閃，認爲那黑衣蒙面男子十分眼熟，當下戟指喝問道：「閣下可是江彪兄。」

蒙面男子目射兇芒，閉口不言。

柳青青亦發現那蒙面女似曾相識，但無法肯定究竟是誰，道：「芳駕何人，是黑龍會的櫻櫻會長?還是玉華宮的如意姑娘?」

蒙面女同樣一言不答，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骨碌碌的轉來轉去，正在打如何脫身的主意。

驀然，對方三人同時大喝一聲。「殺！」

集中全力，像一把尖錐一般，猛攻燕子飛單獨一人。

柳青青、陳恭、柯友德不敢怠慢，一齊攏過來出手馳援。

却上了人家的惡當，雙方的暗力兩下裏一撞，馬逵等人借力倒縱，瞬間便越過了兩座墳。

啪！柳青青的長鞭快如閃電，將馬逵的腰纏住。

「回來！」

馬逵眞聽話，身不由己的倒轉回來。

柯友德、陳恭猛撲而上，趁馬逵已穩住退勢，正在動手解皮鞭的那一瞬間，已將他擒在手中。

那兩個蒙面人則溜之大吉。

燕子飛聲急語快的對陳、柯二人說道：「兩位的罪嫌差不多已經洗清了，請立刻將馬逵押回別有天，我們去追這兩個傢伙！」

× × ×

追呀追，追離墳場，追進朝陽門，追至紫禁城附近，親眼見兩個蒙面人越城而過，進入皇宮大內。

這時，天色早已大黑，燕子飛、柳青青登上城牆時，兩個蒙面人已不知去向。

「子飛，咱們到玉華宮去。」

「對，這是他們最可能去的地方。」

二人瀉落城下，進入玉華宮。

由於石貴妃生死下落不明，尤其是鬧出了人命，偌大的一座玉華宮，竟空無一人。

找了半天，亦未見蒙面男女的踪影。

只見一側廂房的一個房間裏透出一縷燈光。

柳青青花容驟然一變，道：「我想起來了，記得上一次那個妖精曾經說過，這是她的房間。」

燕子飛一怔神，說道：「是那一個妖精？」

「就是宮女如意。」

「哦！」

二人脚下一緊，推門而入，隨手將房門關起來。

皇宮大內，的確不同凡俗，縱然是一名宮女的居處，亦極富麗堂皇，有臥室，還有一間小客廳，精巧別緻的梳粧台上擺着的全是名貴的胭脂花粉，床上的大紅錦被，疊成一朶蓮花形，仍好端端的擺在那裏。

室內並無如意的芳踪。

柳青青坐在床沿上，心事重重的道：「照目前的狀況研判，石貴妃失踪一案，馬逵、江彪固然難脫關係，如意可能更是居於主導的地位！——」

話至此，房門之外傳來了一陣急促的步履之聲，柳青青忙將話語打住，凝神以待。

脚步聲在門外停住了，繼之而起的是三長兩短的叩門聲，二人不明究裏，連大氣也不敢吭。

接連敲了三次門，二人相應不理，不久，外面響起一個男子的聲音道：「如意，如意，妳在嗎？」

燕子飛示意她不妨答個腔，柳青青以假嗓子說道：「是誰呀？」

「咦，妳的聲音怎麽怪怪的？」

「人家在睡覺嘛。」

「如意，請開門。」

「你還沒有說你自己是誰呢？」

「我是花十郎，我有要緊的話要對妳說。」

「我已經睡了，有什麽話就在外面說吧。」

「事關機密，必須言講當面。」

「好吧，你等着，我來開門。」

悉悉索索的，柳青青故意製造出一些下床穿衣的聲音，一步一響的來至門後。

燕子飛緊隨在後，寸步不離。

門打開了，二人倏地電縱而出，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兜頭就是一輪快攻，花十郎根本還沒有弄清楚對手是誰，便吃一掌兩鞭，當塲離地倒飛出去。

却也無形中幫了花十郎的忙，落地復起，帶傷衝出玉華宮的門。

燕子飛怎容得他從容脫身，快如飛鳥，去勢如風。

柳青青的千年蛟皮長鞭再發神威，捲住他的腰，可惜長度不足，未能絞緊，僅僅扯下來一片衣襟後擺。

燕子飛的運氣也不好，沒有追上花十郎，却在玉華宮門口跟如意差點撞上，驚「噗」一聲，問道：「如意，妳到那裏去了？」

如意尖叫一聲，道：「啊，原來是燕大俠，眞嚇死人了，奴家剛從太后那兒回來。」

柳青青不肯採信，詰問道：「妳到太后那兒去做什麽？」

如意不慌不忙的道：「太后有一件外套的銀絲滾邊壞了，叫我去縫補。」

柳青青冷笑道：「太后身邊的宮女多得是，輪得到妳來縫補？」

「這主要是因爲我對女紅方面頗有心得，常常奉召去侍候太后老佛爺。」指一指跟在她身邊的另一名宮女道：「不信柳姑娘可以問一問太后身邊的這一位秋月姐姐。」

無須柳青青開口，秋月便自笑盈盈的道：「如意姐的針綫活兒，在三宮六院之中，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來，從下午直至現在，一直在爲太后縫補銀絲滾邊。」

有人證，柳青青無詞以辯，只好閉上了嘴。

燕子飛道：「如意，有一個花十郎，妳認識嗎？」

如意遲疑一下，含混其詞的道：「好像聽說過這個人。」

柳青青毫不放鬆：「僅僅是聽說過的人，不會找上門來，而且還準備要談機密大事吧？」

如意的臉色一變再變道：「不知柳姑娘這話是什麽意思？」

柳青青道：「坦白說，花十郎剛剛來找過妳。」

話甫出口，異事陡生，黑暗之中傳出一陣叱喝打鬥之聲，花十郎跌跌撞撞的放步行來，沿着玉華宮一側的粉牆，朝紫禁城的方向奔去，不遠處，嚴元伯正在後面啣尾疾追。

燕子飛的動作好快，轉身入內，越牆而過，正巧擋住他的去路，喝道：「花十郎，看你還能跑到那裏去。」

雙掌齊出，猛衝強攻，決心不讓他再逃出自己的手掌心。

這眞是應了一人拚命，萬夫莫敵的這一句古語，前有強敵，後有追兵，花十郎情急事危之下，頓生拚命之心，疾展「血手印」掌功，「血濺海棠」、「血染江河」、「血洗大地」三招絕學，一氣施出，

不顧一切的撞上去，決心要與燕子飛同歸於盡。

一個不退不讓，一個猛衝強攻，蓬！蓬！蓬！兩個人硬碰硬的拚了三掌後，花十郎悶哼聲中，暴退丈許，卒告一屁股栽坐下去，被嚴元伯的手下生擒活捉。

燕子飛亦立脚不穩，連退數步，撞上了一棵大樹。

眞是倒了八輩子的霉，那一對蒙面男女就藏身在大樹之上，乍然一瀉而下，冷不防猝然施襲，尤其是那個蒙面男子，也練成了血手印的功夫，說時遲，那時快，柳青青、嚴元伯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麽回事，一隻血紅如火的手掌已印上燕子飛的胸膛。

一聲慘叫，燕子飛立告癱瘓在地。

「找死！」

柳青青的長鞭快如電光一閃，照準二人的頭顱抽下去，毫釐之差，雖未能將二人擊傷，却奇巧無匹的將他們的蒙面黑巾掃落在地。

男的是江彪。

女的確與石貴妃有幾分神似，柳青青有理由相信，必係黑龍會會長櫻櫻無疑。

江彪、櫻櫻一言不發，早已縱身逃走，嚴元伯、柳青青拔腿就追，結果還是被他們越城而過，利用夜暗逃得無影無踪。

燕子飛的傷勢極爲沉重，胸衣被掌力震碎，在心口上留下一個紅如火焰的掌印，直挺挺的躺在大樹下，人已陷入昏迷狀態。

「子飛！」

柳青青僅僅叫了一聲子飛，便哽住說不下去了，熱淚滾滾而下。

有一個人也同樣傷心欲絕，淚如泉湧，是如意姑娘。

還是嚴元伯比較沉着，忙以最快的速度，將燕子飛送回別有天，並命人去請太醫。

嚴元伯辭出之時，柳青青特別交代：「嚴總，種種跡象顯示，如意這個人的一切皆十分可疑，請特別注意她的一言一行，必要的時候不妨先將她抓起來。」

禁軍總教頭嚴元伯以沉痛的自責語氣道：「青青，子飛的不幸，全怪老哥哥太大意，事實上江彪等人潛入大內，嚴某早有警覺，之所以未及時全面攔截，是想放長綫，釣大魚，希望能多發掘一些事實眞相，以期一網打盡，想不到弄巧成拙，却害得子飛老弟吃了一掌。放心，如意的行動我會嚴密掌握的。」

× × ×

嚴元伯去後不久，兩位太醫便聯袂來到別有天，經過一番細心的會診，外敷內服雙管齊下，一夜之內連服了三帖藥，直至第二天上午仍然昏迷不醒。

陶濤急得團團轉，像是熱鍋上的螞蟻，柳青青更是一夜未睡，不曉得燕子飛的耳畔呼喚過多少遍，却始終未見有半絲回音，整個人彷若死去一般，害得她聲已啞，淚已乾，人兒已憔悴。

張鐵虎、孫九峯亦已聞訊趕至，皆寄以最大的關注。

柳青青先將血手印掌譜交給孫九峯。悲戚不勝的道：「孫大人，這血手印的掌傷，可有特別的療法？」

孫九峯的手撫在燕子飛的心口處，可以感覺到一息尚存，沉重的搖搖頭，道：「這只是一種掌法，又不是中毒，並無特別的療法。」

陳恭、柯友德亦同聲說道：「眼前除了信賴太醫外，實在想不出其他更好的法子來。」

柳青青淚眼模糊的道：「可是，已經服了好幾帖藥，一點反應也沒有，難道就這樣看着他——」

悲慘的結局，她委實不敢想，也不敢說出口，以一陣嗚嗚咽咽的哭泣取代。

陶濤、張鐵虎等人只有陪着她掉眼淚的份兒，皆一籌莫展。

就在這個絕望的時刻，如意姑娘出現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口出驚人之語：「不！燕大俠還有救。」

如意的出現，已令大夥兒吃驚不小，這話更加語驚四座，柳青青迫不及待的道：「妳說子飛還有救？」

門外又進來一人，那是嚴元伯，給柳青青遞了一個眼色，表示他是跟踪如意來的。

如意望着燕子飛火紅的胸膛，乾裂的嘴唇，焦枯的臉龐，顫聲道：「不錯，他還有救。」

「怎麽救？」

這是大家一致的心聲，同時說出了口來。

如意條理分明的說道：「血手印是一種陽剛的掌功，中掌的人必然五內如焚，其熱似火，必須以至陰至冷的東西來療治的。」

柳青青道：「姑娘言之成理，太醫投藥亦皆陰冷之物，却未見有任何起色。」

「燕大俠傷情極重，普通的藥物自然難以奏功。」

「姑娘可有特殊的藥物？」

「有！」

「是什麽？」

「寒蟬！」

「寒蟬？」

「沒錯，想那寒蟬乃產自大漠寒潭之中，其性至陰絕冷，一般人只知它可驅百毒，醫百病，其實最大的功效還是療治熱瘍。」

「但是……寒蟬早已被黑龍會盜走，這——」

「這不成問題，我可設法弄到手。」

「那就請快去設法，姑不論妳的身份動機如何，子飛但能保得一條命在，我們都會感激妳的，當必有以回報。」

蓮步輕移，如意立在燕子飛的身旁，措詞謹愼的道：「本姑娘希望先得到諸位的幾點承諾。」

嚴元伯急聲追問：「妳需要那幾點承諾？」

如意胸有成竹的道：「第一：關於我的一切一切，包括貴妃娘娘失踪一案在內，任何人皆不得詢問。」

孫九峯，張鐵虎、嚴元伯等人，一個個面面相覷，沒有人敢擅自作主。

柳青青沉思少頃，跟大家交換一下眼神後道：「好，我們答應暫時不追究妳的一切就是。」

「第二：不准追究本姑娘是如何將寒

蟬弄到手的。」

「可以。」

「更不可藉此機會搶奪寒蟬。」

「當然。」

「事畢之後，保證可以帶走寒蟬，物歸原主。」

「我答應妳。」

「第三：保證本姑娘來去自由。」

「這沒問題。」

「假如我與燕大俠之間——」

話未完，如意含情脈脈的望了燕子飛一眼，自動打住，沒再說下去。

柳青青忙道：「請姑娘把話快說。」

如意輕喟一聲，道：「沒有了，就這麽多。」

嚴元伯、張鐵虎、孫九峯齊聲說道：「那就請如意姑娘快去設法將寒蟬取過來吧。」

誰也沒有想到，寒蟬就在如意的身上，取出一團黃綾，打開來光芒四射，滿室生輝，陰冷的寒氣砭骨侵肌，令人不敢逼視。

如意沒再多言，立將寒蟬納入燕子飛口中。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寒蟬奇效如神，入口才不過頓飯之久，火紅的胸膛，乾裂的嘴唇，乃至焦枯臉龐的色澤已經略見緩和。

不久，大家有目共睹，胸部開始起伏，手脚也有了動靜。

終於，燕子飛開口說出他受傷後的第一句話：「水！水！水！」

衆人耳聞目見，精神大振，如意取出寒蟬，帮忙柳青青給燕子飛灌下三大碗的冷開水。

× × ×

傷勢的進展相當順利，再過二日，燕子飛已可進食，起身行走。

可是，整個的案情却宣告逆轉，三日的限期已到，黑龍會已展開瘋狂的屠殺行動。

第一天，黑龍會殺了一個老頭，將人頭丟進別有天。

第二天，變本加厲，殺了一對新婚的夫婦。

第三天，更殘忍，一家四口，慘遭滅門。

這些事，大家都瞞着燕子飛，沒敢讓他知道。

直到燕子飛的傷勢已完全復原，謝過了如意的救命大恩，並且當着柳青青的面，鄭重其事的對如意道：「如意，謝謝妳，我燕子飛欠妳一條命，有生之年都是感恩的日子。」親自將如意送離別有天後，才將這一連串的血案告訴他。

立如火燒屁股，馬上激起了燕子飛的萬丈怒火，氣忿忿的說道：「目前整個案情已大致明朗，這一切很可能都有黑龍會的人幹的，我們不能再坐着挨打，要起而行動，務必要掃穴犂庭，將黑龍會一網打盡。」

陶濤恨聲道：「話是不錯，找不到黑龍會的老巢根本無從下手。」

燕子飛說道：「我們可以逼問馬逵的口供。」

孫九峯道：「問過了，這小子堅不吐實。」

燕子飛道：「還有一個卞三娘。」

張鐵虎道：「卞三娘死鴨子硬嘴巴，不肯招認。」

柳青青道：「嚴總，如意的寒蟬是如何到手的？」

嚴元伯道：「是在一個茶館裏，由另一個人交給她的。」

陳恭道：「這個人應該抓住了吧？」

嚴元伯說道：「人是抓住了，可惜來不及審問，便被黑龍會的人在暗中殺人滅口。」

柯友德驚「哦」一聲，道：「這樣說起來，如意也是他們一夥的？」

嚴元伯肅容滿面的道：「大概八九不離十。」

燕子飛忽然想起一個人來，道：「張一夫的傷勢怎麽樣了，可以問一問他。」

張鐵虎道：「經過太醫的悉心診治後，已大致無碍，可以說話了。」

黑暗之中，總算現出一條曙光，大家急急忙忙來到張一夫的房中，燕子飛單刀直入的道：「張兄，黑龍會的巢穴你知道吧。」

張一夫坐在床上答道：「知道。」

柳青青道：「在那裏？」

張一夫道：「一個茶葉店的後面。」

孫九峯道：「卞三娘也是黑龍會的人嗎？」

張一夫道：「據我所知，她只是跟黑龍會有勾搭。」

嚴元伯道：「她可是扶桑人氏？」

張一夫道：「是的。」

刑部總捕頭張鐵虎道：「那花十郎又是個什麽來歷？」

張一夫尋思一下，道：「花十郎也不能算是黑龍會的正式成員。」

燕子飛道：「這個扶桑浪人生死如何？可曾問出什麽口供？」

嚴元伯道：「老夫剛剛還去看過他，就關在卞三娘的隔壁，死不了，所有的問話一概拒不作答。」

柳青青轉對張一夫道：「還有如意，她一定是黑龍會的成員吧？」

張一夫搖頭道：「不知道，在下從來不曾跟她接觸。」

燕子飛道：「最重要的一點，石貴妃被綁架一案，究竟與黑龍會有沒有關係？生死下落如何？」

張一夫茫然的望着大家，道：「黑龍會的組織十分嚴密，不是自己親自參予的事，很難得知，在下不清楚。」

柳青青道：「黑龍會總部的人手多不多？」

張一夫想了一下，答道：「不少，約在百人以上，而且都是身懷絕技的一流高手。」

這一消息至爲重要，由於黑龍會的人數太多，燕子飛不得不愼重其事的做了一番調度。

請禁軍總教頭嚴元伯，調派五十名大內高手。

刑部總捕頭張鐵虎，調派五十名幹練的捕快。

九門提督孫九爺，則調派三百名驍勇的精兵。

黃昏時分，所有的人員全部集結完畢，問明了黑龍會老巢的詳細所在，除了留下陶濤坐鎭別有天，指揮原有的捕快、江湖明友看守卞三娘、花十郎、馬逵之外，其餘的燕子飛、柳青青、嚴元伯、張鐵虎、孫九峯、陳恭、柯友德，乃至甫從大牢內放出來的方傑等人，立即兵分三路，趁着夜黑，摸向敵窩。

× × ×

燕子飛順利的找到了張一夫口中的那一家茶葉店，領頭跨步而入，柳青青、嚴元伯緊隨在後。

一名夥計迎上來說道：「先生，要買什麽茶？」

燕子飛隨口應道：「烏龍，要杭州烏龍。」

「要多少？」

「十斤好啦。」

「是，馬上好！」

夥計轉過身子去取茶葉，燕子飛出手如電，點了他的穴道。

一個胖子，可能是掌櫃的，睹狀扭頭就跑，着了嚴元伯的道兒，傻呼呼的僵立在原地不動了。

另有一人被柳青青制住，大內高手蜂擁而入，撲向其他的廳堂房間。

他們事先均已得到指示，遇人就點穴，使其失去抵抗力，凡是反抗者一概格殺毋論。

很快的，屬於茶葉店這一部份的魔徒，皆被掃數制伏，悄沒聲息的摸到後面。

赫！後面好大的一片建築，從黑漆大門望進去，黑壓壓的一大片，觸目皆是屋宇樓閣。

牆高三丈，跟城牆一樣，四角還有碉樓。

單是大門口的守衛，就有四個人。

燕子飛大模大樣的從正面走過去，柳燕青、嚴元伯、丁二喜等人則從兩側摸索潛行。

「站住！」

不出所料，喝聲未落，刀劍之聲齊鳴，雙刀雙劍架在一起，將通路封住。

其中一人喝問道：「幹什麽的？」

燕子飛兀自走到他們的面前才停下來，從容不迫的道：「找人。」

另一人驚疑地問道：「找人？誰？」

燕子飛答道：「你們的會長，小洋芳子。」

眼觀四路，見柳、嚴等人已摸至近前，乍然一齊出手，一人勒住一個人的脖子，直至氣絕身亡爲止。

同一時間，嚴元伯的手下摸上左翼的一個碉樓，完全佔領。

展目望去，右翼的碉樓亦已落入九門提督府兵勇的手中。

孫九峯、方傑、陳恭、柯友德聯袂而至。

燕子飛道：「孫大人，事情進行得怎麽樣？」

孫九峯面有喜色的道：「很順利，已將外圍的崗哨全部清除，高牆以外的地方悉在咱們掌握之中。」

嚴元伯問道：「不知張總那邊進展如何？」

「托大家的福，一切皆圓滿無失。」

張鐵虎應聲而現，顯得甚是春風得意。

燕子飛道：「還是照預定計劃行事，外圍警戒全部由九門提督的兵勇負責。」

孫九峯道：「換班的工作正在進行，刑部的捕快很快就會被換下來。」

柳青青默察一下內外情形，道：「這麽大的一片建築，竟被黑龍會霸佔，不知是誰家的產業？」

話是這樣說，弦外之音則是，在北京城裏，有這麽大的一處倭寇的基地，事先竟毫無所悉，寧非咄咄怪事？

孫九峯、張鐵虎同覺慚然，均低頭不語。

嚴元伯道：「以前聽說是一位王爺的宅第，後來的主人是誰就不知道了。」

忽然聽丁二喜小聲說道：「石大勇來了。」

一點不假，石大勇已步出茶葉店的後門。

身後還跟着六名耀武揚威的家將。

燕子飛迎上去數步，道：「石大人要到那裏去？」

石大勇的神色有點慌張，答非所問的道：「我想先知道諸位意欲何爲？」

柳青青道：「我們正想圍剿黑龍會的老巢。」

石大勇臉色大變，連說：「使不得，使不得。」

燕子飛一楞，道：「爲何使不得？」

「因爲貴妃娘娘被囚禁在此。」

「你怎麽知道？」燕子飛甚是吃驚。

「是小洋芳子會長通知石某的。」

「噢，黑龍會居然通知石大人，可是想勒索錢財？」

「可以這樣說。」

「數目多大？」

「不小，黃金十萬兩，明珠百顆。」

張鐵虎細一打量一下六名家將，全部妙手空空，只有石大勇手上拎着一個珠寶箱，道：「石大人是否準備接受勒索？」

石大勇不假思索的道：「我們別無選擇。」

柳青青道：「黃金明珠呢？」

「明珠在箱子裏，黃金用票子。」

「石大人可曾想過，這是姑息養奸的行爲？」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不答應他們就會撕票。」

燕子飛臉一沉，道：「屈從了他們難道就一定可以放掉石貴妃嗎？」

「這！——」

「青青之言不差，這是姑息養奸，是與虎謀皮，輕易答應倭寇的敲詐，以後類似的事將會層出不窮。」

「爲了貴妃娘娘的安全着想，無論如何，石某必須冒險一試！」

「此處圍剿的部署已告完成，勢在必行！」

嚴元伯忽然靈機一動，道：「老夫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妙計。」

燕子飛道：「什麽妙計？」

嚴元伯有條不紊的說道：「何妨由石大明着去付錢贖人，將小洋芳子那一干人引出來，咱們在暗中見機行事，一旦時機成熟，就一舉將他們殲滅在此，既可以顧到石貴妃的安全，也不違背咱們原先的計

劃。」

「嗯，這倒不失爲是一個不可行之計。」燕子飛一瞬不瞬的盯着石大勇，道：「但是，石大人，子飛想提醒你，要特別當心，別上了別人的惡當，別壞了我的大事，否則，唯你是問！」

石大勇皮笑肉不笑的道：「燕大俠儘管大放寬心，石某會小心從事的。」

言罷，當即領着六名家將，進入黑漆大門。

通過一重院子後，馬上被人攔住，道：「你是什麽人？」

石大勇不疾不徐的道：「石大勇，是你們小洋芳子會長叫我來付錢贖人的。」

那人好機警，道：「大門口的守衛爲何不進來通報？」

這一次，石大勇應付得很好：「啊，因爲是事先約好的，守衛的朋友叫我們自行進來，說隨時都會有人接應指點。」

那人猶豫一下，道：「好，各位請在此稍待，我去報告會長。」去沒多久便折返，領着他們向一座燈火通明的大樓行去。

小洋芳子會長 田風副會長，江彪、以及一大羣黑龍會的高手，已如雁翅般排立在大樓前面。

待石大勇等人來至近前，小洋芳子嬌笑一聲，先開口說道：「石大人眞是一位信人，果然準時來到本會。」

石大勇在她面前丈許處停住，道：「客氣，但願小洋芳子會長也能遵守諾言，將舍妹毫髮未損的交出來。」

「那要看石大人是否帶足了本會長所要的東西。」

「百顆明珠在箱子裏，十萬兩金子的票子在石某身上，只要放出舍妹，隨時可以交付。」

「假如本會長堅持要石大人先付贖金呢？」

「這是黑龍會的地盤，石某僅帶着六名家丁，敢賴帳嗎？」

「說的也是。」

小洋芳子黛眉一揚，立又說道：「把那婆娘帶出來。」

「是！」

有兩名大漢挺身應是，從大樓內，將五花大綁的石貴妃押出來。

石貴妃依舊是豔光照人，嬌滴滴，却也悽楚不勝的叫了一聲：「哥哥。」

小洋芳子不待石大勇開口，便搶先說道：「石大人，請聽清楚，本會長現在就放人，你可將贖金放在地上，立刻帶着令妹離開，如敢耍甚麽花樣，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當眞將人放掉，石貴妃鬆開五花大綁後，三步併作兩步走，行至石大勇身邊。

石大勇無限關切的道：「妳沒有受委屈吧？」

石貴妃欲語淚先流，話還沒有說出口來，猛可間，人潮就像是排天巨浪，以泰山壓頂之勢湧到，大內的五十名高手，刑部的五十名捕快一齊動手，黑龍會的人根本還不曉得發生了甚麽事；便已或死或傷或擒，一個不剩的全部報銷了。

燕子飛、柳青青、嚴元伯、張鐵虎、孫九峯、方傑、陳恭、柯友德等人，則集中全力，對付小洋芳子、田風、江彪等幾名首惡份子，猝然受襲之下，他們三人只有挨打的份兒，戰不十合，便結伴上了鬼門關。

「嘶啦」一聲，方傑一把撕開了江彪的胸衣，見胸部並無任何傷痕，奇道：「怪哉，這小子的胸部並沒有血手印呀。」

燕子飛道：「他可以畫上去，也可以貼一塊狗皮來冒充，怪只怪當時太粗心，未加詳察。」

外圍的提督府兵馬亦已湧入，將黑龍會所有的人一個不剩的全部解決，獨不見宮女如意。

柳青青首先發現這個問題，道：「咦，怎麽沒見如意那個丫頭？」

「在這裏，在這裏。」

有人應聲從大樓内將如意帶出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如意也被人五花大綁綁着。

柳青青看得雙眼發直的說道：「這是怎麽回事，難道說妳不是黑龍會的成員之一？」

如意聲急語快的道：「冤枉，冤枉！這是天大的冤枉呀！」

孫九峯冷哼一聲，道：「冤枉？妳以前的證詞，分明是滿口謊言，如何自圓其說？」

如意竭力爲自己辯解：「我是被迫的，江彪和馬逵，還有花十郎威脅我，如果不照着他們的話去說，他們就要殺我。」

嚴元伯道：「既然如此，他們又爲何將寒蟬交給妳，去替燕大俠療傷，妳不覺得這太矛盾？太離奇？」

如意的理由很充足；「這是小洋芳子的主意，她以貴妃娘娘的生命作要脅，命我藉療傷之名進入別有天，伺機救出卞三娘、花十郎、馬逵、並且設法將張一夫殺掉，以杜後患，我沒有做，所以他們將我綁了起來。」

這話言之成理，燕子飛感她救命大恩，親手爲她鬆綁，道：「如意，有一件事令人十分不解，黑龍會爲何要綁架石貴妃，莫非純粹是爲了巨額的贖金？」

如意瞄了石貴妃一眼，道：「起初他們是想挑起兩宮的不和，從而坐收漁利，但自卞三娘等人相繼被捕後，眼見大勢不妙，才改變主意，打算勒索一大筆金錢，即刻帶着雙劍、寒蟬、玉駝鈴、玉璽潛回扶桑去。」

柳青青道：「小洋芳子準備如何處置妳與石貴妃？」

如意道：「他們毒如蛇蠍，當然不會放入，可能會將我們斃在此地，包括石大人等人在內。」

石大勇差點沒把肺給氣炸，上前狠狠的踹了江彪幾脚，破口臭罵道：「都是你這個混蛋惹的禍。」

張鐵虎已將雙劍、寒蟬、玉駝鈴、玉璽尋得，交給燕子飛，望着黑龍會的一羣俘擄，說道：「燕大俠，這些人該如何處置？」

燕子飛與柳青青互換一道眼色，道：「我和青青的任務理當到此爲止，可將一干人犯，包括因在別有天的馬逵、卞三娘、花十郎在內，全部移往刑部大牢，聽候朝廷發落！」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九

岳雲（三）

徐玉珊・編繪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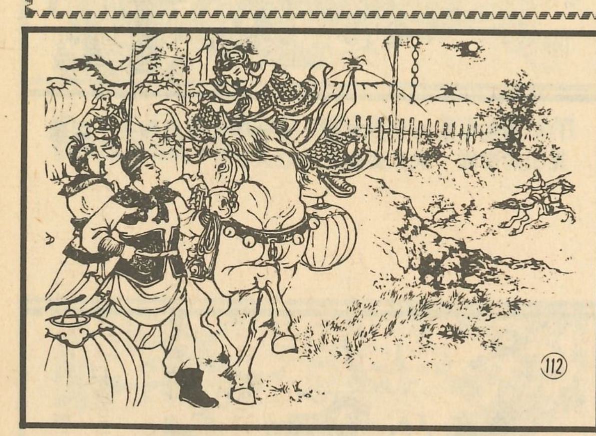
109　走出玉虛宮不遠，統制陶進、諸葛英等都來見駕，因山下就是金營，担心他的安全，齊勸高宗回宮。高宗不聽，執意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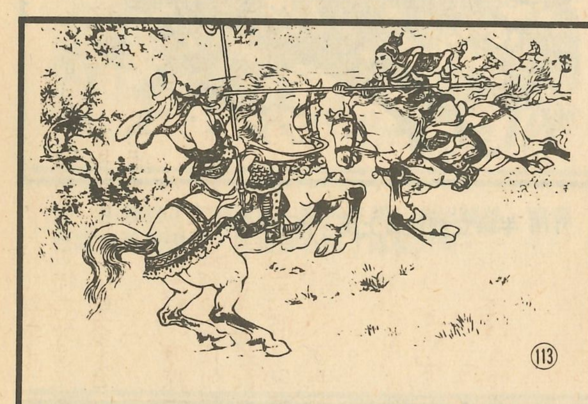
110 二人正沿着山路觀賞月景，忽聽後面一陣馬蹄聲，回頭一看，正是金兵元帥金兀朮。原來金兀朮也趁着月色出來偷看宋營虛實，一見高宗，就催馬來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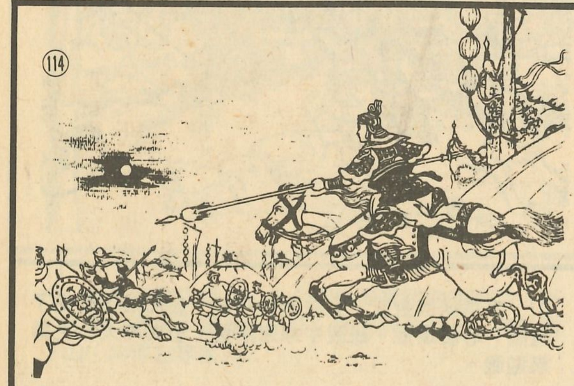
111 諸葛英在荷葉嶺聽見山下喊聲，飛馬上山迎敵。



112 岳飛聞小校報告大驚，立刻叫人備馬。不料張憲因爲情況緊急顧不得細看，錯把岳飛的馬騎去了，岳飛只得另換一匹趕去。



113 這時，諸葛英、陶進都被金兀朮戰敗，張憲一馬衝到，照准金兀朮面上就是一槍。金兀朮不及提防，叫一聲不好，把頭一偏，槍尖正挑在耳朵上，立刻血流如注，回身便走。



114 張憲在後追趕，緊緊不放，金兀朮逃進金營。張憲也闖進營去，趁金兵不備，亂殺一陣，然後才奔回本營。



115 這天牛臯因思念高寵，在他墳前祭奠痛哭，猛聽見山前擊鼓，快去捉金兀朮立大功。



116 牛臯立刻提鐧上馬，衝下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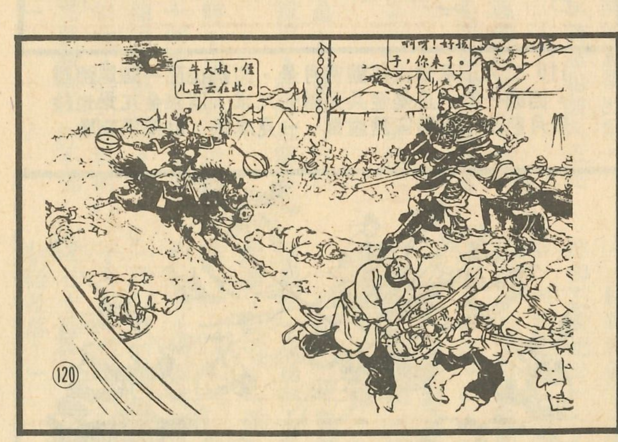
117 牛臯殺進金營，金兵報與兀朮。金兀朮正因受了槍傷，心裏煩惱，聽說牛臯來踹營，怒火冲天，上馬來迎戰。



118 金兀朮恨極，猛力戰牛臯，牛臯漸漸不支。正在危急時候，忽然遠處來了一員小將，冲入陣內，如入無人之境。



119 金兀朮見小將厲害，捨了牛臯便去迎擊。那小將左手使錘架過板斧，右手舉錘照金兀朮面門打來，金兀朮一躲，錘從腰間擦過，疼痛難當，拍馬便逃。



120 牛臯被金兵金將包圍，戰得頭昏腦脹，直到小將大聲叫他，他才認出是岳雲。



121 牛臯和岳雲並力殺出重圍，回營去見岳元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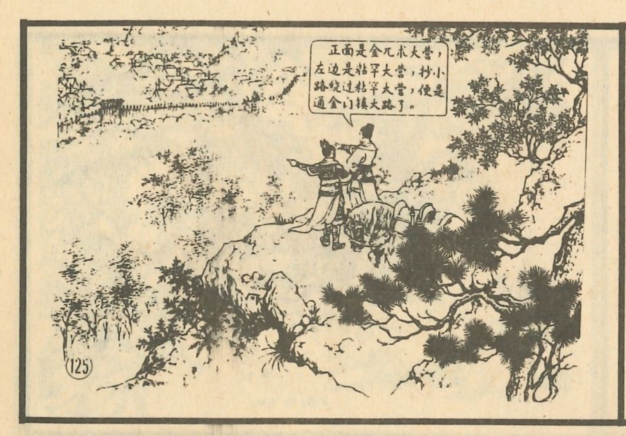
122 岳飛聽說兒子來投軍，叫進來問話。岳雲見了父親，把金兵偷襲岳家庄，被韋衆合力打退，以及自己私奔牛頭山，錯走山東和關鈴結拜等事，詳細講了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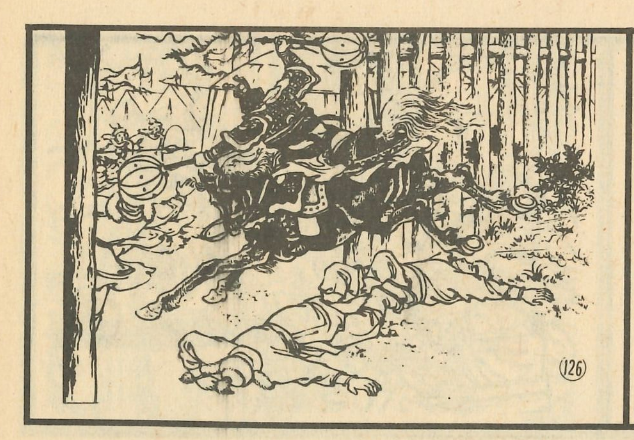
123 岳雲又提到和關鈴分手後，路遇一伙强盜，盗首是劉豫次子劉猊。劉猊謀搶鞏致的女兒，被岳雲打死，鞏家愛岳雲英勇，要將女兒許配與他。岳飛聽完很歡喜，叫岳雲到後帳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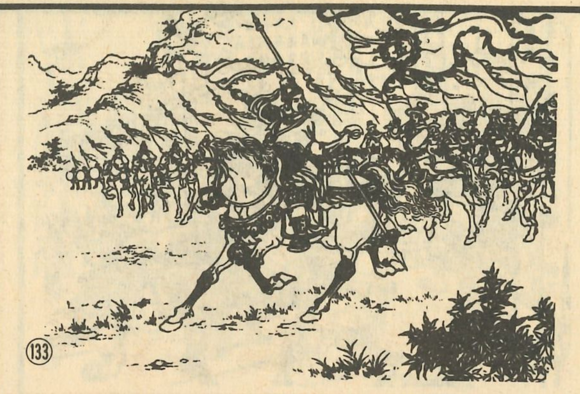
124 第二天，岳飛要試試岳雲的魄力，就派他到金門鎮傳總兵那裏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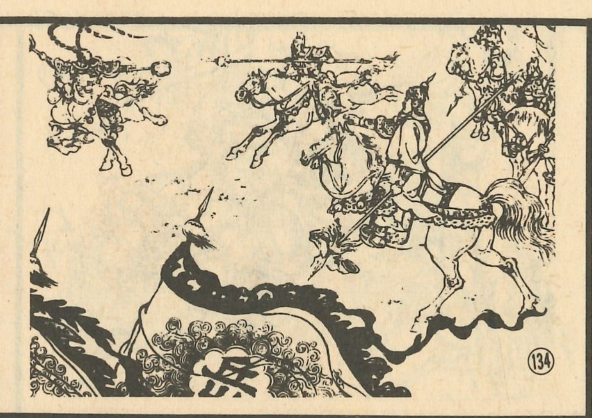
125 岳雲接了文書藏好，辭別父親，走出帳外。張保已將赤兔馬備好，向岳雲指點了路程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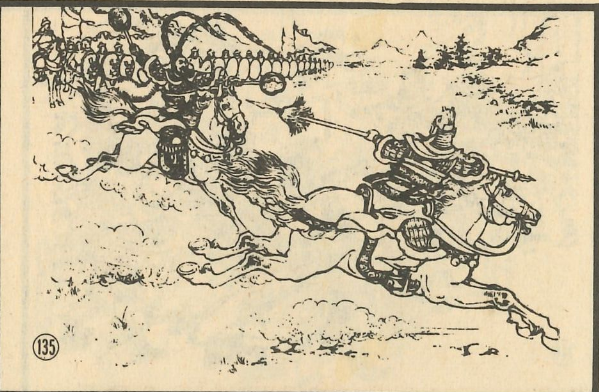
126 岳雲在路上尋思：去金門鎮要繞路耽擱時間，不如從粘罕營中殺過直奔正路，他想到作到，立刻拍馬下山，冲進粘罕營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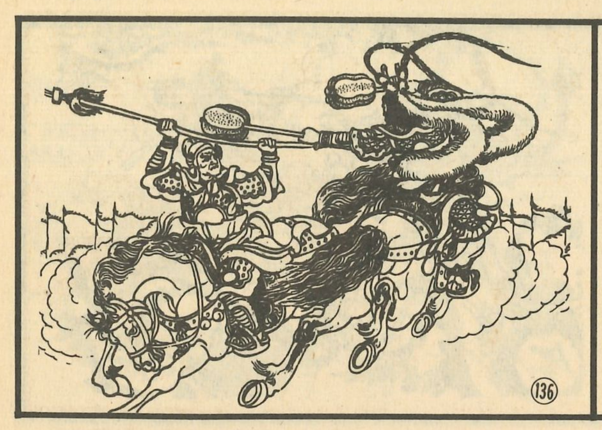
133　岳飛聽牛皋說金將厲害，決定親自率領衆將上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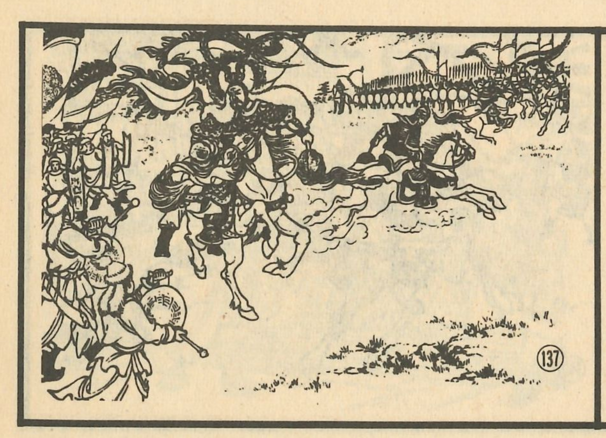
134　衆將隨岳飛來到陣前，看那金將油光漆黑，鬍子連鬢，像一頭黑獅子一樣，果然十分凶惡。岳飛回頭問誰去會他，余化龍答應了一聲，便催馬出陣。



135　余化龍和金彈子戰了十幾回合，漸漸不支，敗下陣來。



136　岳營中惱了董先，拍馬持鏟，直奔金彈子。戰了七、八回合，董先也抵擋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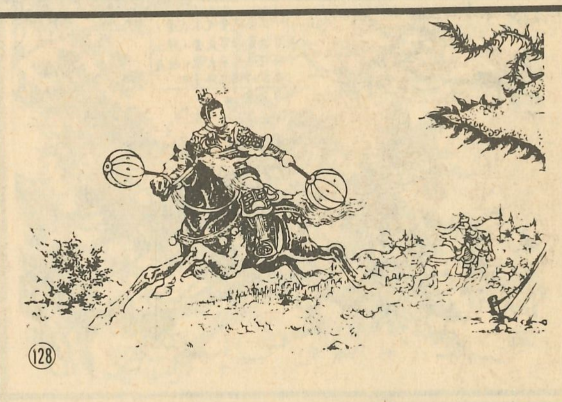
137　董先敗後，何元慶接力來戰，鬥了二十回合，也敗下陣去。金彈子見岳營中無人出馬，正要乘勝去拿岳飛，忽聽自己營中鳴金，只得收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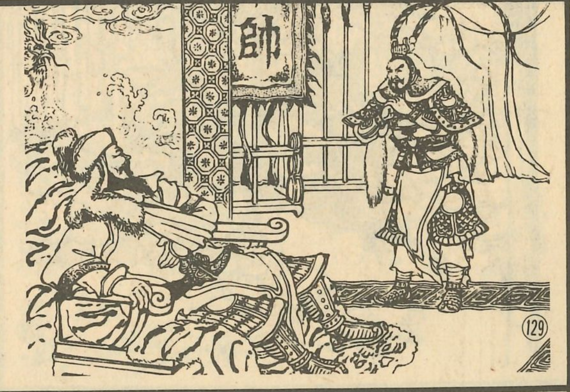
138　金彈子回到營中，問起何事鳴金收兵，原來金兀朮見侄兒連敗宋將，惟恐他走路辛苦力氣不濟，才鳴金收兵。金彈子揚言明天拿了岳飛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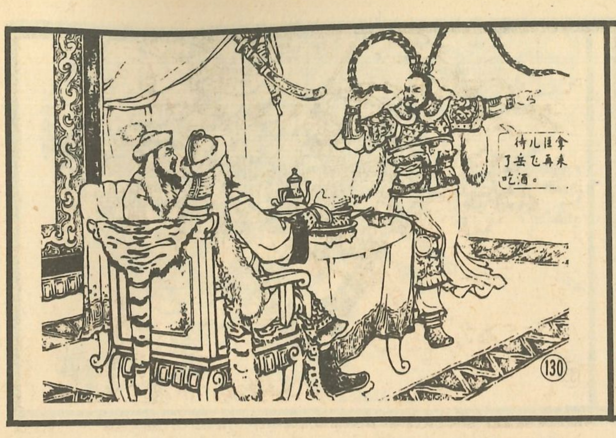
127　粘罕聞報，手提熟銅棍，腰繫流星錘，飛馬來迎。粘罕錘法精湛，對準岳雲就是一錘。不料岳雲左手舉錘擋住，右手同時發錘，正中粘罕左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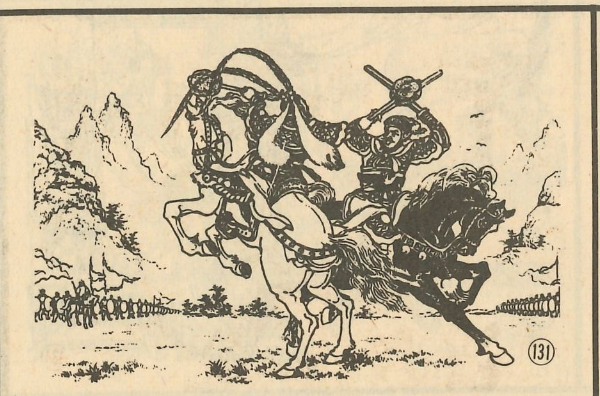
128　粘罕大叫一聲，回馬便走。岳雲不去追趕，冲出金營直奔金門鎮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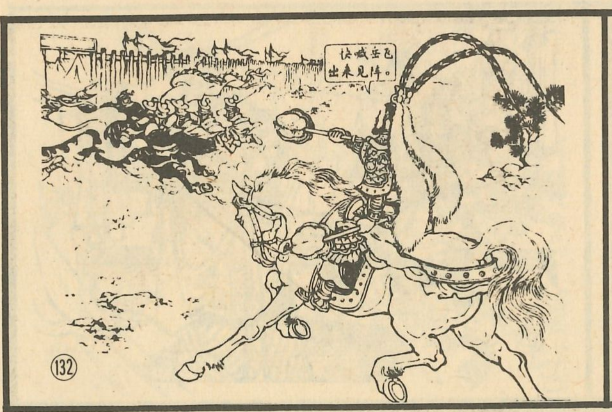
129　粘罕受傷回營後，正在氣惱，他的第二個兒子完顏金彈子從大都來了。金彈子有萬夫不當之勇，這次來是要協助父親進攻牛頭山，粘罕才轉憂爲喜。



130　粘罕和兒子一齊去見金兀朮，談起岳家軍，金彈子不服，當時就要出陣去拿岳飛。金兀朮要他先吃飯，他不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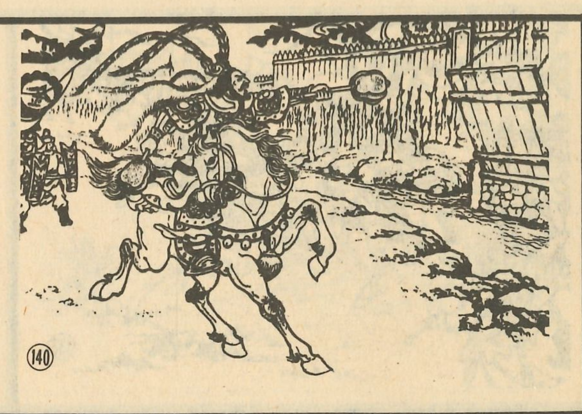
131　金彈子帶兵在陣前討戰，叫喊了一陣，只見迎面來了一將，報名牛皋。牛皋舉鐧就打，金彈子雙錘輪轉，一連三、四錘，牛皋被震得兩臂酸麻，抵擋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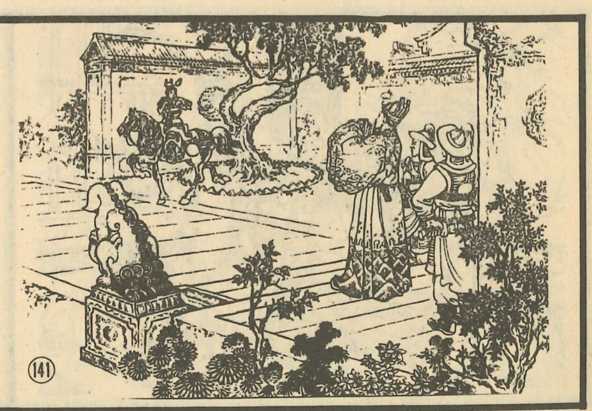
132　牛皋敗回營去。金彈子繼續在陣前叫罵，指名要岳飛出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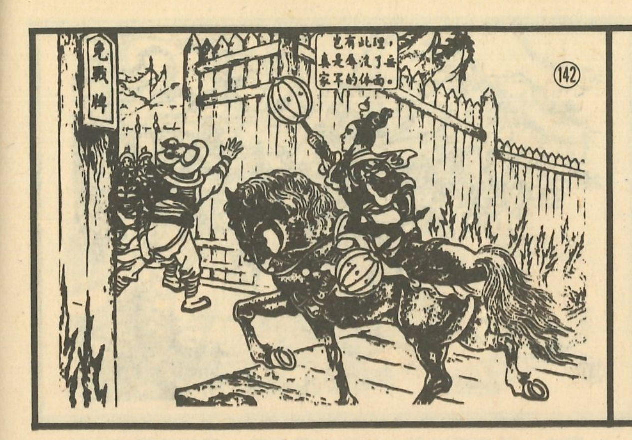
139　次日，金彈子果然又來討戰。岳飛就命張憲下山應戰。張憲武功純熟，和金彈子稱得起勢均力敵，但是比不得金彈子有蠻力，所以戰了四十幾回合，還是敗下去了。



140　岳飛見衆將都不是金彈子對手，就叫先掛起免戰牌，商量如何智取，任金彈子在外叫駡，只不理睬。



141　再說岳雲來到金門鎮，見過傅總兵送上文書。傅總兵答應調齊各處兵將，就來保駕。岳雲取了回書，起身告辭。



142　岳雲回來仍從粘罕營內闖過，可巧金彈子到兀朮營中去了，沒有遇到。岳雲來到自己營前看見高掛免戰牌，十分奇怪。



143　岳雲越想越氣，舉起鍾來就把免戰牌打個粉碎，才進營去繳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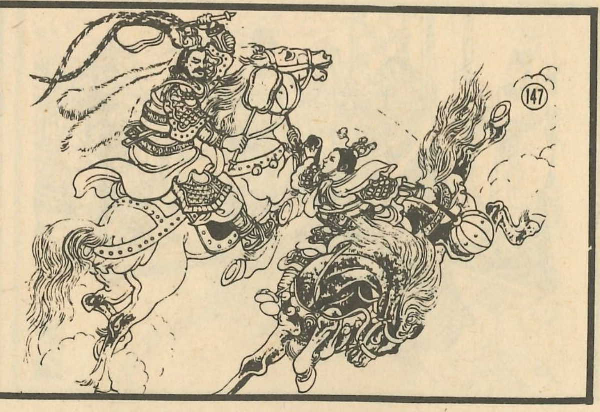
144　他見了父親，把金門鎮總兵的回書交上。當他剛剛說出自己將免戰牌打碎的時候，沒有想到父親大喝一聲，就叫小校把他綁出營去，按照軍法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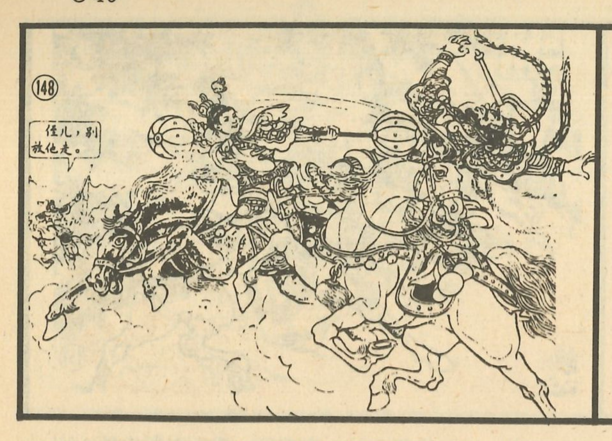
145　衆將見元帥動怒，一齊上前求情，岳飛不准。牛皐說他願保岳雲去殺退金彈子，將功折罪。岳飛這才應允當場就叫牛皐立了保狀。



146　鬆綁後，岳飛就叫牛皐觀陣，岳雲去戰金彈子。牛皐帶岳雲走出營帳，悄悄告訴他說："你若勝了便罷，倘若輸了，就闖過金營，逃回家去找你奶奶，自然沒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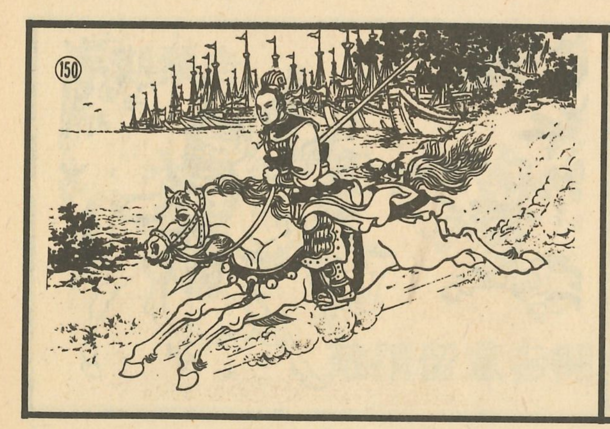
147　岳雲一馬冲下山來，大呼金彈子快來送命。金彈子立刻出營來戰。兩對鍾滴溜溜亂舞，眞是棋逢對手，殺得難解難分。



148　戰了八十回合，牛皐看出岳雲有些力怯，心裏着急，就放開喉嚨大喊。金彈子以爲是金兀朮喊，微一分神，被岳雲一鍾打於馬下。粘罕、金兀朮萬分悲痛，一時無心進攻。



149　這時，前兩猥關的韓世忠元帥和夫人梁紅玉帶了水軍開到漢陽，想與岳飛聯合抗金，就派第二個兒子韓彥直帶了本章去見岳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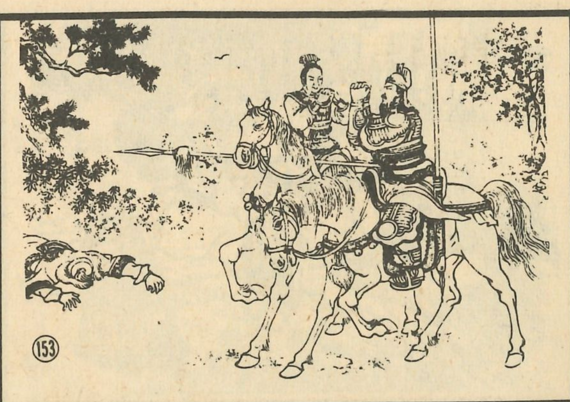
150　韓彥直是個剛滿十六歲的孩子，可是機智勇敢勝過大人。他使一杆虎頭槍，打起仗來生龍活虎一般。



151　韓彥直辭別父母，兩日已入湖廣邊境。這天忽然看見一員將官，連喘帶跑，急急向他擺手，要他快快躲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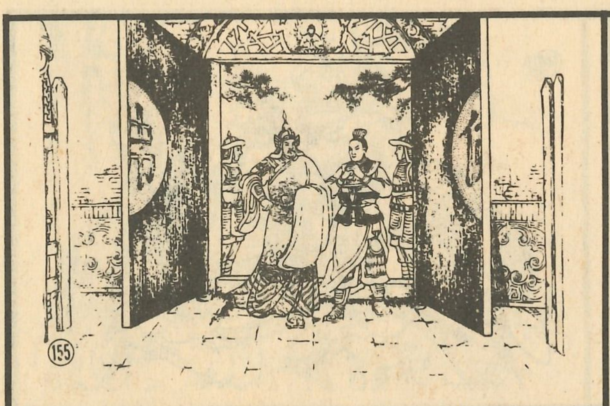
152　等不到韓彥直問話，一員凶猛的金將已經來到面前。韓彥直把槍一搖，當心就刺，來將舉棍招架，被韓彥直接連幾槍，挑得手忙脚亂。又一槍，金將被挑下馬來。



153　旁邊的那個將官，這時才上來答話，他原來就是藕塘關總兵金節，因來援助岳飛，路遇粘罕，被追殺到此。韓彥直這才曉得殺的原是番將粘罕。



154　金節自己帶兵去扎營盤。韓彥直却一馬冲進金營，金兵見他像飛雷閃電一樣，誰也不敢攔阻。



155　韓彥直來到大營，見過岳飛。岳飛見韓世忠有奏本給皇帝，就領韓彥直到玉虛宮朝見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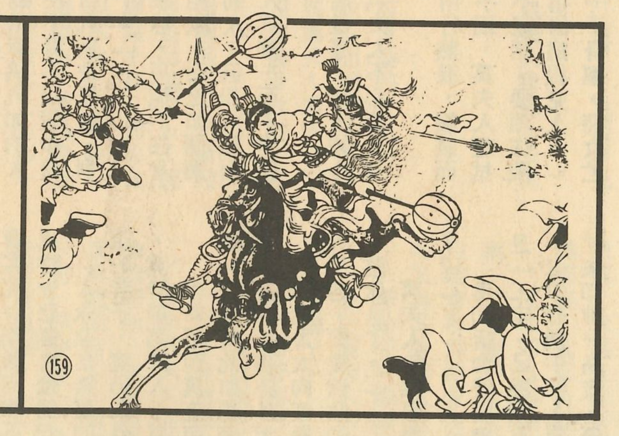
156　高宗看了本章，岳飛又把韓彥直挑死粘罕的事奏知。高宗問李綱如何處理？李綱說韓世忠忠心爲國，可仍復舊職，韓彥直封平虎將軍，命他父子引本部人馬去收復金陵。高宗准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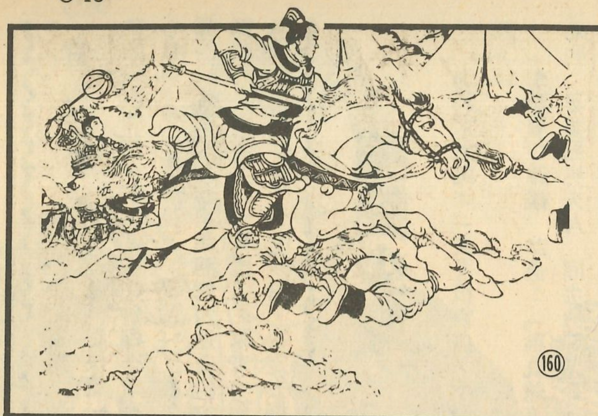
157　岳飛同韓彥直謝恩辭駕出宮。回營後，韓彥直就要走，岳飛叫岳雲送他出營。



158　岳雲聽說韓彥直勇猛，殺了粘罕，心裏佩服，早在帳後看了多時，只是怕父親駡，不敢出來，這時聽見叫他送韓彥直，高興極了，立刻出來相見。



159　岳雲送韓彥直到金營，韓彥直請他回去，岳雲不肯，一定要送他闖過金營。金兵看見兩位小將冲來，個個胆寒，都躲得遠遠的。



160　兩人殺出金營，韓彥直心想：禮尚往來，我也應該送他一程。韓彥直回馬掉槍要送岳雲回去，兩人又殺入金營。



161　他兩人只顧相送，來回冲殺三次，最後岳雲怎麼也不肯再要韓彥直送了。兩人不忍分手，就撮土插香，對天八拜，結爲兄弟，然後才上馬告別。

（本段完）

下期預告

黃天蕩

敬請留意參閱

風流神探奇案錄

蛇蝎美人（下）

麥雷·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喬治」帶着露茜到「貓眼沙龍」幽會，但奇怪的是「喬治」很快就一個人離開，「貓眼沙龍」的主人波斯貓夫人不久就發現露茜死在床上，正好神探李斯來到，波斯貓夫人便讓他偵查這宗案子，在李斯的心目中，兇手可能是：「喬治」、尊尼、陳七龍等……李斯先訪陳七龍，向陳七龍詢問露茜的情况，陳七龍承認露茜是他的太太，分手後依然有密切來往，但他不承認是他殺露茜的，李斯又到「湛廬」，原來「喬治」是T市富商萬金河，看門人說萬金河前日突然去世，李斯聽了大吃一驚，决定去探訪萬金河的夫人……

美艷少婦　心腸狠毒

加利太太道：「夫人很哀痛，不願見人。」

李斯眉心微皺，遂道：「馬九爺差我來的，必要見見夫人，回去方好覆命。」

加利太太躊躇着，終於勉強的說：「好吧，你在這裏等着，我去請示夫人。」

李斯道過謝，望着加利太太在衆侍女簇擁之下走出側門。天已黑了，聖僧塔的影子聳立在夜空裏，像一隻黑色的巨魔。

不一會兒，侍女來請李斯，萬夫人在蘭心小舍會見他。李斯跟着侍女，走向蘭心小舍去。

蘭心小舍在「松林別墅」的一角上，距離「松林別墅」的正門甚遠，側門很近。平時不經傳喚，家人侍女都不准到蘭心小舍附近去的。

蘭心小舍的建築很別緻，佔地面積不小，從外面看，像座養花暖房，正面半邊，全是玻璃建築，如果拉開絨質的雙層窗簾，便如站在露天裏一般。後面半邊，是萬夫人的臥室。

李斯進去時，萬夫人在前面的客廳裏，四面絨幔低垂，中間幾盞是光綫柔和的大吊燈。侍女分站兩側，加利太太立在萬夫人身後，萬夫人擁着輕衾，斜靠在一張特製的單人席夢思牀上。

李斯躬身一禮，因爲借着馬九如的大名，才能會見萬夫人，便不得不以假作眞的再扮演下去：「我剛自九爺那兒來，到這裏才知道萬先生去世了。」

萬夫人掩不住滿面哀愁，更掩不住那憂傷的美，她的美不是艷麗，而是如蘭麝幽香，喜怒哀樂無處不動人；但却可望而不可及。她的美祇能令人沉醉，而不會使人涉入遐想。

李斯隱見萬夫人娥眉微蹙，西子捧心，大爲不忍的安慰着：「夫人不必過於悲哀。」

萬夫人別過頭去，兩行熱淚，簌簌而下，侍女忙遞出白色小手絹，萬夫人輕拭淚痕，悲痛的說：「他不聽話，要他住院他不肯，終於還是壞在這個病根兒上。」

她嬌弱不勝的移動一下身軀，侍女忙上前扶着；喘息一陣，又強打着精神說：「那天傍晚，他從外面匆匆的趕回來，臉色就有些不對，直嚷心痛，我立刻吩咐人請醫生，可是……已經太遲了。」

李斯懷疑的說：「他何不直接到醫院去呢？」

「就是嘛，他平時很少來這裏的，那天却拚命的趕了來。也許他心裏有些知覺，特的跑來，和我見最後一面。他竟撇下我先走了。」

李斯面對着這樣一位美艷、哀傷而孤伶的婦人，搜盡枯腸，竟想不出半句安慰的話。

萬夫人輕搖着頭，秀髮在燈光下柔媚得像波浪。她雖然掩不住內心的哀傷，却還顯得十分鎭定。可是她爲什麽倚在床上會客呢？李斯自然不便問，他只猜想，她或許曾悲慟得暈倒吧！

人永遠是無饜的，萬金河有此如花似玉的妻子，竟仍在外胡搞，難道露茜的美，竟勝過萬夫人？眞是不可解的事。

李斯感到萬金河夫妻間的關係有些蹊蹺，否則對此如花美眷，定當晨昏綣繾，那裏還存心務於外呢？

加利太太向李斯禮貌的作出一絲隱然的笑容，然後悄然的對萬夫人說：「夫人，該休息了。」

萬夫人無限哀愁的說道：「又該休息了？」

這句話含着無盡的愁怨，彷彿對「休息」二字，已感到不可忍受的厭煩，也許在這份悲慟中的人易於不安，她却不會因此失却她那高雅、優美的氣度。

李斯知機告退：「打擾了。九爺那兒有事嗎？」

萬夫人低聲說：「過幾天我差人去看九爺。」

「過去玩玩嗎？」

萬夫人輕搖着頭。

「出去走走對您健康有益的。」

萬夫人搖着頭，淚珠從面頰滾下來。

李斯心底一沉，發現萬夫人躺的是張病床，前後可以昇降，四角裝着推動的輪子，詫異道：「夫人……」

萬夫人止不住熱淚奪眶而出，如斷綫珍珠，咽泣似的說：「我是個殘廢人，躺了幾年，每天在這間玻璃屋子裏，仰看日出日落。天晴別人推我到草地上，呼吸點新鮮空氣，陰天獨自凝望雲雨。我熟習聖僧塔上的遊客，我數得出聖僧塔上的每一塊磚瓦……我像養在溫室裏的花朶，生命離開了自然。」

加利太太又在催着：「夫人應該休息了。」

李斯默默的望着萬夫人，希望她能把剛才的話續完。可是，萬夫人淚痕滿面，咽泣着，幾乎說不出一句說。終於李斯不得不失望的辭出。

當他走出「蘭心小舍」時，萬夫人突然叫住他，沉痛的說：「我是你難得見到的一位陌生客，因爲我的腿已經癱瘓幾年了。歡迎你再來，如果你不覺得面對着一個殘廢人使你感到難過的話。」

「謝謝夫人。希望有幸再來拜望。」

×　×　×

李斯的一切計劃都落了空，他實在沒想到，像萬夫人那麽美的女人，竟然是兩腿癱瘓，眞正是造物嫉人了。

但他却爲萬金河的風流行爲找到了答案：既然他的太太害着殘廢的癱瘓病，他自然會在外面有些羅曼蒂克的事情，何况他又有着無可估計的財產呢？

李斯回到貓眼沙龍，已經是夜裏了。

波斯貓夫人神秘的笑着：「聽說大偵探在獵艷？」

李斯也神秘的一笑：「是嗎？」

「不會被美色所迷吧？」

「往往有這種事。」

波斯貓夫人咯咯的笑着，隨即斟半杯酒給李斯，李斯破例接過杯一仰而乾，瞧着酒吧間無人，悄悄的在波斯貓夫人頰上一吻，輕聲說：「我的工作走進低潮，今晚需要孤獨。」

波斯貓夫人嘲笑着說：「你以爲我會打擾你嗎？」

李斯笑了：「不，我是怕我會打擾妳呢！」

×　×　×

李斯以爲萬金河的死，可能與露茜的死有關。假如萬金河在貓眼沙龍匆匆離去，是因爲心臟病發作，照常理露茜該照顧着他離去，何以還獨自留在貓眼沙龍？「星期五夫人」又爲什麽到玫瑰精舍？她是誰？難道她與露茜或者萬金河之間有什麽糾纏不清的關係？

本來李斯對萬夫人抱着極大希望的，在他推測中萬夫人或者與這個案子有關。可是當他知道萬夫人是個殘廢的癱瘓者時，不得不死了這條心。接着他却又想到另

一面：萬夫人會不會因殘廢而心理變態，妬恨萬金河的不忠實行爲，買職業兇手殺死露茜，然後再謀害萬金河呢？這是合理的，這是可能發生的事；因爲身體有殘疾的人，往往導致心理不正常。

× × ×

在聖僧塔上遠眺T城，眞是奇觀：你可以看到無數的樓台屋宇，小得如火柴盒，陳列在你的脚下。假如你帶着望遠鏡，更可以遠眺T城過去的蘆花河，白練一帶，蜿蜒曲折，繞T城而過；船娘打着槳，期待着遊客光臨。

聖僧塔上帶着望遠鏡眺望的人很多。這天李斯也在聖僧塔上眺望；別人眺望T城，蘆花河；李斯却在眺「望松林別墅」，鏡頭對着「蘭心小舍」！

他想在這裏發現什麽；可是一天天的過去，祇見萬夫人獨自倚在特製的病牀上，仰看日出日落，並無一些可異的事。

失望、失望……李斯忍不住的要放棄這條綫索，但在最後一個黄昏時，他發現了奇怪的事。

日落前，突然，侍女們拉下蘭心小舍窗帘，顯然萬夫人困倦了，要休息。

李斯失望的走下聖僧塔，却仍不停的打量着蘭心小舍，隱約間一條人影，匆匆的走出「蘭心小舍」！李斯忙不迭的擧起望遠鏡，一個蒙着黑色面紗的女人的影子，正走向側門。而側門外恰巧停着一輛黑色的轎車。

從轎車停車的方向看，他們是去T城的；李斯毫不遲疑的奔下聖僧塔。遺憾的是塔下這時正好沒停着的士，他無法立刻追踪。機會祇在一瞬間，稍縱即逝；李斯立刻向去T城的岔道奔跑。

盡管他的路近，盡管他用盡兩腿之力奔跑，仍然距汽車的速度，相差很遠。當他跑得望見岔道時，那輛黑色的轎車已風馳電掣的駛過去了。祇留給他一點模糊的影子。

李斯擧起望遠鏡遙望，轎車上掛着淡藍色的幃紗，後面的車窗裏，擺着玩具北平獅子狗，却看不到車中的人。

他記得在聖僧塔上看到的那身影，婀娜上像萬夫人——雖然他並沒有看到萬夫人走路，但從她的體形、姿態看，她該是十分婀娜的。不過從她行動的靈活看，却又像加利太太，身裁也頗相似。

如果沒有第三者，自然她該是加利太太，而不是萬夫人，因爲萬夫人是個癱瘓的人，不可能那麽迅捷的行動，可是加利太太那麽神秘的模樣爲什麽呢？李斯在這一點上打了個結兒。

猛然李斯醒悟了一件事，爲什麽不看看她的車輛號碼，從車輛號牌上或許可以查出另外枝節呢？但是車已經去遠了，在望遠鏡放到最大視綫時，隱約的只能見到的XX011×，最後的一個字分不清是C，是6，或者是9。

他希望查出這輛車的來歷，第二天仍然在聖僧塔上守候。可是從早到晚，並未發現可疑的事。

這天萬金河的死已登載在報上，訃聞也同時刋出了。萬金河的屍體已運回T城的宅子裏；萬夫人仍躺在「蘭心小舍」，來問候的人，川流不息。

又是日落時分，萬夫人從枕邊摸出一隻小型的望遠鏡——足够看清楚聖僧塔上的一切。遙望着聖僧塔。突然他們的視綫接觸了。萬夫人好像認出了他，臉色上有幾分驚訝；她取下望遠鏡冷靜片刻，重新遙望着。李斯已經覺出不妙，隱身在牆角裏。

萬夫人掏出一條鮮紅的手絹，輕輕的揩擦着額角，臉上掛起一絲奇異的微笑。

過一陣功夫，侍女們拉起了「蘭心小舍」窗帘。李斯急忙奔下聖僧塔，那輛神秘的汽車，又停在「松林別墅」的側門。

一個年輕英俊的男子，從側門進入「松林別墅」。他像持有側門的鎖匙，也無須扣門，門逕自開了。

加利夫人突然出現在「蘭心小舍」的門口，笑吟吟的迎着那年輕的男子。看來那男子不是悼慰的訪客，他熟習的跟着加利太太走進了「蘭心小舍」。

李斯叫輛的士，繞過「松林別墅」，到了側門。奇怪的側門口靜悄悄並未停放着車輛。他吩咐司機向T城去路追下；當他的車子加速時，却發現一輛黑色的轎車在跟踪他。

李斯吩咐司機：「開高速。」

不時抛開了後面的車，在彎過森林的路角上，李斯吩咐司機停車。他下了車，要司機開到前面二百公尺的地方等他。

於是他隱在樹後，靜靜的觀察跟踪他的車，瞬間後面的車也趕到了。

眞是奇妙的事，那車的形色和波斯貓夫人的車子完全一様；在最近的距離時，李斯才看清楚，果然是波斯貓夫人的車子。可是，波斯貓夫人却不在車裏；祇有尊尼瘋狂的駛着快車，在追李斯的空車。

李斯確實陷入迷惘，波斯貓夫人爲什麽要尊尼追踪自己；難道露茜的死，是波斯貓夫人及尊尼的佈局？「喬治」和「星期五夫人」，只是他倆揑造的人物。說不定「星期五夫人」就是波斯貓夫人呢！

尊尼的車去遠了，李斯重登上的士，駛向T城。

李斯的車子停在T城著名的「風車酒吧」，他走出車廂，付過車資，左右望着，走進酒吧去。T城的遊樂世界，李斯是很熟習的。他坐上酒櫃，要一杯酒；侍者、吧娘紛紛向他招呼着。

熟習的吧娘更纏着李斯不去，李斯是個風流的江湖客，他既不在乎那杯酒，更不在乎多一位小姐坐在身邊，左擁右抱的調笑着。

突然，一個輪廓上很眼熟的年輕人走進「風車酒吧」。那人細高身材，却不露於瘦削形的，至少在外觀上很英挺的樣子。一雙眼深凹着，兩條濃重的眉毛；雖然不怎麽瀟洒，却可算得上英俊。

李斯記不起在那裏見過這張面孔。

那年輕人坐在酒櫃的另端。在遊樂世界裏，許多是常客；因爲作到常客時，自然有不同與生客的待遇。從那年輕人的行色看，該是「風車酒吧」的常客。李斯暗中打量許久，悄悄的問身邊的吧娘：「蘇珊，酒櫃那頭的年輕人，妳見過嗎？」

蘇珊推出職業性的微笑：「怎麽？」

「常來這裏嗎？」

蘇珊輕搖着頭，接着却說：「很有男

性的魅力。」

「我想知道他的姓名。」

「要我去問嗎？」

李斯注視着蘇珊：「辦得到嗎？」

「放心。」

蘇珊神秘的擠擠眼，屁股一磨，離開高脚櫈；回頭抛給李斯挑逗性的一瞥，媚着聲音說：「不吃醋嗎？」

李斯淡然笑着：「不！妳盡可放手施爲。」

蘇珊扭着水蛇般的腰肢，擺着圓滑的臀部，到那年輕人身邊，站住身，趁那年輕人瞧她的一刹那，抛個媚眼，立刻搭上了腔。

他們究竟說些什麽？李斯無從知悉，但從他們越來越親暱的動作上看，蘇珊只怕已不止問出了姓名；說不定還有更深的瞭解。

李斯望着蘇珊回到他身邊，可是蘇珊只是不時的偷望他一眼，用以表示她尚未忘懷李斯交付給她的任務，絲毫沒有離開那年輕人的意思。

李斯漸漸不安，並非對他們的親暱動作起了嫉意，而是担心蘇珊忘記他要她去辦的事。他已經換過兩杯酒了；而蘇珊和那年輕人在越演越熱的情況下，似乎已完全忘記了他。

他禁不住想去找蘇珊回來，可是他方才講過要蘇珊放手去做的。即使再焦急，也還得強撑下去。他瞇着眼，控制着凌亂的思緒，計算如何結束這場尷尬的戲：就在他再睜開眼時，發現不見了蘇珊和那年輕人。

他止不住緊張的張望着，突然肩上遭人輕拍兩下；抬眼之間，見是蘇珊。李斯正要問她，蘇珊却先笑着向他說：「韋伯信。」

「韋伯信？」

蘇珊默默的微笑着。

李斯緊皺着眉心自語着：「很熟的名字。難道這許久，你們就談了這麽一句話嗎？」

「還有是他問我的。」

「問你甚麽？」

「不能告訴你。你願意知道我怎麽回答他嗎？」

李斯看她腕上掛着手提包，滿面得意的笑容，遂坦然的說：「她的回答一定是『可以』，對嗎？」

蘇珊兩頰像紅透的蘋果，止不住的咯咯笑着，揚揚纖纖玉手，在笑聲裏說着：「拜拜！」

長長的秀髮，在修長纖細的腰肢上擺動着：蘇珊走出「風車酒吧」。

李斯對蘇珊的走，甚爲茫然，只在不住的思索着「韋伯信」這個名字。猛然他記起來了，那是在「茱莉小姐」的墳上，馬德說出來的。韋伯信定然與「茱莉小姐」有着密切的關係，可是他在那裏見過韋伯信呢？一時却無從想起了。

韋伯信既然與「茱莉小姐」有密切關係，也許從他身上可以查出「星期五先生」，進一步使又追出「星期五夫人」的來歷。這眞是意外收獲。

李斯拔步追出「風車酒吧」，不停的喊着：「蘇珊，蘇珊！」

突然兩隻軟玉温香的手拉住了他，他倉促間回顧，見是舊時相識的吧娘露露，方要說話，露露伸手掩着他的嘴，投懷送抱的貼在他身上，嬌癡的說：「那麽沒命的追着蘇珊喊做什麽，難道老朋友不值得看一眼啦？」

李斯摔開手：「等會兒給妳說。」

「唷……」

露露不防，猛然被李斯一摔，險些立脚不住，不禁嘟着嘴嬌嗔。李斯奔出「風車酒吧」，門帘掀起，恰與一個人撞個滿懷，相望之下，彼此都有些吃驚，原來來的正是尊尼。

李斯扯着尊尼，低聲說道：「你不要走！」

兩眼不停的打量着四週，並不見那年輕的韋伯信，也沒有蘇珊的影子。

李斯這時確實氣憤尊尼，雖然尊尼並沒有壞了多大的事，但是他總愛跟着，像條响尾蛇的影子，使李斯內心感到厭煩。

他把尊尼拉到暗處，悄聲地叱問着：

「你爲什麽跟踪我？」

尊尼也怒目而視：「你以爲我喜歡跟你？」

「那爲什麽？」

「有人要我來的。」

李斯憤怒的揪起尊尼的衣領：「你這個職業打手，是誰買你來的。」

尊尼突然睜大一雙眼，牢盯着李斯，急促的喘着。李斯緊防着尊尼出手，尊尼盯了李斯許久，猛然掄臂格開李斯抓着他衣領的手，狠狠的罵着：「自以爲了不起，小心你的命吧！」

李斯要拉尊尼，尊尼向停車的地方狂奔，李斯沒再追尊尼，他覺得那是不必要的，有那些時間，何如再尋尋蘇珊和韋伯信的去處呢？

× × ×

李斯終於在「風車酒吧」又見到了蘇珊，距那一天晚上已是兩天之後的事，蘇珊仍像沐浴在春風裏，微笑掛在秀麗的臉龐上，本已動人的容貌，如今看來更動人了，李斯打趣的說：「韋伯信，還稱妳的意嗎？」

蘇珊憨笑着：「太好了。」

「眞有那麽好？」

「你永遠不會知道的。」

「那天晚上你們去那裏？」

「很神秘的地方。」

「妳該不止只知道他是韋伯信吧？」

蘇珊逼視着李斯道：「你還想知道些什麽？」

李斯試探着說：「譬如他的住處。」

蘇珊微笑着搖頭。

「譬如他的職業，家世……」

蘇珊咯咯的笑着又搖搖頭。

「譬如他是個怎麽樣的人……」

蘇珊突然掩着嘴止不住的笑，斜瞟着李斯，兩頰飛起紅霞；李斯猜不透她笑什麽，只有癡望着她笑得花枝抖顫，許久，蘇珊問李斯：「你要知道他是個怎麽樣的人嗎？」

「當然。」

蘇珊紅着臉，附在李斯耳邊說：「他是個使女人永遠無法忘記的男人，一旦遇上了他，離開他便只有死。」

「不錯，他是這樣的。」

李斯自語着，不禁又想起了可憐被燒死的「茱莉小姐」，即使她不被徐家賓燒死，她還是要死的：因爲她不可能與韋伯信白頭偕老的。

× × ×

白色的「松林別墅」，躺在黑色的聖僧塔下。夜，靜悄悄的，除了松林的風聲，幾乎可以用一個「死」字來形容這裏可怕的沉寂。

李斯走出森林公園，在暗無月色的夜裏，向「松林別墅」摸索，沿着「松林別墅」的圍牆到後側門，門上裝着暗鎖，他雖然對於黑道上開鎖的雕虫小技，畧有知識，但試過幾把鎖匙，竟全無消息。

他失望的呆看着過高的圍牆，許久得不到主意。

天色黑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李斯想要探「蘭心小舍」的秘密，這眞是不可多得的時機，他要越過圍牆，可是沒有好的方法。

他想尋幾塊墊脚石，可是大地一片黑暗，要找幾塊石頭，不打火照明，確非易事，李斯只有低着頭在附近的地上摸索，正當他彎着腰專心一意的找尋時，突然一條人影向他猛撲過來，雖然看不清楚，祇聽風聲，已足够供給李斯判斷處置了。

李斯閃身躲過撲襲，眼前一件明亮的東西，劃身而過，李斯眼尖，將身側過，伸手搭上那人的腕子，略一用力，便奪刀在手。

李斯怒喝着：「尊尼。」

對方沒答話。

李斯身勢尚未站穩，回身猛刺一刀，那人似乎也沒料到李斯有此一着，張惶失措，忙亂中用手一格，接着一聲驚叫：「啊！」

想是刀傷着那人，因爲那人已落荒而逃。

李斯回到貓眼沙龍時，已經半夜一點了，波斯貓夫人獨坐在酒吧間，小厮倚在門框上打瞌睡，後面正好走出一對神秘的男女，男的鴨舌帽壓得很低，女的臉幾乎全部埋藏在男的臂腕上，和波斯貓夫人打個招呼，小厮送出貓眼沙龍。

李斯勉強含着笑問波斯貓夫人：「尊尼呢？」

波斯貓夫人鎭靜的說：「找他有什麽事？」

「我有一樣東西送給他。」

「什麽？」

李斯悄悄的摸出奪來的那把刀，攏在酒櫃上，然後兀自走進酒吧，斟半杯酒，細飲着。波斯貓夫人拿起那把刀端詳着，過了一會兒，又放置在原處，若無其事的問李斯：「這把刀怎麽啦？」

「妳不認識這把刀嗎？」

波斯貓夫人輕搖着頭。

李斯冷笑着：「妳該認識的，寶貝，不是嗎？如果不是我命大的話，現在我面對的已不是妳，而是露茜了，妳要他去的吧？爲什麽？」

波斯貓夫人打量着李斯冷峻的表情，已經瞭解到情勢的嚴重，她深知道李斯的爲人，雖然長掛着微笑，却也是知名的狠客，一旦鬧出了誤會，只怕自己沾不了便宜。

她在爲難的反覆思索着，如何解釋這一件事，李斯喝着酒冷靜的打量着波斯貓夫人，像法官在判刑前等候聆聽罪犯的答辯。

終於波斯貓夫人沉痛的說：「不錯，是我要他去跟你的。」

李斯愕然：「爲什麽？」

「維護你的安全呀！」

「聰明的夫人，妳想他會嗎？」

「至少他也不敢傷害你吧！」

「可是，事實是這樣的。」

「你能確定是尊尼嗎？」

「至少他的身材像尊尼，而且喜歡用刀，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波斯貓夫人突然發出一串銀鈴似的笑聲，伸出嫩柔的細手，在李斯的下巴一摸，意態撩人的扭着身軀偎到李斯身邊，媚聲的說：「達令，露茜也是被刀殺死的，你怎不說是尊尼幹的？」

「……」

這下李斯倒眞的楞住了。

波斯貓夫人這句話提醒了李斯，在「松林別墅」外面的神秘兇手，不一定是尊尼，但說不定與露茜之死有關。

他怎麽會知道李斯在「松林別墅」外面呢？自然他是在李斯身側，而常常暗中注意李斯的人，除了尊尼還有誰？李斯想不出，但却想出另一件事，在「松林別墅」暗襲李斯的神秘兇手，極有可能手上受了傷。

他喝口酒，對波斯貓夫人說：「尊尼回來我會知道是不是他。」

「噢？」

「嗯！」

「爲什麽？」

「我想他的手一定受了傷。」

夜半三點，尊尼仍未回來，不用說，這一夜，李斯與波斯貓夫人的夢都够旖旎的。

李斯慵懶的走出密室時，驕陽刺眼，又是中午了。尊尼仍未回來，李斯暗想着，或許尊尼永遠不會回來了，因爲他該知道，李斯會在貓眼沙龍等他的。

李斯再度到「風車酒吧」，他想要知道關於韋伯信的事，如果他能和韋伯信直接接觸，或許能從這條綫索上，查出關於「星期五先生」的眞相，而且韋伯信熟習的輪廓，他在縈思中一直未尋到正確的答案，一旦能憶及時，也許會有助於瞭解韋伯信的身世。

的士停在「風車酒吧」，李斯走下來，仔細的左右打量着，希望發現尊尼，但是他失望了，尊尼似乎已經神秘的失踪。

李斯走進「風車酒吧」，進門口的地方，一個叫化子蹲在牆角上，李斯習慣的掏隻零角子丟給他，當李斯走過去時，後面有人輕喚着：「李先生。」

李斯回頭看，並無人影。

當他正要扭轉頭走去時，蹲在地上的叫化子，仰起頭惶愧的說：「是我，陳七龍。」

李斯看到陳七龍，心裏泛起一陣無名的哀傷與同情，不由蹲在地上，握着陳七龍骯髒的手，撫慰着說道：「近來怎麽樣了？」

「還好，不會再壞了，」陳七龍仍是那一頭亂蓬的長髮，神態上却較前些日子更爲頹喪：「露茜被殺的事，查出頭緒了嗎？」

「快啦！」

陳七龍露出一絲喜悅：「但願快啦，尊尼剛來過，他還打聽你呢？」

「打聽什麽？」

「他要我看着你，等會兒他還要來的。」陳七龍亮亮手裏的鈔票，「這是他給我的。」

李斯毫不遲疑的掏出更多的鈔票給他，然後囑咐他說：「尊尼來了，你告訴他沒看到我。」

「好的，好的。」

陳七龍把李斯的錢也收下了。

李斯坐在長長的酒枱靠牆角暗淡的一端，獨自要一杯酒，還未沾唇，露露扭着腰肢，到他身邊，撒嬌撒痴的說：「怎麽也不叫我？獨自喝悶酒，想着誰呀？蘇珊嗎？」

李斯笑着摟住露露的腰肢，替她要杯酒：「妳怎麽知道我想蘇珊？」

露露浪蕩的笑着：「你們男人都是這樣，送到門口的不稀罕，越是吃不到嘴的越心癢，不是嗎？」

李斯緊摟着露露，親着她：「寶貝，妳說的眞對，可以找蘇珊來嗎？」

露露嬌嗔着：「你就是這種人！」

露露挽着蘇珊來到李斯身邊，往他懷裏一塞，打趣的說：「你的寶貝來了。」

蘇珊故作忸怩的推拒着，露露要離去，李斯一把拖住，朗聲的笑着：「蘇珊暫時作客，一會兒韋伯信來了，便要走的。還是露露，我們才是地久天長呢？蘇珊，是嗎？」

「……」

蘇珊緊低着頭，吃吃地笑着，似得意又似羞澀。

李斯却又追問着：「妳的韋伯信要來嗎？」

蘇珊充滿甜蜜表情的點着頭。

李斯的伸手摟着蘇珊的肩，把蘇珊的嬌軀緊靠到自己懷裏，蘇珊也故作嬌柔不勝之態，揉在李斯寬闊的胸前，李斯風趣的說：「我們得珍惜這段好時光。」

露露冷冷的望了他倆一眼。

門簾掀起，走進來一個英俊的年輕人，首先發現的是蘇珊，她掙扎着從李斯身邊站起，李斯不須看，從蘇珊的表情上，已知韋伯信來了。

李斯微笑着問蘇珊道：「可以一起坐嗎？」

蘇珊不安的說：「我想可以吧！」

於是蘇珊蹣跚的離開李斯，向着韋伯信走去，遙遠的便喊着：「韋伯信！」

韋伯信轉頭看見蘇珊，冷漠的臉上立刻現出愉悅的笑容，向着蘇珊迎上去，他拉着蘇珊的手，蘇珊似乎在和他說什麽，韋伯信不時的朝李斯的地方打量着。終於，他勉強的點着頭，挽着蘇珊走向李斯的坐處。

在韋伯信的走近李斯時，李斯從黑暗中站起身，端視着韋伯信熟習的輪廓，陷入迷惘的沉思。

當韋伯信和蘇珊入座時，蘇珊替他們介紹着，李斯伸出手，自道了姓名：「李斯！」

韋伯信突然在表情上現出奇異之色，瞬間又平靜下來，却在暗淡的燈光下，集中視力，打量着李斯，李斯空伸半天的手，韋伯信表現出一種不屑的神情。李斯祇得將手尷尬的縮回去。

「韋伯信。」

韋伯信終於說出自己的姓名，沒等李斯答腔，他傲岸的說：「久仰李斯先生的大名，今日方得見廬山眞面目，有幸！有幸！不巧我們就要出去，想李先生不介意吧！」

「那裏……」

李斯答着話，韋伯信摟着蘇珊的腰肢走了。

李斯推開露露，緊跟着韋伯信走出「風車酒吧」，然而韋伯信和蘇珊的影子，已隱沒在停車場裏，他邁下台階，極目搜尋着，一輛黑色的轎子，正在發動駛出。

車裏的人影被淡藍色的幃紗遮着，祇能見到擺在後車窗上的一隻玩具北平獅子狗，突然勾起了李斯的記憶，他仔細的看着車牌，雖然車子在開始走動，却還能清晰的看出，那車牌正是XX0110，無疑的它曾經從「松林別墅」駛出來，不管它是不是「松林別墅」的車子。這也足以說明，韋伯信與「松林別墅」裏的人，有着密切的關係。更確切點說，韋伯信如果不是與萬夫人有關係，必然是與「松林別墅」的管家加利太太有關係。

李斯正凝想着，陳七龍拉着他的衣襟說：「李先生，尊尼那傢伙又來過了；我告訴他沒見到你。」

李斯不經意的說：「謝謝！」

他心神不屬的，獨自朝着大街走去。

陳七龍失望的瞪着李斯的背影，獨自踽踽的消逝在巷裏。口裏不住的喃喃着：「這次他忘了。」

× × ×

約莫十點多，黑黝黝的城郊公路上，靜靜的毫無聲息。偶然有車輛駛過，只留下一縷瞬間即逝的輕烟。

一輛黑色的轎車，出了T城，向着聖僧塔駛去。繞過森林公園，突然停在「松林別墅」的側門口，一個英俊的年輕人，走出轎車，掏出一把鎖匙，熟練的去開「松林別墅」的側門。

突然從樹陰裏竄出一條人影，輕捷的到他身後，當那年輕人發覺時，一件硬傢伙已抵在他的背後。同時沉聲的對他說

「韋伯信先生，我們又幸會了！」

韋伯信這時聽出李斯的聲音，只得強壓下驚恐、沉靜的說：「李斯先生，你不覺得這樣的玩笑，開得過份嗎？」

李斯冷笑着：「一點也不會，因爲曾經有人給我開過更大的玩笑呢！」

李斯說着抓起韋伯信的右手，不出所料，果然他的右手掌上赫然纏着一條紗布。李斯嘲笑的問着：「韋伯信先生，你的手怎麽啦？」

「……」

韋伯信自知行藏敗露，也不再辯護，靜等勢態發展。李斯却毫不放鬆的追逼，他掏出那把刀，遞到韋伯信面前：「還是你的吧！」

「……」

「你爲了什麼？是誰教唆你的？」

「……」

「你來『松林別墅』做什麼？」

「……」

韋伯信始終一言不答，雖然他自知處於下風，已不存舉手反抗之心，可是就此一着，也頗棘手的；因爲李斯雖然得到他，豈不等於只得到一條多着一口氣的死屍。對於事情的發展，可以說是沒有多大帮助的。

兩人堅持許久，李斯不覺冷冷的笑了，他沉聲說：「好吧！旣然你不說話，我要帶你去見個朋友；他會替你說話的。」

韋伯信仍默默的佇立着。

李斯催促着：「上車吧！」

韋伯信在李斯的威逼下，登上汽車，李斯駕着車駛向T城。韋伯信心裏冷了半截，他料到李斯要送他到T城的警察局去；但他也同時產生了新的希望，因爲最多挨到明天，會有人保他出去的。

李斯駕着車，突然沉默起來；那種沉默像雨前的陰雲密佈。它的陰影，直接威脅着韋伯信的心靈。

韋伯信正在思索如何掀開這塊心靈上的巨石時，突然他發現李斯把車子轉入了小道，正向着鄉間駛去。韋伯信終於忍不住的問：「你要到那裏去？」

「不久你會知道！」

李斯神秘的笑着，踩下油門，加快行車速度，鄉村的道路，還未舖上柏油，走起來難免有些顚簸。這給予韋伯信難得的機會，他想乘着車子簸動時，擊倒李斯。失去這個機會，他似乎很難和李斯戰成平手。他斜瞟了李斯一眼，不料李斯却冷笑着向他提出警告：「不要妄動，那只是自找苦吃。」

韋伯信無奈地苦澀的瞪了李斯一眼。

車子行駛在泥濘的道路，輪下不住的沙沙作响，彷彿前幾天的積雨，這時還未乾。穿過一片楓樹林，戛然停在靠右手，一座斷垣的紅屋前。

李斯冷笑着：「這裏你認識嗎？」

韋伯信雖然內心的恐懼使臉色都變白了，却還是硬撐着，直管搖頭。

李斯無言的打開車門：「下車吧！我帶你進去。這裏的主人渴望你來，他那僕人瘋漢馬德更渴望你來。你總不會不知道吧？」

韋伯信本來已蒼白的臉色，聽了馬德的名字，立刻滲出冷汗，轉爲鐵青。失魂落魄的，嘴唇顫抖着，祈求似的哀懇着李斯：「求求你，我什麼都可以答應你；請你放手這件事吧！」

「我要的你都能答應嗎？」

「能，能，即使你要半個T城，我也替你設法。」

「我祇要你說出眞相。如果你不肯，我把你送進『茱莉小姐』的家去。你該知道：她是爲你被燒死的，徐家賓是爲你殘廢的。他們的忠僕馬德已成瘋漢，他隨時夢想着殺死你。尤其他有一把怪力，我祇要送你進去，你沒有活着出來的可能。」

韋伯信坐在車裏，雖然天不怎麽熱，却已冷汗直淌如雨下了。他臉上滿是恐怖，嘴唇抽搐似的蠕動：急促的低囔着：「別說啦！別說啦！」

「那麼你答應說出眞相了？」

「可是，你爲什麼要管這件事？」

李斯望着韋伯信完全萎頓的神情，笑着說：「有人給我報酬呀！」

韋伯信立刻匍伏在車廂裏：「我願意給你百倍的報酬，請你不要再追究這件事；你可以拿着那筆錢雲遊四海，逍遙各地。不是很好嗎？」

「眞的？」

「當然。」

「好吧！我答應不追究。但你必須把事實告訴我，因爲我在這上面花了功夫，總不能不明不白的撒手。」

「……」

韋伯信咿唔着，惶悚的仰望着李斯，李斯却在一步也不放鬆的緊逼着說：「我鄭重的警告你，當我數到五，你還不說話，我立刻把你送進去給馬德，後果你是知道的。」

韋伯信禁不住週身戰慄。

李斯打開車門，開始在計數：「一……二……三……四……」

韋伯信惶恐的哀求着：「你要我說什麼？我說呀！」

李斯揪着韋伯信的衣領：「你和茱莉小姐的事。」

韋伯信眼神充滿恐懼的仰望着李斯：「我和茱莉在偶然機會中認識，以後經常在貓眼沙龍幽會。後來他的丈夫徐家賓發覺了，勸茱莉和我斷絕，茱莉寧死不肯。徐家賓放火自焚，沒想到祇燒死茱莉，他自己跌成了殘廢。那個瘋僕馬德，追尋我很久，要殺死我，他過去是黑道上的匪頭，受過徐家賓的恩，你千萬不能使他見到我，我……」

「茱莉小姐認識一位『星期五先生』是誰？」

「是我。」

「是你？那麼星期五夫人呢？」

「星期五夫人……」

「快說，別想用謊言搪塞我；如有一字不實，我不會饒恕你的。」

韋伯信像洩了氣的皮球，無力的說：「『星期五夫人』就是『松林別墅』的加利太太。」

「是她？」

「是。」

「你們爲什麼殺死露茜？」

韋伯信悚慄的囔着：「我們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你們那天到玫瑰精舍幹什麼？」

「我們在染香雅築，並沒到玫瑰精舍去。」

李斯猛一用力，把韋伯信拖下了車，滾倒地上：韋伯信嚇得渾身戰抖，李斯沉聲說道：「我已經告訴過你，我不愛聽謊言。玫瑰精舍有你們遺留的指紋，還想賴嗎？」

韋伯信自知無法抵賴，又面臨着馬德的威脅，哭喪着臉說：「那天我和加利太太到了貓眼沙龍，意外的和萬金河先生在玫瑰花圃碰了面。於是，萬金河先生和加利太太當時發生爭吵。」

「爲什麼發生爭吵？」

「因爲……萬金河先生與加利太太之間，也有不可告人的關係。」

「哦！」

「加利太太以爲萬金河先生撞破我們的事，使她的名譽與一切瀕臨破滅：因而她教我殺死萬金河先生，並且萬金河先生死後，加利太太還可以利用癱瘓的萬夫人，控制萬金河先生的巨產，豈不是一舉兩得。」

「後來呢？」

「我和加利太太到了玫瑰精舍，露茜裸着身體在密室裏，使我們誤會萬金河在浴室，殺了露茜之後，找不到萬金河先生，才知道他已匆匆的離去了。」

「萬金河先生怎麼死的呢？」

「他……」

李斯提起韋伯信的頭髮，使他面對着自己：「想編造謊言嗎？」

「不，不……是我殺死的。」

「怎麼死的？」

「殺死露茜之後，加利太太以爲萬金河走了是不妥當的，她帶着我進入『松林別墅』去，在『蘭心小舍』外面的草地上，我們找到了他。當時四邊沒人，加利太太向他哀求着敷衍，我從後面把他擊倒，然後把他窒息死。我從側門離去，加利太太再告訴他是心臟病發猝。」

「有沒有謊話？」

「沒有，決沒有，我所說的話，你都可以向萬夫人和加利太太對證的，只求你不要揭穿，我會給你報酬的。」

「我不十分相信你的話，是要對證一下。」

李斯冷笑着，把韋伯信又推進車廂裏，把車駛離「湛廬」的紅屋；韋伯信修長的身體萎縮在車座上，好像一隻死了的大蝦。

× × ×

「松林別墅」從萬金河死後，就瀰漫着一種怪異的氣氛。「蘭心小舍」通常很早便燈火熄滅，歸於沉寂了，不知何故今夜徹宵亮着燈，平時溫順柔和的萬夫人，這幾天來也顯得暴躁，加利太太嚴肅的臉上，掛着一層陰沉的冷霜。

李斯回到「松林別墅」，已經黎明了；他扭着韋伯信的衣領，打開「松林別墅」的側門，遠遠便看到「蘭心小舍」的窗簾上透着微弱的光。

李斯打量着靜悄悄的「松林別墅」，低聲問韋伯信：「加利太太住在那裏？」

韋伯信冷靜的說：「在『蘭心小舍』的另一間房裏。」

他們向着「蘭心小舍」走去，當他們走近時，出乎意外的加利太太竟冷冰冰的倚在「蘭心小舍」的門口，她看到李斯和韋伯信，似乎已瞭解惡劣的情況，只是毫無表情的說：「我的不安，終於要解除了。李先生我祇得說，歡迎你再度光臨『松林別墅』！」

李斯依然禮貌的一躬身，說：「恕我打擾。」

他們進入「蘭心小舍」時，客廳裏空洞洞的，加利太太讓李斯坐，李斯首先表明來意，把韋伯信供認的話向加利太太重述了一遍，加利太太面色如土的聆聽着，最後，她反問李斯道：「你是受雇於警方嗎？」

李斯搖着頭：「不。」

「那麼爲了什麼？」

「報酬。」

加利太太流露出一絲悽慘的笑容。「我們會給你更多。」

「也許，但是現在我不需要了。」

「那麼你要什麼？」

「我要事情的眞相。」

「韋伯信不是說過了嗎？」

「我想聽聽萬夫人的話，因爲她也是被害者，能替我轉達嗎？」

加利太太冷冷的望着李斯，那眼神像冰霜一樣的寒，像死亡一樣的可怖，經過漫長的沉寂，無可奈何的盯了韋伯信一眼：「好吧！我去請夫人出來。」

加利太太進到萬夫人的房間，燈亮了，隱隱約約的可以聽到她在低聲向萬夫人敍述這件事，少頃房門啓處，加利太太推着萬夫人的特製病牀到客廳裏。萬夫人的神色像是方從夢中甦醒，她細細的打量着李斯，却沒說什麼話。

許久，客廳陷於恐怖的沉寂中，一陣晨風，吹起窗簾，加利太太走過去關窗子，萬夫人止着她說：「別關了，吹點風進來，也好清醒一下。」

李斯道着夜來打擾的歉意，萬夫人微露一絲悽然的笑容，輕啓動人的櫻唇：「李先生，你的來意，加利太太已對我說過了，不論是露茜的死，還是外子的死，都使我痛徹心腑。我是個殘廢多年的女人，處境很可憐，如今更可憐了。唯一能給我的生存鼓勵的，祇有加利太太：可惜她竟然做下這樣大的錯事，要我怎麼說呢？這是不可原諒的錯誤。」

「……」

李斯默默的望着萬夫人，聽着她的說話。片刻，萬夫人喘息着說：「我這孤獨的後半生裏，不能沒有加利太太。唉！死的既然不能復活，活着的我們爲什麼不給他一個機會呢？上帝教我們寬恕每一個人的錯誤，祇要他肯改悔！不是嗎？」

李斯不住的讚揚着：「夫人胸襟太偉大了！」

「你同意啦？」

「什麼？」

「寬恕他們的錯誤。」

「夫人，抱歉我無法給予他們寬恕，祇能給予他們同情；因爲我無權去寬恕他們。」

「他們會感激你的。」

「我知道！」

「李先生，你是個固執的君子，完全不似傳說中的江湖客。」

「夫人過獎。」

萬夫人沉默片刻，近乎哀求的說：「李先生，難道你不能看在我可憐的境遇上，寬恕他們嗎？這件事情宣揚出去，我們家族的榮譽將完全毀滅，我也祇有孤獨以死了。」

「我很同情，却無法寬恕。」

「唉！這也是罪孽，你可知道一個癱瘓者的痛苦？我的兩腿：……」

萬夫人哀惋的說着，左手輕輕的拉起絲綢薄衾，一雙纖巧的秀脚，塗着鮮紅的寇丹，襯着雪白的肌膚；像玉璧上鑲着十

粒相思豆，從薄衾下透出來，這雙脚瘦不露骨，胖不臃腫，玲瓏剔透，溫柔得恰到好處。不像是長在人身上的一部份，倒好似名匠的雕塑，眞是人間難得一見的藝術品。

李斯看得心旌不定，暗嘆着：可惜這雙脚，竟長在兩條殘廢的腿上。

萬夫人好像個木雕美人，沉凝在靜靜的美中，左手却仍在輕提着薄衾，一雙裸裎的玉腿，漸漸露出衾被之外，那眞是一雙妙腿，長得勻稱，修長，曲綫玲瓏；配着白中隱隱透紅的肌膚，即使是一個魯男子，看了也會把持不住，何况是風流的李斯。

他感到他的心跳在加速，房間裏的溫度，似乎一瞬間增加許多，幸而他知道這是雙殘廢的腿，不然眞不知道要發生什麼樣的怪事呢！

李斯的神思，集中在萬夫人裸裎的玉腿上，萬夫人冷笑着：「你看我這兩條殘廢的腿，還值得你同情嗎？」

李斯猛然從痴迷中醒悟，再看萬夫人，姣好的玉面上竟掛下一層陰森的冷霜，右手的一支小形毛瑟槍正對着自己，李斯這時才知道自己已墜入陷阱，但要反抗，爲時已晚了。

韋伯信取過李斯的槍，抵在他身後的腰眼上，李斯陷入絕望的境地，他懷着怨望、悔恨，打量着萬夫人；這時他才醒悟到萬夫人是個蛇蝎美人。

突然他發覺萬夫人持鎗的右手食指上，貼着塊小小的膠布，他不禁想起玫瑰精舍那半個切形的殘破指紋，他立時滿意的笑了。

萬夫人冷峻的問他道：「到這時候，你笑什麼？」

李斯笑着說道：「我終於找到了兇手了。」

「你早已找到了。」

「那是假的，妳才是眞的兇手，妳才是星期五夫人，而且萬金河先生也是妳殺死的。」

萬夫人冷笑着：「你畢竟還算聰明，可惜知道得太遲了，韋伯信和你說的話都是眞的，但是星期五夫人不是加利太太，而是我，我和萬金河感情不好，三年前我遇見了韋伯信，於是我假裝癱瘓，拒絕和萬金河同住，本來我們可以離婚的，可是那會影响我們家族的榮譽，而且我不能放棄萬金河的鉅額產業，我們設計了一個意外死亡的圈套，可是他等不及。那天在貓眼沙龍他遇見了我們，使我們不得不提早動手，爲了不留綫索，我們必須先殺死露茜，正像現在這樣，爲了不讓這件事有第四人知道，我們就必須殺你一樣，我想你不會怨恨。遺憾的是：因爲你想要知道的，終於都知道了。」

李斯冷笑着：「妳殺了我，還是有第四人知道的。」

萬夫人走下了床，逼近李斯身邊：「爲什麼？」

「因爲窗外有人。」

萬夫人禁不住的要回顧窗外，韋伯信這時鎗口在李斯腰眼上抵了一下，警告着他說：「窗外不會有人，你也不要想施什麼詭計；那都是多餘的。」

萬夫人發出一串冷冷的嘲笑：「李先生，你不會希望弄髒我『蘭心小舍』的地氈吧？我想你一定會像個男子漢，勇敢的走向你應該走的路。」

李斯自我解嘲的慘然一笑：「夫人的話，我總是尊重的。」

萬夫人走出門去，李斯默默的跟着她，韋伯信毫不鬆懈的用鎗管抵着李斯，加利太太在一角靜望着，當韋伯信走近窗前時，突然寒光一閃，韋伯信大叫着甩掉了鎗，右手腕上插着一把銀光閃閃的精緻的短刀。

李斯毫不遲疑的撲向萬夫人，奪取了她手中的鎗，此刻，窗外靈活的竄進一條身影，檢起落在地上的槍，他正是尊尼，加利太太望着這瞬間的變化，吃驚得喊不出聲來。

× × ×

驕陽似火，李斯架着太陽眼鏡，提着他的手提箱走出貓眼沙龍，波斯貓夫人和尊尼在送他。

李斯感激的拉着尊尼的手，說道：「朋友，你眞是我的朋友。」

尊尼眞實的笑了，他手上在玩弄着那把銀光閃閃精緻的小刀，波斯貓夫人旁在李斯身邊輕聲問道：「大偵探，什麼時候來取你的報酬呢？」

李斯神秘的笑着，附在波斯貓夫人的耳邊，悄聲的說道：「夫人，我已經得到了。」

波斯貓夫人雖然徐娘半老，也不禁兩頰泛起一層少女似的羞澀的紅暈。

（全文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少年英雄傳

犯家規被逐　成一方賭霸

神偷賭仙天魔女
邪僧怪道無情尼
細數天下英雄榜
一帮二堡三刀客

這是一位性好舞文弄墨的武林朋友，所寫的一首打油詩，詩中所列擧的十二位江湖豪客，俱屬一等一的頂尖人物，雖說尚有遺珠之憾，已十得其七八矣。

住在洛陽城的大刀錢四海，就是三刀客之一。

這日一大早，錢府的黑漆大門尚未打開，就聽到有人在裏面大聲嚷嚷叫罵，不久，大門開了，呼！地一聲，像是被人丟垃圾，棄破爛似的扔出來一個人。

是一個男孩，生得眉清目秀，俊逸出衆，一雙眼珠子骨碌碌的好靈活，一看就曉得是一個聰明的傢伙，只可惜在眉宇之間，有一股子化不開的慧黠、邪怪之氣。

男孩身手不俗，被人從門裏摔出來，依然毫髮未傷，一式「懶驢打滾」，接變「鯉魚打挺」，便一塵不沾的挺身站了起來。

門內緊接着衝出來一男一女，男的大約二十上下，一臉的蠻橫驕狂相，是錢如海的長子錢大進。女的十七八歲，膚白勝雪，白裏透紅，是錢家的大小姐錢純純，此刻正怒目相向，兇巴巴的活像一隻母老虎。

只聽錢大進破口大罵道：「張小仙，告訴你，我們錢家是可憐你，才叫你來挑水劈柴打雜的，你居然胆大包天，竟敢暗中偷學錢家的絕世武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個什麼東西，滾！馬上給我滾！」

錢大進的話甫落地，張小仙還沒有來得及開口答腔，他妹子錢純純已搶先說道：「野小子，你最好放明白點，老鼠肉永遠上不了餐桌，喇叭花也休想插進花瓶去，天生的賤命，只配趕牛放羊種莊稼，滾吧，別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姑奶奶要是再見到你勾引我妹妹多多，小心我打斷你的狗腿！」

突聞一個銀鈴似的聲音從門內傳出來：「姐，別說的那麼難聽好不好，其實阿郎挺好的，人又聰明，文才武功頂呱呱，做下人已經委屈人家了，連爹都在私下讚不絕口，別趕人家走嘛。」

隨着這一陣話語，大門口又多了一位與張小仙年齡相仿，頭上紮着兩條長辮子，身穿紅衣，一臉純樸清秀，貌相甚是精靈的姑娘，正是錢家的二小姐錢多多。

錢多多長着一對黑白分明會說話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瞧着張小仙不放，關愛同情之心溢於言表。

同時，口中說話，脚可沒停，本欲衝過去，跟張小仙站在一起，被她姐姐錢純純硬生生的給拉住不放。

張小仙，乳名阿郎，聞言剛剛叫了一聲：「多多。」以下的話還不會出口，錢大進便截口說道：「多多，不許妳多嘴，最好乖乖地站在那兒別動，這小子頭上生

瘡，脚底流膿，眞壞透了，偷學我們錢家的武功不算，還想拐騙妳，絕對留他不得的。」

錢多多不以爲然，大人大樣的反駁道：「哥，我抗議，這話不公平，你們純粹是嫉妒，妒忌阿郎比我們聰明，什麼事都比我們學得快，學得好，況且是我主動跟他要好的，小仙並沒有拐騙我。」

不禁惹惱了錢純純，氣得她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伸出手指頭，猛在自己的臉上羞，連聲喝斥道：「羞羞羞，憑咱們錢家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怎麼可以降尊紆貴，結交一個小混混，下三濫，也不怕給爹丟臉，笑掉江湖朋友的大門牙，虧妳還說得出口，眞羞死人啦。」

多多不甘示弱，據理力爭道：「姐，妳說話可不要出口傷人，小仙哥是我們在學堂裏同窗好友，只因家遭變故，中途輟學，不得已才自食其力，到外面來打工的，何況曾經得到爹的同意，你們想要趕他走，也必須取得爹的許可才行。」

錢大進冷哼一聲，說道：「哼，別給他臉上貼金，更不必替他隱瞞事實眞象，在洛陽城，誰不知道他是出了名的壞胚子，當初是因爲抽烟鬧事，目無尊長，被鴻儒學堂的仇老夫子給開除的，那裏是家遭變故，簡直是睜眼說瞎話，滿口的胡言亂語。」

語音一頓，繼續又說道：「兩年多來，他一直在各茶樓酒肆，甚至賭坊妓院鬼混，沒有一個地方能够安安穩穩的待上三個月，也沒有一個地方不是被人開除趕走的。」

是的，錢大進的話大部份眞實可信，兩年前，當阿郎十二歲的時候，的確是因爲抽烟鬧事，給老師仇水閣取了一個「臭水溝」的外號，慘遭開除的。

開除之後，他不敢回家，只好在外面鬼混。

他的經歷洋洋洒洒，可够嚇人的，在茶樓當過差，在酒館端過盤子，在妓院提過大茶壺，在賭館侍候過好幾位大老千，鏢局、武館、綢緞莊，他都幹過，還撿過破爛，拾過荒、放過牛，牧過羊。

只是，或則由於志趣不投，或則由於出了紕漏，少則數日，多則一兩個月，便拍拍屁股離開了。

不過，這小子却得天獨厚，天賦異稟，幹什麼是什麼，學什麼像什麼，論文才，一目十行，有過目成誦的本事；講武藝，不管拳掌刀創，輕功暗器，一看就會，一點就透，尤其是賭技，更是靑出於藍勝於藍，洛陽的賭徒，沒有一個不豎起大姆指。

別看他僅有十四五歲的年紀，累積的社會經驗已遠超過一個三十歲的成年人。

當然，他已經闖出字號，在洛陽擁有極高的知名度。

是名人。

是有名的小混混。

更是同伴心目中的大英雄。

在錢多多的心目中，阿郎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英雄，方待出口爲張小仙爭辯，錢純純怒不可當的道：「好了，多多，別再替他遮掩，小毛蟲就是小毛蟲，不可能變成一條龍，再說請他走路本來就是爹的決定，咱們家這座廟太小，擺不下他這個大菩薩。」

張小仙終於等到一個說話的機會，雙手插在口袋裏，歪頭，撇嘴，大瞪眼，一開口就像是吃了炸藥似的：「哼，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用不到你們來趕，小爺我鄭重宣佈辭職！」

這小子可眞幽默，人家已炒他魷魚，趕他走，他還大言不慚的宣佈辭職，寧不叫人拍案叫絕。

尚不止此，阿郎還有進一步的要求：「姓錢的，辭職歸辭職，上個月的薪水，以及遣散費，你們錢家理當照付。」

錢純純挑眉瞪眼的道：「呸！犯了我們錢家的規矩，掃地出門，還敢要薪水遣散費，門兒也沒有。」

阿郎並未生氣，反而冷笑一聲，道：「怎麼？想要賴？告訴妳，玩狠使刀，我是老祖宗，妳還差一大截，不要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小的不給找老的，這一筆帳將來我會連本帶利找錢老頭算回來，咱們後會有期，再見啦！」

伸出右手食指，英雄式的擦一下鼻子，當即發足揚長而去。

× × ×

兩年多來，張小仙一直在外面厮混，家裏的人却以爲他仍在學堂裏上學。每逢初一十五，是阿郎回家省親的日子，老頭子跟老太婆，少不了要循例考較一下他的文事武功，小仙乃天縱奇才，每一次都能順利過關。

別看張小仙調皮搗蛋，一腦子的鬼主意，亦頗懂得孝道，雖非自己親生的尊長，每次回家，總會帶些好吃的東西給兩位老人家。

今天是十五，正好又是阿郎該回家的日子。

可是，他已經被錢家趕出了門，這個月的薪水分文未拿，從家裏帶出來的學費，早已跟弟兄們朋分花光，連買一塊豆腐乾的錢也沒有。

「小事，沒有關係，天下沒有過不去的火燄山，再大的困難也難不倒我張小仙，找菩薩去借！」

心意一決，馬上精神百倍，哼着小調，邁開大步，一頭撞近附近的那一家寺廟去。

是一座小廟，只有五間佛堂，兩排配殿。

香火倒不惡，捐獻箱裏存放着不少香油錢。

院子裏，正有一個老和尚在掃地，張小仙滿臉堆笑的道：「老師父，早啊，我家爺爺奶奶臥病不起，小可是來給兩位老人家祈福的。」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老和尚聞言甚是感動，雙掌合十，先宣了一聲佛號，然後笑呵呵的道：「難得小施主有這一份孝心，菩薩一定會保佑你們的，快請，請！」

張小仙頷首爲禮，老實不客氣的跨進佛堂，當眞跪在神前禱告起來：「菩薩，弟子張小仙，因有急用，不惜借高利貸，想告貸白銀二兩，他日有錢，定當加倍奉還，絕不食言。」

說吧，直撲捐獻箱，手起手落，一塊

二兩重的碎銀子已被他弄到手。動作敏捷，手法乾淨俐落，縱然是職業扒手，也不過如此。

錢已弄到，身心一爽，張小仙不稍停留，買了一隻燒鷄，兩斤醬肘子，一盒綠豆糕，一包糖炒栗子，外加二斤燒刀子，歡天喜地的踏上回家的路。

阿郎是天生的樂天派，剛才的那些不愉快早已忘到九霄雲外去，一面放步疾馳，一面還在揮拳出掌，苦練輕功暗器等絕活，偶而還會吟上一首小詩，或背上一段子曰長子曰短的古書，以備應付老頭子與老太婆。

小仙的家並不遠，就在洛陽城南伊川縣北邊的七里坡。

七里坡，坡長七里，住戶零零落落，總共也不過才百十來戶人家，靠近長坡頂端，山脚下，一大片松林深處，有三間簡陋的小木屋，就是阿郎的家。

到得門口，張小仙刻意的整理一下服裝儀容，拉直嗓門嚷嚷道：「張爺爺，張奶奶，我從學堂裏回來啦。」

這小子眞絕，事隔兩年多，他還在扯謊，明明在外面鬼混，偏要說是從學堂裏回來的。

奇怪，往日只要他喊出聲來，老頭子老太婆就會忙不迭的迎出來，今天却靜悄悄地反應全無。

「好，居然敢開我的玩笑，等一下看我怎麼整你們兩個老不死的！」

心裏想着，已跨步踏進屋裏去，他馬上發現情形不妙，一向井然有序，而又異常整潔的堂屋，不知怎地，翻箱倒櫃，衣服雜物亂糟糟的散滿一地。

椅子翻啦，桌子碎啦，老兩口的臥室裏零亂不堪，小仙自己的房間同樣被人搜查過。

然而，找來找去，就是沒有老兩口的踪影。

「張爺爺，張爺爺！」

「張奶奶，張奶奶！」

喊也是白喊，四下寂然，根本無人回應。

張小仙心裏雪亮，他口裏的張爺爺張奶奶，都是身懷絕技的一流好手，他不相信有誰能把他們老兩口怎麼樣。

可是，照家裏的情形看來，分明是有強敵闖入，又不由得他不緊張，像是一隻沒頭蒼蠅似的，先裏裏外外，上上下下，四處搜尋一遍，見無所獲，隨即一陣風般衝出去，打算到最近的隣居王大嬸家問一問。

孰料，才奔出去十丈多遠，恰巧王大嬸正迎面而來，老遠就大聲喊叫道：「小仙仔，你回來的正是時候，大嬸正愁找你不到呢。」

阿郎緊走幾步，迎上去：「大嬸在找我？」

王大嬸擦了一把汗，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可不是嗎，大嬸正要到你們家裏去。」

「有事？」

「我沒事，是你們家的老爺子老奶奶出事了。」

「出了什麼事？」

「好像是有人到你們家去偷東西，被老兩口發現追出來，彼此一言不合，就打起來了。」

「來人一共幾個？」

「起先只有一個，後來又從半路上殺出三個來。」

「可知他們偷走了何種東西？」

「似乎只是一張破破舊舊起皺的山羊皮。」

「他們現在何處？」

「就在林子那邊的山坡上。」

上字尚未落地，張小仙已箭射而出，穿出樹林，山坡就在眼前，却沒見有人動手過招。

再仔細一看，有，數十步外躺着兩個人。

一個是白髮蒼蒼的老奶奶，全身血跡斑斑，少說也有十幾處傷，已氣絕身亡。

另一個是老爺爺，左臂被人以利器砍斷，掉落在丈許開外，身上的刀痕掌傷，不計其數，一張老臉已扭曲的不成樣子，同樣一動不動的平躺在黃砂地上。

「張奶奶，張奶奶！」張小仙拚命的搖着老太婆，沒見有半絲半毫反應。

「張爺爺，你們不能死啊，你們要是死翹翹，小仙就連半個親人也沒有了。」

抱住老頭子的頭，沒命似的猛搖猛晃，說也邪門，打了一個呃，吐出一口血痰，居然被他從鬼門關硬生生的拉回來。

睜開雙眼，見是阿郎，老頭臉上流露出無限欣悅，夢囈般的聲音說道：「小仙，你回來了，能够見你最後一面，老夫已心滿意足。」

張小仙一屁股坐下去，將老頭子的頭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強忍住滿腹悲傷，力持鎭靜的道：「張爺爺，不必急着說話，先運氣調息一下再說，或者我現在就去洛陽請一個大夫來。」

老頭搖搖頭，有氣無力的道：「不用去了，老夫自知大限已到，回天乏術，趁我還有一口氣在的時候，有幾件事必須交代淸楚。」

「張爺爺有什麼事要交代？」

「有關你的身世。」

「是呀，小仙兒不曉得問過多少遍了，你老人家一直不肯告訴我生身的父母是誰？」

「其實，老夫現在也不知道你是誰家的孩子，只係受一位故人之託，代爲扶養的。」

「是誰？」

「三絕婆婆。」

「誰是三絕婆婆？」

「就是常常來我們家看你的那位老婆婆。」

「哦，原來是她，這位三絕婆婆好像很久沒有來我們家了。」

「可不是嗎，老夫很担心她發生意外，果不幸而言中，你的身份之謎就永遠解不開了。」

老頭已瀕油盡燈枯之境，喘息了好一會兒，才又繼續說道：「是以，快找幾個人來，刨一個坑，將我們老兩口草草掩埋後，就當火速離此，去找三絕婆婆。」

「張爺爺，別說喪氣話，這幾個王八蛋爲何要殺害兩位老人家，有仇？」

「無怨無仇。」

「那是爲什麼？」

「爲了一張藏寶圖。」

「兇手是那條綫上的？」

「是四個蒙面人。」

「可知他們的姓名來歷？」

「是——」

油已盡，燈已枯，只見他翻了一個白眼，一口氣上不來便翹了辮子。

張小仙一見大駭，抱住老頭的頭大哭大喊道：「張爺爺，你不能死、不能死，小仙不許死，快說三絕婆婆在那裏？那四個天殺的兇手是甚麽人？藏寶圖又是怎麽回事？」

老頭魂已出竅，踏上了黃泉路，但他喊破喉嚨，喉斷肝腸，依然沒有辦法掙脫死神的手。

「張爺爺，張奶奶，原諒小仙騙了你們，實際上我早已被臭水溝那個老混蛋開除，今天一大早又被錢家的人趕出門，你們這一死，阿郎眞的是無家可歸了！嗚哇！嗚哇！」

嚎哭一陣，忽然劈哩拍啦，左右開弓，打起老頭的耳光來，語氣也變了調調：

「老傢伙，你也不是個好東西，簡直混蛋加八級，叫你不要死，你偏不聽，急個甚麽勁，閻王老猴那裏又沒有大餐等你去吃，講好要將事情交代清楚，結果却不守信用，等於放了一個大臭屁。」

越說越氣，也越打越有勁，老頭的腮幫子幾幾乎要被他打爛了。

這時候，王大嬸才氣喘咻咻的趕過來，道：「小仙仔，快別哭鬧了，人死不能復生，就算你哭死鬧死，老爺，老奶奶也不可能活回來，快將兩位老人家扛回家裏去，上供燒紙要緊。」

阿郎應諾一聲，扛起老頭子來就走。

王大嬸也不含糊，扛着老奶奶，緊隨在後。

將老兩口的屍體放在堂屋裏，上面蓋了一塊白布單，從洛陽城裏買回來的燒鷄醬肉等正好派上用場，張小仙點燃六柱香，就以這些吃食之物當香爐，另外還倒了滿滿的三碗燒刀子，燒了一些往生金紙，磕了三個响頭後，道：「燒鷄醬肉是張爺爺愛吃的東西，燒刀子更是你的命，綠豆糕與糖炒栗子，張奶奶一向百吃不厭，兩位老人家請開懷享受吧，小仙兒要到洛陽去。」

站起身來，放步就往門外走。

王大嬸急忙攔下來，說道：「小仙仔，放着二老的後事不辦，你到洛陽去做甚麽？」

張小仙胸有成竹的回答道：「去買棺材。」

「咱們七里坡就有棺材店，何必到洛陽去。」

「洛陽的棺材好，兩位老人家養活了我十四年，不能太寒酸，一定要辦得轟轟烈烈，好好風光風光。」

「可是，你家剛剛遭了小偷，有銀子嗎？」

「我找過，好像沒有。」

「開玩笑，沒有銀子你到洛陽去發甚麽瘋？」

「船到橋頭自然直，我張小仙自有神機妙算，到洛陽再說。」

×　×　×

阿郎會有甚麽神機妙算，說穿了還不是老套——找菩薩去「借」。

老地方，老法子，駕輕就熟，張小仙一到洛陽，很快便「借」到一錠十兩重的小元寶。

十兩銀子，連一副最差的棺材都買不起，那裏談得上轟轟烈烈，風風光光。

小仙却有他自己的打算，將小元寶高高捧起，口中唸唸有詞道：「鷄呀鷄，帮帮忙拜託拜託，小爺爺我現在急需銀子花用，趕快給我生幾個金鷄蛋，孵幾隻金鷄，然後再鷄生蛋，鷄生蛋，多多益善。」

別以爲是阿郎吃錯了藥，亂發神經，錯將銀子當成鷄，事實上這只是一個譬喻，有一門生意正符合鷄生蛋蛋生鷄原理。

是甚麽？

賭！

×　×　×

不錯，賭博是最便捷最快速的發財方法。

張小仙是天生的賭徒，一想到賭他就全身血脈賁張，精神抖擻，一分一秒也捨不得躭擱，賭本已經有了，馬上闖進洛陽最大的一家賭場——紅中賭坊。

古色古香的門面，十分華麗壯觀，正面高大的門樓上，懸着一方大木匾，木匾的正中央是一張特大的麻將牌「紅中」，兩邊各有兩個斗大的金字，右「紅」左「中」。

這一張紅中，可是道道地地的註册商標，金字招牌，南七北六十三省中，處處都有它的分場分號，規模之大，賭徒之多、堪稱賭國之王，箇中翹楚。

張小仙個頭不小，但畢竟只有十四五歲的年紀，依然是一張娃娃臉，一進紅中賭坊的門，便被一名濃眉大眼的保鑣給攔下來，粗聲大氣的道：「小鬼頭，可是來找你爹？」

阿郎聞言大怒，語冷如冰：「放屁，老子是來找——」

他本想說是來找「銀子的」，但話未出口，被一位熟識的帳房先生發現了，過來說道：「張小仙，是不是走投無路，又來找工作？」

「哼！」張小仙挺着胸脯，昂着頭道：「好馬不吃回頭草，我阿郎離開你們紅中賭坊的時候就曾經說過，今生今世絕不會再看你們二五八萬似的臭臉色。」

帳房先生冷冰冰的道：「不是來找工作就好，事實上掌櫃的早有交代，永不錄用！」

保鑣做了一個驅逐的手勢，又盛氣凌人的補充着說道：「旣然不是來找事的，而且又是不受歡迎的人物，小鬼頭，你請吧。」

阿郎可不吃這一套，趾高氣揚的道：「他媽的，你少狗眼看人低，你爸是來賭錢的，是你們的衣食父母。」

帳房先生的三角眼一翻，嘿嘿冷笑道：「賭錢賭錢，有本錢才能賭，你這個窮小子那來的賭本？」

張小仙故意將小元寶抛出去，復以一招極優美的姿態收回來，嘻嘻笑道：「老兄，你瞎眼了，這不是賭本是甚麽？」

帳房先生不屑的道：「笑死人，這一

點點小錢，只配在土地廟前跟小癟三玩，也敢來紅中賭坊。」

張小仙傲氣十足的道：「奶奶的，別看走眼，這有一隻會下金蛋的鷄，等一下扛着你們紅中賭坊的銀子走，你就知道我張小仙的厲害了。」

也懶得跟他們再嚕七八嗦，腰幹一挺，跨步而入，先在賭蔴將、骰子、押寶、單雙以及四色紙牌的地方巡禮一週，最後在牌九桌前停下來。

莊家是紅中賭坊的一位大老千，張小仙認得他，叫石天槓，手風很順，面前已堆積了約莫二千兩銀子。

他們賭的是小牌九，一翻兩瞪眼，最是爽快俐落，阿郎最擅此道，手癢癢的在心裏暗語道：「哼，天槓，好美的名字，等一下老子叫你變成癟十。」

心裏雖然瞎嘀咕，並未下手押注，背着雙手，在一旁聚精會神的瞧着。

這小子眞是超人，天才，僅僅看了四把牌，已將三十二張牌的特徵全部牢記在心，也摸清楚了骰子裏灌了鉛塊，石天槓擲骰子的手法，乃至可能出現的點數。

換言之，不必看牌面，也就可以預知那一門拿的是何種牌。

嘩啦嘩啦，洗牌、疊牌、倒牌、石天槓手法熟練而富有美感，手拿骰子吆喝道：「來，快下，快下，多下多賠，少下少賠，不下不賠，天底下沒有比這玩意更好賺的。」

張小仙二話不說，啪！僅有的十兩銀子全部押在天門上。

在紅中賭場，十兩銀子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小注，阿郎連摸牌的資格都沒有，只有在一旁罰站湊興的份兒。

好在他早已算準會贏，摸不摸牌倒無所謂，出門、天門、末門、游走三家，連贏五把，張小仙的銀子根本不會收過，此刻已累積到三百二十兩。

十賭九詐，沒有一家賭場不是靠作弊使詐起家的，但眞正身懷絕技的大老千，都有一定的分寸，差不多都是吃多賠少，不會通吃，否則那裏還會有人來賭。

張小仙憑的是他超人一等的記性，游走三家，贏得了銀子，贏得賭友的尊敬，終於也贏得天門的一個位子。

有了位子，已取得摸牌的資格，自然不便再往別家去押，想要包贏不輸，全靠「眞才實學」，阿郎面臨了一次眞正的實力考驗。

石天槓似已意識到，面前的這個小毛頭不是一盞省油的燈，特意將牌重新洗過，做好一副穩贏的牌。

阿郎看得清楚，前面的四副牌瞭然於胸。

第一副牌是一張天牌，一張雜九，合起來只有一點，小的可憐，但另有一種賭法叫做「天九王」，可以吃對子。

第二副牌也很妙，一張虎頭，一張老九，本來是標準的癟十，賭場裏流行着一句行話，說是：「虎頭配老九，癟十頭裏走」。

然而，有些場合却將這兩張蹩脚牌命名爲「黑鬼子」，行話說成是「黑鬼子進京殺皇上」，連皇上都可以吃，變成最大的一副牌。

第三副牌是一對板櫈。

第四副最菜，長三配雜八，四點。

莊家石天槓抓起骰子，又在催促大家下注，張小仙不疾不徐的道：「慢着，我想先弄清楚，咱們賭不賭天九王？」

石天槓怔了一怔，爽快的答道：「不賭！」

「有沒有黑鬼子？」

「沒有？」

「好！」阿郎將全部三百二十兩銀子往面前一推，道：「你可以擲骰子了。」

石天槓毫不遲疑，待三家賭注下好，骰子立告出手，張小仙手指着骰子，以命令的口吻喊叫道：「六！六！六！」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骰子滾了好一陣子，說六果然是六。

六出，照次序應該是出門一點，天門癟十，末門一對二板，莊家四點，吃二賠一。

可是，事實並非如此，攤開牌的結果竟然是出門原牌不變一點，天門一對板櫈，末門四點，那一副虎頭配老九的癟十牌，却莫名其妙的跑到莊家石天槓的手裏去，通賠。

毫無疑問，是張小仙動了手脚，調了牌。

問題是，一般賭場的郎中老千，充其量，只能將癟十與板櫈對調，阿郎的手法却有前所未見的大搬家，一下子動了三副牌。

而且，做的天衣無縫，任何人皆看不出破綻來。

尤其是在洛陽城最大的紅中賭場，在大老千石天槓的面前，這個觔斗可栽大了，怎不叫他氣結。

張小仙却得意非凡，拍打着桌面，大呼小叫道：「石癟十，賠！賠！賠！」明明是石天槓，故意叫成石癟十。

抓姦抓雙，抓賊抓贓，雖然明知是阿郎攪的鬼，奈何苦無證據只好忍氣照賠。

阿郎的銀子已迅速增至六百四十兩。

到此時，石天槓才看清楚這位寃家對頭的廬山眞面目，詫然言道：「小兄弟，你尊姓大名？」

張小仙正經八百的說道：「張，張小仙。」

「我們好像在那裏見過？」

「就在紅中賭坊。」

「對了，你曾經在此幹過活兒。」

「這親手侍候過你石大爺。」

「令師是那位高人？」

「我沒有師父。」

「沒有師父？那你這一身賭技是從何處學得？」

「一部份是跟你學的。」

「小兄弟，別開玩笑，大搬家的手法老夫還生疏得很。」

「那可不，你老小子要是不生疏，怎麽會栽觔斗。」

「張小仙，說，另一部份又是何人所教？」

「這種可以發大財的本事，只有二百五才肯輕易傳授他人，是我張小仙獨自研究創造的。」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任誰也摸不透，一個乳臭未乾的孩子，居然有此眞知灼

見，獨豎一幟，數十道眸光一齊投注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霎時間，一個沒沒無聞的小混混，一下子就變成了賭國的大名人。

張小仙已感受成名的快慰，拉一下衣領，瞧一瞧天色，將面前的六百四十兩銀子往前面一推，粗聲大氣的說道：「老小子，天都快黑了，別盡說廢話，快擲骰子吧。」

石天楨沉吟一下，語意深長的道：「張小仙，身爲一個賭徒，賭技固然重要，賭德同樣不可置之不顧，所謂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你知道嗎？」

阿郎乾咳一聲，清一下喉嚨，裝模作樣的道：「知道，君子愛財，取其所需，够花就行了，贏得差不多時，小爺爺我自會走路，別緊張，今天的胃口不大，不會叫你脫褲子。」

小仙牛刀小試，一鳴驚人，就這麽三言兩語的工夫，十幾名賭徒已跟着他在天門上下了大注，粗略估計，當在三千兩以上。

直看得莊家石天楨皺起了眉頭，額角也淌下了汗，揑在手裏的骰子那還敢擲下去，遲疑再三後，沉聲說道：「小兄弟，你需要多少銀子？」

阿郎爽快的說：「不多，一百斤就够了。」

「你是說一千六百兩？」

「少個十兩八兩也無所謂。」

「你要這麽多銀子做甚麽？」

「辦喪事。」

「普通的喪事，三百兩就足够了。」

「我要轟轟烈烈，熱熱鬧鬧，非百斤莫辨。」

「能否省一省，少花點？」

「這是我家的事，你管不着，擲骰子發牌吧！」

能够神鬼不覺，一下子搬動三副牌，可是高等技術，石天楨自歎弗如，骰子一旦擲出去，一賠就是三千兩，自然不敢輕舉妄動，當下招招手，將帳房先生召過來，心不甘情不願的道：「給這位小兄弟支一千六百兩銀子。」

帳房先生聽得一呆，反問道：「這小子有這麽高的身價？」

石天楨毫不猶豫的連聲說道：「有！有！」

帳房眸光閃爍不定的道：「要不要向掌櫃的報告一聲？」

石天楨的語氣十分肯定。「不用了，這事石某願負全責。」

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竟能技壓紅中賭坊的賭師郎中，使石天楨丟盔曳甲，甘心服輸，可是史無前例的事，帳房先生說什麽也不肯相信，但察言觀色，又不由的他不信，面轉對張小仙，說道：「阿郎，看來老夫眞的是小瞧你了。能够使石師父心服口服的人，在洛陽城找不出第二個來，那一天有時間，老夫眞想拜你爲師學一學哩。」

豈料，馬屁拍在馬腿上，張小仙毫不承情，冷冰冰的回拒道：「抱歉，獨門絕技，不傳外人。」

帳房先生碰了一鼻子灰，自我解嘲的笑笑，轉換話題道：「阿郎，你是要銀子還是銀票？」

張小仙的答覆只有兩個字，說道：「要賭！」

石天楨愣然一楞，道：「小兄弟的意思是還要繼續賭下去？」

張小仙神采飛揚的道：「爵了半天站，才摸到一把牌，老子手癢得很。」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石天楨心裏雪亮，再賭下去，阿郎的花樣必然層出不窮，輸給張小仙一人倒也罷了，怕的是別人趁火打刼，跟着他一起下大注，不由的大爲緊張起來，苦苦哀求道：「石某剛才說過，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得饒人處且饒人，您需要的一千六百兩銀子，紅中賭坊照付，就請高抬貴手，見好就收吧，何必一定要趕盡殺絕。」

張小仙尋思再三，起身拍打一下衣服，意頗不甘的道：「好吧，賣你一個面子，勉爲其難，馬馬虎虎，答應你啦，不過，得另外附加一個條件。」

帳房先生怔愣一下，道：「你還有附加條件？」

阿郎漫不經心的道：「小意思，只要他改個名字就成了，不必換姓。」

石天楨忍氣吞聲的道：「要改什麽名字？」

張小仙直接了當的道：「將石天楨改成瘸十。」

瘸十，就一個賭師的份身而言，可是大大地不吉利，等於故意觸他的霉頭，但爲了儘早送走這位小煞星，石天楨只好嚥下這口氣，咬着牙齒答應下來。

帳房先生及時舊話重提道：「小兄弟究竟是要銀子還是銀票？」

阿郎洋洋得意的道：「銀子好啦，有重量才能顯得出成就感來。」

帳房先生躬身一諾，何消片刻工夫，便搬來十六個百兩重的大元寶。

十六個大元寶疊在一起，像是一座銀色的小山，銀光璀璨，耀眼生輝，看得張小仙眉開眼笑，樂不可支，童心未泯的他，不禁爲之鼓掌喊叫道：「哇呀，好漂亮的銀山，難怪世人都喜歡它，原來除了好用外，還蠻好看的。」

招待大家靜靜的欣賞一會兒，也順便享受一下賭友的祝賀，命帳房先生取來一隻帆布袋，阿郎這才收拾好銀子，揹着帆布袋離開。

能够在賭場裏折服職業賭師，使他心甘情願地，將白花花的銀子雙手獻上，這在一個賭徒而言，可是莫大的榮耀，張小仙揮揮手，揚聲說道：「石瘸十，謝了，下次再見時我會趕十輛馬車來。」

瞄一下石瘸十的苦瓜臉，邁開英雄式的步子，就這樣，張小仙雄赳赳氣昂昂的走出紅中賭坊的大門。

一百斤的重量的確不輕，成就感是有了，肩膀的負担可不輕鬆，阿郎自言自語道：「他媽的，早曉得銀子多也會累人，改拿銀票就好了。」

心念至此，忽見從紅中賭坊裏，急匆匆的跑出來一個十七八歲，楞頭楞腦，傻里傻氣的年輕人，劈面就說：「張師父請留步。」

這個楞小子阿郎並不陌生，在牌九桌前，就一直站在自己附近不遠，可就是沒見他出手下過注，當即止步冷聲道：「幹嘛，想吃紅？」

楞小子結結巴巴的道：「不是要吃紅啦，是想請你帮個小忙。」

「帮什麽忙？」

「帮忙替我賭一把。」

「想賭你就自己去賭，那有找人代賭的。」

「嘻嘻，」楞小子傻笑道：「實在是因爲我的賭技太蹩脚，不上路。」

「那就乾脆別賭算了，不必多此一舉呀。」

「我有不得不賭的苦衷。」

「你有什麽苦衷？」

「我把剛娶的新娘子給輸了。」

這眞是鮮事，張小仙驚得跳了起來：

「什麽？你把老婆給輸掉了？」

楞小子滿臉通紅，羞澀的點點頭，未發一言。

阿郎慢條斯理的說道：「你這個老婆是幾時娶的？」

「今天早上。」

「赫！還是新的。」

楞小子道：「錯不了，跟剛出籠的肉包子一樣。」

「幾時輸掉的？」

「午飯以後。」

「新婚燕爾，放着新娘子不去抱，幹嘛上賭場，神經病！」

「還不是想多賺一點白花花的銀子，好在洞房花燭夜，讓她樂一樂。」

「你叫什麽名字？」

「大牛。」

「我看應該再加一個字。」

「加那個字？」

「加一個『笨』字，叫大笨牛更適合些。」

「加三個笨也沒有關係，只要張師父答應帮忙就成。」

「原則上我可以答應你，但必須先弄清楚，新娘子一共押了多少銀子？」

「三百兩，還不到二十斤。」

「不多嘛，一頭大蠻牛差不多也值這個價錢。」

「是嘛，這年頭女人最賤，賭場的老闆不肯出高價。」

「男人更賤，我看你可能還不值三百兩。」

「對極啦，最初本來是要押我自己的，那個狗娘養的掌櫃的好混蛋，」大笨牛展示一下健壯的膀臂、胸膛：「僅僅出價二十兩，比豬肉還便宜。」

張小仙聞言忍不住笑出來，一語雙關的道：「賤啊！賤啊！」

大笨牛沒聽出他話中有話，自鳴得意的說道：「所以我才將比較貴的老婆賣給他。」

阿郎道：「區區三百兩銀子，數目不算大，可以找你老子去要。」

大笨牛道：「我是個孤兒，從小就沒爹沒娘。」

「女婿乃半子，找你老丈人也是一樣的。」

「找了，老丈人也不錯，給我湊了三百兩銀子。」

「湊足了銀子，就可以將老婆贖回來，何必還請人代賭？」

「我笨，我牛，我該死，拿着銀子，沒去贖老婆，我他媽的鬼迷心竅，昏了頭，又跑來紅中賭坊，想碰碰運氣。」

「好像沒見你下注呀？」

「別提了，在你未到之前，我就輸光了。」

「大笨牛，聽你的口氣，似乎不但不要我代賭，還要代墊賭本？」

大笨牛拍着帆布袋，以乞求的語氣道：「行行好，帮帮忙，臨時借用一下吧，你張師父大人大量，大慈大悲，賭技天下第一，同情心更是舉世無雙，只要肯出手賭一把，今夜的洞房花燭夜就不至於虛度了。」

阿郎道：「大笨牛，你有沒有算過，我出賭本，將你老婆贏回來，等於你欠我三百兩銀子，怎麽還？」

大笨牛一本正經的道：「做牛做馬，爲奴爲僕都可以，反正今生今世一定還你就是啦。」

張小仙正爲一百斤大元寶所苦，聞言立將帆布袋交給他，道：「好，有你這一句話就够了，我決定交你這個朋友，走，咱們先去吃一頓大餐，洗個澡，睡個覺，明天一早就將你老婆贏回來。」

大笨牛一聽可急了，迫不及待的道：「喂，小仙，千萬可不能等到明天啊。」

阿郎故意拿他窮開心，明知故問道：「爲何不能等到明天？」

「哎呀，你還小，不懂，新娘子跟別人一過夜就不新鮮了。」

「不新鮮又怎樣？」

「不新鮮就是二手貨。」

「二手貨有什麽不好？」

大笨牛道：「當然不好，等於穿別人的舊褲子。」

「既然不想穿破鞋舊褲子，當初就不該將老婆押出去。」

「好啦好啦，我知錯就是，天已大黑，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說了半天，你還沒有說新娘子到底輸給那一家賭場？」

大笨牛道：「就是對街巷子裏的『大發』賭坊。」

「好，你這個忙我是帮定了，走！」

「走！」

× × ×

大發賭坊其實是家小賭場，大房子也不大，更談不上豪華，係由一座倉庫改裝而成，賭徒稀稀疏疏，只有三桌麻將，兩桌牌九，及一桌骰子。

張小仙邊走邊說道：「大笨牛，你今年幾歲？」

「十七。」

「幹什麽的。」

「放牛的。」

「怎麽這麽小就討老婆？」

「沒有辦法，人長得漂亮，女孩子追得緊嘛。」

「哼，馬不知臉長，猴子不知自己的屁股紅。」

「反正吹牛皮也不犯法，怕什麽。」

「窮光蛋一個，又好賭，怎養得活老婆？」

「沒有關係，有人帮我養。」

「誰？」

「東家，我老婆她爹，也就是我的丈人。」

「總得有個窩吧?」

「就住在老丈人家。」

張小仙「哦」了一聲，道：「原來你他媽的是小子無能，更名改姓，給人家招贅的?」

大笨牛苦笑一下，道：「你看我這副德性，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論人才沒有人才，論錢財沒有錢財，有人肯收留就不錯了，兩個人睡總比一個人暖和。」

已進入賭坊，張小仙發現一位瓜子臉，櫻桃口，柳眉杏眼的姑娘正坐在櫃枱後面，道：「大笨牛，你老婆美不美?」

一提到他老婆，大笨牛的精神就來了，道：「美啊，美得冒泡，不美我怎麽會娶她。」

阿郎的眸子往櫃枱一瞟，道：「是不是那一位?」

大笨牛的目光一瞥，道：「她算老幾，我老婆比她帥多了。」

張小仙又問道：「你老婆到底是那一位?」

大笨牛的眼珠子轉來轉去：「怪事，我們家那一口子怎麽不見了。」

「糟糕，會不會是被人抱上床去?」

「快，快把我的大美人贏回來，再遲就要壞事。」

「你還沒有說是在那一桌輪的，麻將?牌九?骰子?」

「是擲骰子輪的，你瞧，那個禿頂的老頭，就是賭場的郎中。」

阿郎沒再言語，緊走幾步，來至賭桌前。

禿頂老頭沒理會張小仙，對緊隨在後的大笨牛說道：「大牛，你還沒有輪够，是不是想將小姨子也輪掉?」

有阿郎撐腰，大笨牛的心裏篤定得很，抬頭挺胸的道：「笑話，我不但要贏回老婆，說不定連你閨女也會贏回去。」

禿頂郎中鄙夷不屑的說道：「歡迎，歡迎，只要你有本事，大發賭坊等着你來搬。」

抓起三顆骰子，隨隨便便往磁碗裏一丟，一陣清脆悅耳的聲響過後，碗中一片通紅，現出一個四點豹子(三顆骰子都是四)。

然後，瞧一瞧大笨牛肩上的帆布袋，趾高氣揚的又道：「下注吧，我們掌櫃的說過，超過今夜子時，你老婆就是死當，打算要賣到妓院去。」

大笨牛聞言更驚更急，從後面猛推張小仙，道：「我今夜不想玩，請我們老大代賭。」

禿頂老頭冷眼瞧了一下張小仙，以懷疑的口氣反問，道：「這個小毛頭是你老大?」

大笨牛斬釘截鐵的道：「不錯，是我的老大，別看他小小年紀，賭技却是天下第一，剛才在紅中賭坊，石癱十還孝敬了我們老大一萬多兩銀子，作爲零用錢，還請我們在大飯店裏吃大餐。」

他老毛病又犯了，說着說着便添油加醋的吹起牛皮來。

禿頂老頭當然不信，冷言冷語的道：「吹牛也該先打好草稿，紅中賭坊只有一個石天槓，那來的石癱十，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哼，井裏的蛤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現在的石癱十，就是以前的石天槓，是我們老大給他改的。」放下帆布袋，打開來銀光燦爛，大笨牛擺定了架勢，神氣十足的道：「呔!瞧清楚，這就是石癱十孝敬的零頭，另外一萬兩銀票在我們老大身上。」

管他是否吹牛皮，反正銀子不假，禿頂老頭問張小仙：「小友當眞想替大牛代賭?」

阿郎緩緩入座，慢吞吞的道：「老小子，你沒有聽錯。」

「那就下注吧。」

「且慢，我想先知道，大笨牛他老婆究竟押多少?」

「四百兩。」

「不是三百兩嗎?」

「本金加上利息!」

「奶奶的，一天要一百兩的利息，比黑店還要黑。」

「這事好比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誰也怨不得誰。」

「大笨牛，下四百兩!」

阿郎認了，大笨牛却不甘被人敲詐，氣忿忿的道：「老大，這簡直是坑人嘛，咱們不能姑息養奸。」

張小仙若無其事的說道：「他們坑人，咱們也可以坑他，誰怕誰呀，下，四百兩!」

大笨牛對他，可謂佩服的五體投地，當下不再言語，取出了四錠大元寶來押上去。

張小仙道：「如果我張小仙僥倖獲勝，你必須將大笨牛他老婆交出來。」

禿頂郎中道：「那當然，大發賭坊向來童叟無欺，就怕小友贏不了。」

「還有，你們是否碰過了新娘子?」

「沒有，保證還是原封未動的原裝貨呢。」

「是否原封未動，大笨牛同去一試便知，一旦發現變成二手貨，小心我砸爛你們的場子。」

「放心，如有破損，可以退貨，也可以賠償。」

「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請!」

「主隨客便，小友請。」

「那裏，是客隨主便!」

禿頂老頭不再客氣，抓起骰子來搖一搖，猛地脫手而出，如珠落玉盤，煞是好聽。

點子却不好看，是三個六，豹子王。

擲骰子可以「趕點」，後擲的人假如超過了先擲者的點數，照樣可以贏，但如點數相同，則先擲者勝。

三個六是豹子王，是最高的點數，阿郎根本連反攻的機會都沒有，只好俯首認輸，乖乖地看着禿頂老頭將四錠大元寶收走。

大笨牛可急壞了，小聲道：「老大，這個老小子很扎手，存心趕盡殺絕，不給人還手的機會，要小心。」

阿郎處之泰然：「別緊張，先給他吃點甜頭，好戲還在後頭哩。」

親自提起帆布袋，一千二百兩銀子一

下子全部押上去。

這次是阿郎先擲，三顆骰子好像塗上強力膠，叠羅漢似的重叠在一起，只見上面是一個六，下面兩個却不得而知。

禿頂老頭緊張，大笨牛更緊張，只要下面兩顆有一顆不是六，一千二百兩銀子固然非輸不可，剛娶的新娘子勢必也要變成別人的了。

只有阿郎依然從容自如，拿開第一顆骰子，下面是一個六，再拿開第二顆骰子，最後還是一個六。

三個六，豹子王，贏定了。

這下大笨牛可樂了，狂喜狂歡的直呼：「好棒啊，張小仙萬歲，老大萬歲，老婆萬歲!」

他早已忘記自己的時辰八字，模仿着阿郎的架勢，猛拍桌子：「還我老婆來，快還我老婆來。」

禿頂老頭倒也爽快，拍拍手，立即有人將大笨牛的新娘子帶出來。

天哪，大笨牛口中的大美人，簡直叫人不敢恭維，高頭大馬，虎背熊腰，臉蛋兒倒還不至於不堪入目，就是缺少一點女人味，活像是一個男扮女裝的大男人。

大笨牛急忙迎上去，滿臉堆笑的道：「嬌嬌，委屈妳啦——」

啪!大笨牛言猶未盡，嬌嬌已一個耳光子打過來，聲色俱厲的叱斥道：「不要叫我，你花言巧語的把老娘騙到洛陽來，說是要買胭脂花粉新衣裳，原來是賭輸了錢要賣老婆，你還要不要臉。」

說到這裏，從懷中取出一張休書來，擲給大笨牛，兇巴巴的道：「告訴你，我們的關係就此一刀兩斷，你也休想再上我們家的門，這是你的休書，拿去，今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言吧，便怒沖沖的奪門而去。

又是一樁鮮事，只聽說有休妻的，還沒見過休夫者。

大笨牛千方百計的想贖回新娘子，以圓他洞房花燭之夢，如今，嬌嬌雖已重獲自由，却已經不是他老婆。

傻乎乎的楞在原地，進退失據，不知如何是好。

好半晌，大笨牛才喃喃自語道：「這下可好，老婆沒了，也失去了家，還欠下四百兩銀子的債，今夜我看非露宿街頭不可。」

阿郎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大笨牛，別難過，天涯何處無芳草，大丈夫何患無妻，乾脆跟着我阿郎好了，包你吃香的，喝辣的，要什麽有什麽。」

嚴格來說，大笨牛還是一個大孩子，七情六慾，來的快，去的也快，聞言喜得他手舞足蹈的跳起來，衝着新娘子嬌嬌離去的方向猛吼：「哼，什麽東西，站着像隻大水桶，躺下像條大肥豬，妳休夫，老子還要休妻呢，將來討一個帥當當的美嬌娘活活氣死妳!」

三把兩把，將休書撕了個粉碎，扔在地上，吐上口水，還踩了幾脚，才將滿腹的怒氣消散乾淨。

這當兒，除去嬌嬌抵價四百兩外，另外的八百兩賭坊已如數賠上，阿郞的財此時已累積到紋銀二千兩整。

禿老頭已在叫陣：「阿郎，別磨蹭，你還敢不敢賭?」

請將不如激將，張小仙豈會當縮頭的烏龜，雙眉一揚，吐字如刀：「賭啊，賭到你脫褲子，賭到你叫爺爺，賭到你屁滾尿流喊救命，跪地告饒喚不敢!」

大笨牛却另有他自己的看法：「老大，別賭了，見好就收吧。」

張小仙一楞，道：「爲什麽?」

大笨牛確有他不想賭的道理：「這一次該老小子先擲六點豹子王，天王老子也趕不上，到時候屁滾尿流脫褲子的可能是咱們倆。」

阿郎偏不信邪，破口罵道：「放屁，你這是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能够在豹子王虎口下超生，才能顯出你家老大賭技天下第一的本事來，一邊站着，準備搬銀子。」

二千兩銀子，他毫不遲疑，也全部押上。

禿老頭好不興奮，心說：「張小仙呀張小仙，是你自尋死路，可別怪我老人家心狠手辣。」

抓骰子，擲骰子，輕巧寫意，好似行雲流水，兩顆骰子滾了三圈便停下來，果然不出所料，是兩個六。

另一顆骰子還在轉，大笨牛急得心臟怦怦跳，幾乎要跳出口腔來，嘴裏邊不停的唸着阿彌陀佛。

張小仙却兀自面不改色，當最後一顆骰子將停未停，眼看就要滾到六那一面時，突然撮口一吹，奇蹟立告發生，明明是六，一滾，便變成了五，同時，將另外兩顆骰子也碰成五。

五點豹子，張小仙還有趕點的機會。

禿老頭雙眼發直，自顧自的唸叨：「邪門，分明是豹子王，怎麽會變了樣兒，難不成是遇上了鬼!」

張小仙斜乜着眼，冷嘲熱諷道：「不是鬼，可能是神仙，聽說煮熟的鴨子還會飛，不必大驚小怪。」

連骰子都懶得去抓，端起碗來，猛一陣搖晃。

與剛才的情形正好相反，先停下來的兩顆骰子是五點。

可是，另一顆骰子一滾，一翻，一碰，最後展現在大家面前的却又是六點豹子王。

大笨牛喜極狂呼哇哇叫：「贏了，贏了，嘻嘻，哈哈，唔哇哇，老大發財了，發大財了。」

禿老頭却傻了眼，到這個時候他才相信，大笨牛的話可能是眞的，不是吹牛說大話。

由於阿郎和禿老頭是單打獨鬥，其他的賭友都停下來，見到這般情形，不由皆歎爲觀止，齊聲讚不絕口。

有人說：「乖乖，虎口餘生，反敗爲勝，眞不愧爲是老大。」

有人說：「果然賭技天下第一，難怪紅中賭場會送他銀子。」

又有人說：「一技在身，勝過家產萬貫，這位小老大天生的富貴命，一輩子也用不到愁吃愁穿。」

你一言，我一語，爭相發表着高見，直將阿郎當作神仙，捧上了天。

（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飛虹突然被官兵團團圍住，並以木柵罩住，狄飛虹忍無可忍，魚龍寶刀用力一揮，整片木柵被他擊得飛起，人也脫出圍困，朱來前來和狄飛虹談話，勸他不要得罪官府，並請他到潼關去，狄飛虹無法，只得答應在百日之內前往……五大門派齊集少林，花滿樓前來找狄飛虹，要他陪她四處遊歷，少林掌門了凡禪師等人回說狄飛虹不在，要花滿樓離去，了凡禪師已發現身中劇毒，狄飛虹適時來到，見狀唯有答應花滿樓和他遊歷一年，花滿樓交出解藥之後，便和狄飛虹離去，他們一路直趨潼關，到了潼關，花滿樓女裝打扮到侯府找羅蘭……

西花廳顯威　擊敗兩高手

花滿樓問道：「一路上都很平安？」

羅蘭道：「不，回程遇到伏牛山的強盜，小妹差一點被強盜頭子擄去。」

「這就是了，還說沒有人向妳求情？」

「是那強盜頭子？」

「不，是要強盜頭子放了妳的那位公子。」

「是他……」

「不錯，是他，還記得他的模樣麽？」

羅蘭雙眼一亮，嬌靨上無端端的印上一抹紅暈，她沒有回答花滿樓的問話，螓首却輕輕的點了一下。

這是少女的嬌羞，原也沒有什麽，但瞧在花滿樓的眼裏，竟有一股酸酸的感覺。

這是酸素作用，莫非她愛上狄飛虹了？

她的確愛上狄飛虹了，不過並不是當眞吃醋，她認爲一個侯門千金，不可能愛上江湖人物，就算羅蘭眞的有了愛意，侯爺夫婦也不會答允。

於是她微微一笑道：「人家可是救過妳，難道妳不願給他一點回報？」

羅蘭道：「他想怎樣？是作客，還是要錢？」

花滿樓哼了一聲道：「不愧是侯爺的千金，除了昇官，就是發財。」

羅蘭面色一紅道：「對不起，大姐，小妹太俗氣了，他究竟想怎樣，妳乾脆的說出來吧。」

花滿樓道：「貴府有一游擊大人朱來，她可知道？」

羅蘭道：「當然知道，他怎麽啦？」

花滿樓道：「他在沁縣設下重兵捕捉狄飛虹……」

羅蘭道：「狄飛虹就是他？」

花滿樓道：「正是。」

羅蘭道：「後來呢？」

花滿樓道：「狄飛虹身負絕學，縱然千軍萬馬他也不會放在心上，如非他生性仁慈，妳那位游擊大人早就躺在沁縣了。」

羅蘭道：「朱來爲什麽跟狄飛虹過不去？」

花滿樓道：「他說狄飛虹通匪，却忘了妳是誰救的，哼，眞是不講道理。」

羅蘭沉吟半晌道：「他的確帮過伏牛山的盜匪，朱游擊捕捉他，按說沒有什麽不對，不過他眞是身負絕學，何不一走了之？」

花滿樓道：「狄飛虹是一個胸懷坦蕩的君子，朱來拿話一扣他，他只好來潼關報到了。」

羅蘭一驚道：「他到潼關來了，那不行，大姐，妳叫他趕快走，此地可不比沁縣，千萬不能亂來。」

花滿樓嘆息一聲道：「妹子，妳是不瞭解江湖中人的性格，他們一諾千金，言出必行，狄飛虹既巳答允百日之內向朱來報到，誰說也不會走，我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好來求妳了。」

羅蘭一怔道：「大姐，妳說清楚一點，到底是誰求我？」

花滿樓嬌靨一紅道：「小鬼頭倒是很會挑毛病的，妳要知道我說求妳是客氣，其實是爲了侯爺好。」

羅蘭道：「哦，小妹不懂。」

花滿樓道：「妳別以爲潼關兵多將廣，在一個武林高人眼裏，祇不過螢光腐草而巳，我知道妳爹有幾位貼身侍衛，會幾下花拳綉腿，這般人唬唬常人可以，狄飛虹可不是常人。」

羅蘭道：「大姐是說姓狄的如果侵犯侯府，沒有人能保得了我爹？」

花滿樓道：「我沒有這麽說，定遠侯府藏龍臥虎，也許不在乎姓狄的。」

羅蘭幽幽地道：「好吧！大姐，我負責姓狄的去開脫，大姐對姓狄的也要負一點責任。」

花滿樓道：「放心吧，小姐，狄飛虹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除非官逼民反，他不會作出有違常理的事來的。」

羅蘭道：「大姐既如此說，小妹就去找爹娘談談，妳在這兒坐着，等我的消息吧。」

定遠侯半生戎馬，年逾五旬，却只有羅蘭這麼一個掌上明珠，她所獲得的愛護，自是倍於常人。

她來到後堂，正逢侯爺夫婦在閒話家常，待行禮落座之後，她輕輕咳了一聲道：「爹……」

定遠侯道：「什麼事？蘭兒。」

羅蘭說道：「爹，你還記得女兒自五台山進香回來，遇到伏牛山的強盜那回事麼？」

定遠侯道：「妳跟爹說過，爹當然記得，怎麼，妳是要爹派兵去清剿那般盜匪嗎？」

羅蘭道：「不是的，女兒說那天救了女兒的那個人……」

定遠侯道：「他不也是盜匪麼？妳提他作什麼？」

羅蘭道：「不，爹，他只是認識那個強盜頭子，並不是盜匪。」

定遠侯道：「認識就是通匪，通匪的人還會是什麼好東西？那天要不是他忽然出手幫助強盜，妳怎會落入匪徒的手中，所以我懷疑他救妳是另有陰謀。」

羅蘭櫻唇一噘道：「爹總是喜歡往壞處想，他對咱們還能有什麼陰謀？」

定遠侯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你年紀小，那裏知道人心的險惡！哦，妳忽然提到那名盜匪必有事故，說說看。」

羅蘭說道：「朱來在沁縣用重兵圍捕他……」

定遠侯擺擺手道：「一個小小的縣城，那裏有什麼重兵，他如果敢來潼關，管教他來得去不得。」

羅蘭急道：「爹……你千萬不能夠這樣……」

定遠侯道：「為什麼？」

羅蘭道：「此人武功高強，江湖上很難找到對手，如果逼急了對咱們並沒有好處。」

定遠侯雙目如電，緊緊盯着羅蘭，道：「姓狄的來到潼關了？」

羅蘭道：「是的。」

定遠侯道：「你們見過面了？」

羅蘭道：「沒有，女兒怎麼會跟他見面。」

定遠侯道：「那妳為什麼要替他說情呢？」

羅蘭道：「是花滿樓大姐，她說狄飛虹是一位鐵錚錚的漢子，在武林之中是一個正派豪俠。」

定遠侯道：「好，妳去告訴花姑娘，叫她明日未初帶姓狄的到西花廳相見。」

羅蘭回應道：「是，爹，娘，女兒告退。」

回到她的閨房，花滿樓迎着她道：「妹子，怎樣？」

羅蘭吁了一口長氣，道：「爹要大姐於明日未初，帶狄飛虹於西花廳相見。」

花滿樓面色一變道：「侯爺對他頗有成見？」

羅蘭道：「小妹已盡了力，但爹很固執，他的立場是不易動搖的，不過小妹認為情形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嚴重。」

花滿樓道：「哦，妳說說看。」

羅蘭道：「西花廳只是演武廳，考驗狄飛虹的武功在所難免，還不至牽涉到別的問題。」

花滿樓道：「但願如此，明日未初見，告辭。」

回到客棧，她將在侯府的經過情形，向狄飛虹作了一番陳述，然後嘆口氣道：「原諒我，狄大俠，想不到羅侯爺如此固執。」

狄飛虹道：「官場上一向如此，妳不必自責。」

花滿樓道：「狄大俠，咱們是朋友，我有幾句直話，希望你不要見怪。」

狄飛虹道：「花姑娘太客氣，有話儘管說。」

花滿樓道：「明天侯府之行吉凶難卜，也許只是考驗你的武功，但誰能保證不生意外的變化？所以去不去由你決定，如果你不願去，咱們立刻就走。」

狄飛虹道：「多謝姑娘關懷，咱們已經來了，應該到侯府見識見識，我不相信他們能將在下怎樣。」

花滿樓道：「狄大俠豪氣干雲，小妹衷心佩服，如若定遠侯心存奸詐，我幫你，我不信他們就能留得下咱們。」

狄飛虹雙拳一抱道：「多謝妳，姑娘，不過我自信還能應付，姑娘千萬不可捲入這場是非。」

花滿樓櫻唇一噘道：「怎麼，還要將我當作外人？再說，你通匪，咱們卻是朋友，你如果有罪，我又怎能擺脫這場是非嗎？」

語音一頓，接道：「時間不早了，明兒見。」

次日午後，他們準時到達侯府，立即被人引到西花廳，花滿樓瞧了一眼廳上的設置，心頭不由一沉。

西花廳十分寬廣，正中上方是將台，台下兩旁設有不少座位，左側空無一人，是留給狄飛虹及花滿樓兩人用的，右側座無虛席，全是校尉以上的軍官，當然，朱來也是其中之一。

緊靠兩側座位，是兩列兵器架，十八般兵器樣樣都有，當得是琳瑯滿目。

再外面就是廣場，場中站着三排兵勇，為數約莫三百，這般人除了手持長槍，還身揹長弓，腰跨箭壺，軍容之盛，在其他地區是罕見的。

他們人數雖多，花滿樓並沒有放在心上，但如是亂箭齊發，那就很難全身而退了。

狄、花等人就位不久，定遠侯羅勁便登上將台，隨他前來的有羅蘭、副將郎豪、四大劍士、侍衛竺克三、哈都赤等人。

在潼關兵將參見侯爺之後，狄飛虹立起身來抱拳一揖道：「草民狄飛虹拜見侯爺。」

定遠侯目射奇光，向他冷冷的打量着，射出的目光半晌收不回來。

這也難怪，一個身居顯要，手綰兵符的侯爺，對於相人及用人，必然有他一套道理。

狄飛虹長像英俊，神態洒脫，就像精金美玉，仙露明珠一般，其霞光寶氣是無法掩蓋的，如果拿他跟那般將士相比，皓月與螢光可以一目瞭然，這就無怪定遠侯內心激賞，甚至收不回目光了。

良久，定遠侯語氣平靜的道：「你叫狄飛虹？」

狄飛虹道：「是。」

定遠侯道：「聽說你通匪殺官，可有此事？」

狄飛虹道：「這是誤會，草民不是有心的。」

定遠侯道：「怎樣一個誤會，你說說看。」

狄飛虹道：「草民當年被人暗害，身中劇毒，伏牛山主匡策曾經照顧草民，那天匡策率衆攔截小姐，雙方均著便裝，草民無法辨識，因見匡策搏鬥失利，基於投桃報李的心態，乃助他一臂之力，及見他刦持小姐，草民轉而阻止，由此可見草民並非他們同路之人。」

定遠侯道：「這個倒也有理，聽說你武功卓絕，天下罕有敵手，此話當眞？」

狄飛虹道：「草民習過一點武功，但江湖之上藏龍臥虎，怎敢稱天下無敵。」

侯府四劍士之一的董逢春道：「稟侯爺，屬下想向姓狄的討教。」

定遠侯道：「好吧，你去試試。」

董逢春躍下將台，往場中一站道：「姓狄的，董某討教。」

花滿樓以傳音告訴狄飛虹道：「此人名叫董逢春，在侯府四劍士中排名第二，但劍法辛辣，專門攻人要害，你要多加小心。」

狄飛虹點點頭，隨即走入場中，雙拳一抱道：「董大人請賜招。」

董逢春道：「你用什麼兵器，到那邊去挑吧。」

狄飛虹道：「在下慣用雙掌，董大人不必客氣。」

董逢春冷哼一聲道：「這是你自己找死，接招。」

長劍一吐，快如閃電，一招點出，劍鋒直逼狄飛虹的咽喉，其出手之快，招式之毒，在軍官之中，此等劍道高手尚不多見。

狄飛虹出身孤烟門，身法之快，宛如一縷輕烟，無論董逢春的劍法如何凌厲，連攻十餘招，連他的衣角都無法佔到，董逢春胆寒了，這是一個有輸無贏的搏鬥，叫他如何鬥得下去？

但羞刀難入鞘，當着侯爺他又怎能認敗服輸？

侯爺酷愛武術，而且久經戰陣，他已瞧出狄飛虹果非常人，如今他一招未出，就像要猴兒似的使董逢春冷汗披體，再鬥下去必然會落得更大的難堪，因而出聲叱喝道：「住手。」

定遠侯的雙衛之一哈都赤大喝一聲道：「姓狄的，慢點走，本侍衛也要向你請教。」

此人天生神力，一身橫練功夫刀槍不入，在潼關軍中號稱無敵勇士，他徵得定遠侯的同意，故而挺身向狄飛虹挑戰。

花滿樓傳音道：「此人名叫哈都赤，天生神力，混身刀槍不入，狄大俠以降龍神抓對敵必能取勝。」

狄飛虹傳音道了一聲多謝，然後淵停嶽峙的靜待來敵。

哈都赤是潼關軍中的一張王牌，現在由他出戰，在人心上是一種鼓舞，因而四週立即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使氣氛也跟着熱烈起來。

哈都赤大喝一聲，一拳搗出，風雷俱動，無敵勇士的功力果然名不虛傳。

然而這一拳剛剛揮出，他忽然一跤摔了出去，雖然摔得並不算重，他却驚愕得一時爬不起來。

在他的感覺，那只是脈門一緊，身軀便騰空摔出，那股突如其來的力道，令人一點反抗的機會都沒有。

潼關第一勇士，絕對不能如此丟人，因此他跳了起來，口中一聲虎吼，再度揮拳進攻。

這一拳歷史重演，他的感受相同，連着地的部位也絲毫未變。

此後他不斷的跌倒，爬起，進攻，再摔倒。

哈都赤勇猛如虎，畢竟是血肉之軀，雖然狄飛虹不想傷他，沒有貫注強勁的內力，但在幾次摔跌之後，他已頭暈目眩，氣焰頓減，對搏殺已力不從心了。

定遠侯阻止他們再鬥下去，出聲呼喚道：「哈都赤，回來。」

另一名侍衛竺克三原想請戰的，定遠侯道：「今天到此為止，狄飛虹到書房聽候問話。」

侯爺走了，西花廳所有的官兵也跟着撤出，片刻之間，這幢充滿殺氣的大廳，已經變得靜悄悄的，除了狄飛虹及花滿樓兩人，已別無他人。

花滿樓吁口長氣道：「總算有驚無險，渡過了這一危機，看侯爺的情形，對你不至有太多的責難，書房在西花廳的右後方，你去吧。」

狄飛虹道：「多謝姑娘關心，在下告退。」

他來到書房之外，只見一名校尉迎上來道：「狄大俠請稍候，下官這就替你通報。」

狄飛虹道：「多謝。」

校尉進去不久就出來招呼道：「狄大俠請進。」

狄飛虹進入書房，只見定遠侯坐於書案之後，竺克三、哈都赤分立兩旁，隨即雙拳一抱，長長一揖道：「草民狄飛虹參見侯爺。」

定遠侯微微一笑道：「你的武功不弱，原來是少林門下。」

狄飛虹稟侯爺，「草民是孤烟門弟子，並非少林門下。」

定遠侯啊了一聲道：「沾衣十八跌是少林七十二種絕學之一，你不是少林門下，何以會習得此項武功？」

狄飛虹道：「草民適才使的是降龍神抓，不是沾衣十八跌。」

定遠侯哦了一聲，忽然語氣一變道：「狄飛虹：你通匪殺官是事實，本爵如果判你的罪，你服是不服？」

狄飛虹道：「草民通匪殺官是逼於形勢，還望侯爺見宥。」

（未完・六）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奪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城命人把大鐵匠屍體停放在官家的殮房裏，自己和崔一山回家休息，不久，便有人來報訊，說是衙門被人偷襲，司馬城、崔一山連忙趕去衙門，四處查看，忽然想起可能是敵方的調虎離山計，忙叫人到牢獄看看，但牢獄安然無事……司馬城到殮房巡視，發覺情況有異，細查之下，發現大鐵匠的屍體已被人掉了包，急忙通知守城門的官兵，注意來往車輛，最後發現一馬車上載着一具棺材，車上還有一女人梁氏哭哭啼啼，司馬城命人搜車底，那四馬突然狂奔……梁氏被人發現死於非命，使案子更爲複雜，司馬城繼續追查那輛馬車的下落……

離奇命案 捕快棘手

「崔某愧不敢當英大俠的盛讚，嗯，未知英大俠，你這次登門有何指教？」崔一山開門見山地道：「英大俠若有事者，但說無妨，只要崔一山能辦的，自不會推辭。」

那人微微一笑，道：「崔大俠誤會了，在下確是慕名而來，別無他意！」

崔一山一笑，問道：「未知英大俠幾時到鄭州？」

「剛好在城門關閉前到達，找了落足之地，吃了晚飯便來了，也怪在下太過冒昧！」

說着銀花已捧上茶來，崔一山一邊招呼他，一邊問道：「大俠是次從何而來，又欲去何方？」

「在下剛自家裏出來，要到河北去，嗯，大俠沒有接到單老英雄的金盆洗手和大典的請帖麽？」

崔一山正想答他，不料門外又來了席季良求見，崔一山心中暗喜，開門讓他進來，含笑道：「兩位已經見過面了吧？」

那人搖搖頭，崔一山對席季良道：「這位是『江南游俠』英雄！」

席季良道：「英雄小侄見過，他却不是！」

崔一山踏前一步，立在那人身邊，提防他逃跑，那人居然十分鎭定，看了崔一山一眼，問道：「崔大俠，這位捕頭貴姓，怎說在下不是英雄！」

席季良道：「在下席季良，前天晚上與英大俠朝過相，嘿嘿，閣下胆子不小，居然敢上崔家撒野！」

那人眉頭一皺，反問：「席捕頭所說的那個人，長相如何？」

席季良抽出鋼刀，厲聲說道：「不必多說了，你是要乖乖受縛，還是要負隅抵擋！」

那人忙道：「席捕頭你誤會了，且聽在下解釋！」

崔一山道：「崔某早已洗耳久矣，不知你如何解釋？」

「在下的而且確是英雄，剛才捕頭所說的那人必是冒我之名的人！」

崔一山道：「你是否有個表姨丈叫權貴？」

英雄忽然大笑起來，道：「這人好大的胆子，誰不知道我自小便是位孤兒？連將在下撫養成人的師父，花了無數心血也沒法替我找到親戚，我又何來的表姨丈，假如兩位還不相信的，在下可以留下來，讓你們到江南蘇杭一帶問問！」

崔一山不由語塞，席季良道：「那麽當晚出現的那人到底是誰？」

「在下正想問你，在下也想看看他是什麽三頭六臂的人！」那人站了起來。「請問捕頭，那假冒之人用什麽兵器？是否獨自一人？」

席季良對他仍未釋疑，道：「他們一共有六七個人，身材與閣下倒是差不多，使長劍！」

那人又是一笑道：「江南游俠英雄用刀，江南的朋友都知道，那人看來極少到江南，捕頭可否將當時的情況詳細告訴在下？」

席季良道：「可惜席某至今尚未能相信你！」

話音剛落，忽傳來司馬城的聲音：「我認爲你再說一遍亦無妨！」言畢已自長廊走出來，肅手道：「閣下請坐！」

「請問閣下如何稱呼？」

「在下司馬城！」

那人驚喜地道：「原來是沈神捕的愛將，英某素仰，今日有機拜見，實乃三生有幸！」

司馬城連忙道：「不敢當，請坐下說話。」

那人坐下，席季良便將前夜的經過，再說了一遍，那人即道：「假如冒牌貨不是不熟悉江南人物，便是那位蒙面人，是故他才敢在對某家毫不了解之下，信口開河！」

「這是一條綫索，可惜不了解江南情况的人，並不太少！」司馬城含笑道：「何況閣下尚未能拿出證據，證明自己的身份！」

「現在素來少到江北，更無朋友住在附近，實在難以證明。」那人道：「不如這樣吧，在下很想會會那位假英雄，看來司馬兄亦想找他，就讓在下一直跟你們如何？找到假英雄，自然知道在下是眞英雄了！」

席季良還想說話，司馬城已止住了，道：「不必，有你此言，在下已相信，幾時用得着閣下的，在下自會到昇隆客棧找你！」

那人抱拳道：「多謝司馬兄，反正在下尚有時間，半個月之內，必住在昇隆客棧，等候佳音，今日且告辭，他日再備禮上門拜候崔大俠！」

崔一山親自送他出門，司馬城道：「小席，你找我有事？」

「沒有，至今尚未有頭緒，所以過來找你談談！」

司馬城道：「如今連我也沒了主意，只能等候！」

「等候什麽？」

「等候崔祿的資料，等候朱澄出現，等候孟子超回家！」

崔一山則問：「城兒，你眞相信他是英雄？」

「有八成把握，他上門賺咱們有何目的，上次那個英雄是假的，那一批人的來歷亦有可疑，那麽這些事很可能便是他幹的！」

席季良一怔。「如此說來，那位來奪屍的蒙面人，與此案又是什麽關係？」

司馬城道：「依我看，想得到大鐵匠屍體的，可能不止一路人，此人是另一路的！」

崔一山嘆息道：「越說越複雜，大鐵匠到底是什麽寶貝，值得這許多高手爭奪？老夫眞的想不出來！」

司馬城忽然站起來，道：「明天我再到牢獄裏走一趟！」

× × ×

次日上午，司馬城正想去牢獄，忽然徐欽跑來找他，「龍衛，去崔祿家調查的老簡回來了！」

司馬城精神一振，道：「快帶我去見他！」

老簡已五十餘歲，看來甚爲老練，他正在衙門後堂吃饅頭，瞧他的吃相，便知道他趕了一夜的路，司馬城故意等他吃飽在喝茶時才上前，老簡連忙長身道：「拜見龍衛！」

「不必客氣，坐下說話，你到崔家查到什麽？」

「崔祿老婆岑氏，是位寡婦，嫁給崔祿時，還帶來了一個前夫的女兒，她與崔祿則只生了一個兒子，剛滿周歲，小的去到她家時，她還不知道崔祿已死，聞訊之後大哭，看來她跟崔祿還是有感情的，她與前夫所生的女兒，則坐在一旁，默不作聲。」

司馬城問道：「岑氏與前夫所生的女兒叫什麽名？今年多大？」

「叫小紅，今年剛及笄。」老簡續道：「岑氏娘家在許昌，後來嫁給新鄭一位屠夫，那屠夫對她還不錯，只是好賭，死後家徒四壁，因此迫得改嫁。崔祿年紀雖大，但因未曾成親，崔大俠待他又不錯，頗有點積蓄，所以經媒人一說，岑氏便同意了，崔祿老來得子，對岑氏恩愛有加，對小紅亦視如己出……」

司馬城截口問道：「這全是她告訴你的？」

老簡道：「有的是岑氏提供的，有的是隣居說的，基本上小的都盡力求證。」

司馬城點頭表示讚賞，並示意他繼續說下去，老簡喘了一口氣道：「岑氏之前夫姓屠，他因是個屠夫，所以認識他的人，都叫他屠屠。屠屠聽說學過幾年武，認識些三山五嶽的人，不過他武功差，所以與那些人來往不密。

「最近崔祿回過家，岑氏不覺他有何異狀，他亦不曾說過什麽奇怪的事兒，隣居亦不覺他與以前有何不同。」

司馬城又插口問道：「她女兒許配了人家沒有？是否另有意中人？」

老簡抓抓頭皮，道：「小的問隣居，只知小紅尙待字閨中，却沒問她有否意中人！」

司馬城望一望徐欽，道：「如此說來，這一趟收獲並不大！」

老簡忙道：「大人，小的已經盡了力了！」

「我不怪你，事實也怪不得你，說不定崔祿沒告訴他渾家，更可能是突發的！」司馬城轉頭問道：「小席呢？」

「出去尚未回來！」

司馬城道。「那請你帶在下到牢獄裏去，我想再審審章三娘！」

徐欽自然不反對，立即帶他到牢獄裏，這裏不是大牢，只關押些輕微的犯人和扣留未經判案的疑犯，佔地較小，不過却有不少官兵在巡邏佈防，獄卒和官兵見到司馬城却向他行禮，司馬城道：「打開章三娘的鎖！」

一個獄卒取出鑰匙，把柵門打開，司馬城和徐欽先後進去，牆角坐着一個女子，低頭不敢仰視，司馬城溫聲道：「章三娘，你抬起頭來！」

那女子一動不動，充耳不聞，徐欽喝道：「章三娘，你找死，抬起頭來！」他聲音雖響，但章三娘仍無反應，徐欽臉上掛不住，快步衝前，抓住她的頭髮，將她的頭拉高，他目光一落，忽然發出咦的一道驚詫之聲。

司馬城視綫受阻，忙問道：「有什麽事？」

「她好像被人封住穴道！」

司馬城連忙走過去，章三娘果然像被人封了穴道，他連忙在睡穴和暈穴的相應穴道戳了幾記，但她居然仍不能清醒，徐欽訝然道：「怎會如此？」

「她是被人以獨門手法封穴的！」

「幾時方能自動解開？」

「不一定，有的手法，假如在一定時日內不解，被封者便會死亡！」司馬城緊張地道：「且先將她放在地上。」兩人七手八脚將她攤平放在地上，司馬城定睛一望，覺得此婦不大像章三娘，氣急敗壞地道：「快捧一盆清水進來！徐欽，趕快下令，外面的官兵和獄卒，全部不能離開一步！」

徐欽心情亦亂了，大嚷着跑出去，俄頃才與一位獄卒捧着一大盆水進來，司馬城有點哭笑不得，又叫他們拿毛巾來，濕了水，用力在章三娘臉上揩抹，徐欽這才知道她臉上塗着易容藥。

章三娘臉上塗的易容藥十分牢固，清水甚難洗掉，司馬城從雲飛烟處學到不少易容知識，當下開了藥方，叫獄卒立即去採辦，再用火熬溶之。

獄卒去後，司馬城便走出走廊，他亦被這突然而來的變化，搞亂了思路，當下深深吸了一口氣，冷靜一下，然後走出小院。

只見一位隊長和一位獄卒領班正在指示所有的人蹲在院子中，司馬城問他倆：「這些人你倆都熟悉？」

隊長和領班點點頭，司馬城沉聲道：「章三娘被人用獨門手法封住穴道，是誰幹的？」

院子中的人都齊是一怔，你看我，我看你，司馬城道：「誰幹的，自己坦白，既免連累兄弟，亦免受皮肉之痛，莫以爲司馬某無辦法將他揪出來！」

隊長忙道：「龍衞，咱們兄弟除非有特別任務，否則不能踏進裏面一步，因此必非咱們所幹的，請龍衞明鑒！」

獄卒領班也忙道：「稟大人，咱們幾個弟兄武功低微，連簡單的點穴解穴都不懂，又怎會什麽獨門手法？」

這兩人所說的情況，司馬城早已知道，但章三娘總不會自己封住自己的穴道吧？當下以此詰之，隊長和領班一味請龍衞明察！

司馬城想了一下，問道：「今日有人來探章三娘否？」

「沒有。」領班剛答了又道：「不，卑職只能說，咱們這一班沒有人來探過章三娘！」

司馬城心頭一跳，道：「那麽上一班呢？」

領班道：「這個小的便不知道了，得問卜領班才知道，他如今已下班了！」

司馬城道：「你立即回衙門，將情況告訴殷大人！」領班去後，司馬城又道：「請隊長約束屬下，在殷大人令喻未到前，不可擅自離開，否則嚴辦！」

隊長也道：「龍衞，卑職也是剛來接班不久，也許上一班的兄弟知道情況！」

司馬城道：「如此請你去通知守備，請他定奪！」他交代了事情之後，心急如焚，恨不得化身到各城門處下令，要守門的官兵們留意，他終於忍不住，還是請徐欽代他跑一趟。

等候的時間是最難過的，司馬城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見段縣令與席季良帶着幾位衙差趕來。

段縣令又緊張又興奮，道：「下官已着人請廖守備來了，至於卜領班自不能放過他！」

「好，殷大人，咱們到牢房裏去。」

段縣令亦看出那女人不是章三娘。再過了頓飯工夫，那獄卒方將藥汁端進來，傾在盆內，司馬城擰了毛巾，在「章三娘」臉上揩抹，只見毛巾所過之處，掉下許多肉色的物品來，現出那人的眞面目。

司馬城目光一及，忍不住驚呼一聲，段縣令問道：「大人認識此婦人，是誰家的女子？」

司馬城臉色大變，半晌才結結巴巴地道：「她……在下是見過她……但一時間又忘記在何處見過……可惜不能弄醒她！」他腦海裏靈光一閃，忙道：「段大人，借你轎子一用，將她運到寒舍，待在下與義父研究一下，也許能想到辦法，解開她的穴道！」

「但她可是……」

「段大人請放心，在下負責保住她，假如不替她解開穴道，只怕時間一久，她也會死？」

段縣令忙道：「好好，下官在此負責審查守護人員，一有消息，立即派人通知你。」

司馬城抱起「章三娘」，走出牢獄，將她置於轎內，然後吩咐轎夫抬到崔家，他自己則跟隨在側守護，一路平安到達崔家時，時已向晚，崔一山早已等得不耐煩，正想叫崔福到衙門裏去催促，見他帶人抬着轎子回來，甚爲詫異，問道：「城兒，有甚麽貴客到？」

司飛城將「章三娘」抱下轎子，打發了轎夫，走進大廳，道：「義父，快隨孩兒到客房！」他一直將「章三娘」放在床上才喘了一口氣。

崔一山掌了燈，走前一望，問道：「城兒，這女人是誰？」

司馬城反而一怔，叫道：「什麽，義父你居然認不得她！」

崔一山愕然道：「義父從未見過她，不認得有何奇怪？她到底是誰？」

「她便是孟家小姐，孟英英嘛。」

崔一山反而一怔，反問：「誰說她是孟英英？」

司馬城抓抓頭皮。「孩兒前天在孟家小姐香閨裏所見到的就是她。」

「你可有認錯。」

「雖是驚鴻一瞥，但孩兒自信不會認錯！」

崔一山不愧是老江湖，很快便冷靜下來，皺眉問道：「當時她可曾有自稱是孟小姐。」

「這倒沒有，但那間閨房，分明是孟小姐的居所，這已得到孟歌之證實。」

「義父見過孟小姐幾面，她分明不是孟英英，這其中到底有什麽玄虛。」

「她眞的不是孟英英。」

「義父怎會騙你？嗯，你在何處找到她的。」

司馬城將經過說了一遍。「義父，她被人以獨門手法封了穴道，您試試能否解得開？」

崔一山走到床前，連試幾下，那女人都無反應，他不敢貿貿然再試，恐怕弄巧反拙，抬頭問道：「城兒，如今你有何主意？」

「可否請義父派人去孟家報個訊，請孟歌來看看？」

崔一山立即吩咐崔福到孟家請孟歌，自己與司馬城匆匆塞了一碗飯充飢，未幾，崔福果然帶着孟歌快步趕來，孟歌高聲問：「世伯，可是找到舍妹？」

崔一山說道：「不是，請你來認一個人！」

孟歌訝然道：「是什麽樣的人？」

司馬城道：「請孟兄移至到客房來一下。」

三人到客房，司馬城指指床上，問道：「孟兄可認識她？」

孟歌臉色微微一變，反問：「這女子是誰？在下不認識！」

「昨天小弟在床上見到的便是她。」

孟歌睜大一對眼睛，道：「你說你在舍妹閨房內，見到的，便是此女子，而不是舍妹。」

「不錯，不過在下未曾見過令妹，是故以爲她便是令妹。」

孟歌道：「如此說來，舍妹的去向她可能知道，司馬兄是否問過她！」

司馬城嘆息着道：「可惜她被人用獨門手法，封住了穴道，人事不醒，問無可問！」

孟歌忽然長長一嘆，道：「如此……舍妹豈不是……」

崔一山連忙安慰他。「世兄不必担心，也許令妹尚……尚在人間，只要咱們仔細調查，必能找到她！」

司馬城雙眼瞪着孟歌，又問道：「孟兄眞的未見過她？未知府上的人認不認得她？」

「小弟的確不曾見過，至於家人料亦未見過！」孟歌反問：「未知司馬兄在何處找到她。」

「在牢獄內！」司馬城略將發現假章三娘的經過說了一下。「此婦在府上出現却是奇怪！」

孟歌輕咦一聲：「司馬兄不是說過，前晚是因見有個人影到客舍，才追進去的麽，莫非便是她？」

司馬城想了一下，道：「那個人影絕不纖細，看來不是個女子！」

孟歌雙手一攤，道：「如此便不知她在何時潛進寒舍了，因爲寒舍房屋多，小弟與舍妹住在一個院子，平時也常兩三天方才見一次面。」

司馬城哦了一聲，問道：「令妹不與孟兄同桌吃飯？」

「不一定，舍妹好靜，常一個人在內院吃飯，有時家父叫丫頭去請她，她也未必肯出來！」

崔一山哦了一聲，問道：「令尊回家了否？」

孟歌搓搓雙手，道：「尚未回來，小侄又派家丁四處去找他，眞倒霉，偏偏爹不在家，才發生這回事。」

司馬城道：「孟兄用過飯否，若未，何不在舍下吃頓便飯？」

孟歌苦笑道：「小弟如今怎還吃得下咽？還是回家等家父比較實在，改天再與家父來叨擾。」

崔一山點點頭，親自送他出門，又匆匆回來，道：「城兒，如今如何處置此婦人？」

司馬城道：「既然咱們解不開她的穴道，還是將她送回牢獄，免得有事發生，被人懷疑！」

崔一山拍掌道：「正該如此，其實你如今並無責任，替他們調查，不必把一切攬上身，義父担心的還是孟英英，不過她是次失踪，假如……咳咳，如今我也不勉強你了！」

司馬城一笑，道：「屆時再說，而且人家也未必肯嫁給孩兒，不過孟家太過多金，孩兒反而有所顧忌。」

崔一山笑道：「傻子，他家有錢，咱們又不是要佔他便宜，怕什麽？這事包在義父身上！」

兩人將假章三娘抬出家門，恰見徐欽跑來，道：「段大人正要請你過去。」

「可是查到什麽？」

徐欽道：「如今已查到上一班有位小兵失踪，一位獄卒暴斃。」

司馬城精神一振，忙問：「如今段大人在何處。」

「已與席捕頭回衙門！」

司馬城忙道：「請義父與徐欽將此婦送進牢獄？」言畢已如飛向衙門奔去。

段縣令與席季良正在後堂吃飯，菜剛端上來，段縣令請司馬城坐下，司馬城亦不客氣，坐下喝了一口酒，問道：「聽說大人已查到蛛絲馬跡。」

段縣令臉上首先露出一絲笑容，道：「還是請席捕頭，爲何詳細報告比較妥當，因爲有些細節，他比下官還清楚！」

席季良便將詳情告知，道。「咱們將

上一班的卜領班和蔣隊長找來，他倆立即把手下全叫來 獨獨少了一個叫趙項的小兵，和一位叫畢興初的獄卒 咱們立即調動人馬調查，據廖守備那裏調查所得 趙項交班之後 便未曾回營 城內亦找不到他的踪跡……」

司馬城截口問道：「此人是何地方人氏。」

「據說是閻集人氏 自幼父母雙亡，四處流浪，入住方半年左右。」

「閻集在商丘之南，嗯，此人性格如何？」

「趙項此人平常甚是沉默 做事既不爭先 亦不落後，一向表現不過不失，不甚起眼 與他同營住宿的人說他常有半夜下床的習慣 常離開半個時辰至一時辰，才再回營睡覺，家人都不知他去那裏，不過 有個叫小五的小兵 曾經見他用佩刀將一隻蒼蠅劈死！」

司飛城聳然動容。「如此說來 此人目光既準 出手亦必快疾 方能辦得到，可有否派人去閻集調查過。」

「適才守備已着人快馬去了。」

「那個叫畢興初的獄卒又如何？」

「他是本地人 今年已三十三歲了，尚未娶妻 家裏却有一位老娘和一位守寡的嫂嫂 兩位侄兒 所以容易調查。畢興初本人侍母頗孝 對嫂嫂侄兒都不錯 不過却好賭 他把薪餉 幾乎全拿回家 遇到手風順時猶好 若輸了錢 則常賒欠，只是他賭錢的品性甚佳 一干朋友還是讓他入局 不過最近却常輸，在外面欠了七八十兩銀子，被人追債追到家中，他母親才知道這個一向認爲是孝順子的兒子，原來好賭如命，聽說早幾天 他母親痛罵了他一頓 邊罵邊哭 使隣居都知道了。」

說至此，席季良扒了幾口飯才再說下去。「咱們立即向他那些豬朋狗友進行調查 原來昨晚 畢興初清還了最大的債主的欠債 是四十二兩銀子，而他昨晚還買了許多菜回家 叫嫂嫂燒 他老娘還要罵他 畢興初取出兩錠十兩重的銀子給老娘，另有一錠五兩的給嫂嫂 並說清還了賭債 且發誓以後不再賭博了。」

司馬城再問：「他可有說 這些錢是如何得到的？」

「他對老娘說是贏回來的，他老娘深信不疑 但據知道他最近半個月 已無人肯與他賭錢 咱們覺得奇怪 於是暗中調查他的隣居 却發現了一些綫索。」

席季良放下飯碗 又喝了一杯酒 抹抹嘴，說道：「他隣居有位叫阿慶的小夥子說有一次半夜拉肚子 下床去茅厠，只因來不及 便蹲在他家屋後就地解決 無意中聽到房內的說話 原來畢興初與他寡嫂有染。」

司馬城又笑道：「那你就盤問他嫂嫂了？」

「是的，小弟將他嫂嫂金氏叫出來，嚇唬她一下。她承認在丈夫身亡之後，便與小叔相通 還說她婆婆已悉其事，却假裝不知，時時予他們方便，昨晚 畢興初有了錢又喝了酒，又到金氏房裏求歡，金氏比較仔細 心想他已欠下了這許多錢，一口氣能贏回數十兩銀子 從何而來的本錢？

「畢興初被她纒不過，便說他是代人做事，人家先付一半酬金，七十五兩銀子，事成之後再付另一半！

「當時金氏叫他莫做害人的事，寧願節衣宿食還債，畢興初叫她放心，說只是予人方便，絕不會害人，金氏再問他到底是何事，他守口如瓶，還叮囑她千萬別傳出去，還得將錢存起來，不要讓人知道家裏突然有了錢，金氏自料也許是死囚的家人有事求他給予方便，進入牢獄辦事，所以也沒再問他。」

司馬城再問：「她認爲死囚家人有求畢興初什麼方便事。」

「小弟也問過了，金氏說，以前曾聽畢興初說過一件事，城內有位富家子犯了殺人罪，却因三代單傳，而未成親，他家人便買了個女人，再買通獄卒，在半夜將那女人送進牢內 與死囚相會，因而受孕，獄卒們得了不少錢！」

段縣令一拍桌子，道：「眞是豈有此理，竟敢妄顧王法！」

席季良道：「大人，這一類的事多得很，眞要依足王法很多時都行不通。」

司馬城道：「快再說下去。」

席季良道：「小弟一聽，又知他今日下班未回家，必然是去取酬金，且他的朋友都不曾見到他，便立即派人四處找他，哈哈，又是那位阿慶發現他跌在茅厠裏……小弟着人將他撈起，已經溺斃！」

司馬城趕緊再問一句：「他身上可有傷痕？」

「一絲傷痕都沒有，只有兩三兩碎銀，依小弟看章三娘被人掉包的事，必然與他有關，而趙項則可能是主謀。」

段縣令道：「畢興初被人推落茅坑裏，死有餘辜，只是揑斷了咱們要的綫索，可惜！」

「他可能被人先封住了睡穴或暈穴，然後抛落茅坑！司馬城道：「看來對方有不少人手，問題是這些人和事，是否與大鐵匠之死有關，眞叫人想破腦袋。」

段縣令道：「大人是否已解開那假章三娘的穴道？」

司馬城將情況說了。「我已讓孟歌看過了，他說那女子不是他妹子！」當下又再將前天追馬車夫追進孟家內堂的經過說了一遍。「但我幾乎可以肯定，這女人不是我前天所追的人，因爲身形有頗大的差別。」

段縣令道：「此婦若非孟英英又怎會在她房內出現，且連孟歌也不認識，眞乃奇哉！」

席季良道：「卑職曾在城隍廟外見過孟英英，是否是她卑職明早去看一看便知道眞僞！」

司馬城仰脖喝了一杯酒，將酒杯重重放下，道：「這宗案子，我實在想不到會牽涉到這麼多人和這許多條人命，像這樣的案子，我也未遇過！」

段縣令怕他撒手不理，忙說道：「下官相信，只要大人肯理，必能查個水落石出！」

司馬城轉頭問席季良。「周家那裏可有消息？」

「朱澄至今尚未回去周家，也許離開了！」

司馬城想了一下，道：「在此之前，他們必未離開，但章三娘失踪之後，這就難說了！」

段縣令又問道：「請問大人，所據何理？」

「在下估計他們雖然得到大鐵匠的屍體，可能一無所獲，所以才花巨欵掉包，將章三娘換出去，如今他們居然成功，那還留在鄭州城作甚？」

段縣令緊張地問：「那咱們怎辦？」

司馬城霍地長身，說道：「城頭上要加派弓箭手，增加巡邏的人數，勸喻閒人不可夜出，一有人走近城牆周圍，立即發箭。」

段縣令道：「席捕頭，送下官去見府台！」

司馬城抱拳道：「在下也到四處走走！」他剛出衙門便遇到崔一山。「義父，你找孩兒？」

崔一山說道：「我正想找你一同回家去！」

司馬城道：「義父，孩兒恐怕他們會趁黑出城，想到四處看看，義父陪孩兒一齊走好麼？」

崔一山輕輕一嘆：「義父也知道你傷勢一好，便閑不住，好吧，咱們一齊走，不要分開！」

話音剛落，忽聞有人道：「司馬兄怎不邀請在下同去？」只見黑暗中走出一個人來，正是那個自稱英雄的漢子！

司馬城一笑，說道：「固有此願，不敢請矣，英兒既然有此雅緻，就一同前往吧！」

三人沿着大街向東城門走去，到了那裏，只見燈火通明，光耀如同白晝，官兵們一副如臨大敵的架勢，人人箭在手，刀在腰，一見有人過來，立即喝問，司馬城忙道：「是司馬城！」

官兵立即向他們行禮，司馬城問道：「可有情況？」答曰沒有。司馬城三人遂上城頭，並沿城牆向南行去。「英雄」忽然道：「司馬兄，北城靠黃河，那裏最危險！」

司馬城心頭一動，說聲有理，便轉向北行，未幾至北城門附近，那裏的城牆比較低，且有一截被河水冲塌，果然最容易生意外，但廖守備顯然亦顧慮及此，在這裏屯了重兵。

一個隊長認得司馬城，迎上來行禮。

「司馬龍衞您好！」

「辛苦了！可還平靜麼？」

「無人走近，請龍衞放心！」隊長驕傲地道：「守在這裏的都是精兵，即使他們走近，也過不了！」

只見營內走出一條威猛的中年漢來，那隊長連忙替他倆介紹，原來他便是廖守備，廖守備倒也客氣。「廖某久仰龍衞大名，今日有幸認識，實感榮耀！」

司馬城連忙謙虛一番，廖守備又問道：「未知城內其他四門有否特別情況？」

「暫時尚未有情況，但章三娘失踪，大鐵匠的屍體被掉包，如今日間官兵又不斷搜城，在下估計他們會在晚上將章三娘或屍體運出城去！」司馬城道：「守備大人必須緊守此處，在下恐他們會施『調虎離山』之計！」

廖守備道：「廖某清楚利害，自會緊守崗位！」

英雄忽然道：「司馬兄，一具屍體有何價值？」

崔一山插話道：「咱們正是弄不清這點！」

英雄道：「假如對方得到屍體之後，取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未必須將屍體運出去，只須在城內找個地方葬埋，神不知鬼不覺！」

廖守備聳然道：「是則，豈非浪費人力？」

英雄忙說道：「此只是在下之估計而已！」

話猶未了，忽然一個小兵騎馬飛馳而來，廖守備忙喝問道：「什麼事？」

那小兵滾下鞍來，道：「啓稟將軍，南城門處發現有人欲强行出關，席捕頭請您派一隊人去支援。」

司馬城吃了一驚，急問：「他們有多少個人？」

小兵道：「不知道，因爲他們是躲在暗處向守城門的弟兄發箭，都是些高來高去的好漢！」

廖守備轉頭望着司馬城，司馬城略一沉吟，道：「待在下先騎馬趕去！」

英雄道：「還得請將軍多借兩匹馬來一用！」

廖守備連忙吩咐手下去牽馬，司馬城忽又回頭，說道：「義父，孩兒恐這是他們調虎離山之計，請您助廖將軍在此防守吧！」

崔一山望一望英雄，司馬城對英雄不無戒心，豈敢將他留在此處？正在考慮措詞，提醒崔一山，英雄已含笑道：「崔大俠留在此處最好，在下亦認爲此很可能是對方的狡計！」

崔一山只好說道：「城兒，你可得小心！」

說着馬已牽到，司馬城着廖守備派人隨後增援，但人數只許在二十個之內，自己則與英雄翻身上馬，揮鞭直向南城門馳去。

英雄若即若離隨在他左右，城內有不少小隊官兵在巡弋，但憑司馬城的臉子，一直通行無阻，直至南城門附近，忽然遠處有人高聲喝問道：「誰，下馬慢慢走過來！」

司馬城道：「在下司馬城！」他仍無下馬之意，繼續前進，可是只再馳了十餘丈，前面便落下七八枝長箭。

適才那聲音又響起：「不管是誰，都得先下馬！」

英雄低聲道：「司馬兄，這些人可靠否？」

司馬城心頭一動，連忙又呼道：「席捕頭何在？」

遠處果然傳來席季良的應聲，司馬城這才放心，下鞍牽馬而行，到得南城門前，那裏比較開闊，二三十根火把，白光如畫，只見席季良自城頭上下來，道：「小弟恐怕對方使詐，不得不謹愼一點！」

司馬城含笑說道：「我若連這個也不知道，早巳開口罵你了，不是說有人偷襲麼？」

「是的，但咱們不爲所動，雖然他們

匿在黑暗中，又不斷更換位置，可是當咱們派人爬上周圍的民居屋頂，那些人便溜了！」

司馬城眉頭一皺，問道：「是些什麼人？」

「看來都是武林高手，只是對面光綫暗淡，小弟一個也認不出來！」

「估計有多少個人？」

「六七個吧！」席季良說道：「却不知他們爲何這般知機……但想來又覺得矛盾！」

英雄問道：「請問席捕頭一句，這有何矛盾？」

「狗急跳牆，他們既然沉不住氣，爲何不拚死出城？我總覺得適才他們未盡全力！」

司馬城心頭一跳，脫口道：「莫非他們眞的施『調虎離山』計？不好！小席，你依然守在這裏，我得再到北城門那邊去一趟！」

英雄急道：「且慢，萬一他們等下再施『回馬槍』，待咱們去北城門時，再攻打此處，又如何？這一着才是高招！」

司馬城一怔，英雄所說的，不無道理，一向冷靜沉實的他，這時候亦沒了主意，這時候，他不由想起沈鷹來，沈鷹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亂了章法，假如他在此的話，會如何處理？

他尚在考慮，英雄又道：「司馬兄，以愚見不如着人去通知隨後而來的那二十個官兵，叫他們返北城門，並將情況通知廖守備，請他們加强戒備，你我兩人仍然留守此處，未知意下如何？」

司馬城吸了一口氣，道：「好，就如此決定！」當下他請席季良去辦此事，自己則與英雄到前面一帶的民居勘察。

一離南城門附近，四周十分暗淡，兩人小心翼翼在街巷裏走了一匝，然後又躍上屋頂，英雄道：「爲防萬一，最好在此附近埋伏弓箭手，則他們要强攻南城門便不容易了，除非他們都有一躍高及三丈的本領，方可出城！」

司馬城心頭一沉，忖道：「此人心機深沉，而又機靈善變，我剛有此念，他已說了出來，反應好快，希望他是朋友，否則可是一個厲害的對手！」當下對英雄又多了幾分戒心。

兩人勘察了一會兒，重返南城門，與席季良和一位隊長商量過後，將三十名弓箭手，調到前面民宅屋頂埋伏。此刻，已將交四更，那隊長道：「看來他們今夜是不會再鬧事了！」

席季良忙道：「這可未必，萬萬不可大意，須防他們在黎明前，趁那段黑暗時分，發動攻勢。」

司馬城忽然心頭一動，想到一個問題，萬一對方不斷施用偷襲戰術，則官兵將疲累不堪，日久之後，精神無以爲繼，必有破綻露出，屆時他們便有機可乘。

這問題他只放在心裏，因爲說出來，根本沒有一絲作用，問題是如何在短時間內，抓到盜屍者。

官兵和司馬城等人，不敢稍有鬆懈，時間逐漸流逝，終於渡過黎明前之黑暗，東方天際露出一絲魚肚白，官兵們都鬆了一口氣。

未幾，另一批官兵來接班，城門才打開，值夜的官兵，帶着一身疲倦回營休息，負責日間防守的官兵，人數較少，可是對於武林高手來說，白天和黑夜根本沒有分別，最佳的辦法，是採取主動，迅速捕獲盜屍者，問題是鄭州城地方大，人口多，官兵却不多，人手調動頗成問題，由於全力防備對方衝關，所有人已全部調動，每天只能分出百名官兵負責搜索民居，因此進展甚慢，司馬城望着無盡的屋瓦，更覺棘手。

席季良問道：「小城子，你還發什麼呆？咱們去吃早飯，順便回家睡一覺吧，今晚還得熬夜！」

司馬城反問：「你我問題不大，但官兵們可以熬多少天？」

席季良不由黯然，沉吟道：「小城子，那你有什麼良策？咱們調動兵馬，弄得滿城風雨，假如連鷄毛也抓不到一條，還有臉見人？」

司馬城揮手道：「你想到那裏去了？這可不是個人面子的問題？」他吸了一口氣，沉聲道：「就算今日我在鄭州城抓不到他們，明天到天涯海角，也要將他們拉回來，算算他們已害了幾條命？」

席季良羞慚地低下頭，英雄在背後含笑道：「在下肚子餓了，咱們先吃了早飯再商量吧！」

三人就在附近吃早飯，剛吃了一半，只見崔一山匆匆趕至，埋怨道：「城兒，你不回家，怎不派人通知一下？累義父坐立不安！」

司馬城連忙謝罪，並請他坐下，崔一山道：「不坐了，適才孟員外回家知道愛女失踪之事，便派人到家裏找你，說要請你到他家一趟！」

英雄笑道：「這位員外爺，架子可也不小！」

崔一山不悅地道：「你不知仔細，尙請少言爲佳！」

司馬城只好長身抱拳，說道：「兩位請恕小弟失陪！」言畢與崔一山出店去孟家，司馬城心頭有點忐忑，走了一陣，忍不住問道：「義父，孟員外有責怪孩兒之意？」

崔一山想了一下，說道：「他是個明理人，看來不會，而且你亦無錯，怎能責怪你，只是……他愛女失踪，言詞方面恐怕……」

司馬城笑道：「義父放心，孩兒自信能妥善處理！」說着已至孟家大門外，只見門半開着，一個家丁站在門外似在等候，司馬城與崔一山一至，立即帶他倆進去，崔一山問道：「員外如今在何處？」

「已在內廳候駕。」那僕人道：「崔爺請進大廳裏稍坐一會兒！」

那僕人進內不久，便見孟歌陪着一位身材高瘦，面龐尖長，略帶點書卷味的年紀與崔一山相若的男人出來，崔一山急忙長身抱拳，那人道：「要崔兄移玉，小弟深感不安！」

「孟兄客氣，此行訪友愉快否？」

那人便是孟子超，聞言苦笑一聲，說道：「小弟如今已魂飛九天！嗯，這位便是司馬龍衞？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出少年！」

「正是小弟義子司馬城！」崔一山忙道：「城兒，還不趕快拜見孟世伯！」

司馬城忙行禮道：「小侄拜見孟世伯，並候福安！」

孟子超道：「免禮免禮！崔兄幾時收的義子？爲何不早通知小弟？」

「暫訂這個月的十二日，弄幾席酒，請好友做個證，才正式行禮！屆時自不會少了你那一份！」

「好好，請崔兄與世兄到內廳說話去！」孟子超父子在前帶路，直趨內廳。內廳氣派自然不如大廳，但佈置清雅，另有一種韻味，雙方分賓主坐下，丫頭奉上香茗即退下，廳內只餘四個人。

孟子超乾咳一聲：「崔兄，相信您也知道小弟今日請你來的原因，咱們也不必說客套話了，我想請司馬世兄再將那日黃昏入寒舍的前後經過說一遍！」

轉頭再問司馬城：「未知世兄可否委屈一下？」

「世伯太客氣了，此乃小侄應爲之事！」司馬城連忙將大鐵匠一案，以及當日追踪馬車，致誤入孟宅的前因後果，一五一十說個透徹，如此一來竟花了半個時辰，他面前的茶已喝乾，孟歌忙替他斟了一杯。

孟子超只專注地傾聽，直至司馬城一口氣說畢，方道：「世兄，老朽有幾件事尙有疑問，請世兄解答……」

「世伯但問不妨！」

「大鐵匠其人其事，孟某雖不曾聞，但却也知道城內小鐵匠工藝出色當行，料其兄修補鐵器技術必亦不錯，但不管如何，彼亦只是一名普通之鐵匠矣，充其量技術比較出色，亦不致令武林人士垂青，這中間到底尙有什麼原因，世兄可否見告，以解茅塞？」

司馬城喟然道：「說來令人喪氣，這個原因，小侄至今尙未查出來，未知世伯有何高見？」

「豈敢？老朽即使是神算子，情況不明亦無從推算！」孟子超續問：「你進小女閨房，曾見一女子，當時那女子穿什麼衣服？」

司馬城臉上發熱，赧然道：「小侄乍見房內有女子，已心慌意亂，不曾看得太詳細，只彷彿記得她身上只着一件肚兜……當時小侄便連忙退出房去了，請世伯明鑑！」

孟子超嘆息道：「世兄不必多疑，老朽可非不明事理之人，如今只想將事情弄清楚！」一頓再問：「那肚兜是什麼顏色的？」

司馬城想了一下，道：「似是水紅色的！」

孟子超道：「如此他已非小女矣，蓋小女比較偏激，素來不喜紅色的衣物，平常穿的都是淡雅的，不信可問問府中的丫頭！」

司馬城忙道：「小侄自然相信！不過，小侄也想問世伯一件事，令嬡平常可有什麼知心女友來往否？」

「小女眼高於頂，常謂城內無一人看得上，豈會與人來往，平日除非必要，她也不要丫環相陪！」孟子超問道：「在床上除了世兄所提的那女子之外，是否尙有人？」

「錦帳低垂，看不清楚！」

孟子超沉吟道：「適才世兄說章三娘在牢獄內，被人掉了包，而那女人赫然是你在小女閨房內所見到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司馬城不好意思地說道：「不怕失禮，小侄無能，至今仍猜不出這是怎麼一回事！」

孟子超哈哈笑道：「世兄料是守秘密而已，憑你之聰明，又隨沈神捕多年，豈會毫無所得？」

司馬城道：「小侄的意思是還未將其來龍去脈弄清楚，他們將章三娘換出去，自然是因爲她可能知道某些秘密！」

「至於小女失踪之事，雖與世兄無關，但此事情世兄湊巧碰上，料不到推卸責任！」

崔一山忙道：「城兒自然不會袖手不管，別人的事他都插手，豈有不管令嬡之事？」

「不錯，只怕小侄力有未逮！」司馬城道：「適才說的那位女子，如今仍在牢獄裏，不過她被人封住了穴道，用的是獨門手法，咱們解不開，小侄仍想請您到牢獄裏跑一趟，也許您曾經見過她！」

孟子超考慮了一下，終於點頭道：「好，孟某便隨你去監獄裏跑一趟！」於是孟子超隨崔一山和司馬城到牢外，四周依然一片肅殺，因爲已經犯了一次大錯，再也不敢大意。

司馬城對卜領班道：「在下帶孟員外進去認人，那女子怎樣了？」

卜領班道：「咱們看得緊，相信不會再出問題，就怕她不飲不食，熬不了多久時日！」

司馬城忙道：「請卜領班帶路！」

卜領班領着他們三個到裏面去，那女子已被安排在一間密縫的房子裏。門外站着六個大漢，一片緊張。卜領班取出鑰匙，將鐵門打開，地上舖着乾稻草，那女子就躺在草上，那牢房只有兩個一尺見方的小窗，甚是悶熱。

司馬城走前蹲下，伸手探其鼻息，若有若無，顯然尙未斷氣，先放下一塊心頭大石，轉頭道：「請世伯仔細認一認！」

孟子超蹲下看了一下，搖頭道：「老朽不曾見過她！」他回頭問：「崔兄，你在鄭州長大，可曾見過她？」

崔一山嘆息道：「小弟若是見過，又何需請你再來！」

司馬城憂心忡忡地道：「看情況，她最多只能再熬一天，萬一她斷了氣，咱們又斷了一條綫！」

孟子超道：「她不死，不能開口，跟死也只不過多了一道氣而已。」言畢站了起來，監獄裏的氣味不大好聞，對他這種大富之人，實在難以忍受，崔一山乃老江湖，忙向司馬城打了個眼色，三人只好重新出去。

孟子超吸了一口氣，迎着朝陽，問道：「孟某只生一女，且小女乃是亡妻生前之掌珠，她若有何不測，則孟某愧對亡妻，世兄，孟某說一句話，請你莫見怪，未知你至如今有何把握找回小女？」

（未完・四）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鶴和葉伯庭較量「導引大法」，結果凌鶴稍勝一籌，趕走這老狐狸，曲能直先替姜子雲療傷。姜子雲乞求凌鶴收為奴僕，說出殺他父親凌大俠是葉伯庭，並非自己。凌鶴見他言辭懇切，暫收留以觀後效，不會再上像葉伯庭的假奴僕、騙秘功的當了，臘鼓頻催年關近，在客棧無意中碰見姜——張不幸分娩，凌鶴疑她不貞，借意要走，帶着馬芳芳和她的姪兒上路，張不幸暗裏追隨，亦不道破二人的內心迷藏，葉伯庭搶了馬芳芳姪兒以為張不幸生出的嬰兒，凌鶴搶救不果。只打傷葉伯庭和那年輕人，還有同伙的閹人二黃，嬰兒仍在他們手裏……

智計雖機巧　用之反更糟

姜子雲道：「其實也不盡然，道之為道，既無旁門，也無左道，用之正則正，用之邪則邪。道家北宗重出家清修，南宗重陰陽雙修，才有北七眞南五祖之別。然而，北七眞之中有個劉海蟾，不採清修法，而混入妓院中，以陰陽法修煉；南五祖中的白玉蟾，自幼出家，不由陰陽雙修，卻是清靜苦修得道的。至於說『合籍雙修』是否眞能得道，吾輩局外人自難瞭解。但西洋教典籍上『列王記』說：以色列王大衞，年老體弱，重衾不暖，就抱少女於懷中以維體温。這種處女體温法竟流傳到希臘及羅馬。兩百年前，歐羅巴人考古掘墓，得石碑一塊，上刻『夏未氏採少女元氣得壽一百五十』法。就類似本國的『採戰』及『栽接』之術，只因僅僅皮毛者涉及淫邪而反受其害，乃被視為異端……」

凌鶴說道：「姜老見聞極廣，實在佩服。」

「老奴也不過是道聽途說罷了！所以葉伯庭和江涵若非父子，以葉伯庭的奸詐多疑，怎敢抱復活的重任交給別人？須知人在棺中只要超過半個時辰以上，出棺時就要小心地推宮活血，推錯了宮，拏錯了穴即無救，而埋得愈久，復活的手續就愈繁。像一個月出棺的瑜伽信徒，要在絕對無風的屋內，由三至五人同時進行復甦工作，有的推宮，有的用温濕的面巾輕擦全身，因為人類在此境界中，僅有生命潛力的律動（非指心臟），其他一切都近似靜止。」

「姜老斷定，那年輕人就是已死的江涵？」

「是的，他當時必然尚有一息或生機而自閉，實行『冬眠大法』。至於你不認識他，是因老奴深通易容之術，教過葉伯庭，而葉自會傳與其子了，所以在來路上，老奴看到馬上的華服少年人，即懷疑是他，利用易容術想瞞過老奴，自然沒有那麼容易。在『怒堡』中，不幸姑娘易容自稱孔開屏，也是老奴為她弄的。因為黃氏兄弟知道你們之間有誤會，如她以本來面

目出現，你根本不會和她同床，即使假鳳虛凰也不屑吧……？」

「姜老，說了半天，孩子在他們手中，像手掌中的一隻麻雀。掌一攤是活的，一握就是死的了！」

「不錯。但是，他們搶走孩子，是想擊中你的要害，咱們打蛇也要打牠的尺寸了。」

「姜老有什麼辦法對付那老賊。」

「他搶去小鶴，尚不知那不是你的骨肉，所以要提防他們捲土重來搶這個眞的。他搶你的兒子，你也可以擄那老賊的兒子呀！這叫着禮尚往來，以毒攻毒。老奴以為，老賊會撥這個算盤，以一個二十多歲，武功已成的兒子換一個才幾個月大的嬰兒，只賠不賺——。」

「姜老，這構想雖好，問題是如何找到他們？」

「老奴以為，他們父子又在此鎭附近、甚至就在此鎭之中。老奴有個辦法不知少主人以為如何？」他低聲說了一下，道：「他果然有那毛病，倒也不難，可以找個人去引他上鈎。」

「老奴以為可以找到這種人才……」

姜子雲道：「少主人，老奴以為你和不幸的誤會應已冰釋，該去看看她和孩子了。一個年輕女人，父母死亡，六親無靠，甚至連她的丈夫都不認她，設身處地為她想想，老奴常常為她們母子流淚……」

凌鶴嘆了口氣，他不忘葉伯庭昨夜所說的話：小子，要不是你眞的醉了，那就是玩過了想甩掉，賴皮不認帳。老夫的眼睛又不瞎，在暗中監視，難道說一對男女在幹那事兒老夫也望不出來嗎……。

姜子雲望着凌鶴進入西跨院的背影，老眼中淚光流轉地笑了。

柳青外出未回，凌鶴來到院中，屋中的張不幸道：「是青哥回來了嗎？」

直到內間門外，凌鶴才道：「不幸，是我……」人已走了進去。

張不幸只看了他一眼，就移開目光。冷冷地道：「你是有身份的人，到這兒來不是……」

「不幸，也許我們之間有誤會……」

「我們之間會有什麼誤會呢？你是名滿江湖的豪俠，我只是一個亂七八糟的女人。」

「不幸，這誤會似乎發生在『怒堡』中最後一次同床之夜的酗酒上，我的記憶幾乎是空白的。」

「你的腦子被狗吃了吧？依我看也許不是記憶力的問題，吃膩了魚再嚐嚐熊掌的滋味也不錯呀！反正你現在是武林寵兒，只要勾勾指頭，自有女人投懷送抱！」

「不幸，我並不是那種人！我如果是那種人，要找女人的確……」

「去找啊！我認了！我寧願守寡也寧願兒子一生下來就沒有爹，也不稀罕朝秦暮楚那種男人！」

「不幸，妳聽我說——」

「出去，我不認識你，為什麼要聽你說？」

今天他才看清張不幸是個外柔內剛的女人。他嘆口氣道：「古人說：求知己於朋友易，求知己於妻妾難，求知己於君臣則尤難。古語誠不我欺——。」

「我以為另外兩句話你更該記住，那就是『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不幸，妳太過份了吧？」

「就算我過份好了！出去！」

在院門口的姜子雲急得直搓手，本以為小兩口一見面，說幾句體己話兒，一切都雨過天晴了。那知兩人都是茅坑的石頭，又臭又硬。這可怎麼好？凌鶴一頭火，但要保持君子風度，不能和她一樣地絕，只好往外走，道：「不幸，這可不能怪我無情，一切後果責任由妳自負！」

「放心！我不會賴上你的！」

凌鶴氣唬唬地往外走，忽見孩子就放在門旁床頭上，似乎剛醒，也許是被這兩個不懂事的父母吵醒的吧？一雙大眼很活，似乎像他的媽媽，但那挺鼻、大嘴、大而厚、而且有輪的雙耳，眼眉及上額，幾乎每一部位都是他自己的翻版。

凌鶴看得呆了一下，孩子醒了就餓，餓了就啼哭，凌鶴把他抱起來道：「小鶴，看到爹要笑……不要哭嘛！笑一個……快笑……」

「把孩子拏過來。你別自我陶醉，孩子的爹不是你……」

「隨便你怎麼說，反正小鶴是我的兒子，我一看就知道……」只聞「噗」地一聲自尿布中流出屎漿，濺了凌鶴一衣袖。

「活該！這是你自己找的。」

「太好了！我第一次抱我的兒子，他就拉在我的身上，這件衣服就是穿破了我也不會丟掉，要作永久的紀念。」

「這孩子的父親是個皮厚的野男人！你不怕戴綠帽子？」

「妳罵好哩！有子萬事足，我覺得自己的兒子比那個小鶴可愛多多。而且並不是『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的心理作用。」

張不幸去接孩子，凌鶴趁機抱住她，她道：「放開！正經點！我的臉皮可沒有你的厚……」

姜子雲樂得單腿跳着往東跨院移動，一面雙手抱頭，像個不大正常的人一樣傻笑着，他無法形容自己內心的激動，只知道，對已死的凌翎及弟弟了性，也就是姜子奇，他都有所交待了。

× × ×

鎭上的「迎春閣」是唯一做着門作這種皮肉生涯的勾欄院。當然，所謂「半掩門」自然不在少數。

今天「迎春閣」大門外貼上了好幾張紅紙條子，每隔五七步就有一張，直到街口。上面這樣寫着：「本閣為服務顧客，新自天津楊柳青、湖南桃花江以及蘇、杭各地精選數位清倌，環肥燕瘦，各具特色，各位舊雨新知，盍興乎來……。

的確，自「迎春閣」貼出這海報之後，客人絡繹不絕。好事者奔走相告，消息不脛而走。

第二天晚上，來了一個四十來歲，一臉雀斑，還跛了一足的客人。此人揹了個布袋，一看就知道是個生意人。

龜奴扯着嗓門一吆呼，老鴇子就迎了上來，客人道：「聽說貴閣新來了幾位清倌，可有此事？」

鴇母也是四十來個生日，一身的綾羅綢緞，在燈光下金飾閃閃生光。道：「有

有！不過價碼比較……」

客人冷冷一笑，道：「放心！在下雖是生意人，只要對了脾胃，可不在乎花錢。可不可以叫出來看看？」

「當然，貴客，不過這幾位姑娘開銷大，身價高，所以貴客看過，不論有沒有意思　儂都要意思意思……」

「這箇不必叮囑，爺們又不是第一次逛窰子！」為了表示言出必踐，絕不打馬虎眼，自布袋中取出一個十兩重的金元寶，「咚」地一聲放在桌上。

鴇母見了這個，自然是見牙不見眼囉，立刻扯着破鑼嗓子嚷嚷着：「孫二，叫『小先生』們下來見客——」

「是……」不一會，只見每個丫頭扶着一位美女，蓮步輕移，進入花廳，先向鴇母一福。鴇母道：「見過這位……」

「敝姓張……」

「見過張爺……」

姑娘們一一向姓張的客人見禮，一共七位，其中有四個是環肥型的。而這位仁兄，對環肥型的女人向有偏好，一雙色眼在豐滿的幾個身上掃瞄不已，的確，其中有兩個，在這客人的眼目中，堪稱絕色。

鴇母揮揮手，姑娘們退出，鴇母道：「貴客看中了哪一個？」

張姓客人道：「穿紫色衣裙和鵝黃色的都成。」

「貴客，儂要點大蠟燭，還是只打茶圍？」

那知姓張的道：「這兩個姑娘眞的是『小先生』嗎？」

「儂那能？『迎春閣』可是大字號啊、怎麼會以『大先生』來冒充『小先生』呢？」

「拆那！阿拉是怕儂以『尖先生』冒充『小先生』的。儂以為阿拉是洋盤？不知道巳經開了苞的，還經常瞞着客？」由于剛開過懷的經常欺騙客人，冒充「小先生」，在不大不小之間，所以才叫「尖先生」。

「大先生」是巳經點過蠟燭，有了恩客的，「小先生」自然是未破身的清倌人了。

「儂是老經驗，聽口音大概也是同鄉，本閣信用保證，張爺，穿紫的『小先生』叫麗紅，穿鵝黃的叫玉燕，儂就選一位吧！」

「就是那個麗紅吧！」

「儂是點大蠟燭還是……」

「爺們沒有閑情打茶圍，當然是點大蠟燭，不過爺們討厭那些窮規矩，一手錢一手貨，多少錢妳自管開出價碼，阿拉帶到客棧去，明天一早把她送回來。」

「張爺，本閣有個規矩，『大先生』可以『出堂差』，『小先生』不成……」

「為什麼不成？阿拉先付錢，難道還會拐跑了人不成？儂要是不放心，可以派個伙計到客棧去監視，明天一早把人帶回來。」

「貴客，迭格事體，本閣還沒有這樣做過……」

「阿拉就是第一個，非改變你們的規矩不可！壳子寡老！儂是答不答應？」立掌在八仙桌子角上一切，硬木桌子被切下一角，鴇母色變。說道：「好好！就依儂的意思。請先付了錢吧！點大蠟燭要二十兩……。」

姓張的自布袋中取出另一個十兩重的金元寶，道：「夠不夠？」

「夠哩！貴客，明天一早，務必把『小先生』送回來！」

「拆那！明天一早，她就不是『小先生』哩！」

鴇母叫孫二召來麗紅，由一位娘姨陪去。鴇母送到門口，還眞像煞有介事地，眼淚汪汪，形同嫁出親生女兒一樣。叮囑再三，珍重道別。

待姓張的帶着麗紅和娘姨轉過街角，鴇母道：「孫二，盯上迭格殺千刀的——」

「是……」

姓張的早巳訂了大來客棧後院中的一個套房，這兒幽靜，不受干擾，而且也不易被人發現。他帶着二女進入套房外間，對娘姨道：「這兒也不需要妳了！妳要是不放心，就去另開個房間監視着，要不，妳就回去，明天一早來帶人。」

娘姨道：「張爺，我到前面另開個房間……」出了套房，就見到了孫二。

姓張的閉上門，脫了外面的皮袍，道：「寶貝，把外衣寬一寬，既然來哩！妳就是我的人了……」撩開內間的棉門簾一看，不由楞住。

內間有一個陌生面孔的漢子，倚在床上，呲牙向他一笑，姓張的道：「你是什麽人？」

「客人哪！你呢？」

「哦！你管我是誰？這是我的房間，滾！」

「嘿嘿！這房間我早就訂了！而且還在『迎春閣』叫了一位紅倌人。你難道不是『迎春閣』的龜奴？」

「你……他媽的才是龜奴！你是滾不滾？」

「我還以為你是『迎春閣』的龜奴來送姑娘的呢？那你到底是什麽人？看起來倒像是在勾欄中跑腿的！」

姓張的一字一字地道：「我看你眞是活膩了！媽的，你要是知道少爺是誰，包你腿肚子抽筋。」

「噢？來頭那麽大呀！說出來聽聽吧！是哪個太廟裏的神將？」

姓張的正要進去揍人，這檔口掃他的興那會不火？但是，這工夫他陡然一驚，一隻白玉似的酥手，搭在他的左後肩處，中指按在他的肩下「曲垣穴」上，姆指按在脊椎正中的「陶道穴」上。

姓張的「嘿嘿」笑道：「原來是個圈套。」

床上的人道：「應該說是張下了捕狐的網。」

「凌鶴！咱們也不必再來片兒湯哩！你怎麽知道我會到『迎春閣』去找姑娘？」原來凌鶴也易了容。

「姜老當了大半輩子的驢經紀，還不知道牲口的脾氣嗎？他知道你有寡人之疾，也正因為如此，當初葉伯庭才會命令麥秀把麥俐送給你糟塌。而且姜老還知道你特別偏愛豐滿而美好的女人。所以不應說我們如何知道你會去『迎春閣』找女人，應該是我們安排好的局面，貼出海報，誘你上鈎的，江涵，孩子在哪裏？」

「原來想以我走馬換將！」

「怎麽樣？你以為還算公平吧？」

江涵道：「凌鶴，這是待客之道嗎？這位紅倌人還是點穴能手，小弟有幸與聞她的來歷嗎？」

凌鶴道：「告訴你也無妨，聽說過『怒堡』中的『八虎』嗎？她是『八虎』中的三號。」

「這就是了！果然是好搭檔！」

「如果你挑上了玉燕，他也會像現在一樣，制住你的穴道！」

「玉燕莫非也是『八虎』中人？」

「五號。」

「這就是了，我是逃不掉的。凌鶴，好歹咱們過去也是朋友。」

「住口，江涵，也只有葉伯庭才有你這種兒子，當然，也只有葉伯庭那種老子才會教出你這種陰詐狠毒的兒子來，葉伯庭既為我的仇人，你也是一丘之貉！」

江涵長嘆一聲，道：「凌鶴，其實我們父子也是為人作嫁，沒吃到魚弄了一身腥！」

凌鶴道：「你不必枉費心機，我不會再上你的當了！你的脖子上被張不幸用軟劍划了一條血綫，立斃當場，居然又能活了。」

江涵說道：「其實以你的造詣，來一次冬眠入蟄大法，更是輕而易舉，那都是巨書上所記載的。凌鶴，你要如何處置我呢？」

冷冷一笑，凌鶴道：「從那裏丟的，自哪裏撿回來。以你來換孩子如何？」

「厲害！這一定是『白煞』出的主意？對不？這非常公平。凌鶴，男的玉樹臨風，女的天香國色，播出的種子那還錯得了。那孩子眞討人喜歡！」

凌鶴不想和他再囉嗦，正要點他穴道把他弄回去，江涵道：「且慢，凌鶴，我以一個最大的秘密換取你高抬貴手，不廢我的武功如何？」

凌鶴漠然道：「你這種人沒有武功，天下就會太平。」

江涵冷笑道：「如你廢了我的武功，你的孩子……」

「如果孩子被傷及一根毫毛，我就讓你像梁不凡一樣，放心！『續命郎中』對於閹人，比退隱的太監柳公公還要高明！到那時候，那些環肥型的所謂美女，再也不會纏你了！」

「凌鶴，如你敢廢我的武功，家父就敢弄死孩子。」

「假如在交換人質時你敢說出武功被廢之事，你就要面對絕子斷孫，變成一個永不能享閨房居室之樂的人了！」

江涵軟了下來，道：「凌鶴，你們凌家世傳仁俠之風，你是知道，廢了武功，生不如死，何況，我還有個極大的秘密，這秘密對你太重要了！」

「什麽秘密？」

「自然與你的殺父血仇有關了。」

這秘密果然能打動凌鶴的心。但他道：「要說就快說！我不會再讓你吊胃口的了！」

「家父並不是你的殺父仇人，而是麥老大。」

「有什麽具體證明？」

「因為，麥老大未死。他活得比誰都好……」

這一點凌鶴又不能不信，至少麥老大未死是可信的，那次返回麥家堡廢墟，站在水樹邊的人，那應該就是麥老大麥遇春。人未死却裝死，必有其重大原因。

凌鶴還是點了江涵的穴道，只是並未廢他的武功。

× × ×

江涵成擒，「白煞」姜子雲眞有說不出的興奮和激動。曲能直道：「這小子太詐，只有先廢了他的武功才放心！」

凌鶴表示了投鼠忌器的意思。姜子雲語重心長地道：「少主人，曲兄說的沒有錯。有所謂：恥之一字所以治君子，痛之一字所以治小人。這一對父子太陰太狠，一旦縱虎歸山，必然不擇手段，瘋狂地報復。老奴也主張廢了他，如果交換人質時對方要求江涵說話他說出被廢之事致使葉伯庭一怒殺死嬰兒，以閹割江涵為威脅應能產生嚇阻力量。」

凌鶴道：「兩位研究一下，如果交接才不至上當？我到西跨院去看看……」

一聽他要去姜不幸（以後改稱姜不幸）那兒，姜子雲就打心裏高興，道：「少主人是該把此事對不幸和馬姑娘說一下，免得她們操心。這交換人質之事，老奴這就和曲兄商量。」

凌鶴也是一時高興而疏忽了。未進院門就吆呼着：「阿幸……阿幸……我要報告妳一個好消息……」

進入屋中，居然未注意馬芳芳也在屋裏，他激動地握着姜不幸的手，道：「阿幸，我生擒了小江，馬上就可以交換孩子了……」

「啊！那太好了！江涵呢？」姜不幸掙開被握的手，迴身道：「芳芳姐，我們去看看這惡賊……」那知馬芳芳巳經悄悄出屋而去。以前他和姜不幸相遇或不交談時，她總以為自己在他心中佔了一席之地。那知這基礎太脆弱，姜不幸與他一和好，立被擊毀。那種自在和充實感消失無蹤。

一般來說，女人對於被肯定與否定之觀察十分敏銳，有時把這種否定和肯定視為第二生命。

「看你！芳芳在這兒，你也不打招呼。一點禮貌都沒有。」

「阿幸，這不是故意的。當我面對妳時，就心無旁騖。這也許就是所謂見木不見林吧？」他走近床邊，彎腰打量小鶴，然後使他的面頰和孩子蘋果似的小臉頰貼了一下。

「凌鶴，假如被搶去的是你自己的孩子，而不是馬家那一個，在你的感受上會不會不一樣？」

「阿幸，妳以為我不關心那孩子？」

「我沒有那麽說過，只是當你知道自己的孩子在身邊，被刦去的是別人的骨肉時……」

凌鶴想了好一會，正色道：「阿幸，我不便欺騙妳，別人的孩子和自己的骨肉總是有點不一樣。如果被刦的是這個小鶴，我不知道會變成什麽樣子？」

兩人四目相接，情不自禁地有一陣子密不通風的緊擁。這也是自「怒堡」燬敗

星散之後的第一次親熱，也是最眞實的一次。

稍後，姜不幸抱着孩子和凌鶴來到東偏院時，仍未見到芳芳，姜不幸道：「大伯，沒有看到芳芳姑娘？」

「沒有啊！她不是和妳在一起嗎？」

「哎呀！糟了！八成，芳芳丟了孩子心情本就不好，加之剛才……」

姜子雲道：「剛才怎麼哩？是不是少主人冷落了馬姑娘？」果然不愧爲過來人，一猜中的。

凌鶴道：「我出去找找看，諒她不會走得太遠！」

「不，凌大俠，還是由小女子去吧！」這姑娘正是「八虎」之一中的「環肥」美人，巧扮窰姐，由於她比其餘經過挑選出來的窰姐更動人，竟被江涵挑上了。

其實她正是八大家之一雲夢山莊莊主柳慕塵之妹柳聞鶯。凌鶴道：「柳姑娘，那就偏勞妳，妳由南往西，不出五里，我由北往東，兩個時辰以後，不論能否找到？都要回來。」

「是的，凌大俠。」

馬芳芳自後門走出，並沒有目標，只是由於心情惡劣，越想越沒意思，不知走出多遠？直到來至郊外，才知道走出很遠。四野蒼茫，到那裏去呢？在「怒堡」中被椓竅，變成怨女，一旦脫困，又和凌鶴在一起，頗有枯木逢春的無限生機。但是現在，她以爲自己只是作了個短暫的夢。

遠處影影綽綽來了一個人，目前芳芳不暇顧及除了她自己和孩子以外的人和事・直到這人來到她的面前站住。兩人臉上都有淚痕。天冷，臉上的淚痕都使皮膚皺裂了。尤其是這個老婦人。

「大娘，妳爲什麼要擋住了我的去路呢？」

「因爲在這年終歲尾，臘鼓頻催的時刻，誰會和我一樣失魂落魄地找尋自己的親人？而妳似乎也有煩惱。」

「大娘找什麼親人？」

「我的孩……孩子……」說着又淌下淚來。同病相憐者的淚水有感染力量，芳芳也忍不住流淚，就像打呵欠一樣那麼容易感染。

「啊！大娘在找妳的孩子……怎麼這麼巧……晚輩也在找我的孩子……」

「噢？姑娘也在尋找妳的孩子？」這婦人既驚奇又有點興奮。是不是臉上有雀斑或青春痘的人比較容易和有同樣小疵的人相處呢？婦人道：「姑娘可眞不像生過孩子的樣子。」

「大娘，那不是我的孩子，是我哥哥的。正因爲不是我自己的孩子，給人家弄丟了才更傷心……。」

「的確，姑娘的芳名是……」

「我叫高芳芳。」

「聽口音姑娘不是本地人……」

「我來自西北，不知大娘的親人多大了？」

「他是我的兒子，二十來歲。我這兒子不大成器，跟他爹學壞了。可是，他畢竟是我唯一的兒子呀！」

「大娘貴姓？」

「我姓江。姑娘來自西北，西北大豪馬如飛是姑娘的什麼人？」

「大娘，您也知道家父之名？」

「西北馬家爲武林八大家之一，誰不知道？姑娘的孩子是如何丟的？孩子多大了？」

「才一歲，被人搶去的。他是一個大壞蛋，他叫江涵……唉？大娘也姓江是不？眞巧！」

婦人的目光一凝，吶吶道：「這只是巧合罷了！這世上姓江的很多，姓馬的也不少，姑娘，那個姓江的大壞蛋把孩子弄到何處去了？」

「大娘，我知道就好了！就是不知道才出來找呀！」

婦人嘆了口氣，道：「如果找不到我的兒子，這將是我一生中所過的年當中最慘的一個。那壞蛋眞狠心，搶走一個一歲大小的嬰兒幹什麼？」

芳芳甩甩頭道：「不過，那壞蛋已被生擒了……」

婦人的目光又是一凝，說不出那目光中是激動抑是悲傷？道：「太好了！那太好了！可千萬別被他跑了呀！」

「他跑不了的，那兒有好幾個高手。本來曾攷慮廢了他的武功，但……」

「廢了沒有？」

「沒有，主要是投鼠忌器吧！」芳芳攤攤手道：「我談這些有什麼用呢？我應該儘快去找我的孩子才對……」說完就自婦人身旁走過。

婦人眼睛疾轉，突然伸手向芳芳背上抓去。

手到擒來的事，居然落了空。婦人似未想到西北馬家的武功底子再加上「怒堡」黃氏兄弟的武功，豈是等閑？

雖然芳芳避過一抓，婦人的指尖已划破了她的背後衣衫，芳芳猛吃一驚，回過身來，怒視着這婦人，道：「妳這是幹什麼？」

婦人一擊未成，十分後悔。事實上她對芳芳也無惡意，只怕自己提出的兩全其美建議會被拒絕。不如城下之盟來得直接了當。

「馬姑娘，不要怪我，我也無意傷你……只是想兒子想瘋了……」

「妳想自己的兒子與我何干？我又沒有搶妳的兒子。」

「馬姑娘，妳當然不會搶我的兒子，卻能救我的兒子。」

「我……我能救妳的兒子？妳的兒子到底是誰？」

「江涵！」

馬芳芳心頭一震，退了一步道：「原來妳剛才想擒住我交換妳的兒子。」

「不不！我雖然想救我的兒子，却是用互惠的方法。」

「不可能的！世上沒有互惠的方法能救我的孩子……」

「有，馬姑娘，因爲我就是葉伯庭的下堂妻，我雖然早就離開了那老雜碎，却常和兒子來往。而我也知道姜不幸姑娘的孩子在那老雜碎手中，凌鶴和姜、曲二人定計，誘江涵上鈎，就是爲了想換回那孩子的……」

芳芳大爲驚喜，吶吶道：「大娘的所謂互惠辦法是什麼？」

「交換孩子，我把那孩子偷出來還給

妳，也請妳把江涵弄出來或放掉他。」

芳芳道：「大娘可知江涵害過凌鶴數次，他們的仇恨極深。」

「馬姑娘，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江涵行爲不端，我絕不袒護他。但若留在我的身邊，我能使他改過向善的。」

「我要是偷偷放了他，我就是武林罪人了，再說江涵壞透了，恐怕是本性難移。再說，萬一我放了他而大娘食言……」

「馬姑娘，信人者，人未必盡誠，己則獨誠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詐，己則先詐矣！」婦人道：「『信』字很重要，信人就是肯定別人。就連天上的神祇都需要凡夫俗子的肯定。信衪即得救，不信就要到地獄去……」

芳芳不知道婦人的理論是否正確？乍聽起來却十分順耳。凌鶴否定了她，她立刻就感覺四周一片晦暗，了無生趣。因而對這婦人多少有點好感了，道：「葉大娘，我想聽聽您的互惠辦法的細節。」

「別叫我葉大娘，我不屑冠他的姓，就叫我江杏好了。馬姑娘，在路上談話不便，咱們找個地方詳談……」

×　　×　　×

第二天一大早，馬芳芳居然自動回來了。大家都很高興，柳聞鶯道：「馬姑娘，昨夜我和凌大俠找遍了本鎮，妳是在什麼地方？」

芳芳似不願多說，姜不幸道：「算了！柳姐姐，芳妹回來了就好，快去吃飯，然後好好休息一天……」

芳芳不吃飯，却躺在姜不幸的對面床上。這工夫姜子雲私下對曲能直道：「老曲，芳芳姑娘不對勁呀！」

曲能直道：「姑娘家的心事難測。」

「八成是拈酸吃醋。可是，她不該和不幸比呀！」

「老姜，男女間的事兒，就不能這麼比？不過，我們要好好開導她。今天晚上交換人質，咱們要養精蓄銳，我要睡個回籠覺。」

馬芳芳內心很矛盾。她那能睡得着？躺在床上，面向牆壁，却睜着眼想心事。姜不幸把剛醒的小鶴抱走，怕擾了芳芳的清夢。

大約午時頭，西跨院中很靜。天冷，大概凌鶴和姜不幸在凌鶴的屋中圍爐談天吧？芳芳坐了起來。不久來到東跨院中。

的確，凌鶴和姜不幸在他的屋中交談，且一邊逗着孩子玩。這情景就像未碰上姜不幸時她和凌鶴的情況差不多。那時候，隱隱以爲自己眞是小鶴的母親，而凌鶴則是孩子的父親。以孩子作媒介，微妙的心情使她以爲她就是他的妻子。

這一切似乎都因姜不幸的出現而被否定了。她經過姜、曲二人的屋子，發現他們在睡覺。柳聞鶯在她自己的屋子門外洗衣衫。

囚禁江涵的屋子，雖然加了鎖，却擋不住練武之人。一扭就開，這是因爲除了用飯或方使，江涵都被點了穴道。

本來芳芳興這念頭是有罪惡感的，現在却好得多了。尤其是凌鶴和姜不幸的笑語聲，更亢奮了她的決心。她一定要弄回孩子，因爲凌鶴本來是喜歡小鶴的。他弄開了門，江涵雖不能動，却不由大吃一驚，他似有自知之明，除了他的父母，任何人來此，都是來殺他而不是來救他的。

但是不久，却大出意料，馬芳芳挾起他出屋，又把門帶上，把鎖掛在搭扣上，自後門走了。

午時正，她們準時在鎮西六里外的破舊倒圮的三官廟中交接。江杏稍早一步到達。芳芳在門外聽到孩子的啼聲，一種天賦的母性使她狂奔入內。放下江涵就奔向江杏，道：「大娘，妳眞守信。」

江杏道：「馬姑娘，彼此彼此。」交出孩子就掠到江涵身邊，稍稍看了一下，就解了他的穴道。

「娘……」江涵抱住了江杏，道：「要不是娘……孩兒這奇恥大辱是永無復仇之日了……」

「孩子，不是娘責備你，你的行爲太不像話了！今後跟着我，一定能改變你，使你學好……」

江涵一躍而起，忽然撲向芳芳。芳芳正要離去，急忙一閃。道：「大娘，您不會食言吧？」

江杏道：「馬姑娘，妳儘管走，我不是出爾反爾那種人……」

但江涵一攔，道：「娘，我不同意放人，凌鶴這小子把我整得很慘。我要利用這女人和孩子整整他。」

江杏道：「據娘所知，一直是你們父子在整凌鶴，凌鶴何曾整過你們？快閃開！別陷娘於不義……」

「娘，妳就沒有爹那麼乾脆，老是婆婆媽媽地，這正是我不願和妳在一起的原因。」

江杏道：「孩子，葉伯庭那老賊把你教壞了！你聽娘的沒錯，只有在娘身邊，你的行爲才會中規中矩……。」

這工夫馬芳芳已出了廟門，她知道，江涵的武功不在他的母親之下，萬一江涵翻了臉，硬要搶回孩子，他的母親雖有意攔阻，怕也心餘力絀，況且江涵極邪，萬一落入他手，也可能失身。

馬芳芳一念及此，立刻加快速度，希望儘快離開這兒，但目標却不是凌鶴等人所居留的客棧，她絕不會再回去遭受冷落了。

但是，才一個起落，突見人影在頂上一閃，手中一輕嬰兒已不見了，芳芳大驚，回頭望去，一條人影似乎抱着嬰兒又掠回破廟之內了。

芳芳怒叱聲中，疾掠而回，她隱隱看出，此人不是江涵也不是他的母親，她掠回廟內，這才看出是「一指叟」葉伯庭。這工夫葉伯庭和江涵相視大笑，葉伯庭道：「涵兒，知子莫若父，爹知道你要什麼？是這孩子和這個婦兒對不對？咱爺們計算別人，豈能被別人所計算？」

「爹！」江涵拍拍葉伯庭的肩胛，豎起大拇指道：「還是你疼孩兒，和娘在一起眞沒有意思。」就像對臭味眞投的哥們說話一樣。

父子二人邪氣地大笑，江杏罵道：「上樑不正下樑歪，有其父必有其子。快把孩子還給人家馬姑娘！」

江涵道：「娘，您如果還希望我承認您是我的母親，就要跟爹多學習學習，娘，非但孩子不能還給他們，這個妞我也有

興趣——」說着，走向芳芳。

江杏急」，撲向葉伯庭去搶孩子，葉伯庭道：「涵兒，接着——！」居然把嬰兒丟給三丈外的江涵。

而江涵去接，芳芳自也去搶，她雖名列「怒堡」中的「八虎」之一，比之江涵就差一大截了，江涵目前已得葉伯庭的武學十分之八以上了，江涵快一步接住，只用一隻手自背後再丟給葉伯庭。

結果芳芳撲空，那邊江杏也撲了空，葉伯庭只有一根指頭，但僅有手掌，接得也十分穩靠。江杏切齒道：「畜牲，都是沒有人性的畜牲……。」

這工夫葉伯庭撩起左腿，右掌托着孩子，自左腿下丟了出去，孩子嚇得尖嘶，芳芳也在尖嘶，伴着葉家父子的狂笑，形成了人間至慘的景况和畫面。

就這樣像玩球一樣把嬰兒丟來丟去，江杏和芳芳左衝右突，不斷地撲空，也不斷地嘶呼咒罵。

葉氏父子爲什麽如此狠毒？自然有原因，他們不能賺到凌鶴，也不好受，而想生擒凌鶴，把孩子弄到手似乎是最好的辦法。

那知父子二人不顧孩子是否會被嚇壞？芳芳是否會被急壞，還在不停地變着花樣丟來丟去，江杏嘶吼着道：「你們不會有好報應的，你們太冷血了——」

但就在這時，一條人影自破廟中掠出，從中接住了嬰兒，這突變使葉氏父子一驚，這工夫怪客足一沾地就想再掠回殿中，自後窗溜走。

這一手被葉氏父子猜到，所以這人剛掠出去沒有窗及窗框的後窗之外，葉氏父子迎頭攔住，而此人竟是「怒堡」堡主黃世海。

江涵冷笑道：「黃世海，你這是幹甚麽？」

黃世海說道：「孩子是我的，就此收回。」

江涵獰笑道：「你他娘的有沒尿泡尿照照？今生今世你還能有孩子？可眞是韮菜爆鍋——混葱啊！」

黃世海的面孔抽搐扭曲，一雙眼珠子都快彈出來了，道：「當然是我的，因爲當初是我們兄弟二人選的種籽，把凌鶴及孔開屏湊在一起生的……」

葉伯庭道：「那也不是你的，黃世海，乖乖地把孩子丟過來是你的造化。」

「如果黃某不呢？又能把我們如何？」既稱「我們」，現場上自是不僅他一個人，果然，黃宗海也自一株大樹上掠了下來。

「停止呼吸！」葉伯庭說這四字，有如嚼着脆生生的冰塊。

「少賣狂！」黃宗海陰笑道：「別吹！你那兩套給我提鞋我也嫌你指頭粗——」「唰唰」兩聲，樹上又掠下六人，竟是「七龍」之二及「十二豹」之四，「怒堡」垮了，像內、外總管及護院已作鳥獸散，幾個一流護院，幾乎都和「八虎」配了對兒。

「哈……」葉氏父子相視大笑，然後作勢欲搶。而江杏已走近芳芳，低聲對她道：「待會是機會咱們也要搶，我會掩護妳。」

「眞謝謝您！大娘……」

「謝我幹什麽？妳不怪我已經很厚道了，這一對父子眞不是東西，這黃氏兄弟也是雜碎……」

黃宗海沉聲道：「葉伯庭，你們一搶，家兄就捏死這個小傢伙，咱們誰也得不到。」

「嘿……」葉伯庭陰笑道：「在你們兄弟心目中，這是個活寶，舉世無匹，我就是強迫你捏死他你也不捨得。老實說，就讓你們找遍武林，也找不到這麽理想的一對鳳凰，這是個鳳凰蛋，知道嗎？」

黃宗海一揮手，道：「大哥，這對父子都是吃紅肉拉白屎的狼。和他們說好的沒有用，你先走，讓我們攔截他們——」

黃世海未能脫身，就被葉氏父子纏住，加上二「龍」和四「豹」也着不了多少。況且黃老大像抱着一個軟皮鷄蛋，一隻手迎敵，實力減少極爲不利。

江杏和芳芳在一邊乾焦急，幫誰都無用，也就是說誰勝了都不會把孩子還給她們，芳芳搓着手，道：「大娘，我們怎麽辦？」

江杏道：「唯一的希望是兩敗俱傷，咱們到時候撿現成的。可是……馬姑娘，儘管江涵這畜牲不孝，我……我還是不願看到他受傷，更不希望他被殺死……。」

「大娘，我知道您的心情，可是我怎麽辦啊……」芳芳淌着淚，丟了孩子和受了凌鶴的冷落，雙重的打擊，實在難以負荷。

「芳芳，不要灰心，不論是誰搶到孩子都一樣。妳聽到他們的口風了吧？誰也不會弄死這孩子，咱們總有機會。」

如果黃世海左臂中沒有一個嬰兒，以他們兄弟二人的身手，再加上二「龍」四「豹」，雖然未必能穩勝，立于不敗之地應無問題。只可惜既怕碰到又怕被人擊中，而孩子又猛哭，哭得他六神無主。

這麽一來，實力大打折扣，雙方才折騰了五十來招，黃宗海竟然中了江涵一指，踉蹌後退中，江涵扣住了他的脈門。大喝一聲「住手」！

打鬥立刻停止。江涵呲着牙道：「黃世海，把孩子交給家父。」

芳芳大聲道：「黃世海，不要給他，孩子是我的。」

黃世海看看芳芳道：「這孩子是凌鶴和姜不幸所生的，在當時，我只知道她叫孔開屏，我相信還有一個，因爲『續命郎中』當時曾說過，那是雙胞胎。」

「不，這孩子是家兄的，另一個才是凌鶴和姜不幸生的，而且那是『續命郎中』曲能直騙你，根本不是雙胞，只生了一個。」

葉氏父子和黃氏兄弟同時一怔，尤其是黃氏兄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得到一個鳳凰蛋，未想到是假的，但看看這孩子，又十分俊美可愛。就以爲馬芳芳說謊。

黃宗海冷笑道：「妳少在這兒吃胡稭拉蓆子——胡編一通。妳哥哥的孩子交給妳幹甚麽？」

芳芳剛才是脫口而出，她雖不滿凌鶴，也恨姜不幸，畢竟人家定情在先，恨他們是沒有道理的，所以就不說話了。

葉氏父子和黃氏兄弟都是老油子，不由疑心大起。但江涵搶這孩子時，當時正好姜不幸在車內餵奶，所以江涵道：「爹，別聽她胡扯，我當時搶這孩子，是自姜不幸懷中奪走的，如果是馬如飛的孫子，怎麽會由姜不幸餵奶？」

江杏看看芳芳，已猜出一點端倪，女人畢竟心細，想到芳芳是大姑娘那來的奶水。既無奶水自然要找別人代餵了，只是江杏想不通，一個大姑娘把姪子留在身邊幹甚麽？

「爹，我以爲這孩子也可能不是凌鶴和姜不幸的孩子。」江涵反應快，鬼心眼特別多。

「怎麽又改變了？」

「因爲馬芳芳先是否認是凌、姜二人的孩子，繼而又不說話了。這證明她當時未加攷慮，脫口而出，還有，如是凌、姜二人的孩子，他們二人會不出來找尋？」

葉伯庭道：「這話雖有理，可是這孩子又是誰的？」

江涵道：「爹，我想起來了，馬家有一家很大的騾馬店被仇人放火燒了，據說馬家的媳婦正好在店中而被燒死，這孩子大概命大未死，而被馬芳芳救了。況且，這孩子雖然俊美，但他的五官無一處像凌鶴和姜不幸！」

此言一出，黃世海仔細打量嬰兒，果然不像凌鶴和孔開屏，他們兄弟要的是鳳凰蛋，就算是孔雀蛋都不成，遑論是鷄蛋和鴨蛋。

「這樣吧！」葉伯庭眼珠一轉，道：「黃堡主，好歹葉某也在貴堡作過客，這檔子事兒好商量，你們賢昆仲要的是孩子，而我們父子要的却是大人，如果我們合作，各取所需，互不抵觸，豈不是皆大歡喜？」

黃世海道：「願聞其詳！」

葉伯庭道：「這是不是凌鶴和姜不幸的孩子？目前也只是猜測，但要證明此事不難……」

江杏厲聲道：「老賊，你就不能積點陰德嗎？這麽做損人而不利己呀！」

「老婆婆，妳再聒噪，我就拿下妳。」葉伯庭道：「此刻凌鶴那邊如果還有個孩子，也必定未提高警覺。把全部實力放在外出找尋馬芳芳及嬰兒方面，那麽咱們來個乘虛而入，是否另外還有孩子？不就立刻可以證明了嗎？」

黃氏兄弟以爲這辦法可行，因爲對方要的不是孩子。而葉伯庭又道：「爲了使賢昆仲信賴葉某，馬芳芳可以制住由令弟和犬子看管，孩子也暫交令弟，由葉某和黃堡主及你的部下到那凌鶴的住處去。」

黃氏兄弟終于點了頭，于是葉伯庭撲向江杏，道：「賤婦，這可是妳自己找上門來的，別怪我無情，妳也躺下休息一會吧……」葉、江二人立刻動上手。

另一邊，黃宗海也撲向馬芳芳，「八虎」之一和副堡主比起來，總要差一截子。不久，江杏和馬芳芳雙雙被制。于是孩子交給黃宗海，葉伯庭，黃世海和二「龍」四「豹」等人逕奔凌鶴等人的住處。

巧的是，這邊的人只有姜不幸和柳聞鶯在家照料孩子，姜子雲、曲能直和凌鶴三人外出找人未返，而雲夢山莊莊主柳慕塵之子柳青，自感不便，不告而別。

葉、黃等人到達，暗中一看，果然還有一嬰，葉伯庭道：「黃大俠，怎麽樣？沒有猜錯吧？」

「是的，葉大俠，不過，應該還有一個嬰兒才對。」

「沒有哩！馬芳芳身邊那個是馬家的，這個才是在貴堡中留的種子。」

「不，當孔開屏在本堡中懷孕經『續命郎中』曲能直試脈，證明是雙胞，曲老賊是名醫，應該不會弄錯的。」

葉伯庭道：「黃大俠，要弄清此事不難，咱們就動手吧！一會凌鶴等人回來就很麻煩……」

二人出現在臥室門口，姜不幸和柳聞鶯二女不由猛吃一驚。儘管二女知道，絕對討不了好去，仍然撤劍在手。葉伯庭陰笑道：「姜姑娘，妳先別緊張，妳和凌鶴的事是黃堡主撮合的，不可忘本，而黃堡主只想要孩子，把孩子給他，你們今後還能再生對不對？」

「作夢！」姜不幸厲聲道：「拆散人家的骨肉，你們還算人嗎？」

黃世海道：「姜不幸，曲能直說妳是雙胞胎，另一個嬰兒呢？」

「孩子只有一個，聽他胡說八道。」

葉伯庭道：「黃大俠，動手吧！此地不宜久留。」兩人往上撲，根本不亮兵刃，因怕弄出金鐵交鳴之聲，柳聞鶯對付黃世海，未過十五招就被點了穴道，姜不幸拚命廻護孩子，然而，她也不是葉伯庭的敵手，不出二十招，劍被擊落，背上中了一掌。

黃世海趁機搶到了孩子，姜不幸悲嘶着道：「把孩子還給我……還給我！你們這些魔鬼！」

黃世海道：「葉大俠，快走！」

葉伯庭道：「如能把姜不幸帶走，更有把握把凌鶴引去而一鼓成擒——」

就在這時外面傳來了慘嘷聲，黃世海的部下在外大呼，叫道：「姓凌的，回來了——」

葉、黃二人互視一眼，此刻孩子既已得手，不走何待，二人立刻自後窗走了，直到二人出去半里之遙，黃世海才以暗號叫部下撤退。

二「龍」四「豹」已被傷了三個，那是因爲凌鶴負責往東方去找，沒有下落，總感心神不寧，實在放心不下，立刻趕回，老遠就看到屋上有人晃動，知道不妙，繼而發現是二「龍」四「豹」，即猜到黃氏兄弟必然來了，而黃氏兄弟來此的動機是什麽？不問可知。

二「龍」四「豹」攔截，凌鶴未出五七招就傷了三個，對方撤退，凌鶴不追，進屋一看，自是驚怒交集。

自這次重逢，誤會冰釋，兩人的恩愛逾恒，如膠似漆。眞是形影不離，他解了姜不幸的穴道，說道：「阿幸，是怎麽回事？」

「快……凌鶴……葉伯庭和黃世海把小鶴搶走了！……」

凌鶴心頭大震，並非說在他的心目中孩子比阿幸重要，實在是因爲孩子是阿幸的第二生命，他回頭向床上望去，孩子已不見，桌上却留了一張紙箋，寫道：「凌

鶴：如想要兩個孩子和馬芳芳，明天等候消息，老夫將會約你至一僻靜所在，印證一下你我之所學，屆時只許你一人前來，違則撕票。目前你不必找尋，你是找不到的……。」

凌鶴一拉姜不幸道：「阿幸，快走……」二人先由此向南，追出五七里再折向西，却是一無所獲。他們找了幾乎一夜才返，這工夫姜子雲、曲能直和柳聞鶯在家急得團團轉，因爲他們看到了那一張葉伯庭留下的信箋。

姜不幸在悲哀、焦慮，近似半虛脫狀態。凌鶴和姜子雲怎麼勸也不成，曲能直道：「姜姑娘請放心！黃世海搶去孩子，他會像寶貝似的照料着，甚至比在這兒更受到細心的關切。」

「對對！」姜子雲道：「不幸，妳一定要冷靜沉着，哭泣、悲傷是辦不了事的，現在，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明天是去不去？」

「爲什麼不去？」凌鶴毅然回答。

「凌大俠，葉伯庭的爲人你還沒摸清楚嗎？他明知非你的敵手，却要你獨自赴約，却未說明他是否單刀赴會？這不是很明顯嗎？除了他個人之外，還有他的兒子江涵，甚至還有黃氏兄弟，凌老弟，你可能還要面對更多的高手，這不是自投羅網嗎？」

凌鶴一字一字地道：「就算千軍萬馬，我還是要去。」

「這樣吧！」曲能直道：「赴約時你一個人去！我們暗暗跟着，相信不會被對方看到……」

「曲大俠，任何人暗暗跟在後面，一旦把事弄糟，他可要負這後果責任！」

「少主人，這又何必？」姜子雲喟然道：「葉伯庭的爲人，老奴最清楚！信任他，那是和自己過不去的。你是我們這邊的靈魂人物，如你中了他們的詭計，不幸怎麼辦？白道這邊也等於失去一位舵手，那眞不堪設想了！」

姜不幸忽然抹去了淚水，道：「凌鶴，你可以阻止任何人前去，但不能阻止我去！」

凌鶴冷冷地道：「阿幸，妳去反而是累贅。妳也不能去。」

「除非你殺死我！」姜不幸表現了她剛毅的一面。

「阿幸，我不要妳去，也是爲了咱們的孩子呀！」

「在你的心目中，孩子重要還是我重要？」

「當然是妳重要些！」

「不，凌鶴，你必須弄清楚，是孩子比我重要……」悲呼着撲入凌鶴懷中，姜子雲噙着淚，示意叫大家都前去，只留他們二人在此。

姜、曲、柳三人出屋，在廂房中柳聞鶯道：「馬姑娘出走被俘，大概說出了那孩子不是凌大俠和姜姑娘的。所以葉、黃二人才來搶這一個。」

姜子雲微微搖頭道：「很明顯的，是芳芳姑娘外出找孩子而遇上了葉伯庭和黃氏兄弟。可能也們想出了以孩子交換江涵之法。」

「對，大概如此。」曲能直道：「江涵被制住數處穴道，不可能自解穴而遁，必有內賊。但芳芳却未想到葉、黃等人，都不是守信之輩。」

柳聞鶯道：「兩位前輩有沒有甚麼妖計，可使凌大俠今日之約有驚無險且能救回孩子。」此刻天快亮了。

姜子雲直搖了搖頭，道：「如少主人堅持自己前去，任何人也不能暗暗跟着，我敢說非但有驚有險，孩子也絕對弄不回來。」

此刻凌鶴和姜不幸也在談誰放了江涵之事，凌鶴猜的和姜、曲二人相似，姜不幸道：「也可能是大伯。」

「阿幸，妳怎麼會這麼想？姜大俠早已改邪歸正了。」

「因爲也和葉伯庭過去甚近，而且都曾出爾反爾過……」

不，阿幸，千萬不要再猜忌姜大俠了，他昔年本來很正，因令堂之嫁了性大師即『黑煞』而變邪。但一個人本性不善和一個受打擊而行爲偏激的人不同。記得在破窖中，葉伯庭就比姜大俠狠毒，而且姜子雲以前還冒充了性大師，爲我解圍，況且，他還冒險把梁不凡自『怒堡』救出，送到梁士君夫婦手中，凡此種種，都是葉伯庭所作不到的……」

× × ×

一個十三四歲的男童找到了凌鶴，道：「你就是凌鶴嗎？」

「不錯，小弟找我何事？」

男童道：「這兒有一封信，是一個只有一根手指頭的老人叫我交給你的。」

凌鶴接過信，道：「那個只有一指的人呢？」

「他把信交給我就走了，還給了我一兩銀子……」

凌鶴知道已追不上，但曲、姜、柳三人立刻追出。信上大意是這樣的，由於此刻已是早上，對方要他今夜亥時正，一個人到此鎭正南一株老槐樹旁，屆時會另指示他應去的方向。

「阿幸，妳不能去，如果妳去，我就會玩命。」

「這是甚麼意思？」

「這不是很簡單嗎？如妳未去，不論我如何危險？總會設法回來。如妳也去了！一旦危急，我們都會有死在一起了無遺憾的想法對不？」

她終於想通了這一點，含淚道：「凌鶴，我聽你的，在我的心目中，也是你比孩子重要，但我絕不希望我在你的心目中比孩子重要……」

「阿幸，妳不是很霸道也很矛盾嗎？我不能沒有妳，妳也不能沒有我，爲救孩子，我會盡最大努力的。」

亥正，凌鶴出發了。他首先來到鎭南一株約兩圍粗的老槐樹旁，略一打量，就發現樹幹上一根枯枝揷着一張紙條，深入樹幹兩寸有餘，這手勁是深厚而巧妙的。拔下枯枝，紙條上寫着：「鎭西五里有一破廟，請以全速趕去。

所謂「全速趕去」，其用意必然是使別人無法跟踪他。凌鶴當然照辦。但並非不知道危險，只是沒有選擇的餘地而已。

三五里路不久即達，他剛到這倒圮的三官廟門外，葉伯庭就走了出來，道：「

凌鶴，我就知道你會來的。」

「孩子和馬芳芳呢？」

「放心，他們都很好。咱們的事一旦解決了，孩子和馬姑娘都還給你。」

「我們的事如何解決？」

「你如能戰敗我們父子，一切都會十分順利。」

「馬姑娘和孩子在甚麼地方？」

「在我們決戰之處，距此不足兩里路。如你不去自當別論。」

「江涵是馬姑娘放掉的，以便換她的孩子，但結果上了當是不是？」

「當然不是，她似乎有把握看到你擊敗我們父子。」

「這就是你們的最終目的？」

「當然，你如敗了。要把巨書上所有的都吐出來，反之，孩子就免談了！」

「帶路吧！葉伯庭，事到如今，我仍要以數言相勸，勢利紛華，不近者爲潔，近之而不染者尤潔，智計機巧，不知者爲高，知之而不用者尤高。你在人生途程中已過了大半，難道還勘不透這一點嗎？」

「走吧！凌鶴，自我的十根指頭變成一根時，我的命運就已經註定了……。」

這兒是一處絕崖，下臨百丈絕壑，而崖上的地形，又呈簞狀突出。這是十分險惡的決鬥之處，由突出的部位要回到安全地帶，必須經過一個極窄的瓶頸地帶。

「就是這兒？」

「不錯。這兒就是決定我們的命運之處。」

「人質呢？」

「有了結果之後，他們就會出現……」現在江涵已到，另外還有黃氏兄弟，二「龍」和四「豹」。凌鶴心頭一沉，就是這十個人，相信當今武林老一輩的奇人異士也未必能接得下來。

除了葉伯庭，都撤出了兵刃。他們似乎知道，即使穩贏，也要付出太高的代價。江涵道：「凌鶴，你不該來的，却又算定你必會來。當初我如果知道那孩子是馬家的，我就不會浪費時間。」

凌鶴甚麼都不想說，撤出了極少用的龍頭麟尾鞭。烏光電閃，有如龍騰蛇翻，瞬間攻出七鞭。

他知道妥協沒有用，對付這些邪魔外道，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使他們赤手抓刺蝟……一掌血。另外三鞭，捲飛了二「龍」兩件兵刃。其中一人也在一蓬腿浪中嘶嗥着落下絕崖。

但二黃的劍芒已延伸到他的鞭牆之內，葉伯庭父子的指勁和劍氣也逐漸逼近、裹緊……有時在閃挪騰躍中，身子已在絕崖之外了。

武林中人可能還沒有人經歷過這種絕地加上實力懸殊的搏殺。甚至都未曾想過。龍頭麟尾鞭在吼嘯中又捲下二人，那是四「豹」之二。慘嗥聲隨下落而減低。

血紅的眸子瞪着血紅的眸子，咧嘴呲牙，顯示如果利牙能帮上忙的話，也會咬對方幾口。

百招之後，二「龍」四「豹」已全被捲下絕崖，黃宗海挨了一鞭，江涵中了一脚。但凌鶴也被黃世海划了一劍，背衣裂開。這四個人加起來的總和，如果收拾不了凌鶴，將是武林中的一件笑柄，所以黃世海撮口連吹三聲。不一會，自百丈之外林中湧出一片人潮。

這些人都穿着南荒的衣裝，一色苗刀，身懸吹箭，原來這次黃氏兄弟捲土重來，一不爲巨書，二不爲財寶，他們非把兩個孩子搶回來不可。

中原人文薈萃，才人輩出，而南荒迄今未出過甚麼才人，他們兄弟二人已經是羊欄之驢了，所以改良品種這一目的，已是刻不容緩。

人潮如湧，把凌鶴團團圍住，這些半開化的部落，武功不會進窺堂奧，文事也裝不進他們的腦中，却有類似動物如忠犬似的愚忠。敵人不退，自己未倒之前，他們絕無一人退縮。但他們的目的不是殺人，而是生擒。

所以，凌鶴面對的不是一些人，而像是一羣猛獸，幾乎沒有一鞭落空，必有蠻人飛落絕崖，但不管落下多少，皆無視於同類的慘死，前仆後繼，有如飛蛾撲火。

三百餘衆對一，即使以人浪往下擠也把凌鶴擠下去了。但他還在搏殺，三九天的酷寒，把龍頭麟尾鞭上的血漬一層層地凝凍在鞭身上，然後再在無儔的巨震之下變成血紅的冰屑炸開。

人在鞭影之中，偶爾成球，偶爾成扁，倏收陡張，龍頭麟尾鞭似已變成怒吼的血蛟，把一些頭腦簡單的蠻人捲下絕崖，即使三百餘衆已去其半，黃氏兄弟也未皺皺眉頭，大有「死了這三百，再來六百」的雄心。

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正是目前壯烈情景的寫照吧？凌鶴身上血汁不分，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傷痕。只要瞬間的遲緩，身上可能同時挨上十餘刀。

此刻，在這絕崖戰場的兩里之外，一條人影疾掠而來，這險峻的山路，似無第二條路可循。這工夫來人突然發現這羊腸小徑正中央大石上，仰臥着一個虬髯百結的老人。枕着一個破箱子。

由於這一段路兩邊皆是深淵，非自這大石上經過不可。來人道：「何人擋路？快快讓開，我有急事！」

「妳的急事我知道，怎麼趕也來不及了……」

「你怎麼知道？你知道我有甚麼急事嗎？」

「妳是不是去找姓凌的那小子。」

「對對！你……你是甚麼人？」

「我不是人……。」

姜不幸不由退了一步，雖然凌鶴不許她來，爲了丈夫和孩子她能不來嗎？她沉聲道：「你別嚇人！你不是人是甚麼？」

「豬！」居然有人把自己當作豬的。

「我不管你是人還是豬，我必須儘快趕去。」

「去了也來不及，而且還要送上一條小命。」

「這是我的事，快閃開，要不，我可要自你身上掠過去了！」

「好吧！不聽我的話，證明妳在刼難逃，不過，好歹妳我相遇一場，喏！老夫送妳一件護身符，萬一妳被人家擊落絕崖，千萬別忘記把這塊彩綢展開，妳會死裏逃生！」說着擲出一塊數尺見方的彩綢。上面有好幾種顏色。

（未完・九）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松山莊把碧落山莊派來的高手都擒了，大家都放下心頭大石，因爲碧落山莊派來的都是些迷失心神的人，所以較難應付……沈雪姑、李小雲、祝小青依寧勝天密束指示，一路趕回萬松山莊，半途，却遇上碧落山莊的老夫人，雙方不合，老夫人要和沈雪姑比招，南宮靖担心沈雪姑不敵，挺身而出，兩人合力對抗老夫人，正當危急之際，南宮老人適時出現，制住老夫人，並告訴南宮靖老夫人正是他的親生母親，衆人把老夫人抬回萬松山莊，南宮老人說老夫人也是受害者，可能被「迷迭香」所害，要卡藥師設法救治……

記憶當年事　母子慶重逢

卡藥師把藥箱放到窗口一張長桌上，然後打開藥箱，取出一個瓷瓶，傾出九粒淡黃色的藥丸，交給李小雲，說道：「李姑娘，每人一粒，妳只要納入他們口中就好。」

李小雲接過了藥丸，就忙着依次納入八人口中，才進入裏間，再給老夫人納入口中。

沈雪姑問道：「卡伯父的藥丸，要多少時間才生效呢？」

卡藥師說道「很快很快，最多一盞熱茶的工夫，姑娘就可以解開他們的穴道了。」

沈雪姑又道：「那麼他們要多少時間才會醒來呢？」

卡藥師含笑道：「這是老朽遵古方配製的安眠丹，不給他們解藥，可以一睡四十九天，到時自醒，好在性藥溫和，不傷身體，比點他們穴道，要好得多了。」

沈雪姑說道：「這樣就好，有四十九天時間，總可以想出辦法來了，藥姑前去天台，時間是有幾天，大概也可以趕回來了。」

卡藥師算着時間，看看已有盞茶光景，抬目道：「可以了。」

首先舉手解開了霍五的穴道，拉過一張椅子，在榻前坐下，伸出三個指頭，搭在他左手脈腕之上，就緩緩閉上了眼睛。

沈雪姑回過頭去，悄聲道：「南宮兄，我們到裏間去。」

兩人進入裏首一間，沈雪姑走近榻前，舉手一拂，解開了老夫人受制的穴道。

南宮靖知道她要替娘切脈了，就去端了一把椅子，放到榻前。

沈雪姑朝他說了聲：「謝謝你。」移身坐下，伸出一隻纖纖玉手，三根玉管似的手指，輕輕按在老夫人脈腕上。

祝小青湊近大哥身邊，低聲問道：「大哥，卡藥師呢？」

南宮靖道：「在外面替迷失神智的人切脈。」

祝小青雙眉含顰，說道：「二姐的爹

，已經被救下來了，不知道我娘現在怎樣了？」

南宮靖含笑說道：「小妹，妳不用發愁，妳想想看，碧落山莊的老夫人，我娘，她老人家武功有多高，不是也被我們救下來了嗎？剩下的一些人，就更不足爲患了，只要給我們遇上，自可把令堂救下來的。」

祝小青道：「就是不知道我娘現在到那裏去了。」

南宮靖道：「妳放心好了，今晚被救下來的人，除了神智被迷，誰也沒有受到傷害，可見令堂也不有會什麽的，我們只要找到秦皓，就可以把令堂救下來了。」

祝小青含情脈脈的道：「大哥，你一定要救我娘，我會感激你一輩子。」

南宮靖含笑道：「我們遇上不相干的人都要加以援手，何況妳是我的小妹，我自然會盡力的。」

祝小青道：「大哥，你眞好。」

說話之時，沈雪姑已經切完老夫人的脈。

南宮靖急忙問道：「沈姑娘，我娘的脈象如何？」

沈雪姑緩緩站起身來，說道：「南宮兄不用焦急，待會讓卡伯父來診過伯母脈象之後，也許可以探討得出結果來，這時，我一時已也無法說得清楚。」接着，目注南宮靖，又道：「這裏有三妹照顧，我們出去吧！」

南宮靖點點頭，兩人同出東廂。

卡藥師正在逐一替迷失神智的人把脈，現在正在切李天雲的脈，看到兩人走出，抬頭道：「沈姑娘，這幾個人，妳也來切切看，咱們回頭再討論好了。」

沈雪姑點頭道：「侄女遵命。」

接着就從柴一桂開始，坐下椅子，細心切起脈來。

南宮靖、李小雲沒事可做，只是看着他們切完這個，又切那個，這樣足足等了一頓飯的時光，卡藥師已把外面幾人的脈都切完了，站起身，伸個懶腰，含笑道：「切這幾個人的脈，比起方才在莊外和人動手，還要吃力，走，南宮少俠，現在進去切令堂的脉了。」

南宮靖道：「藥師前輩怎麽不歇一回呢？」

卡藥師笑道：「不要緊，切完令堂的脈，還有許多事呢？」

李小雲連忙插口問道：「卡伯父，我爹他……」

卡藥師道：「別急，且待老朽切了老夫人的脈，再作詳談吧。」

南宮靖又陪着他進入裏間。

卡藥師在椅上坐下，切了老夫人雙手的脈，口中不覺輕「咦」一聲，重新又取過老夫人左腕仔細切了一遍，雙眉不由得微微一皺，站起身舉步往外走出，南宮靖不敢多問，隨着他走出外間。

這時沈雪姑也正好切完了霍五的的脈，站起身來。

卡藥師問道：「沈姑娘，妳都切完了嗎？」

沈雪姑點點頭。卡藥師道：「那就到外面去說吧！」

沈雪姑回頭朝李小雲道：「二妹，妳還是留在這裏，我和卡伯父研究出結果來，很快就會告訴妳的。」

李小雲道：「好嘛！」

卡藥師、南宮靖、沈雪姑回到廳上，南宮老人、寧勝天、萬靑峯三人正在廳上煮茗談天。

萬靑峯站起身道：「卡老哥，這些人中了迷迭香，情形如何？」

卡藥師微微搖頭道：「難，難，兄弟也遇上了過不少疑難雜症，自從到了寶莊，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難倒了，大家先坐下來再說。」

三人一起坐下，莊丁替三人重新沏了茶送上。

卡藥師取起茶碗，喝了一口，朝沈雪姑說道：「沈姑娘，九個人的脈，咱們兩人都切過了，老朽想先聽聽妳的意見？」

沈雪姑道：「侄女只是略懂皮毛，說得不對，卡伯父多多指正。」

卡藥師笑道：「姑娘蒙葛仙翁指點，令師父又精通太素脈訣，應該比老朽強得多了，不然，老朽也不會要小女找妳去了，今晚這九人的脈象，頗有出入，咱們必須詳細探討，才能整理得出頭緒來，姑娘不用和老朽客氣了。」

她螓首微抬，望着卡藥師道：「侄女先從南宮兄令堂說起，老夫人的六脈之中，充滿陰邪之氣，而且陰中有火……」

卡藥師道：「不錯，她練的正是魔教的火功，這一點，脈象之中，可以切得出來的。」

沈雪姑道：「侄女也許脈理不精，切不出她有什麽中毒現象。」

卡藥師微微一笑道：「毒象未露，似已入骨，又像被藥物所控制，所以妳切不出來了。」

這是憑數十年切脈經驗切出來的，沈雪姑就有所不逮了。

南宮靖聽得心頭一急，忍不住叫道：「藥師前輩……」

卡藥師連忙搖手道：「這是老朽和沈姑娘交換意見，少俠且勿插口。」

沈雪姑又道：「但侄女還切到了一點，老夫人『腦戶穴』眞氣似滯非滯，却大有問題。」

卡藥師「哦」了一聲，一手撚鬚，沉吟道：「賢侄女是否可以確定？」

沈雪姑精擅「太素脈訣」，是以有此發現，這就非卡藥師全憑脈理診切所能發現。

沈雪姑看了南宮靖一眼，粉臉微微一紅，說道：「他當時神智似清非清，也有這種現象，侄女應該不會有誤。」

南宮老人一拍巴掌，笑道：「這就對了，魔教確有一種秘法，可以使人永遠服從，神智也似清非清，莫非此種秘法，就下在『腦戶穴』上？『腦戶穴』乃是人身最脆弱的地方，這是如何下手的呢？老夫一生專取人穴道，若要在『腦戶穴』上下手，只怕也未必拿揑得準！」

「好，」卡藥師道：「綜合姑娘和老朽切得的脈象，老夫人身上，就發現了三種情形，第一，老夫人從前不會武功，如今却練成了魔教火功，第二，毒象雖然未露，却毒已入骨。第三，『腦戶穴』被人做了手脚，這就是說，她所中之毒，必然

是『金剛散』無疑，『金剛散』之毒似被藥物所控制，很可能經常有人在食物中加入了可以控制毒性的藥物，所以並未發作『腦戶穴』被人做了手脚，就是爲了她永遠服從幕後主使人的一種手段……」

南宮靖聽到娘竟會有如此嚴重，急得目含淚水，說道：「那要如何才能救治我娘呢？」

卞藥師道：「少俠不用難過，找出了原因，才能對症下藥，咱們慢慢再商量，」一面朝沈雪姑道：「其餘八人呢，姑娘可有什麽發現？」

沈雪姑想了想才道：「八人之中，正好分爲兩組，霍五、柴一桂，婁通，敖六四人，問題都出在『腦戶穴』，六脈和平，別無徵兆。」

「不錯。」卞藥師不待她說完，就點着頭道：「所以老朽切來切去，切得茫無頭緒。」

沈雪姑又道：「至於智光和皖西三俠，却是極明顯的在脈象中有中毒的現象，但氣血依然暢通，武功未失。」

「姑娘說得完全不錯！」卞藥師頻頻點頭道：「他們中的極可能就是改良後的『迷迭香』了。」

口氣微微一頓，接着說道：「現在剩下來的問題，只有兩個了，第一，老夫人、霍五、柴一桂，婁通、敖六五人的『腦戶穴』中了魔教某種特殊的手法，以致被人利用，若要解除『腦戶穴』上的障碍，只怕非熟諳此種手法的人不可，『腦戶穴』非同尋常穴道，稍一不愼，即有性命之憂了……」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轉臉問道：「沈姑娘當日如何解開南宮少俠『腦戶穴』的？」

沈雪姑被問得粉臉驀地一紅，說道：「光是解開『腦戶穴』，倒是不難，有南宮兄和侄女二人，足可勝任。」

「如此就好，」卞藥師又道：「那麽如今只剩下一個難題了，就是魔教的『對消散』，『金剛散』和改良『迷迭散』三種解藥了，老朽空自以藥師爲號，對三種解藥，當眞是束手無策。」

沈雪姑說道：「卞姐姐去天台找敝師姐，再有幾天，大概可以趕回來了，敝師姐蒙大師伯垂靑，授以靑囊之術，如果敝師姐肯來，區區魔教劇毒，就可以迎刄而解，萬一敝師姐不來的話，我想卞姐姐旣然趕去了，也一定可以帶回師門解毒藥丸來的。」

卞藥師頷首道：「那也只好等藥姑回來再說了。」

南宮靖望着沈雪姑問道：「沈姑娘，家母等人的『腦戶穴』，是不是可以先替他們解開呢？」

寧勝天道：「南宮老弟說得極是，老夫人如能及早清醒過來，就可以說出這幕後主使之人是誰來了，此事關係十分重大，自然愈早知道愈好，碧落山莊已無形瓦解，免得此人又製造出第二個碧落山莊來，而且霍五、柴一桂等四人，解開穴道，對咱們也可多增加一分實力。」

沈雪姑道：「那就早些替他們解開穴道也好。」

萬靑峯道：「解穴之事，也不忙在一時，二位還是先去休息一回，明天再解不遲。」

沈雪姑微微一笑，道：「不碍事，我和南宮兄練成『太素玄功』，替他們解穴，也就是練功，和休息一樣，只要準備一間靜室就好。」

剛說到這裏，只見總管章守勤急步走了進來。

萬靑峯抬目道：「章總管，你來得正好……」

章守勤沒待他說完，躬着身道：「屬下是向莊主請罪來的，屬下疏忽，不但被賊人救走了人，而且還殺死了三名莊中弟兄。」

萬靑峯一怔，急急問道：「什麽人被人救走了？」

章守勤道：「是唐門的唐紀中夫婦，還用毒藥暗器射殺了一名看守他們的弟兄，另外在後進西廊値崗的兩名弟兄也是被極細的毒針所傷，很可能就是黑芒針。」

寧勝天說道：「莫非是有奸細混進來了？」

章守勤道：「這個在下也不淸楚，因爲弟三進西廊的牆外，已是莊外的一片松林，林外也有幾處値崗的弟兄，但他們如果穿林而行，可以通到三里外的一處山麓，就很難發現了。」

他口氣微頓，又補充着道：「他們從第二進到第三進，各處走廊，今晚都佈了崗，除非從相連的房屋中穿行，才能避得開崗位，這不是熟悉本莊房的人，極不會如此走法。」

卞藥師問道：「章總管，你可曾査過，莊上有沒有少了什麽人？」

萬靑峯一怔，說道：「卞老哥認爲莊中出了內奸嗎？」

話未說完，忽然好似想起什麽來了，口中「哦」了一聲，接着目注卞藥師，說道：「兄弟想起來了，早晨，你老哥手中拿了兩支唐門黑芒針，曾說敝莊西首牆外，有兩個莊丁傷在暗器之下，毒發身死，其實並無此事，兄弟當時懷疑老哥另有用意，但因唐紀中夫婦初來，後來又有宓飛虹求見，給一連串發生的事故岔了開去，幾乎忘了，老哥那兩支針是那裏來的？」

卞藥師道：「早晨兄弟去找沈姑娘，討論霍五耳中『命門』隱現靑黑，極似中毒，或者體內積有舊傷，怕隔牆有耳，要孫小乙站到門口去，結果孫小哥差點送了性命。」

萬靑峯愕然道：「這兩支針是老哥從孫小哥身上起下來的？」

卞藥師道：「如果中上兩支，就沒救了，一支是從他右肩取下來的，另一支打在窗櫺上，大概此人心頭慌張，拿着打筒發顫，才失去了準頭。」

寧勝天唔了一聲，道：「大白天外人不可能越牆而入，也不可能聽藥師和沈姑娘的談話，此人自然是潛伏莊中的奸細無疑。」

萬靑峯揮手道：「章總管，你快去査看，莊中是不是有人失蹤了？」

章守勤答應一聲，正待轉身！

「章總管慢點！」寧勝天一手捋着蒼髯，說道：「手中拿着針筒，還會因心頭慌張發顫，很可能是一名女的，而且年紀應該也不會太大，你可先從年輕的女子着手。」

章守勤應了聲「是」，匆匆退去。

南宮老人呵呵一笑道：「寧敎主果然不愧是一敎之主，心細如髮！」

南宮老人呵呵一笑道：「寧敎主果然不愧是一敎之主，心細如髮！」

寧勝天大笑道：「你老哥哥誇獎，這不過是一般常情而已！」

萬靑峯道：「唐紀中夫婦這一脫逃，敝莊和四川唐門，又多了一道樑子了。」

寧勝天道：「唐世賢是個明理的人，他派來的侄子，竟是碧落山莊的奸細，此事有大家可以作證，他豈會如此護犢？唐紀中夫婦雖然在逃，只要咱們聯名給他送封信去，說明原委，也就是了。」

萬靑峯點點頭，說道：「那也只好如此了。」

不多一回，章守勤匆匆回入，朝萬靑峯躬身道：「啓稟莊主，派在第二進伺候女賓的梅香，果然不見了，很可能就是她把人救走的。」

萬靑峯問道：「此女如何來的？」

章守勤道：「她是厨房打雜的田嬷嬷的義女，田嬷嬷半年前過世，她孤苦無依，才到莊上來的。」

萬靑峯點點頭，道：「如此說來，田嬷嬷也可能是她害死的了，也由此可見他們早就在打咱們主意，只是咱們沒有發覺罷了！」

章守勤道：「這是屬下的疏忽……」

「這不是你的錯，人已經走了，說也無用。」萬靑峯道：「你去準備一間靜室，好讓南宮少俠和沈姑娘替霍五先生等人運功解穴。」

沈雪姑道：「章總管，所謂靜室，第一，要沒有人驚吵的地方，第二，只要一間空房間，不要有家具。」

章守勤答應一聲，退了出去。

萬靑峯歎息一聲道：「咱們雖然幸蒙南宮前輩賜助，拏下了老夫人，碧落山莊暫時失去了主持的人，但眞正在幕後主持的人，咱們依然不知道他是誰，稍假時日，仍會有第二個老夫人出現，對各大門派，對整個江湖的威脅，也仍然存在，這眞是心腹大患！」

寧勝天道：「碧落山莊有總管秦皓，和副總管宓飛虹、管巧巧，老夫人其實也只是個傀儡而已，多一個老夫人，和少一個老夫人，對他們並無多大影响，何况咱們今晚雖然擒下多人，但這些人原本只是被他們迷失心神的人，並非眞正碧落山莊的人，所以看起來他們今晚敗得很慘重，事實上碧落山莊的實力，却絲毫無損，何用假以時日，只要幕後那人再派上一個主持人，他們就可以捲土重來了。」

卞藥師連連點頭道：「寧敎主這番話，精闢入理，確是如此，碧落山莊只是一個對外的名稱，以種種迹象看來，他們幕後應該銷聲匿迹已有三十年的魔敎餘孽在作祟了。」

他回過頭去，朝南宮靖問道：「少俠進入碧落山莊，不知可有什麽發現嗎？」

南宮靖道：「說來慚愧，在下混入碧落山莊，前後不過七天，雖然處處留心，却看不出有什麽異處，只有兩點，可以向諸位報告，第一，副總管管巧巧名義上雖是兩名副總管之一，但她的權力，似乎還在總管秦皓之上。第二，秦皓和宓飛虹各自領有一股武功，兩人之間，似乎也並不十分協調，這只是在下粗淺的觀察所得，也許並不準確。」

寧勝天道：「很好，這兩點都很有價値，少俠在這七天之中，是否對整個碧落山莊都察看過了，有沒有什麽較重要的地方，譬如是什麽禁地之類，不准任何人進入？」

「寧敎主不說，在下倒是忘了！」南宮靖矍然道：「在下是冒充侯元去的，侯元臉上易了在下的容，那時在下改名宮飛鵬，他就用了在下南宮靖的名字，這一段事，諸位大概都已知道了？」

南宮老人道：「老夫就上了那野小子的當，還傳了他達摩『洗髓經』！」

南宮靖續道：「侯元在碧落山莊，是老夫人的義子，因此在下混入碧落山莊，行動較爲自由；但碧落山莊後園，分爲東西兩區，號稱東園、西園，老夫人的住處是在西園，但東園却禁止任何人進入，有一次在下想去瞧瞧，就在門首被人擋住，說沒有老夫人的手令，不得擅入，後來在下問過楚琬，她也說不知道，還叮囑在下，不可心存好奇。」

沈雪姑情不自禁的看了他一眼，心中暗道：「楚琬對你倒蠻不錯啊！」

寧勝天一拍巴掌，說道：「這就對了，碧落山莊東園，很可能就是那幕後主使人的巢穴了，可惜咱們這些人都身中『對消散』，無法行動……」

萬靑峯道：「寧敎主可是想直搗他們老巢嗎？」

寧勝天道：「兄弟就是這個意思，如果咱們沒中『對消散』，趁這機會，直撲碧落山莊東園，自是最好不過了。」

沈雪姑道：「卞姐姐去找我師姐，再有幾天時間，一定可以趕回來的，只要卞姐姐回來，就會有解藥了。」

章守勤又匆匆走入，說道：「啓稟莊主，靜室已經收拾好了，不知南宮少俠和沈姑娘還有什麽吩咐？」

南宮靖朝沈雪姑望去。沈雪姑沉吟道：「老夫人體內有魔火陰功，『腦戶穴』受制，又有『金剛散』之毒，情形較爲複雜，我想先替老夫人解開了『腦戶穴』的障碍再說。」

一面又朝總管章守勤說道：「章總管，請你去通知祝姑娘，先把老夫人送去靜室。」

章守勤答應一聲，又退了出去，不一回工夫，就回了進來，抱抱拳道：「南宮少俠、沈姑娘，祝姑娘已把老夫人送到靜室去了。」

沈雪姑站起身道：「南宮兄，我們走吧！」一面朝卞藥師道：「卞伯父，侄女想請你老同去。」

卞藥師微微一笑道：「老朽幇得上忙嗎？」

沈雪姑道：「侄女和南宮兄替老夫人運功解穴之後，要請你老再仔細切切她的脈象，再作商量。」

卞藥師點頭道：「好吧，老朽和你們一起去。」

萬青峯道：「沈姑娘，你們在運功解穴之際，總要有人護法吧？」

沈雪姑含笑道：「不用有人護法，我們在運功之時，只要有敵人闖進來，一樣可以出手，何況還有卡老伯在塲，大概不會有什麽事的。」

當下就由章守勤領着三人來至第二進的東廂，推門而入。房中家具果巳全搬了出去，騰出一間空屋，所有門窗，也都掛上了厚重的棉帘，地上放着一盞明亮的琉璃燈，燃起一支紅燭。可見章守勤設想得果然週到。

祝小靑和飛電、飛霜早巳站在房中，老夫人雙目緊闔，用棉被裹着躺在地上。

章守勤說道：「沈姑娘還有什麽吩咐嗎？」

沈雪姑道：「那就麻煩總管再搬兩張椅子進來。」

章守勤道：「有、有。」立即退出身去，雙手提着兩張椅子走入。

沈雪姑道：「謝謝你，現在沒有了，待囘如果有事，再請你好了。」

章守勤道：「在下巳派了兩個丫鬟，站在院子裏，沈姑娘有事，只要告訴她們就好了，在下告退。」說完，退了出去，隨手帶上了房門。

沈雪姑朝卡藥師、祝小靑二人抬抬手道：「卡伯父、三妹，這兩張椅子就是給你們準備的，請坐。」

卡藥師依言坐下，笑了笑道：「你們呢？」

沈雪姑含笑道：「我們就要運功了。」自己就席地坐下，伸手指指地上，朝南宮靖道：「你坐到這裏來。」

南宮靖依言坐下。

沈雪姑又朝飛電、飛霜兩人說道：「妳們扶着老夫人盤膝坐到這裏來。」

飛電、飛霜依照她的指示，扶起老夫人，坐在沈雪姑和南宮靖的對面，三人成鼎足形坐好。

沈雪姑伸出右手，和老夫人左掌相抵，左手和南宮靖右掌相抵。南宮靖也伸出左手和老夫人右手相抵，兩人就緩緩闔上眼睛，默默運起功來。

祝小靑心中暗暗奇道：「從前大姐替大哥療傷，兩人都要脫了衣衫，赤身抱着練功，現在怎麽不要脫衣衫了呢？」

她不知當時南宮靖並不會「太素玄功」，而是由沈雪姑運功施展「以陰導陽」，替他打通全身經絡，所以必須赤身相抱，始能以純陰之氣引導純陽之氣，使之運行調和，達到坎離互交，水火旣濟，不但療傷，而且也使得兩人都練成了「太素玄功」。

如今「太素玄功」巳經練成了，只須手掌相抵，兩人體內眞氣就可以貫通爲一，就不用使「以陰導陽」，這道理，小姑娘就無法領悟了。

老夫人服下卡藥師的「安眠丹」，正在酣眠之中。人在睡眠之中，一切意識自然也全在停止之中。但南宮靖、沈雪姑運功輸入她體內的眞氣，却依然遇上了極強的抗拒。這是極自然的排斥，一個練功的人，體內眞氣遇到外來的力量，自要與之抗拒。

差幸老夫人正在安眠之中，體內眞氣沒有意識去領導，抗拒的力量，沒有後繼之力，漸漸就被兩人逼入她體內的眞氣所引導，歸於平靜，一路循經而行。

到達「腦戸穴」，也只有輕微的停滯，就豁然貫通。那是因爲南宮靖、沈雪姑施展的「太素玄功」，含有一陰一陽天地氤氳之氣，魔敎陰邪手法所制的穴道，經這一陰一陽合而爲一的眞氣衝開，所過之處，宛如春風和煦，寒冰解凍，用不着大力衝穴，穴道自解！

前後不過頓飯工夫，南宮靖、沈雪姑同時倏地睜開眼來，各自放開了和老夫人相抵的手掌。

沈雪姑朝飛電、飛霜兩人吩咐道：「妳們現在可扶着老夫人躺下了。」

飛電依言在地上鋪了一條棉絮，和飛霜一同扶着老夫人躺下。

沈雪姑目光一抬，朝卡藥師道：「卡伯父，現在你來切切老夫人的脈象了。」

卡藥師含笑，道：「姑娘怎麽不先切呢？」

沈雪姑嫣然一笑道：「侄女運行眞氣，走遍老夫人十二經絡和切脈也差不多了，等卡伯父切過脈之後，再由侄女和伯父互相印證，就可得到結論了。」

卡藥師一拍腦袋，笑道：「老朽眞是老糊塗了，忘了姑娘替她行氣運功，十二經絡無所不到，比僅以三個指頭切脈，還淸楚得多，好，好，老朽這就來切。」

他站起身，走到老夫人身邊，盤膝坐下，取過老夫人左腕，三個指頭輕輕按下，就閉起眼睛，仔細的切起脈來。

南宮靖朝沈雪姑低聲問道：「妳在運氣之時，覺得娘如何了？」

沈雪姑含笑道：「至少我們巳解開了伯母『腦戸穴』的禁制，現在剩下來的只有『金剛散』之毒了。」

南宮靖道：「還有魔敎陰火呢？」

沈雪姑看了他一眼，輕笑道：「那是伯母練的功夫，並不是病，除非廢了她的武功，魔敎陰火如何能消……哦……」

南宮靖聽她話未說完，忽然低「哦」出聲，好像想到了什麽事，忍不住問道：「沈姑娘，妳想到了什麽？」

沈雪姑雙眉微攏，說道：「伯母從前不會武功，她是服了『金剛散』才練成魔敎陰功的，如果一旦解去『金剛散』之毒，不但武功全失，只怕身體也會支持不住，但『金剛散』之毒不解，我們沒有抑制此種毒藥的藥物，一旦毒性發作，就不可收拾，而且抑制的藥物，也不可長用，時間愈久，積毒愈深，最後還是會發作的，這眞是棘手之事。」

南宮靖心頭一沉，問道：「那該怎麽辦？」

沈雪姑道：「等卡伯父切完脈，再和他研究，看看有何良策？」

說話之時，卡藥師巳經切完了脈，站起身來。

南宮靖急忙問道：「藥師前輩，你看家母……」

卡藥師道：「少俠放心，令堂脈象和平，除了體內魔火陰氣依然極盛，所中『金剛散』之毒，目前似無發作現象……」

一面囘頭朝沈雪姑問道：「沈姑娘，老朽說的如何？」

「卡伯父說得極是。」沈雪姑說道：「只是侄女想到了有一件事，覺得十分爲難……」

卡藥師道：「沈姑娘想到了什麽？」

沈雪姑道：「老夫人是服了『金剛散』才練成魔敎陰功，如果一旦解去『金剛散』之毒，她一身武功也必然失去，一旦失去武功，只怕她身子會支持不住……」

她說的「支持不住」，卡藥師自然聽得出來，那就是虛極致死，只是她不好明言而巳，這就祗有點了點頭，「唔」了一聲。

沈雪姑又道：「但『金剛散』不解，也不是辦法。」

不解，終有毒發之日，一樣不可收拾的。

卡藥師只是沉吟着沒有說話，過了半晌，才道：「目前老夫人的『腦戸穴』禁制巳解，不再受人控制，神智也自然淸楚了，不如讓她醒來，問問她可有什麽解救之道？」

沈雪姑道：「這樣也好。」

卡藥師囘頭朝祝小靑道：「祝姑娘，妳去請南宮老人進來。」

祝小靑答應一聲，返身走出。

卡藥師巳從藥箱中取出一粒解「安眠丹」的藥丸，遞給南宮靖，說道：「少俠可把此丸納入令堂口中，大概有一盞茶的工夫，就可淸醒過來了。」

南宮靖接過藥丸，轉身蹲下身子，把藥丸納入老夫人口中。

正好南宮老人也隨着祝小靑走了進來，含笑道：「卡老哥，情形如何了？」

卡藥師說道：「老夫人的『腦戸穴』禁制巳解，因爲有許多事情，必須問她自己，因此，老朽巳餵她服下淸神丹，再有一盞茶的工夫，就可淸醒過來，二十年前的經過，要老哥來親口告訴她，她才會相信。」

南宮老人道：「她武功未失，一旦淸醒過來，肯相信老夫的話嗎？」

卡藥師道：「腦戸穴禁制巳解，她會想得起來的，但咱們也要防她猝起發難，大家心裏有個準備就好。」

南宮靖、沈雪姑點着頭，就稍稍散開，由南宮老人和卡藥師站在正面，南宮靖、沈雪姑、祝小靑則站在兩人邊上。

一盞茶的時間，很快就到，老夫人沉沉熟睡的人，就在此時，眼皮輕輕抬動了一下。

卡藥師急忙朝南宮老人使個眼色。

南宮老人呵呵一笑道：「好了，老弟婦果然醒過來了。」

老夫人是服了藥才淸醒的，所以人巳漸漸醒轉，眼睛還沒有睜開，但聽了南宮老人這聲洪笑，不覺倏地睜開眼來，同時翻身坐起，足跟一點，站了起來，兩道逼人的目光，迅速掃過站在她面前五人，冷冷說道：「沈雪姑、南宮靖，你們要待怎的？」

南宮老人呵呵一笑道：「老弟婦醒過來了，咱們就可以談談了。」

老夫人目光陰沉，盯着南宮老人問道：「你是什麽人？」

「哈哈！」南宮老人大笑道：「老夫和上官鼎、上官平兩代都是忘年之交，老弟婦不認識老夫，總該記得十八年前，携走妳兩歲幼兒的是誰吧？」

老夫人身軀一震，失聲道：「你會是南宮老人？」

南宮老人大笑道：「老弟婦終於想起來了，哈哈，那麽老弟婦還記得妳那兩歲的兒子，叫什麽名字嗎？」

老夫人目中巳有淚光，顫聲道：「他叫……靖兒……他現在那裏？」

「哈哈！」南宮老人又是一聲大笑，說道：「那小娃兒姓了老夫的南宮，單名一個靖字可沒有改，妳說南宮靖會是妳老弟婦的什麽人？」

老夫人目光迅快一轉，落到南宮靖的身上，失聲道：「他……會是靖兒……」

南宮靖急忙趨了上去，撲的跪到地上，含淚叫了聲：「娘！」

老夫人一下抱住了南宮靖的頭，悲喜交集，顫聲道：「靖兒，果然是你，娘……早該想到了！」

十八年相隔，母子重逢，這是何等感人之事，南宮靖從現在起，就更正爲上官靖了。

南宮老人道：「好了，你們母子重逢，可喜可賀，咱們還有許多事要談呢！」

老夫人突然朝南宮老人跪拜下去，說道：「前輩是上官家的大恩人，請受我母子一拜。」

上官靖跟着娘一起拜了下去。

南宮老人連連搖手道：「老弟婦，妳這是做什麽？快快起來，小娃兒，你還不快把你娘扶起來？」

上官靖隨着娘拜了幾拜，才雙手扶着娘站起。

南宮老人一指卡藥師，說道：「老弟婦，老夫給妳引見，這位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卡藥師。」

老夫人連忙檢衽一禮道：「老身久聞卡藥師大名，只是未曾見過面。」

卡藥師含笑道：「老夫人好說，這裏沒有坐處，兄弟覺得咱們還是到外面去談吧！」

老夫人問道：「靖兒，這裏到底是什麽地方？」

上官靖道：「這裏是萬松山莊。」

老夫人聞言，臉色不禁微微一變！

沈雪姑連忙說道：「伯母雖是碧落山莊的老夫人，但魔敎中人只是利用伯母而巳，不但給伯母服下劇毒，而且還在妳『腦戸穴』上下了禁制，使伯母永遠聽命於他……」

老夫人囘頭問道：「沈姑娘怎麽知道的？」

沈雪姑道：「那是卡伯父和晚輩兩人從伯母脈象中診察出來的，剛才就是由上官兄和晚輩兩人運氣行功，替伯母解開了『腦戸穴』的禁制，現在伯母不是覺得頭腦比以前淸爽多了？」

老夫人略作凝思，欣然點頭道：「唔，是淸爽多了，從前……老身總覺得頭腦一片空白，除了復仇，好像什麽事都想不起來，也不能多想，多想一囘就會頭昏，看過多少名醫，都說老身是多年宿疾頭風，現在我以前的事，都可以想起來了，沈姑娘，老身眞該謝謝妳。」

沈雪姑道：「伯母怎麽還和晚輩說這

些客氣話來？」

老夫人看看靖兒又看看沈姑娘，心裏不禁有些明白，一手拉起沈雪姑的玉手，含笑道：「老身想起來了，妳和靖兒好像合練了什麼功夫，普通內功，只怕不容易解得開老身『腦戸穴』的禁制呢！」

沈雪姑被她拉着手問話，顯得十分親切，不覺粉臉微微一紅，低頭道：「是『太素玄功』。」

一行人由南宮老人和卞藥師走在前面，老夫人一直拉着沈雪姑的手同行，上官靖只好跟在兩人身後而行。

祝小青心中暗道：「這位老夫人變成大哥的娘，就隨和多了，和大姐有說有笑，眞像婆媳兩個呢！」

走出客廳，萬青峯站起身問道：「卞老哥，老夫人如何了？」

南宮老人呵呵一笑道：「老弟婦不是出來了嗎？」

老夫人一臉旣感激又愧疚的道：「老身活了五十幾年，竟然爲虎作倀，直到今晚，才知道名門正派之士，果然不同，老身和萬松山莊爲敵，却想不到萬莊主還如此關切老身，怎不敎老身旣感且慚？」

原來她聽到萬青峯剛才問的那句話。

萬青峯連忙抱拳道：「不敢，老夫人過獎了，老夫人和萬松山莊爲敵，只是被人使了手脚，本性被迷，可說也是被害的人，武林中像終南五老的田五常，金刀門的邢鏗，都是前輩高人，也都被迷失了本性，老夫人何用自責？」

寧勝天呵呵一笑，抬手道：「老夫人，諸位老哥請坐下來再說不遲。」

大家落坐之後，一名莊丁立即給老夫人沏了一盞茶送上。

卞藥師道：「老夫人請先喝口茶，老朽還有話想問哩！」

老夫人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抬目問道：「藥師要問什麼，但說無妨，老身知無不言。」

卞藥師心知她誤會了自己的意思，還以爲想問她碧落山莊的事，這就笑了笑道：「老夫人也許誤會了老朽的意思，碧落山莊的事，當然希望老夫人能够詳細的說出來，但並非目前當務之急……」

老夫人道：「那麼藥師想問老身什麼呢？」

卞藥師道：「老朽和沈姑娘切過老夫人的脈，老夫人除了體內陰火極盛，那是老夫人練的魔火陰功之故，另外還有兩點，一是劇毒入骨，却又被某種藥物所抑制，一是『腦戸穴』被人用特殊手法下了禁制，以致老夫人永遠聽人擺佈，關於『腦戸穴』的禁制，方才上官少俠和沈姑娘以『太素玄功』給老夫人衝開穴道，恢復清明，所以老夫人從前所記憶不起的往事，現在已可逐一想得起來，不再受制於人，只是老夫人身中奇毒，不知妳是否想得起來？」

老夫人愕然道：「老身方才曾聽沈姑娘說過，但老身竟然一點也不知道……」

卞藥師道。「老夫人再想想看，譬如妳平日飲食是不是這兩位姑娘伺奉的？」

他說的這兩位姑娘，是指飛電、飛霜二人。

老夫人頷首道：「正是飛電，飛霜兩人伺候老身的，但另外還有一個人，就是副總管管巧巧，她是老身身邊的人。」

飛電在旁道：「管副總管是唯一照料老夫人飲食起居的人，老夫人的飲食，都是她親手伺奉的。」

卞藥師點頭道：「那可能就是她在老夫人的飲食中下的藥了。」

老夫人愕然道：「是她在老身飲食中下的毒？」

卞藥師微微搖頭道：「不是，老朽聽南宮老哥說過，老夫人從前不會武功，很可能是他們給夫人服了『金剛散』……」

老夫人道：「老身從未聽過『金剛散』這個名稱？」

卞藥師道：「那是魔教中人練製的一種毒藥，服了之後，可以令人功力精進極爲神速……」

老夫人道：「不錯，老身想起來了，十八年前，老身在一處尼庵中避難，庵中一位老師父聽說老身身遭大故，問老身要不要親自報雪血仇？當時曾給老身服了一顆藥丸，和一頁手抄練功訣要，老身只化了三個月時間，就練成魔火陰功，管巧巧就是她的小師妹，老身到了碧落山莊，由管巧巧担任副總管，協助老身，那顆藥丸可能就是『金剛散』了。」

卞藥師說道：「金剛散雖能使人增長功力，但却是劇毒之物，必須按時服用抑制它的藥物，方可不使劇毒發作，管巧巧伺候老夫人飲食，正是及時給老夫人服用抑制的藥物，只是不讓老夫人知道而已，所以老夫人劇毒入骨，自己却始終一無所覺……」

老夫人問道：「聽藥師的口氣，老身劇毒入骨，已經無藥可救了？」

「那倒不是。」卞藥師道：「老夫人是憑仗『金剛散』霸道毒性練成的魔教陰功，功力愈深，劇毒始終未解，才會漸漸侵入骨骼，如果一旦解去『金剛散』劇毒，不但功力頓失，只怕後果極爲嚴重，但劇不解，老夫人又不再服用抑制毒性的藥物，一旦毒性發作，也不易治療……」

老夫人坦然一笑，說道：「老身已經活過半百有餘，上天有眼，上官一脈也後繼有人，就算毒發不治，老身也並不在乎了。」

上官靖道：「娘，藥師前輩一定會有辦法把妳老人家治好的。」

老夫人藹然笑道：「靖兒，生死有命，今晚咱們母子重逢，上天對娘已經很厚了，能不能解毒，對娘來說，已經並不重要了。」

上官靖眼中不禁湧出淚水，叫了聲：「娘……」

沈雪姑道：「上官兄，過幾天我大師姐來了，她醫道極精，還有卞伯父精通藥理，總會想出辦法來的。」

南宮老人突然問道：「卞老哥，你切老弟婦的脈，劇毒入骨，大概要多少時間才會發作？」

卞藥師道：「目前劇毒隱伏不發，似爲藥物所抑制，大概十天之內，還不至於發作，十天之外，那就很難說了！」

「十天！」南宮老人沉吟了一下，抬目問道：「唔，老弟婦，以妳目前的功力，練習某一種神功，十天之內，很可能會

有希望，妳願不願意試試？」

老夫人道：「不知前輩有何吩咐？」

南宮老人呵呵一笑，從懷中取出一個布包，打了開來，裏面是兩頁陳舊的紙張，隨手遞了過去，說道：「達摩『洗髓經』，只要妳能在十天之內，把現有的功力，轉變爲『洗髓經』中的功力，雖不能清除妳體內劇毒，老夫相信妳自己也可以把劇毒從骨髓中逼出，即使做不到這一點，但一旦有了『金剛散』解藥，也可以放心服用，不至於失去功力，全身眞氣枯竭了，不過，妳務必在十日之內完成，才能得救。」

上官靖連忙雙手接過，一面朝卞藥師問道：「藥師前輩，家母練『洗髓經』有效嗎？」

卞藥師道：「洗髓經，顧名思義功能清洗骨髓，只要練成了，自可把劇毒從骨髓中逼出，只是十天時間，只怕太短促了些……」

「哈哈！」南宮老人大笑道：「普通人當然辦不到，如果對武功已有根底的人，三個月就能練會，以老弟婦的功力，本身已有足够的眞氣，只須依法轉練，十天應該也差不多了。」

寧勝天道：「南宮老哥這話不錯，譬如本來已經有了一江水，只是向東流的，現在給它改變河道，堵住東邊，使它朝西流去，雖然要費一番手脚，但江中的水，是現成的，訣竅一通，自然水到渠成。」

上官靖說道：「娘，那您就快些去練了。」

萬青峯抬手道：「靜室現成的，上官少俠、沈姑娘就陪老夫人到第二進靜室去吧。」

卞藥師道：「上官老弟和沈姑娘先陪老夫人進去，這十天之中，不可有人驚擾，你們先替老夫人護法，等天亮之後，再換人接替二位好了。」

上官靖點點頭，就和沈雪姑陪同老夫人往第二進西廂靜室行去。

這裏原是女客住的賓舍，沈雪姑要飛電、飛霜住到外面一間，自己和上官靖守在房中替老夫人護法。

老夫人自然不敢怠慢，翻開「洗髓經」，仔細的看了一遍，就在榻上盤膝坐定，依照口訣，運起一口眞氣，行功吐納。

她練的雖是魔教陰功，但寧勝天說得不錯，不管這江水是向東流還是向西流，江裏總是有這一江水存在，只是本來向東流的，現在引導使它向西流而已。

只要依照訣竅，慢慢導引，縱然要費一番手脚，但體內有這一身眞氣，總可以把它引導過來的。老夫人一身功力，已到了上乘境界，依照「洗髓經」的口訣，導引眞氣，自非難事。

上官靖、沈雪姑兩人一直在靜室中陪着老夫人，眼看她練功的情形，似無差錯，總算漸漸放下心來。

沈雪姑以「傳音入密」說道：「上官兄，伯母似無大碍了，由我看着她就好，你可以坐息一回了。」

上官靖也以「傳音入密」說道：「我還不累，妳先調息吧！」

沈雪姑朝他深情欵欵的一笑道：「難道我們還分什麼彼此？你先休息，我先休息有什麼好客氣的？反正都在這間靜室裏，伯母如果運氣稍有不妥，我會照顧她的，你只管坐下來調息好了。」

上官靖心頭一陣感動，伸手過去，緊緊握住了她的玉手，說道：「雪姑姐姐，妳眞好！」

沈雪姑任由他握着，心頭感到充滿了甜意，這樣過了半晌，才輕輕縮回手去，低聲的說道：「現在你可以定定心，運功啦！」

上官靖心頭也充滿了柔情蜜意，聽她這句「定定心運功」，俊臉不禁一紅，心知自己兩人只要一握手，就氣息相通，方才自己心頭跳動，意亂情迷的情形，她一定已經察覺了，這就點點頭道：「好吧，那我就先運功了！」

沈雪姑嫣然一笑道：「這才是好弟弟。」話說出口，粉臉也驟然紅了起來。

上官靖盤膝坐下，趕忙澄心靜慮，運起功來。

天色漸漸大亮，門口躡手躡脚走進王牙婆、孫小乙兩人，眼看老人和上官靖正在趺坐調息，悄悄走到沈雪姑身邊。

王牙婆放輕聲音說道：「沈姑娘，妳一晚沒有睡了，也坐息一回吧，這裏由老婆子和小乙守着就好。」

沈雪姑點頭道：「你們兩個來了就好，伺候伯母的飛電、飛霜究是魔教中人，她們眞心跟着伯母來的，自是最好，萬一別有居心，就防不勝防，所以咱們還是小心些的好。」

王牙婆連連點頭道：「這個老婆子省得！」

沈雪姑抬目朝孫小乙問道：「小乙，你傷勢完全好了吧？」

孫小乙道：「早就好了，大姐，妳快坐息一回吧！」

沈雪姑又朝王牙婆叮囑道：「上官伯母要把一身魔敎陰功，轉練佛門神功，只要有一絲差錯，就會運氣入岔，妳要仔細看着，如果發現不對，譬如呼吸忽然急促，或者上身顫動，妳要立時叫醒我。」

王牙婆笑着應道：「沈姑娘只管放心，這些老婆子懂得。」

沈雪姑不再多說，也就在地上盤膝坐下，運起功來。

中午時光，老夫人運功完畢，緩緩睜開眼來。王牙婆連忙站起，迎了過去，說道：「老夫人運功醒了嗎？」

老夫人目光一抬，望着她說道：「姑娘是……」

王牙婆笑道：「老婆子是王牙婆。」

老夫人奇道：「妳是王牙婆？」

孫小乙忙道：「沒錯，老夫人，小的就是孫小乙。」

老夫人笑了笑，說道：「你們都易了容。」

孫小乙道：「是，是，我們都是二姐給我們易的容，哦，二姐就是李小雲，她就是宮飛鵬。」

他們說話之時，上官靖、沈雪姑也一起醒來。

上官靖問道：「娘，妳老人家練功如何了？」

老夫人藹然笑道：「還好，爲娘初時有些格格不入，但練了一回，總算漸漸能

夠適應了。」

上官靖道：「這樣就好。」

只見門口探進祝小青的頭來，說道：「上官伯母醒了嗎，那就可以把午餐送進來了，大哥、大姐，萬莊主還說你們醒了就請到廳上去，這裏有我和王婆婆照顧就好，小乙，你也可以出去了。」

她說話之時，指揮飛電、飛霜提着食盒走入。原來卞藥師也怕老夫人身邊兩個使女未必可靠，才要祝小青和王牙婆兩人來照顧老夫人的，祝小青負責老夫人的飲食，王牙婆替老夫人護法。

上官靖、沈雪姑因有王牙婆、祝小青在靜室中陪着娘，自可放心，這就和孫小乙一起退出靜室，來至前廳。

大家已都在廳上，卞藥師問道：「上官少俠，令堂練功的情形如何？」

上官靖道：「聽家母剛才說，初練的時候，有些格格不入，後來漸漸已可適應了。」

南宮老人點點頭，說道：「小娃兒，這册『洗髓經』原是你爹之物，老夫不愼，把它誤傳給姓侯的小子，如今你娘正在練習，老夫之意，你練的是『易筋經』，如能再練『洗髓經』，必可事半功倍，不如跟你娘一起練習，依老夫想來，你一定可以比令堂進步得快，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一旦令堂在練功時發生差錯，你就可以隨時協助令堂了。」

沈雪姑道：「上官兄，南宮前輩這話不錯，本來伯母練氣不愼，我們只能合兩人之力以『太素玄功』替她運氣疏通經絡，如果你及時也練『洗髓經』，就可用『洗髓經』的練功方法協助伯母運氣了。」

上官靖道：「我們飯後還要替霍五俠和柴香主等四位解穴。」

沈雪姑笑道：「解穴之後，你就可以到伯母靜室中去練功了。」

少林智虔、智通二位大師聽說上官靖練的是「易筋經」，心中不覺大奇，要知「易筋經」乃是少林七十二藝之首，除了幾位護法長老，就是寺中弟子，也極不輕易傳授，上官靖的師父，會是誰呢？

兩位大師互望了一眼，智虔大師站起身，趨前朝上官靖合十一禮，問道：「老衲方才聽南宮老施主說起，小施主練的是『易筋經』，只不知小施主尊師是那一位高人？」

這話從前智通大師也問過上官靖。

上官靖連忙還禮道：「家師方外之人，法號上不下滅。」

「不滅禪師？」智虔聽得不禁一怔，少林寺最近幾代前輩高僧中，從沒有「不」字輩的排行。

南宮老人道：「他叫不滅和尚。」

智虔大師合掌道：「老施主當年把小施主送去給這位大師，想必極熟了？」

南宮老人大笑道：「咱們是五六十年的老朋友，當然極熟，不是老朽誇口，除了老朽，天下之大，任何人送去，不滅和尚也決不會收他做徒弟的。」

智虔大師合掌道：「貧衲想請教老施主，這位大師能把『易筋經』傳給上官小施主，不知他是何來歷？」

「哈哈！」南宮老人大笑道：「不滅和尚出身少林寺，那可一點不假！」

智虔大師大吃一驚，連忙合十道：「但……敝寺……」

南宮老人笑道：「大師是說少林寺沒有不字的僧人，對不？哈哈，不生不滅，你現在懂了吧？」

智虔大師聽得又是一驚，連忙合掌道：「他老人家會是天生師叔？」

「一點沒錯。」南宮老人道：「五十年前，他在落鷹峽用『般若禪掌』誅殺黑道煞星二十八宿，貴寺上兩代的方丈認為他法號天生，竟然不顧上天好生之德，豈不和黑道煞星相同，當時罰他三年不准重返少林寺，這意思原是三年之後，准他重返少林，怎知他生性倔強，從此擯棄天生這個法號，自稱不滅和尚，不忌酒肉，不唸佛經，也不理任何人，連老朽在內，只有兩個人是他朋友……」

「阿彌陀佛！」智虔大師連忙低誦佛號，一面問道：「不知師叔還有一位朋友，又是何人？」

南宮老人笑道：「此人也是上官小娃兒的半個師父，他不喜歡人家說他姓名，小娃兒，你把身邊那柄劍取出來給大師瞧瞧，也許就會知道。」

上官靖應了聲是，伸手從腰間解下一條色呈淡青，不知是什麼皮革製成的劍鞘，原來竟是一柄三尺六寸長的軟劍。

智虔大師看得又是一怔，暗暗攢眉，心中忖道：「這位小施主既是師叔的傳人，師叔已經夠怪了，却又是另一位大煞星的半個徒弟，豈不殺氣更盛了？」他沒有說話，只是不住的唸着「阿彌陀佛！」

寧勝天目光一注，不覺驚奇的道：「老弟這柄眞會是青陽劍！」

青陽劍的主人，號稱天殺星。此人昔年生得玉面朱唇，俊逸瀟洒，就像是文質彬彬的讀書相公，但武功却高不可測，出手更是毒辣無比，據說在他手下，從無活口，五十年前武林黑白兩道，只要聽到他的名號，莫不聞風喪胆，才有「天殺星」這個外號。

其實送命在他劍下的，無一不是該殺之人。因為他嫉惡如仇，各大門派中，當然也會良莠不齊，但江湖上因為他是某派門下弟子，看在門派和師長的顏面，也就隱忍下來，但遇上這位天殺星，不管你是什麼門派，只要他認為你該死，劍下就毫不留情。

當時各大門派中如武當、峨嵋、華山、點蒼等門派，都有弟子死在他的劍下，這些門派自知門下弟子不爭氣，死有應得，誰也不敢作聲，但心裏總難免不快，因此整個江湖，都把這位主持正義的俠士目為「天殺星」、大魔頭，視作邪派人物。

這人就是不滅和尚的好友，上官靖的半個師父（師叔）蕭臨川。（上官靖的「遊叉身法」和「達摩劍法」中滲雜了幾手凌厲殺着，都是他教的）。

午餐之後，總管章守勤已命人把霍五、柴一桂，婁通、敖六四人，扶到東廂裏首一間靜室。

卞藥師要鄭玄通、萬點星二人作為上官靖和沈雪姑的助手，幾人相偕，進入靜室。

由鄭玄通、萬點星扶着霍五、席地盤膝坐好，上官靖和沈雪姑也就席地坐下，

三人成鼎足形各自以掌相抵，立即運起功來。

卞藥師拉過一把椅子，坐到門口，算是給他們護法。

上官靖和沈雪姑如今對「太素玄功」，越練越精純了，而且昨晚替老夫人衝開「腦戶穴」，也有了經驗，不過盞茶工夫，便已竣事，兩人雙雙站起，鄭玄通，萬點星就扶着霍五躺下。

卞藥師立即把一顆解除「安眠丹」的藥丸，納入霍五的口中，一面含笑道：「差幸上官少俠，沈姑娘練成『太素玄功』，否則這些『腦戶穴』受到禁制的人，眞不知要如何辦才好。」

沈雪姑道：「卞伯父誇奬了，其實只要內功精純的人，誰都可以衝得開。」

「哈哈！」卞藥師道：「沈姑娘這就不知道了，論到內功精湛的人，這裏就有好幾位，譬如南宮老人，少林智虔大師，武當青松道長，就算老朽，也還可以湊個數，普通打通十二經絡，自然沒有問題，但『腦戶穴』受制，就不同了，力道用得輕了衝不開，用得重了，就會傷到腦中經絡，只有『太素玄功』，以先天陰陽氤氳之氣化物，溫煦如同春風，輕輕吹過，就萬象回春，豈可同一般內功相提並論？」

上官靖道：「原來藥師前輩對『太素玄功』也有研究。」

卞藥師笑道：「老朽只是在一部醫書上看到討論及『太素脈訣』，『太素玄功』乃是昔年一位精通醫道的玄門修眞之士從『太素脈訣』中領悟出來的……」

剛說到這裏，只聽鄭玄通道：「藥師，五爺快醒過來了！」

卞藥師回頭看去，只見霍五眼皮抬動，果然睜開眼來。他發現自己躺臥地上，邊上圍着幾個人，心中覺得奇怪，不覺「咦」了一聲，倏地翻身坐起，說道：「兄弟……」

只說了兩個字，突然大叫一聲，往後仰去。

幾個人同時吃了一驚，卞藥師奇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急忙走上兩步，蹲下身去，目光一注，只見霍五臉呈青黑，業已昏迷不省人事。

沈雪姑道：「卞伯父，他好像是毒發了！」

卞藥師沒有作聲，趕緊一手握起霍五脈腕，按了一回，奇道：「昨晚切脈之時，他脈象中明明沒有中毒現象，何以……」

迅快站起身，從藥箱中取出一個藥瓶，傾了三顆藥丸，納入霍五口中。

沈雪姑看他取出來的藥丸，和卞藥姑交給自己的一瓶相似，這就問道：「卞伯父，這是解毒丹嗎？」

卞藥師道：「這是老朽合製的解毒丹，對一般奇毒，都能奏效，惟有對魔教迷迭香練製的三種毒藥，毫無效果。」

沈雪姑道：「但萬點星，王牙婆服了何以都有效呢？」

卞藥師道：「那就是他們二人中的不是魔教迷迭香之毒了。」

沈雪姑道：「那霍五俠呢？」

卞藥師苦笑道：「老朽看他劇毒已發，只好喂他三顆試試了，不過服了老朽這三顆解毒丹，再過一回等藥性行開之後，就可以從脈象中切得出他中的是何種毒物了。」

上官靖道：「藥師前輩，在下覺得霍五俠猝然毒發，很可能和解開『腦戶穴』禁制有關，我們是不是還要替其他三人運功衝穴呢？」

卞藥師口中「唔」了一聲，說道：「少俠說的也不無道理，那就稍緩再說。」

他一手又去抓起霍五左腕，靜靜的切着脈象，過了一回，忽然臉色大變，沉吟道：「竟是唐門的『百步散』，這是昨晚咱們切脈之後，有人在他身上下了毒！」

沈雪姑問道：「唐門『百步散』有沒有解藥？」

卞藥師道：「百步散，顧名思義，中毒之人，只能走出百步，就會毒發，替他衝開『腦戶穴』，帶動全身氣血，不是和走出百步差不多嗎，唐門毒藥，只有他們獨門解藥能解，老朽的解毒丹，也只能暫時維持毒性不發，無法解它。」

他急忙轉身抓起柴一桂的左手搭了一回，再搭婁通、敖六二人的脈，氣憤的道：「果然不出老朽所料，昨晚有人潛入，在他們身上下了毒，這眞是一毒未清，又來一毒，上官少俠，你們不用再替他們運功衝穴了，一旦解開禁制，劇毒就會發作，還是讓他們昏睡着，只要不動氣血，暫時還可無事。」

沈雪姑道：「這些人昨晚是由二妹看守的，怎麼會讓人下了毒的呢？」

幾人退出裏間，靜室外面一間，還躺臥着智光和皖西三俠，卞藥師走過去又逐一切了他們的脈。

上官靖問道：「藥師前輩，這四位是不是也中了『百步散』？」

卞藥師點點頭，攢着眉道：「毒上加毒，這眞是棘手的事。」

一行人回至前廳，萬青峯含笑道：「霍五俠他們……」

他底下的話還未出口，卞藥師搖搖頭道：「都被人下了唐門的『百步散』，一旦運功衝穴，立時會引起毒發……」

萬青峯一怔道：「被人下了唐門『百步散』，藥師的意思，這是昨晚之事？」

卞藥師道：「正是，此人很可能就是救走唐紀中夫婦的那個丫頭了。」

正說之間，李小雲恰好從外走入。卞藥師道：「李姑娘，妳來得正好，昨晚妳守護東廂靜室，可曾有人去過？」

李小雲道：「沒有呀！」

卞藥師道：「老朽是說，莊上的人，是沒有進去過？」

李小雲哦道：「卞伯父，大姐等人走後，只有梅香給我，送來宵夜，旁的人都沒進去過！」

卞藥師道：「果然是她！」

李小雲問道：「卞伯父，有什麼不對嗎？」

沈雪姑道：「是她在昏睡的人身上下了唐門『百步散』！」

李小雲聽得一驚道：「我爹他們都被她下了毒？」

「這可能是賊黨暗中通知她的。」沈雪姑道：「賊黨一定已經知道我們會替他們運功衝穴，下了『百步散』，只要運氣行功，劇毒就會發作。」（未完・卅）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骨肉兩情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音門掌門無爲師太及門下女弟子要找斷腸仙子報仇，雙方大打出手，葉青見斷腸仙子心狠手辣，正想藉此機會離去，但無垢師太認爲他和斷腸仙子在一起也不是好東西，向他圍攻而來。葉青却趁勢脫身離去……葉靑進入陝境，遇上爲峨嵋派助拳的弱水一老和勺漏狂夫，雙方正在激鬥，峨嵋派掌門和一批門下弟子已趕來助陣，葉靑以一摶衆，正在驚險百出、緊張已極之時，六個黑衣幪面人出現，自稱黑鷹令主，並出手打敗弱水一老、勺漏狂夫，替葉靑解危，峨嵋派衆人不敵，匆匆離去，葉靑至此才知那是鬼諸葛出手相助，但不明白原因……

兩仙子激鬥

當時，只剩下鬼諸葛一個怔在當場，默不作聲。葉靑最後這段話，每一個字，都像一柄鐵錘重重擊在他的心坎上。

想不到一向作弄別人的鬼諸葛，第一次受制於人。

他想道：「飛狐嶺的事，天下只有二個人知道，這小子從那裏得來的風聲？自己沒有告訴過任何人，那一定是紫衣仙子！但紫衣仙子又憑什麼走漏這個重要的秘密呢？」

曹鏗不愧諸葛之號，他雖然沒有看見峨嵋山紫衣仙子救葉靑的一幕，但一經大腦分析，立刻猜出了個大概。

世界上唯有愛情，才能使人失掉理智，唯有男女之間的感情衝擊下，任何秘密都成不了秘密。

那紫衣仙子在紫衣山莊一戰之後，一定與葉靑見過面，而且二人發生了感情，於是洩漏了秘密……

或者紫衣仙子不信任自己，故意洩漏給葉靑，以達到挾制自己的目的……

只爲少年郎

不論紫衣仙子洩漏秘密的原因是那一條，這對自己都是個嚴重的威脅，想到這裏，鬼諸葛冒出了一身冷汗，心中愈想愈驚。

他望着天邊的昏月，沉沉苦思，半响倏地一跺脚，狠狠道：「走着瞧就走着瞧，我姓曹的不把你們攪得天翻地覆，也愧對我諸葛名號！」

他喃喃自語着，人已向前走去。

這時在他腦中，設計着一幅美麗的圖案，想到得意處，他不禁仰天狂笑。

刺耳的笑聲，衝破了沉寂的長夜，衝破了漆黑的宇宙。

夜色被他笑聲渲染得更加凄涼。

漸漸地，人影已杳，只留下餘音在空際飄蕩。

×　　×　　×

葉靑獨自離開了虎牢關，乘着夜色從容上路，天亮趕到了紫關嶺。

他一夜未眠覺得有些疲乏，找到一家客棧略事休息，進些飲食，直到晌午，才起身出門，腳剛踏出門口，眼前便陡然一亮！

一位少女正迎面而來，長得十分清秀脫俗，只見她秋水爲神玉爲骨，蠻腰如柳，星眸似海，身着天藍緊身衣，天藍蠻靴，雲鬢高聳，年約十七八，背插一柄長劍，紅色的劍穗，隨風飄蕩，更托出她的飄逸秀麗。

葉靑對女色從來不屑一顧，但一見了她，却神爲之奪，但在這霎那，腦中閃過一條影子，好像在那裏見過。

他這一怔，藍衣少女的目光，正向他臉上掃到，神色似乎一驚，陡然，只見她粉靨一變，手腕一抬，瑲瑯一聲龍吟，長劍已經出鞘！光寒如水，映日生輝。

變生倉促，氣氛陡告緊張！

葉靑見狀一愣，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使葉靑感到迷惘。

只見藍衣少女嬌叱一聲，道：「淫賊！到鎭外領死！」隨着語聲，人已向鎭外掠去。

一聽「淫賊」兩字，葉靑不禁微惱，忖道：「好沒來由罵我淫賊，我倒要弄清楚……」

這念頭一閃，人已隨着少女飛奔。

一到鎭外，右邊正好有一座荒林。

少女一到林邊，就反身亭亭玉立，長劍一橫，柳眉含煞。

幾乎同時，葉靑也已屹立在三丈之外，微怒道：「姑娘與在下素昧平生，一見面就口出汚言，不知所爲何事！」

紫衣少女櫻唇一翹，嬌聲道：「你上次是不是同斷腸仙子在一起的那個人？」

被她這一提，葉靑心中大悟，忙道：「姑娘可是雷音門下？」

「不錯，我就是雷音門第二代弟子施照霞！」

「施姑娘爲什麼開口罵人？」

「哼！斷腸仙子淫名滿天下，你跟她在一起，豈會是好人！」

「這妳未免太武斷了……」

「別囉嗦！你知道那天的結果嗎？」

「嗯……我曾看過……」

施照霞陡然冷哼一聲，長劍猛然刺出，嬌叱道：「那你還充好人，姑娘一句話就試出眞假，看劍！」

劍勢凌厲，寒芒重重，直向對方襲去！葉靑忙施出幻龍身法，閃避來勢，怒叱道：「妳我風牛馬不相干，怎麼找起麻煩來？」

施照霞長劍連演絕學，劍劍刺向葉靑要害，叱道：「你既然看到結果，就表示沒有走，不過藉口退出，好叫斷腸仙子放雷火彈！你那鬼心計以爲姑娘不知道！」

葉靑身形連閃，暗忖：「原來如此，這眞是冤枉透頂……」想到這裏，大喝道：「施姑娘住手！」

施照霞被喝聲一震，不由一呆，只見葉靑正色道：「姑娘誤會了，在下不過與斷腸仙子適逢其會而已！」

施照霞嬌哼一聲，道：「難道這句話，就能辯清你的清白，別作夢，那天一顆雷火彈使本門姊妹十二人慘遭燒斃……」

她說到這裏，語聲一頓，粉腮驟變慘白，雙眸隱含淚光，顯然心中悲痛已極，接着繼續道：「只有我與師父師叔倖免於難，哼！與斷腸仙子在一起的人，都是壞蛋，姑娘非殺你替師門姊妹報仇不可！」

語聲方落，長劍再演絕學，瞬眼之間，向葉靑猛攻七劍。

從她這番話中，葉靑想起長恨崖邊的慘狀，但是斷腸仙子怎麼有雷火彈呢？

這問題雖然使他懷疑，可是對方長劍已電旋星瀉而至，不遑多想，身軀連閃，道：「施姑娘誤會了……」

「什麼誤會，有種的先把姑娘打敗後再說！」

施照霞粉臉一片鐵青，劍芒飛舞！左掌施出「旋風掌」輔助劍勢，向葉靑掃去。

一時滿天寒星，猶如水花怒瀑，掌風飛捲迴旋，聲勢的確是驚人。

葉靑平素高傲成性，開始的一點好感，霎時化爲烏有，暗忖：「不給她看看顏色，還自以爲了不起！」

這念頭一起，身軀一劃，雙掌猛然向對方長劍劈去。

施照霞功力雖然了得，但與葉靑相比，却尚差了一截。

見葉靑掌力奇猛，撞在劍身上，直震得自己虎口發熱，長劍幾乎脫手，不由心中大駭！連變三個招式，才堪堪化解開這股潛勁。

行家眼中，一招就知深淺，施照霞料不到對方年紀與自己相仿，功力竟如此了得，忙改攻爲守，神色凝重，謹愼應付。

葉靑見狀，一聲冷笑，身法連變，猶如一縷淡烟在四周飄浮不定，陡然改掌爲指，十指連彈，絲絲指風，直向施照霞周身穴道襲去。

離魂指與幻龍身法獨步天下，震懾武林百年的金、銀、銅、鐵四令尚對他畏懼三分，施照霞怎能抵擋得了，二招未完，她陡感指風襲來，避已無及，長劍瑲瑯墜地，嬌軀竟癱倒地上，不能動彈！

葉靑冷冷地望着她，道：「怎麼樣，以在下身手如帮斷腸仙子，不丟雷火彈，照樣也可把貴派殺得片甲不留吧！」

施照霞這時愧羞交加，急怒攻心，但苦在身軀不能轉動，眼睜睜望着葉靑站在身旁，冷言諷語，却無可奈何。

在這霎那，秋水雙瞳，不禁落下二滴淚珠。

少女的眼淚，最能賺人同情，何況葉靑腦海中倩影深印，如今一看她這樣羞怒慘白的嬌容，憐香惜玉之情，油然而生，神色變回原先的和睦樣子，道：「請姑娘原諒在下情非得意……」

施照霞悽惋地道：「既然敗在你手上，要殺便殺……」

葉靑深情地望着她道：「勝敗兵家常事，姑娘不必介懷！」說到這裏，陡然想起斷魂指，時間一久不解開，最傷身體，忙又道：「待在下解開姑娘穴道，再向妳道歉。」

伸手扶起施照霞嬌軀，前後飛戳三指，這三指雖然疾如電光，但施照霞似乎心中一顫，渾身一陣熱。

目光不期而然地向葉靑英俊的臉上望去，倏然，她芳心一震，只見對面炯炯的目光正視着自己。

目光中，包含着一種微妙的情意，少

女的心最細，尤其對男女間的感情，最爲敏感，她從葉青的目光中，看出他心中所存的情火。

這一剎那，施照霞猶如觸電一般地震顫了，心中起了一種微妙的感覺，臉上塗上了一層玫瑰的彩色，她連忙別過視綫，暗暗道：「我多麽需要這種感情……」

是的，每個少女的生命過程中，都不可缺少這種異性的情愛……

但是當她想到他與斷腸仙子……還有剛才敗落之恥，一種高傲嫉妒迅速上昇，下意識地一扭身體，倏地左手拾起長劍，右掌陡然向葉青打了二個耳光，嬌叱道：「你壞，姑娘以後永遠不要見你……」

語聲一落，嬌軀彈起，迅速向紫關嶺方向狂奔。

這突然地變化，使葉青一愕，伸手摸摸兩頰，望着施照霞逐漸逝去的身影，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秋陽閃閃。

荒林寂寂。

葉青心頭充滿了惆悵，目光視向遙遠，腦中的回憶一幕幕閃過……

在這短短的時期內，自己接連碰到四個女人；紫衣仙子使自己衝動；玄冰幽女使自己恨；斷腸仙子使自己感到不安；只有這施照霞却能使自己產生了愛。

在這霎那，葉青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語道：「我第一次愛上了一個人……這是愛，是眞正的愛啊……」

但是他愛的人却在這匆忙的一面下，就離開了他。

葉青拖着悵惘的心情，離開了荒林，這時，他感到一陣落寞，一絲空虛的感覺，輕襲着他的心靈。

但他旋即想起了自己的責任，神經從迷離的思緒下漸漸回復正常，不禁自語道：「愛情就是煩惱，責任未了，我怎麽想起這些來……」

於是，他神色又回復到以前的孤傲及落寞，向紫衣山莊進發。

聽說神州一劍接到黑鷹銅令，自己此去，正好打聽黑鷹銅令的動靜，因爲首要的事，還是如何能奪回那半篇神功。

×　×　×

過斜谷關，第三天的傍晚，葉青到了長安。

剛進長安，一個並不意外的消息，正在轟傳着——神州一劍已命喪於黑鷹銅令之下！

這是繼天南一掌、武當三劍、點蒼四星、普陀雙奇、勾漏狂夫後，第十一個人，在接到鷹令後，命落黃泉……

當然，眞正死在黑鷹令主手下的還並不止此數，有峨嵋派的和尚，還有武當派的劍手，但這些一二流的武林人物，同那些頂尖高手一比，已經不能引起江湖上的注意了！

這消息雖不意外，但却震動了葉青的心弦，他匆匆吃了晚餐，便向驪山急奔而去。

天色剛黑，驛道上尚有行人，但葉青旁若無人，在驛道上急掠！

盞茶時刻，他已到驪山山麓，剛登上樹林擁立中的山道。

陡然，半空響起一聲大喝：「朋友止步！」

二條人影，猛向葉青身前飄落。

葉青暗吃一驚，腳下倏頓，展目一視，身前站着一個氣勢威猛的大漢，手中握着兵器，只見其中一人沉聲道：「閣下到那裏去？」

「紫衣山莊！」

「閣下貴姓？」

「在下葉青！」

「哦！原來是葉少俠，莊主曾有吩咐！請稍待！」

兩位大漢臉色立刻變得無比的恭敬，其中一位一揚手，一道綠色火箭，向後射出。

葉青知道這二人是紫衣山莊的武師後，心中一鬆，道：「貴莊何以如臨大敵，難道有什麽厲害對頭？」

「黑鷹令主！」

葉青暗吃一驚，道：「神州一劍已經死了，黑鷹令主不是走了嗎？」

其中一位漢子，臉上露出一絲恐怖之色，低聲道：「今天早晨莊主又第二次接到黑鷹銅令……」

葉青心頭大震，忖道：「怪不得防衛得這般嚴密！」

思念未轉，陡見一條灰影，猛然下瀉，挾着一聲暴叱道：「我當是什麽人，原來是你小子，先吃我一掌！」

隨着語聲，夾着如山勁氣，向葉青當頭罩落。

變起兀然，雙方俱各一震！

葉青估不到紫衣山莊出來的人，竟會突然地向他襲擊，一驚之下，身形疾如閃電，暴退一丈。

抬目一望，嘿！原來那竟然是西天羅漢。

看清對方之後，葉青的心中已經瞭然了。

峨嵋派與自己爲不世之仇敵，西天羅漢豈會放過自己。

傍立的二個大漢，這時也被這意外變化，震得呆在一傍，瞪目不知所措。

在這電光石火剎那，西天羅漢見一擊不中，龐大的身軀一劃，呼呼兩掌，猛擊而出。

掌勢如驚濤拍岸，平地倏起狂飆，直向葉青捲去。

葉青見狀，劍眉猛剔，殺機倏起，冷冷一哼，腳力眞力下沉，雙掌迅揚，不避反進，兩股勁氣，硬接西天羅漢劈來的一掌。

轟然一聲巨響，潛力撞實，激起滿地烟塵。

四迸的勁力，把在旁的二位紫衣山莊武師，逼退五六步，才拿樁站住。

雙方這一拚，老和尚臉色通紅。

葉青覺得兩腕生疼，胸頭血氣微湧。

這時他知道，憑內功修爲，老和尚到底相當深厚，正在弓張箭拔之時，二位武師一看苗頭不對，忙道：「老禪師，這是莊主的貴賓葉少俠，你老怎……」

西天羅漢臉色鐵青，叱道：「住口，老衲今天非宰了這小子不可！」

二位武師一愣，葉青冷冷道：「老和尚，只要你有本事，姓葉的命，隨時都在等你，不過，你要知道，你這條老命，沒

有在下千里相救，早就西登極樂！」

不提往事還好，一提起往事，老和尚就羞怒交加，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暴叱道：「小子，現在老衲就同你一拚生死！」

雙掌一擺，又攻出一掌，這一掌聚了老和尚七十年的修爲，掌風猶如一柄鋼錘，凌空撞到。

這次，葉青不敢硬接，施出幻龍身法，疾閃躍開。

但他已蹩住一肚子怒火，一聲低叱，掌影千重，眨眼之間，已劈出八掌。

在憤怒的情緒中，他已忘了到紫衣山莊的目的，臉上充滿了殺機。

西天羅漢見一掌落空，迴身轉勢，也還攻五掌，一時之間，打得天昏地暗，塵土四濺。

就在戰勢激烈之際，紫衣山莊方面，十幾條人影飛瀉而下。

其中一條紫色人影，一見雙方形勢，身在半空，嬌呼道：「葉青不要打，有話好說！」

「老禪師，你停一停！」

一條嬌小人影，已向戰勢激烈的場中瀉落。

葉青一聽是紫衣仙子玄玉旦的聲音，心中一怔，眼見她竟落在戰圈當中，唯恐雙力傷及對方，眞力一收，硬生生收回擊出的雙掌。

誰知在這電光石火剎那，西天羅漢打紅了眼，身軀一劃，雙掌不收反出，一股如山罡勁，已向葉青身上劈去。

高手過招，快如星火，誰都不防西天羅漢會不聽主人勸告，齊聲驚呼。

葉青發覺罡氣襲體，要擋已是無及，碰地一聲，前胸被擊一掌，身影倒飛一丈，哇地張口噴出一口血箭。

紫衣仙子一看葉青受傷，芳心大震，一聲嬌呼，就向葉青縱去。

西天羅漢一見紫衣仙子這種焦急樣子，心中也不禁一怔。

就在這霎那，陡聽得半空中一聲嬌呼：「青弟弟……」

一條光影，疾如流星，向葉青掠去，伸手一抄，已把葉青飛出的身軀抄住。

這變化太突然，紫衣仙子聞聲一震，猛然停住身影，星眸一望，只見二丈外站着一個妖嬈嫵媚的女子，扶着葉青受傷的身體，深情千萬的問道：「青弟弟，誰打傷你的，告訴姐姐，姐姐替你出氣！」

葉青這時胸口痛疼欲裂，哇地又吐出一口鮮血，那還能說話。

紫衣仙子一見這種親憐蜜意的風情，芳心猶如絞割，一股醋意，驟從心頭昇起，嬌容鐵青，叱道：「喂！妳是誰？」

那女子望了紫衣仙子一眼，道：「我是斷腸仙子，妳就是聞名武林的紫衣仙子吧！」

紫衣仙子暗吃一驚，忖道：「怎麽這女魔頭也到了這裏，而且看來葉青會與她有過交往似的！」

她當然不知道斷腸仙子是葉青好意替她邀來的。

這念頭在她腦中飛快地一閃，口中冷冷道：「原來是斷腸仙子，不錯，在下就是玄玉旦，請妳把葉青交給我……」

斷腸仙子望着葉青蒼白的臉色，緊緊抱着他軟癱的身軀，聞言抬頭冷冷道：「爲什麽，他已經傷得這麽重，妳難道還要殺他？」

紫衣仙子嬌叱道：「誰要殺他，我要救他！」

斷腸仙子倏然咯咯嬌笑一聲，道：「妳這話誰相信，人明明被你們紫衣山莊打傷的，還說要救他！」說到這裏，低頭憐惜地對葉青道：「青弟弟，唉！你究竟爲什麽要到這裏來！」

紫衣仙子被她一頓搶白，說到氣在心頭，啞口無語，不由分辯道：「這是小誤會……」

「哈哈哈，小誤會？」斷腸仙子妙目向場中屹立的十餘人一飄，冷冷道：「西天羅漢、黃衫客、北海孤叟、蓬萊仙翁，還有……哼！擺出這大陣仗，難道還會眞是誤會？」

黃衫客聞言，哼了一聲，道：「斷腸仙子不必把老朽拉進去，只不過葉少俠與峨嵋派有點樑子沒有解開，以至有這種變化，豈可一概而論！」

斷腸仙子聞言，哦了一聲，道：「原來是西天羅漢下的毒手，嘿嘿，不是青弟弟傷重無人照顧，姑娘就看看你這禿驢，有多大本事！」

西天羅漢聞言大怒，猛欺二步，喝道：「斷腸仙子，有種就同佛爺比劃比劃，看看誰行！」

紫衣仙子心想現在正是風雨飄搖之時，黑鷹令主不知幾時會到，橫生枝節，實在與自己太不利，反而充起和事佬，忙道：「都是誤會，就看在下薄面，大家解開這個結，同時請斷腸仙子把葉少俠留下，也好及時療傷！」

斷腸仙子咯咯一笑，道：「沒有妳，我一樣能救。」說着低下頭去，幽幽道：「青弟弟，你說是嗎？」

葉青這時無力說話，滿臉只有苦笑。

紫衣仙子雖然以豪爽名聞江湖，但對男女感情的看法，與普通人何有二樣？

愛情具有排他性，一個女人在愛情方面，最不能容物，紫衣仙子眼見二人相屬，心中難過已極，不禁微有怒意，說道：「以在下紫衣山莊之名，仙子難道還不信任？」

「無所謂信不信任，妳救我救都還不是一樣！」

「那請仙子扶他進莊，讓我玄玉旦聊盡看護之責！」

紫衣仙子說到這裏，幽怨地注視着葉青。

斷腸仙子見紫衣仙子非要留住葉青，心中大感奇怪，她也是一個過來人，一看對方目光，芳心不由猛震，忖道：「原來妳也愛他，嘿嘿，進莊以後，還不是肉包子打狗，妄費許多心機！」

她對愛情的看法更自私，見狀愈發不答應，咯咯一笑道：「閣下好意免了，我自有地方去療傷！咱們再見！」

語聲一落，抱起葉青，向後縱去。

紫衣仙子見她神態語氣，知道被對方看穿心事，粉腮現霞，倏見對方要走，心中一急，迅快一飄身，攔住去路，道：「妳怎麽不給我一點面子？」

斷腸仙子神色一冷，但口中仍是嬌笑，道：「無所謂面子，莊主難道不肯放行嗎？」

紫衣仙子嬌容漸怒，道：「我不放心妳救他！」

「我對妳也不放心！」斷腸仙子以牙還牙。

「哼！紫衣山莊要的人，沒有人敢說不！」

「咯咯！我斷腸仙子就不在乎！」

紫衣仙子醋性發作，怒道：「那妳是定要與我作對？」

斷腸仙子一愣，她想不到紫衣仙子竟也這樣愛葉青，更不肯放鬆目前這種愛情上的優勢，把葉青摟得緊緊地不放鬆一分，淡淡一笑，說道：「與閣下作對也無所謂！」

葉青見狀，心頭大急，他本來是因爲斷腸仙子功力頗高，好意代紫衣仙子邀上一位帮手，料不到事情變化到這種地步，雙方竟因自己而變成了仇敵。

這時，他感到一股煩惱，自己所愛的人，得不到……而自己不愛的人，却偏偏糾纏在一起。

爲了報答上次紫衣仙子救命之恩，自己履約而來，却變了自找煩惱。眼見二個女人爲自己爭風吃醋，勢成仇敵，一急之下，強忍疼痛，在斷腸仙子懷中掙扎，大聲道：「不要……」

他本來受傷極重，這一併氣，胸口一窒，下面的話還未說完，人已昏了過去。

紫衣仙子見狀一愣，臉上殺機倏起，低叱道：「妳到底放不放手！」

斷腸仙子冷冷笑道：「妳沒有聽青弟說『不要』，可見得他並不愛妳，我憑什麽要放手！」

紫衣仙子被她說得滿臉通紅，一聲怒叱：「哼！妳不放手，我要妳立刻血濺五步！」

語落身動，疾如飄風，反手五指飛戳對方右臂「五里」「曲池」二穴。

她因對方懷中抱着葉青，怕誤傷了心上人無法下手，故想先制住對方雙臂。

斷腸仙子一見紫衣仙子眞的動手，心中一震，雙手抱着葉青無法反擊，雙肩一晃，脚下飛快踢出三脚，無一不是制命煞着。

雙方這一動手，西天羅漢、北天孤叟、黃衫客、蓬萊仙翁，及紫衣山莊一干高手，立刻圍上來。

紫衣仙子避過對方三脚，冷冷道：「如果妳再不放手，勿怪我手下無情！」

這時場中情勢，頓告緊張，各人臉上充滿一片殺機！

斷腸仙子雖然武功了得，但一看當前這種形勢，心裏也不禁猛震，暗忖道：「她這話倒並非誇大，現在抱着葉青，豈能再以寡敵衆？但是，我難道就如此屈服就範？」

此念在她心急光旋電轉，不由苦思脫身之計。

要知斷腸仙子閱人無數，從未見過葉青這麽一個具有強烈男性氣概的人，到口鮮魚，豈肯平白讓人？

在這霎眼之間，斷腸仙子腦中靈光一閃，開口道：「妳眞的愛他嗎？」

紫衣仙子聞言一窘，她如怎能當衆說愛他呢？

只見斷腸仙子咯咯一笑，又道：「怎麽樣，妳既不承認，但我告訴妳，我確實愛他！」

紫衣仙子粉臉一變，叱道：「不要臉，妳到底放不放！」

在這些地方，可以看出斷腸仙子老吃老做，臉皮比紫衣仙子厚得多，只見她放蕩地笑道：「你不愛他還要留他做什麽？我愛他帶他走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嗎？」

紫衣仙子欺身二步，冷冷道：「假如我一定要留下他呢？」

斷腸仙子嬌笑道：「那我還有一個解決辦法！」

「什麽辦法？」

「一馬難騎二人，既然妳也要，不如大家得不到！」

紫衣仙子心頭一愣，道：「妳這是什麽意思？」

「假如妳再不讓路，我就殺了他！反正我得不到，妳也休想得到！」

這話大出紫衣仙子意料之外，芳心猛震，叱道：「妳敢！」

「有什麽不敢！」

斷腸仙子說着，左手一抄，右手已貼在葉青背上的命門穴上。

紫衣仙子看得心中大駭不已！不知要怎樣應付才好，實在有些勢成騎虎，進退兩難！

只是葉青已昏過去，毫不知情。

周圍的一干武林高手，也怔在當場，心中暗暗嘆息女人的心眞難捉摸，剛才還在說愛他，現在又突然要殺他，這豈不矛盾已極！

其實這全是妬意使然，妒忌能使女人由愛生恨，變得瘋狂！

斷腸仙子不惜任何手段，達到目的，她知道紫衣仙子既然愛葉青，當然不願眼見他死……

如今一見對方果然受制，心中一陣得意。

就在這霎那，場中陡然響起一聲暴喝：「妳以爲這能要脅我們麽？照打！」

隨着語聲，一股如山狂飈，直向斷腸仙子捲去。

紫衣仙子及斷腸仙子雙雙大駭——皆想不到竟會有人驟然出手。

前者爲心上人而担心，後者驚駭最後的要脅手段竟會失效。

二人目光一瞥，原來是西天羅漢，這老和尚爲了峨嵋派聲譽本欲置葉青於死地，今見狀正好落井下石，打鐵趁熱！

在這緊急關頭，紫衣仙子未遑多想，嬌呼道：「羅漢大師不可如此！」

雙掌一圈，就向西天羅漢劈出的掌風擋住。

要知道玄玉旦旣敢與黑鷹令主拚搏，功力當然並不在西天羅漢之下，這一情急出手，已提足十成功力。

只聽得砰、嘭二聲震山撼岳的大響，場中飛砂走石，烟霧漫空。

西天羅漢以及紫衣仙子蹬蹬蹬互退三步。

烟霧漸消，一看場中，那還有斷腸仙子人影，不由怔住！

原來斷腸仙子一驚之下，正要閃避，管見紫衣仙子出手阻擋。

她心靈身巧，那肯錯過這種機會，身影一晃，疾如電光，藉着在場衆人驚愕之際飛瀉而出，霎眼已走得無影無蹤。

× × ×

葉青慢慢地醒來，腦中一片混沌。在直覺上感到周身一陣酸痛。

於是他想起了剛才所發生的一切……

他本能的一動，觸手之處，竟是溫軟滑膩的東西，心中一驚，睜眼一看，不由羞得他一陣臉紅，原來他自己正躺在斷腸仙子的懷中，手觸的地方，正是她高挺的雙峯。

只見她半裸着上身，雙手正在自己身上按摩，霎那之間峨嵋山與紫衣仙子在山洞中的一幕，又轉速昇起腦際。

情孽重重，葉青嚐够了愛情的煩惱，豈敢再蹈覆轍，慌忙掙扎起身。

但是，他全身剛一動，一陣劇痛，又使他無力的躺下去。

只見斷腸仙子輕輕一笑，道：「青弟，你這麽快醒來啦！唉，不要動，讓姊姊替你按摩，活了血穴，自然會好！」

葉青一陣苦笑，忙道：「謝謝妳，我自己運功療傷試試！」

勉強忍痛盤坐運起功來。

他根基本佳，加上剛才斷腸仙子花了不少功力，替他療傷。這一靜坐運功，立刻進入人我兩忘，靈台空明之境。

眞氣在他體內，迅速運行，一遍又一遍地轉過十二重樓，周身一百二十八穴。

斷腸仙子這時也不打擾他，只有眉梢隱含春意，水汪汪的目光，直盯着運功中的葉青，心頭說不出是情是慾還是愛……

現在，她腦中只在想，他是否會答應自己的要求……

這地方本是一個山洞，洞中光綫漆黑，充滿一種異樣的靜寂。

洞外寒月朗朗，秋蟲爭鳴，但是近在咫尺的紫衣仙子一怒，已盡遣莊中高手會同被請來助拳防範黑鷹令主的絕世奇人，搜索全山。

有人說：女人是禍水，其實，男人又何嘗不是一樣！

一個時辰過去了，葉青運功完畢，只覺周身舒暢已極，剛才的痛苦，早已消失，功力已恢復了七八成。

他眼睛一睜，剛要起身，陡聞一陣香風撲面而來，耳聞一聲輕語：「青弟弟，你好了？」

一個散着誘人香氣的嬌軀，已撞入懷中。

這不用說，就是斷腸仙子。

葉青正在推拒，但想起自己受傷時，她救援的情分，心中忽有些不忍，忙道：「我痊癒了，仙子，我們出洞再談吧！」

斷腸仙子那肯錯過這種機會，婉妮道：「青弟弟，我愛你……」

葉青心頭一震，忙道：「妳坐好再講，我有苦衷……」

斷腸仙子仍舊依偎在他懷中，嬌聲道：「你有什麽苦衷，是不是愛上紫衣仙子了……」

「不，不是，妳不要誤會，父仇未報，我……」

「嗯……你說假話，我聽到你的心在跳……」

「妳……」

葉青剛說出一個妳字，嘴唇上陡被濕濡濡的櫻唇所蓋住！

雖然，他並未愛上她，但是斷腸仙子的吻，使他感到一種奇妙的情趣。

這種奇妙的感覺，是他一生中，從來沒有經驗過的。

在下意識的動作下，他已緊緊摟住斷腸仙子輭滑如蛇的細腰，體味着這奇妙的滋味。

「嗯……」這是斷腸仙子春情勃發的前奏。

葉青覺得從對方濡濕的嘴唇中，吐出一絲丁香，在自己口中婉轉勾引。

這時，他感到一股熱氣，由丹田升到心房。

人類原始的野性，已在他體內，漸漸發酵……

「嗯……弟弟，我要……」斷腸仙子又響起含糊而誘人的呢語。

一雙手已從葉青的腰部，向下延伸。

於是，葉菁感到有些不對了，尚未失去的靈智，在他腦中一閃而過！

他猛然推開充滿慾火的斷腸仙子，一躍起身，道：「妳應該滿足了，我們不應該再發展下去……」

洞中雖然黑暗，但在有武功的人來說，無異白晝，葉青見斷腸仙子伏在地上，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猶如天上的星星，發出誘人的光芒。

這時，他想起了自己所愛的那個姑娘——施照霞的話：「斷腸仙子淫名滿天下……」想到這裏，他不禁暗自道：「這是粉紅色的陷阱……」

脚一蹬，轉身就向洞外走去。

功虧一簣，斷腸仙子被他一推，如墜深淵，慾火使她心頭發狂，見葉青要走，一躍起身，拉住他，嬌喘咻咻地道：「青弟弟，你怎麽這樣無情！」

這是第三個女人罵他無情，葉青恢復了理智，冷冷道：「我是無情……」

「那你爲什麽要我來這地相會……」

葉青一時爲之語塞！

的確，是自己約她來的，但邀她來是爲了帮紫衣仙子對付黑魔令主，豈知事情的發展會變成這樣！他不禁長嘆一口氣，說道：「我請妳來是對付黑魔令主的。」

「難道你不愛我？」

「是的，我不能愛妳。」

「你愛上紫衣仙子了？」

「我也不愛紫衣仙子，帮助她抵抗黑鷹令主，就是等於帮助自己……」

「那麽你已經有愛人了？」

「不錯，我已有了愛人！」

斷腸仙子失望了，她感到從未有過的屈辱。

以往，她憑自己的容姿美色，無往不利，從未失敗過，但是今天，她失敗了，她碰到了一個視色無動於衷的硬漢。

人類有一個通病，愈是得不到的東西，愈想要得到，這在男女間，更加顯明。

斷腸仙子由愛生恨，由恨漸漸瘋狂，她更加不肯放過葉青，此時，她突然心中靈機一動。

在這刹那之間，她忽然低泣了。全身抽搐着，雙眉微顯聳得極爲悲傷。

葉青要走向洞外的脚步，不由停了下來，他又感到一絲不忍。

要知道葉青外表雖然極孤傲落寞，內心的感情與常人無異，於是他勸慰道：「姑娘，世人儘多像我這樣的男子，你又何必……」

「不，青弟，我是愛定你了，雖然你不愛我，但是在我心中還是愛你，直到永遠……」

「姑娘的情意，在下記得就是。」

「青弟，我不會怪你，只怪姊姊蒲柳之身，難配你人中龍鳳，姊姊這一生永遠想念你……」斷腸仙子邊泣邊說。

葉青心中有點感動，暗忖道：「看來她也許並沒有施照霞說的那麽壞……」

正在思忖之際，陡然見斷腸仙子略整衣裳，姍姍向洞外走去，含着幽怨之神情，道：「青弟，姊姊知道你已有了愛人，姊姊走了，祝你幸運！」

葉青心頭感到一絲歉咎，望着她的背影，怔怔不知如何說話。

忽然斷腸仙子在洞口停住脚步，轉身說道：「哦，我忘記了，你功力完全復原了沒有？」

葉青忙說道：「我功力已經恢復了八成……」

「大敵當前，八成功力如何够用，弟弟！姊姊還有二顆丹藥，是治傷聖品，現在你服下，立見功效！」

斷腸仙子深情地說着，從懷中掏出一個磁瓶，傾出二顆紅色的丹丸，又嬝嬝地走同來，送到葉青面前。

葉青更加感動了，忙道：「妳不必操心，我不碍事……」

「弟弟，難道你不肯聽姊姊最後一次話嗎！」

葉青再也無法拒絕這種感情，接過手中，道：「謝謝妳，姊姊！」

「弟弟，在姊姊面前吃下去！」

斷腸仙子臉上綻出了笑容，温柔地命令着。

葉青迅速倒在口中，吞入肚中，臉上充滿了激動，他感到斷腸仙子的情意。

但是，這種感激就在這霎那之間就消失。

他感到不對，全身躁熱，一團火在心頭燃燒着。

這不像傷藥啊！

這時，葉青覺得這團火在胸口似要爆炸，他感到需要發洩，於是他望着斷腸仙子，只見她目光恢復了剛才的春情，咯咯地蕩笑着。

倏然，斷腸仙子全身一抖，羅衫盡解，露出一個曲綫玲瓏的裸身……

葉青已明白了，自己中了斷腸仙子之計，吃下了春藥，但是他雙目發赤，怔怔視着這活色生香的裸身，心中感到極爲需要。

不過，他雖然慾火焚心，但一絲靈智尚未泯滅，憤怒地狂吼一聲！

「好賤婦……」

雙掌就向前劈出。

斷腸仙子早料他會出這一手，嬌軀一閃，咯咯蕩笑，道：「弟弟，我要……」

磁性的語聲，加上抖動的乳峯，更增加了色的誘惑。

藥力在他體內作祟，靈智漸滅，他猛然一個餓虎撲羊，向斷腸仙子撲去。

正在這時，洞外驀地響起一陣嬌叱道：「好不要臉，淫婦快滾出來領死！」

斷腸仙子眼見大功將成，陡聽到洞外叱聲，心中猛然一震，升起的慾火迅速被壓下。

她銀牙一銼，迅速穿上衣衫，一掌劈翻猛撲而來的葉青，身形一閃，已經到了洞口。

見紫衣仙子手握長劍，屹立洞外，臉色鐵青，周圍擁立着一千高手，不由怒道：「嘿嘿，玄玉旦，今天就看看誰死誰活！」全身蓄滿眞力，伺機出擊！

紫衣仙子一見她雲鬢鬆蓬，衣衫不整，芳心如割，暴叱道：「淫婦，看劍！」

劍光一閃，和身刺到。

黑鷹令主的飛鷹七星劍法被稱爲天下無敵，紫衣仙子自從學習這套劍法後苦練十年，如今急怒之下使出，勢如天際閃電，驚浪怒瀑，氣勢凌厲至極！

斷腸仙子見狀一驚，身形連閃，雙掌幻影，連劈七掌，才擋住來勢，脚下一錯，迅速還攻。

以她武功，自不在紫衣仙子之下，只不過徒手搏利劍，顯得相形見拙。

洞口響起一聲吼聲，這是葉青藥力發作後，失去理智，慾火焚心的叫聲。

紫衣仙子聽得芳心大急，她不知道葉青遭遇到什麽情況，手中長劍，刷刷刷飛快攻出七劍，劍劍是制命煞招，叱道：「淫婦，妳把葉青怎麽了？」

「咯咯咯，妳不會自己去看！」

斷腸仙子蕩笑着同答，雙掌立刻還攻五招。

但是身形已被逼得離開洞口，紫衣仙子心懸兩端，靈機一動，喝道：「各位大俠帮忙把這個淫婦圍住！」

隨立的黃衫客，蓬萊仙翁格於江湖上的名望，不肯以衆欺寡，而且這種男女之間的微妙關係外人也不好插手。

如今一聽紫衣仙子招呼，才身形齊動，立刻把斷腸仙子圍攏。

斷腸仙子心中暗驚，但臉上仍嫵媚一笑，道：「有本事儘管來，看姑奶奶是不是懼怕的人！」

她這是氣急胡言，但聽到別人耳中，滿不是味兒，黃衫客首先大喝，道：「就看看我黃衫客能不能擒住妳這個淫婦！」

雙掌一翻，弧形飛出，其餘高手也紛紛出掌攻去。

一時塲中戰雲密佈，殺機驟湧！

紫衣仙子見斷腸仙子已成甕中之鼈，立刻身形一閃，向洞中飛奔。口中急急喊道：「青弟……青弟……」

洞口只響起了一陣急喘喘的吼聲，並沒有同答。

葉青這時正慾火難忍，猶如野獸一般，把自己衣裳抓得稀爛。

紫衣仙子一進洞中，他發狂似的赤睛，猶如獲得獵物，虎吼一聲，就和身撲過去。

紫衣仙子一見葉青這種狼狽不堪的樣子，大吃一驚，一手拉住葉青，嬌聲道：

「青弟……你瘋什麽啦！」

葉青早已喪失了理性，那管是誰？把紫衣仙子抱住，立刻如餓狗尋食，氣喘如牛，直叫嚷道：「好姊姊……好姊姊……我……」雙手抓住紫衣仙子衣服，就用力向下脫。

「嘶」的一聲，紫衣仙子單薄的衣裳，已一撕爲二，露出了誘人的玉體。

紫衣仙子知道這是什麽事情了，心中大駭，驚呼道：「青弟……你……不能這樣……」

「不……我要……我愛妳……」

「你……」

話未說完，葉青已把她壓在地上，強壯結實的胸膛，已壓住她的雙峯，一手向她「地獄門」進攻。

紫衣仙子震顫了，在功力未失下，伸手正想點住他的穴道。

但一看到葉青赤紅如火的臉，她知道如此做，會斷傷他的功力，不忍下手，因爲斷腸仙子的壯陽丹並沒有解藥。

同時另一個念頭，又閃過了她的腦子。自己既愛他，就該答允他。

在峨嵋山時，自己不是也想得到他嗎？那現在豈不是大好機會……

可是在目前塲合下，這樣做對自己說是有着無比的難堪，怎能答允呢？

若此時不論敵友進洞，那不貽笑江湖，日後怎能見人？

可是又有什麽好辦法呢？

紫衣仙子正在猶疑不決，葉青已得寸進尺，滿身親吻着——

隨着葉青的瘋狂，她分析利害的意志時時受到搖動！

雖然她曾爲黑鷹令主的第二妻子，並不是完璧處女，但那是被迫的，十年來她始終守身如玉。

現在雖也是被迫，但懷中是她的心愛人啊！

這時她像一隻被宰的羔羊，任由葉青在她的身上，到處恣意輕薄縱橫……眼中含着如怨如訴的淚珠，心裏已充滿了甜、酸、苦、辣的滋味，像倒翻了五味瓶。

最後她决定把一切奉獻給心愛的人，却極力保持不破最後一關，雖然她心中也萬分願意，如今可不得不用痛苦來忍受一切。

在葉青模糊的腦中，目中的人並不是紫衣仙子，却是心中深深懷念，飄逸如仙的施照霞，他咻咻地喘着氣，像一頭瘋牛，找尋發洩。

她滿地翻滾的掙扎，在不得已情況下，終於用了代用品，但每個動作猶如一柄鐵錘，重重地擊在紫衣仙子的玉體上，心坎裏。

在洞外進行着激烈搏鬥之際，而洞內也進行激烈的拚搏。

這塲陰錯陽差的好戲，實在演得精采絕倫。

就在紫衣仙子進洞後，洞外的戰勢，即漸趨激烈。

斷腸仙子慾火二次被澆滅，心中充滿了憤怒，憤怒使她失掉了判明得失的靈智，面對着十餘位頂尖高手，她瘋狂的向他們進攻。

一人拚命，萬夫莫敵，一時之間，這千高手却拿她無可奈何。

塲中殺氣沖天。

斷腸仙子一看紫衣仙子入洞後，久久沒有出來，心中已有幾分不放心。

她銀牙銼得直響，暗自狠狠道：「好呀，我費盡心機，倒被她撈現成的……」

妬與恨使她瘋狂地笑了，笑聲中她雙掌翻飛，接連攻出絕招，道：「看你們是名門正派，實在比惡人還不如，攔住了我，原來去帮助人家苟合……」

她的話引起在塲高手的憤怒，一時十餘道掌風，齊向她擊出。

斷腸仙子再了得，也擋不住這凌厲的攻勢，霎那之間，背後及肩上，連中二掌，哇地吐出一口鮮血。

受傷使她的靈智清醒了，她開始覺得自己太傻，好事未成再陪上一條命，這實在有些寃枉！

於是她想三十六策，走爲上策，可是，太晚了，塲中的高手已被她激怒，豈肯讓她離去。

情形進入苦戰狀態。

而洞中的肉搏，亦已到了尾聲，葉青經過長時間的衝動後，藥性也漸漸消失。

陡然他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擁抱着紫衣仙子的玉體。

眼中露出疲倦的神態，他覺得好像做錯了什麽事……

紫衣仙子也從迷惘與痛苦的狀態下醒轉，嚶聲低泣道：「青弟……」

「誰？」葉青完全清醒了，一摸自身赤裸裸地，再摸摸對方如羊脂般的膚肌，一個可怕的念頭，閃過腦際，驚叫道：「妳是斷腸仙子？」

「不，我是玄玉旦！」

「啊……」他怔住了，猜想剛才情節，如潮水般湧入他的腦際，他怔怔地愕住了。

怎麽斷腸仙子，竟會變成了紫衣仙子呢……

正在他苦思之際，紫衣仙子幽泣道：「青弟弟……」

葉青急急道：「這是怎麽一回事？」

說着，急急掙扎起身。

但現在，紫衣仙子反而不願他離開了，温柔地抱住他道：「青弟弟，你的衣服已經破了，慢慢聽我說。」

於是把經過情形娓娓的述出。

葉青明白了，加上洞口連連的叱喝聲傳來，他知道這不是虛言。

就在洞外專心於搏鬥，洞內娓娓情話，皆不注意之際，一條黑影，悄悄由洞外潛入。

當他走到洞中，見這春意無邊的一幕，先是一怔，旋即口角掛上一絲奸猾的笑容，徐徐退身而出。

回到洞口，月光照射下，這條黑影，鳩形鵠面，身裁奇瘦，嘿，原來是鬼諸葛曹鏗。

只見他靜立洞邊，目注塲中慘激的搏鬥，低微地喃喃自語道：「這筆帳現在變成了糊塗帳，看黑鷹令主這回怎麽辦……嘿嘿……」

他輕微的低聲冷笑，又喃喃道：「紫衣仙子做過蕭翊的妻子，現在看樣子他兒子還要娶她，嘿嘿……眞是一團混賬……

而我正好混水摸魚……」

鬼諸葛暗暗得意地想着，眼見場中的搏鬥漸漸對斷腸仙子不利，目珠一轉，計上心頭，倏然一聲大喝道：「好啊，斷腸仙子，妳大胆！竟敢到驪山來撒野，眞是找死！」

雙掌一翻，身形撲入戰圈，就向斷腸仙子攻出二掌，眼見她不死也傷。陡聞喝聲，一道掌風怒湧而來，竟於斷腸仙子閃身之際，擦過她嬌軀，迎擊撞上。

嘭，嘭二聲大響，三掌凌空擊實，鬼諸葛以一擊二，身形倒飛六步。

場中高手不禁一怔，抬目一掃，原來是身份神秘的鬼諸葛。

而斷腸仙子已受內傷，身形遲鈍，眼見側閃不及，已經躲不過襲來的二掌，陡被鬼諸葛一擋，那肯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她雖然不知道鬼諸葛是存心救自己，但却知道此時不走，等待何時！

在這些微空隙中，她身如輕烟，已閃身向山下躍去。

鬼諸葛假戲眞做，被震退的身軀，凌空一劃，又大聲喝道：「斷腸仙子往那裏走！」

身在半空又擊出一掌，隨着他掌風，果見三丈外的斷腸仙子嬌軀一滾，迅即又起，向夜色中逝去，在場高手被鬼諸葛神來之筆怔住！

見斷腸仙子逝去，要追已是不及，其實在場高手與她以往並沒有什麽瓜葛，何況黑鷹銅令再現紫衣山莊，怎能分散力量，故誰也不願追趕。

這時，鬼諸葛向場中一抱拳哈哈說道：「在下又與各位在此見面，唉，想不到竟被這淫婦逃走，在下實在魯莽得很！」

神色裝得逼眞，使人毫不懷疑，北海孤叟道：「閣下是爲了聽到黑鷹令主又要尋紫衣仙子復仇，所以趕來？」

「正是，正是……」

話未說完，羣豪中忽然有人驚呼道：「莊主怎麽還沒有出來？」

羣雄聞聲一震，目光瞬處，原來是紫衣山莊總管「雙戟天王」。

這句話立刻使羣雄一震，只見「雙戟天王」話一說完，身形一晃，就向洞中衝去，口中喊道：「莊主，妳在那裏？」

陡然，鬼諸葛身軀一彈，攔住洞口，道：「你不要進去！」

雙戟天王一怔，說道：「閣下是什麽意思！」

「我是好意！」

場中羣雄弄得一頭霧水，他們沒有一個人是知道鬼諸葛眞正的身份，致對他的舉動更感到玄奇。

雙戟天王冷冷道：「什麽意思？」

鬼諸葛枯瘦的臉上，露出一絲難以意測的笑容道：「君子有成人之美，何況她是貴莊之主！」

雙戟天王一愣，羣雄又是一楞，但一見鬼諸葛這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神秘笑容，大家腦中立刻想起斷腸仙子罵人的話來，臉上不由皆現出一絲尷尬之色。

鬼諸葛哈哈大笑道：「各位清楚了吧，來來，貴總管，把你的外衣脫下來，還請那位脫下一件衣服！」

雙戟天王同另一位莊中武師立刻脫出二件外衣，鬼諸葛接過手中，立刻向洞中拋進去。

葉青聽紫衣仙子一訴說後，知道大錯已成，心中羞愧交加，抱着紫衣仙子，不禁一聲長嘆。

紫衣仙子問道：「弟弟，你眞的愛我嗎？」

葉青無奈的點點頭，暗忖道：「現在不愛也不行了，何況她二次相救……唉！得妻如此，又有何求，認命吧！」

心中雖然這樣想，但腦海中又浮起了施照霞的倩影。

轉念至此，他長嘆一聲道：「玉姊，弟弟絕不負心就是，姊姊雖然再嫁，弟弟不嫌這些，一定與姊姊長相厮守，現在外面這麽多人，我們出去吧！」

說着就尋衣服，但地上衣服業已破爛，怎能穿出見人！

就在二人互相窘視之際，洞外響起了雙戟天王的喊聲，接着是鬼諸葛的話聲，以及二件外套從洞口拋入。

葉青及紫衣仙子不由臉色一紅，雙雙迅速穿好衣服，葉青想起懷中鷹符神功，立刻從地上破爛的衣服中撿起揣好，這時他暗暗慶幸斷腸仙子未曾發現此幅奇寶，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二人稍爲整頓，紫衣仙子眼見自己身上衣服不倫不類，不由失笑，道：「弟弟，你看姊姊像什麽樣子，怎能見人。」

葉青也是要面子的人，忙道：「乾脆我們宣佈文定好了，待我將來囘去同母親一說，就擧行大禮！」

紫衣仙子心花怒放，嬌呼道：「弟弟，你眞好，走！」

說着，二人手牽手，已向洞口縱去。

就在二人剛出洞口之際，遠處響起一聲淒厲長笑，笑聲立刻使夜空抹上一層恐怖的色彩。

場中羣雄及紫衣仙子，葉青俱各心神大震。

各人腦中不約而同的閃過四個字——「黑鷹令主」。

只有鬼諸葛神色不動，靜靜地注視着情形的發展。

嘯聲由遠而近，霎眼已至上空，戛然而止。

羣雄目光瞬處，場中已佇立着一條黑影。

一身黑衣，黑巾蒙面，只是襟上多了一隻金綫綉着，栩栩如生的飛鷹。

嘿！不是黑鷹令主還有誰？

黑鷹令主的再度出現，場中羣雄心中大駭，紛紛蓄勢戒備，緊緊靠攏！

上次紫衣山莊的慘狀又從衆人腦際升起……

眼見這絕世魔頭目光如箭，向衆人一個個掃視過去，當看到西天羅漢時，蒙面的黑巾裏響起了一陣冷冷的語聲：「老和尚，想不到你還沒死！」

西天羅漢心頭猛跳，強作鎭定道：「黑鷹施主，老衲還死不了！」

黑鷹令主陰惻惻一笑，道：「黃衫客，北海孤叟，蓬萊仙翁，雙戟天王，嘿嘿，就是少了一個神州一劍！」

羣雄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皆默不

作聲，心中皆測不出這魔頭到底懷有什麽心意？

黑鷹令主的目光又在游走，掃視鬼諸葛，好像當他沒有存在一樣，顯然他倆人已互相有默契，可是羣雄並不清楚，但當他掃到葉青同紫衣仙子手牽手地雙雙並立洞口時，心中不由一震！

尤其紫衣仙子這不倫不類衣衫，使他心中感到懷疑不已。不由陰惻惻道：「玄玉旦，黑鷹銅令下，能苟活至今，唯妳一人，如今妳的死期已到，難道還要我來動手嗎？」

「你動不動手一樣，我還死不了！」

黑鷹令主猛然欺身二步，道：「那妳就試試！」

語聲方落，肘腕微動，咻地一聲，手中已多了一柄寒光閃閃的長劍。

剛剛鬆弛的情勢，又突告緊張。

場中充滿了一片殺機。

在場紫衣山莊的高手，俱都機伶伶的一顫。

陡然，葉青身形一動，擋在紫衣仙子面前，沉聲道：「以前我說過你專門欺侮女流，如今看來，果然不錯，來來，我們先比比！」

他雖自知不是對方敵手，但一種保護之心，使他自然而然產生堅強無比的勇氣，挺身接受挑戰。

其實，在女人面前男人充英雄，任何人都不會例外，何況葉青與紫衣仙子，雖無夫妻之名，却已有夫妻之實。

對於葉青的阻撓，黑鷹令主並不感到意外，這已是第二次，當下冷冷道：「葉青，你自忖是我敵手嗎？」

「哼，不是敵手也要拚一拚！」

黑鷹令主倏然哈哈大笑，道：「好胆氣，放眼當今武林，誰敢說這句話，你是第一個，嘿嘿，可佩，可佩！」

在場高手雖看不出這魔頭面巾後面的表情，但對他這種豪爽的笑聲及沒有敵意的語氣，不禁皆爲之一怔。

只有站在一傍的鬼諸葛，心中清楚他是爲他兒子的胆氣而高興。

虎將無犬子，誰願意自己兒子是無胆鼠輩呢？

只見黑鷹令主語氣一頓，恢復了冷冰冰的聲音又道：「不過，年輕人，本令主勸你少管這件事爲妙！」

葉青劍眉一挑，哼道：「我非要管不可！」

「你不怕死？」

「死又何懼，何況你不一定能制我於死命！」

黑鷹令主眼中神芒暴射，怒道：「難道你非管閒事不可！」

葉青冷冷道：「管定了，紫衣仙子的事，就是我的事！」

黑鷹令他怒哼一聲道：「她與你有什麽關係，值得你賣命？」

紫衣仙子嬌笑一聲，搶着道：「告訴你，我馬上要嫁給他，他就是我未來的丈夫，懂嗎？」

黑鷹令主渾身一抖，心頭大震，他對於這突然的變化，愣住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裏飛快地想着：「這怎麽可能，這怎麽可能，玄玉旦雖不是葉青的母親，但是至少是他父親的妻妾，這不是變成亂倫了嗎？」

想到這裏，他露出面巾的雙目，射出駭人的光芒，暴聲道：「葉青，這可是眞的？」

「哼，難道還有假的，我們正要當衆宣佈！」

場中的高手對紫衣仙子這樁事情，並不感到意外，但對黑鷹令主的語氣，却感奇怪。

這也難怪，當場的人，除鬼諸葛之外，誰又知道其中複雜的關係呢？

黑鷹令主心中怒到極頂，舌綻春雷，暴叱道：「葉青，告訴你，不許娶她！」

「哼！難道我的私事！你也要管！」

「嘿嘿……你放心吧，我玄玉旦還要多活幾年享受愛情的滋味，過過正常的生活！」

黑鷹令主暴喝道：「住口！」

這時鬼諸葛在旁哈哈一笑，道：「令主，事情是這樣的，這位少俠誤服迷性藥物，紫衣仙子爲了救他，才……才生米煮成熟……」

黑鷹令主一聞到此，差點氣昏了過去，大喝道：「曹鏗，你給我住口！」

鬼諸葛嘻嘻笑道：「我是解釋！」

其實他這番話，表面帮紫衣仙子當衆解釋，含意極善，但其中用心，却巴不得挑起黑鷹令主怒火，來個火併。

果然，黑鷹令主聽到曹鏗的話，氣得發昏，暗暗道：「我絕不准他們結合，蕭門一世之雄，豈容亂倫事情發生，貽笑江湖。」心頭想着，口中大喝：「賤人，我要妳的命！」

長劍凌空幻出七朶銀星，由葉青旁身擦過。

葉青心中一驚，他想不到黑鷹令主不攻自己，反攻向身後的紫衣仙子。

他當然不知道這對方就是自己親生父親，心中雖怒，怎能對自己唯一的兒子下手。

在這電光石火的一刹那間，葉青一聲大喝，雙掌運足十成功力，向黑鷹令主劈去。

紫衣仙子這時手中長劍一揮，也避開來勢，展開反攻。於是一件殘酷的事實，就在這黑暗中發生。

父子竟爲了紫衣仙子，兵刃相向，展開了生死的搏鬥！

場中殺氣冲天，情勢緊張巳極。

紫衣山莊的高手一見莊主及葉青已動了上手，齊齊向前欺進，伺機出擊。

黑鷹令主入目一掃情形，一招落空，陡然後躍，長劍凌空反撩，寒光過處，一位紫衣山莊的武師，響起一聲淒厲慘嚎，立刻身首異處，血光迸裂！

羣雄心頭大駭，紛紛暴退。

黑鷹令主仗劍不動，寒燄一掃雄羣，冷冷道：「誰要插手管上這閒事，以此爲戒！」

衆人心頭一凛，場面頓時冷靜。

夜風凄凄，四周顯得悽迷而恐怖。

陡然，一聲暴喝，猝然響起，葉青伺機出擊，雙掌猛向黑鷹令主劈出，口中喝道：「少爺就不怕你這魔頭。」

隨着喝聲，掌風狂湧。（未完・七）

司馬洛傳奇故事

水壙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顯來的女兒金素喜醉倒在薛利家中，薛利致電叫司馬洛幫忙，把金素喜送回她家中，司馬洛只好照辦，把醉得不醒人事的金素喜送回金家……司馬洛在浴室中洗澡，被兩名大漢制住，逼他拿出一件東西來，因爲薛利臨死之前，告訴那兩大漢，說那件東西是在司馬洛手中，司馬洛不知那是什麼東西，大漢把他浸入浴缸中，弄得司馬洛昏迷過去……探長來到把司馬洛救醒，司馬洛決定自己去對付那兩名大漢，同時也要查淸楚，那到底是件什麼東西，但司馬洛却隱隱覺得，這東西可能是與金素喜有關……回到家中，金素喜已在門口等着司馬洛回來……

「我這個已經失去了。」金素喜說。

「哦？」司馬洛說：「這眞可惜。相信也值不少錢的。」

「當然了，」金素喜說：「所以我想託你替我找回來。」

「哦？」司馬洛說：「你認爲是誰偷了呢？」

「昨天晚上我還戴着的，」金素喜說：「但是今早回家已經沒有了。」

「那即是說，」司馬洛說：「最可能是我拿了。」

「我知道你是不會拿的，」金素喜說：「假如你看見的話，你也一定會還給我的。」

龍兄虎弟　頻施殺手

「哦！眞多謝你對我的信心。」司馬洛說。

「眞的，」金素喜說：「菲菲已對我講過你的爲人了。」

「菲菲？」司馬洛表示詫異，「你是說你的繼母？我跟她是不認識的。」

「總之她知道你的爲人，」金素喜說：「而我也是很相信她講的話的！」

「這眞特別，」司馬洛說：「繼母與女兒，通常都是合不來的。」

「我們的情形不同，」金素喜說：「我已經是一個太大的女兒，而她是太小的繼母，我們的年紀差得不遠，所以反而是容易合得來的。總之，你可以替我找回來嗎？」

「你爲什麼不到昨夜到過的地方去找一找呢？」司馬洛問。

「我……也不知道我昨夜到過什麼地方，」金素喜說：「你是在什麼地方找到我的？」

「一位朋友那裏。」司馬洛說。

「誰呢？」金素喜問。

「你聽我講，」司馬洛說：「這種事情，怎麼你早不出聲呢？值錢的東西應該盡快找，最好就是報警，否則就會很快轉手的！」

「我呃——就是不想張揚，」金素喜說：「總之找得回來就算了。你可以帮我嗎？」

「你不知道你昨夜可能到什麼地方去了嗎？」司馬洛問。

「我一喝醉了就什麼都記不起了，」金素喜說：「所以——我知道我不會做壞事，但是——總之請你帮我這個忙，替我查一查吧。」

「你可以出個什麼代價呢？」司馬洛問。

「你想要多少錢？」金素喜問。

「我看，你的樣子也是出不起多少錢的，」司馬洛說：「而且，我亦不很需要錢！」

「司馬洛先生，」金素喜焦急地說道：「我求求你帮我這個忙吧，這是很重要的！」

司馬洛上前，打量着她道：「既然你認爲是那麼重要，那麼……」他用一隻手指逗着她的下頷，「你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

「你的意思是——」金素喜說。

「既然你可以在醉酒之後什麼地方去都可以」司馬洛說：「那你的爲人也是很隨便的了！」他的手滑到她的肩上。

啪！金素喜在他的臉上摑了一掌。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

「你——」金素喜哽塞地叫道：「你把我當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司馬洛說：「我現在就是要用這方法試出來！」

「有些事情——」金素喜深呼吸着說，「我是不肯做的，即使爲了這隻鑽石胸針，我也不肯做！」

「但是你需要我的帮忙呀！」司馬洛說：「你需要我替你找回來！」

「現在，」金素喜說：「我知道你是不會這樣對我的了。但是，即使你會，我還是不會答應的，我也祇好找別人來替我做這件事情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替你找，不過，你也得告訴我，這件東西究竟有什麼重要性。讓我知道了，是應該有點帮助的！」

「眞對不起，」金素喜說：「我不能告訴你的。就是這一點，我不方便告訴你的。」

「好吧，」司馬洛說道：「既然如此，你也就不能夠要求我有神仙本領了。我知道得少些，成績就會差一些，這是一定的。」

「你盡力而爲吧！」金素喜說：「我知道，除非你不決定做一件事，你決定了之後，你是一定會盡力的。」

「好的，」司馬洛說：「不過，你可以回答我一個問題嗎？你跟薛利的交情如何？」

「我認識他，」金素喜盡量表示平淡地說，跟着似乎有所醒悟：「哦，是不是你就是從薛利家把我帶走的？」

「不錯。」司馬洛說。

「我與薛利之間其實沒有什麼，」金素喜說：「我不過——我有一位女朋友有他家的門匙，有時他不在家，我們就借用他家睡一睡而已。既然是這樣，也許我的胸針是遺失在薛利的家中了。」

「既然你跟薛利那麼熟，」司馬洛說：「爲什麼你不自己問問他呢？這樣就可以把事情解決了。」

「不，」金素喜搖頭，「最好還是你問他！」

司馬洛一直小心看着她。由於薛利死亡的事情是還未有機會出現在報紙上的，所以，他想試一試，金素喜是否已經知道了這件報紙上還未刋出的事情。但金素喜似乎是眞的不知道，除非她是有超級的演技。

「好吧。」司馬洛說道：「我替你去問。」

「你——何不現在就打個電話問問他呢？」金素喜提出。

「現在我不知道他在何處。」司馬洛說：「晚一點吧。」

她打開手袋，道：「我應該給你多少錢呢？」

「你可以負担多少？」司馬洛問。

「爸爸——並不是給我很多錢用，」她說：「我丈夫的薪水也是很有限——」

「好了，」司馬洛揮揮手，「將來再算吧。假如東西是在薛利那裏，那就很易辦，也用不着給我什麼酬勞了。」

「謝謝你，」金素喜也老實不客氣，就把手袋合上了，「不過，這件事，請千萬別讓我爸爸知道！」

「好一位爸爸！」司馬洛說。

「他實在祇是想我們好。」金素喜說道。

司馬洛不明白，金顯來又要女婿爲他工作，不放他出去，又看不起他，又在經濟上封鎖，這又會有什麼好？女婿的收入全部靠他，不能在外做事，何來錢用呢？即使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人，在此情形之下也是不能發揮的。他知道金顯來是一個強人，他的手下祇能容納奴隸，不能容納人才，一切都要由他做主，一個人即使很有才幹，在他的手下也祇能扮演奴隸的角色。他的女婿女兒也是一樣，有什麼困難，不能對他講，否則就要捱罵了。不過這不關司馬洛的事，司馬洛亦不想表示意見。他說：「爸爸是你的，好吧！我不會告訴他，因爲反正我也沒有興趣跟他談天。假如我有什麼成績，我會打電話給你的。」

「眞謝謝你，司馬洛先生。」金素喜說。

她走了。

司馬洛坐在廳中，爲自己再斟了一杯酒，淺淺地呷着，想着這件事情，心中很煩。金素喜不肯告訴他那隻鑽石胸針有甚麼內幕，他亦無法逼她講出來。這東西有什麼重要呢？雖然值錢，也不值得爲了它而殺人吧？上面一定有什麼用錢買不到的東西。

金素喜一定知道多麼重要，不過她還未知道已經引起了多麼嚴重的後果。她還不知道薛利就是已經爲了這件東西而死去了。也許，她知道了的時候，就有不同的反應吧？

司馬洛換了一身衣服，把床移開一些，掀開了床脚壓着的一塊地板，從其內的暗格中，取出了他的手槍和一些防身的武器，正準備出去吃晚飯時，電話就响起來了。

他接聽，認得那就是龍兄虎弟的其中一個的聲音。他從探長供應的資料中祇認出了他們的樣子，而資料中是不供應聲音的，所以他並不知道這一把聲音是屬於誰，但總之是龍兄虎弟的其中之一了。

「司馬洛先生，」那人說：「你還好嗎？」

『有什麼事嗎？」司馬洛問。

「你很幸運，」那人說，「逃過了，不過，你也算是已經嚐過了滋味了！」

「當我們再見面的時候，」司馬洛說：「我是會好好地跟你們算帳的！」他極力忍着氣，由於他做事是甚少如此處於下風的，龍兄虎弟給他的待遇他很不服氣。

「別那麼意氣用事吧，司馬洛先生。」那人吃吃笑着，「人在世上做事，不過是爲了求財吧了，爲什麼我們不能交易呢？正如你所講，有財可以大家一齊發。」

「你是誰？」司馬洛問。他認爲沒有必要讓對方曉得，他已經知道了對方是誰了。

「呀！別開玩笑吧。」那人說。

「我不認識你，」司馬洛說：「怎麼交易呢？」

「假如你有誠意，」那人說：「你開一個價錢吧。把東西賣給我們，乾乾淨淨，你不必有那麼多麻煩跟尾！」

「很好，」司馬洛說：「平一點，一百萬元吧。」

「你是說日元？」那人笑起來。

司馬洛說：「我這個價錢，當然是美金計算！」

那人惡毒地咒罵起來：「你開玩笑也要開得有個譜模的，給你一些甜頭也就算了。你以為我們是開金鑛嗎？」

「你們也不會為了很少的利益而殺人吧？」司馬洛說。

「不錯，」那人說：「但是你知道，這件事情我們也不是那麼發達的，分你一百萬美金，那是笑話！」

「是你叫我開價的，」司馬洛說：「你就當我是開天索價好了，你也可以落地還錢的，你可還我一個實價！」

那人靜了一陣，司馬洛聽到，他似乎是用手掩着耳筒與他的兄弟商量。終於，他又說：「這樣好了，美金計算，我們給你兩千元！」

「太少了！」司馬洛說。

「媽的！」那人說：「兩千五！」

「也許」再加十次就差不多了！司馬洛說。

「你根本沒有誠意！」那人說：「你會後悔的！我們會把你殺掉！」

「你們把我殺掉，那你們就甚麼都得不到了！」司馬洛說。

那人忽然掛起了電話，司馬洛也把聽筒放回了。司馬洛推測，那人是不敢在同一個電話裏講那麼久，恐怕他是與警方有聯絡，而追查這個電話的來源。

也許，司馬洛祇要答應他任何價錢，而安排一個地點交易，就可以與他們碰頭了，但他亦認為這是一個好辦法，因為對方有懷疑的話，未必會出現，而假如安排的地點是令對方放心的話，司馬洛又必然會是太吃虧。

現在，司馬洛總算肯定了三點，第一點就是，那兩兄弟還未找到那件東西，第二點，他們以為東西真在司馬洛手上，第三點，那件東西，對他們可能價值一百萬，否則他們不會肯出兩千五。那種人是吃一條魚也不肯把一片魚鱗施給人的人，現在他們是願意忍痛割愛一片魚鱗了，而這片魚鱗就值兩千五美金。

第四點，那件東西，應該就是金素喜失去的那隻鑽石胸針。以珠寶價值而言，這胸針是不值那許多錢的，究竟是重要在什麼地方呢？

似乎，這胸針的原主金素喜對這胸針的重視程度還不及龍兄虎弟，因為金素喜雖然為了胸針而担心，却並非那麼担心，也許兩者的重視程度不同？

司馬洛在屋中弄好了一些防盜的設備，然後才出去吃他的晚飯。

× × ×

宋玲玲的住處是一間與司馬洛所住的差不多的屋子，祇是較小，也有花園。一部豪華的大汽車駛來，在屋前停住，祇看見車頭燈光，而幾乎聽不到車聲，因為那是一部勞斯萊斯，祇是車輪輾在地面上時發出輕微的聲響。這不是車廠的錯，路不是他們造的，假如由他們造的話，他們也許亦會造出一種車輪輾上去不會發出什麼聲音來的路了。宋玲玲從車上下來。

她說：「不必了，你回去吧……不，你已經喝夠了，我自己懂得進門，你回去吧！」

又一陣細語聲，那部車子終於開走了，宋玲玲進入自己的花園，到了屋子的門前，就詫異地發現司馬洛正坐在門口的石階上。

「你！」她說。

「我正在等你回來呀。」司馬洛說。

「以你的本事，」她說：「我還以為你會自己開了門進屋坐下來了。難道你還需要等待人家的邀請？」

「我覺得這也許不大方便，」司馬洛說：「幸而你的男朋友沒有進屋，假如他進來而看見了我，那我就實在太過意不去了！」

「我是不會請他進屋來的！」宋玲玲說。

「又是一個有錢的人，一個結婚對象？」司馬洛說：「你總是不放棄的嗎？」

「你又不娶我！」宋玲玲說：「進來吧！」

「坐下來吧！」司馬洛拍拍身邊的石階，「我有一些事情想跟你談談的。」

「很好，」宋玲玲也坐了下來，「什麼事情呢？」

「我今天差點死去了，」司馬洛說：「有兩個職業殺手趁我洗澡時摸進來，把我的頭按進水底。」

「老天！」宋玲玲說：「但是！——你沒有死？」

「他們要我交出一件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司馬洛說：「幸而探長剛好來，他們才把我救了。而探長來乃是因為薛利死了。」

「薛利——死了？」宋玲玲圓睜着雙眼。

「是的，」司馬洛說：「那些人逼他交出那件東西，他交不出，把他打死了。他死前說是交給了我，那些人就來找我，而因為薛利曾經打電話向我求救，我打電話叫探長去薛利家看看，却找不到人，後來找到了薛利的屍體，他自然第一個就是找我問話。」

「老天！死了！」宋玲玲用兩手掩着臉。

「薛利這個人雖然好事多為，」司馬洛說：「但是這一次，他却是為了一件他沒有做的事情而死去了的！」

「究竟是為了一件什麼東西？」宋玲玲問。

「我實在也不知道，」司馬洛說：「不過我懷疑是金素喜的鑽石胸針。」

「她的——這關係什麼事？」宋玲玲說：「他們要問薛利和你拿？」

「因為我從薛利家把金素喜送回去的。」司馬洛說。

「但她的胸針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金素喜剛才來找過我，」司馬洛說：「她求我替她找回胸針，因為她醒來之

後發覺不見了。而這件事情，她說不能讓老頭子知道！」

「她——」宋玲玲搖着頭，「她不會叫人來這樣對你們的！」

「當然不會，」司馬洛說：「她可以先來求我替她找，我不答應時才派人來行兇。」

「我不明白，」宋玲玲說：「她那隻鑽石胸針，雖然不平，但也不是那麼值錢呀！」

「所以其中一定另有內幕，」司馬洛說：「你知道這是什麼內幕嗎？」

宋玲玲托着腮想了一會，搖搖頭：「我不知道。不過，真的是同一件東西？」

「你以為是不是呢？」司馬洛問。

「看來應該是的。」宋玲玲說：「也許，我可以找金素喜問一問——」

「我不以為這是聰明的做法，」司馬洛說：「她不肯告訴我，也不見得就肯告訴你。」

「你來找我幹什麼呢？」宋玲玲說：「我有什麼可以帮忙的地方嗎？」

「金素喜那隻胸針不是在薛利那裏丟掉的。」司馬洛說：「薛利也沒有拿，薛利的家已經給人搜過，他亦被人拷問過了。胸針應該是金素喜到薛利家去之前就失去了的。我要查出她在此之前到過什麼地方去。」

「我也不知道呀。」宋玲玲說。

「她不是有個女朋友有薛利家的門匙的嗎？」司馬洛說：「她沒有，而她這女朋友有。她能進薛利家睡，一定要向這位女朋友取門匙，也許她還是與這位女朋友在一起的。」

「應該在一起！」宋玲玲說：「然而薛利回家時祇看見她一個人，難道她這女朋友——」

「不一定是她拿了，也許祇是先走了。」司馬洛說：「但是她應該知道金素喜是到過什麼地方去的。我想知道她這位女朋友是誰。」

「那是高美詩，」宋玲玲說：「我可以帶你去找她！」

× × ×

高美詩住的地方則是一座住宅大廈，他們按門鈴，却沒有人開門。

司馬洛與宋玲玲再到樓下，宋玲玲問那守門人：「你肯定高小姐是在家嗎？」因為他們來時守門人問過他們找誰，他們說找高美詩，而守門人說高美詩在家。

「她在家，」守門人說：「我沒有見她出過去，我也沒有走開過。她的車匙也在我這裏，她出外是一定會問我拿車匙的——她習慣把車匙放在我這裏，有時她懶得泊車，就叫我去泊。」

「但是我們按門鈴沒有人應。」司馬洛說。

「也許睡着了，」守門人說：「讓我打個電話上去看看，她通常是沒有那麼早睡的。」他一面打電話，一面又說：「白天那兩個男人來找她，他們也沒有說她不在呀！」

「兩個男人？是什麼男人？」司馬洛問。

那個守門人並不緊張地形容了那兩個男人的樣子，司馬洛則為之汗毛直豎，他對宋玲玲說：「就是他們。」

「他們？」宋玲玲也睜大了眼睛。她也知道司馬洛所指的是誰，就是龍兄虎弟，她祇不過不知他們叫什麼。

「沒有人聽電話。」守門人說。

「我看應該報警了。」司馬洛說。

「報警？」守門人遲疑着看着他：「假如——」

他是恐怕，證實原來沒事時，就担當不起這個責任。

「讓我來好了。」司馬洛說。

他把電話拿過來。他是不大懷疑的，因為他知道，有龍兄虎弟來過，高美詩也不會是活着的了。

他對探長說：「高美詩是薛利的朋友，我以為高美詩也許是知道一些什麼秘密的，所以來找她，但是龍兄虎弟來過！」

探長也認為事態嚴重，馬上就趕到來，他趕到來時，司馬洛却已不在了。司馬洛與宋玲玲就停車在遠遠一處看得見這裏的門口。當司馬洛後來看到有更多警探來到及救傷車也來了時，也就知道情形果然不妙，便開車走了。

十分鐘之後，司馬洛在一間咖啡室裏打電話給探長，總部替他用無綫電話聯絡上了。

「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探長問。

「我留下來也帮不了什麼忙的，」司馬洛說：「她怎麼樣了？」

「死了，」探長說：「媽的，又是那兩個傢伙幹的。假如你看到屍體——也許看不到好些，因為並不好看！」

「我猜她是給人逼供過？」司馬洛問道。

「看來是逼不出什麼，所以死掉了，」探長說：「她死在浴缸裏，本來你也是可能遭遇同一命運的！」

司馬洛不由得汗毛直豎。

「所以，」探長說：「假如你有什麼事情是隱瞞着我的話，你最好快點趁機會講出來了。」

「沒有呀，」司馬洛說：「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是龍兄虎弟了嗎？你祇要落力找到他們——當然我也是會盡我之力去找的！」

司馬洛放下了電話，回到宋玲玲的身邊，告訴了宋玲玲這個消息。宋玲玲又掩着臉呻吟起來。「老天！又一個！什麼東西，值得這樣兇的？」

「有些人是這樣的，」司馬洛說：「龍兄虎弟那類人就是這樣，他們不當別人的性命是性命！」

「那麼，他們是已經找到了他們要找的東西了？」宋玲玲說。

「不是，」司馬洛說：「探長說高美詩是死在薛利之前的，那即是說，他們是從高美詩的口中知道金素喜是在薛利家過夜——」頓一頓，「高美詩顯然亦告訴了他們，金素喜到薛利家時還有那隻胸針的，因此他們不找別人，而是找薛利，跟着又再找到我的身上來！」

「唉，」宋玲玲說：「不論是為了什麼，我希望他們快點找到，就不會死那麼多人！」

「我却不希望，」司馬洛說：「他們找到了的話，我就沒有那麼容易找到他們

了，他們成功了就會遠走高飛！」

「我担心你的安全！」宋玲玲說。

「你知道我做事是相當有把握的，」司馬洛說道：「我反而是比較担心你的安全！」

「爲什麽呢？」宋玲玲問。

「因爲，」司馬洛說：「出事之後，你跟我在一起的時間是最多的，既然他們以爲東西是在我的手上，那麽，他們也許會以爲你也知道我是把東西收藏在什麽地方！」

「但是我不知道呀！」宋玲玲說。

「就是不知道才死得辛苦」司馬洛說：「知道的話　祇要說出來就行了，不知道　就要被拷打很久！」

「別說得那麽難聽吧，」宋玲玲說：「什麽死得快死得慢，我不會死的！」

「他們很可能會企圖把你捉來拷問，」司馬洛說：「而我又不能够一天到晚跟在你的身邊保護着你！」

「這個——」宋玲玲說：「我有我的男朋友！」

「我？」司馬洛問。

「不是你，」宋玲玲說：「是剛才送我回家的那一個。」

「他？」司馬洛說：「他能够保護你嗎？」

「我可以住到他的家中去！」宋玲玲說：「他已向我提議過。」

「你不能够——」司馬洛抗議地道。

「我當然是不會隨便跟男人上床的，」宋玲玲說：「他是一個有錢的人，家中房間多得很，他是要求我住到他的家裏去，讓他的父母有機會觀察一下我！」

「有錢人家並不就是安全的，」司馬洛說：「金顯來也有錢，你看他的女兒金素喜出了什麽事？」

「但他却是一個高級警官。」宋玲玲說。

「高級警官——有那麽多錢？」司馬洛奇異地道。

「他的家裏本來就是富有的。」宋玲玲說：「他爸爸是退休的警務署長，他哥哥也是高級警務人員。他們一家人都是爲了興趣而做警務工作的。」

「這樣也好，」司馬洛說：「也許，你會嫁進了警察之家了——假如你通過他們的觀察的話！」

「別傻吧，」宋玲玲說：「不是他們觀察我，而是我觀察他們呢！」

「總之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不過今天晚上……」

「我今天晚上就可以去了。」宋玲玲說。

「這個時間？」司馬洛說。

「我可以告訴他好像有人要潛進我的屋中來行竊，他就一定會趕來保護我，而且一定會勸我馬上搬到他家去！」

「你的詭計眞多。」司馬洛說：「眞奇怪怎麽你現在還嫁不出去！」

「那就是因爲我看得太清楚了，」宋玲玲說道：「假如我是笨的，那反而容易了！」

「除了高美詩之外，」司馬洛說：「還有什麽人可以提供綫索的呢？金素喜還認識一些什麽人？」

「一時之間我也想不出來，」宋玲玲說：「我跟她也不是太知心。可惜高美詩已經死了！」

「就是呀，」司馬洛說：「高美詩不能對我提供的人名，却可能已經對龍兄虎弟提供了。他們現在可能已經正在忙着找人了！」

「我看你還是回去睡一覺吧！」宋玲玲說。

「嗯！我也祇好回去睡覺了。」司馬洛說。

他沒有什麽可以做的，不能够採取主動，就祇好靜觀事情的發展了。

不過，他還是在宋玲玲的家附近逗留到看着那部名貴的大汽車來把她接走了，才放心離開。

× × ×

第二天早上他當然是較遲才會起床的，那是因爲他晚上睡得遲。他也是預算無事的話就遲一些起床，以便養足精神。但是大清早，就有一個電話來把他吵醒了。

那是金素喜打來的電話。她沒有說是她，不過司馬洛認得是她的聲音。他一接聽她就以沙啞的聲音嘶叫道：「你殺死了他們，你把他們都殺死了！」

跟着她的聲音遠離電話，她是在呼天搶地，似乎有人把她拉開了，跟着電話就掛斷了。

司馬洛感到一陣毛骨悚然，遲疑了一下，再打電話到金家，接電話的人是金素喜的繼母菲菲，這樣總算好講話一些。他說：「金太太，我是司馬洛，我可以跟金小姐講兩句話？」

「你想講些什麽呢？」菲菲問。

「假如你不介意，」司馬洛說：「我希望跟她本人講！」

「對不起，」菲菲說：「她現在不大方便。」

「你是說她不在家？」司馬洛問。

「不，」菲菲說，「她祇是——不大舒服，我看你最好是遲一些再打來。」

「很好，謝謝你！」司馬洛說。他收了綫，不由得舒了一口氣。他怕是怕金素喜會不在家，不知道是在什麽危險的地方，好像薛利那樣，祇是來過一個電話，之後就沒命了。金素喜既然是在家，就不怕了。

他再打一個電話給探長，問道，「有什麽綫索嗎？」

「沒有，」探長說：「你又有什麽新的情報可以提供的嗎？」

「我也沒有！」司馬洛說：「我祇不過是在想，有沒有適合我去替你調查的人呢？」

「去找龍兄虎弟好了！」探長說。

「這個我會去做的，」司馬洛說：「不過——我現在還未看早報，我希望沒有再死人吧？」

「又死了一個人，」探長說：「一個人跳樓死了！」

「什麽？」司馬洛心中一跳。

「一個人在醫院裏跳下樓下死了，」探長說：「初步懷疑是因爲年紀太老，久病厭世！」

「這不會是和我們這件事情有關的呀！」司馬洛說。

「沒有人說是與這件事情有關的，」探長說：「你問有沒有人死，這樣大一座城市，每天當然都有人死的！」

「別跟我開玩笑好嗎？」司馬洛說。

「假如再有人死，我就慘了，」探長說：「我到現在都還未曾有機會睡覺！」

「好吧，」司馬洛說道：「我們再聯絡！」

他洗了一個澡，換好衣服準備出去，電話又响了。

這個電話，却是金素喜的繼母菲菲打來的。

她說：「司馬洛先生，你可以到我們家來一談嗎？」

「有什麽事呢？」司馬洛問。

「我的丈夫請你來，」菲菲說：「他有話要跟你講的。」

「好吧。」司馬洛說：「我吃過早餐之後再來。」

「到這裏來吃好了。」菲菲說：「我們很急——假如你不介意的話。」

「很好。」司馬洛說。

本來，金家發生什麽事情，他是沒有興趣管的，不過現在，金素喜與他關係密切，情形就不同了。

金家有的是僕人，爲他準備一份早餐，和餐廳一樣容易。司馬洛去到的時候沒有看見金素喜，祇是金顯來夫婦在等着他。他們的神情都是嚴肅的。

司馬洛吃完了早餐之後，金顯來才說：「我的女兒進了醫院！」

「爲什麽呢？」司馬洛吃驚地問。

金顯來打開早報說：「今天，報紙上報導有兩個人被謀殺的新聞，一個是叫薛利的男人，另一個是叫高美詩的女人，我的女兒起床看了報紙之後，就發神經了，她打了好幾個電話，說人家殺死了『他們』，我懷疑她所指的就是報紙上說的那兩個人！」

「哦？」司馬洛說。

「她的精神狀態不很好，」金顯來說：「我叫她的丈夫把她送進了醫院，現在注射了鎮靜劑，睡着了！」

司馬洛知道，這就是金素喜知道了薛利與高美詩被殺之後的反應了，而她的反應之激烈，也超乎了他的猜想。但他沒有對金顯來說出來。他再問道：「那又如何呢？」

「你得帮我這個忙，司馬洛，」金顯來說：「我的女兒前一夜出去，一定是遭遇了一些特別的事情，我想知道那是什麽事情，她跟誰在一起，以及——假如這件事情對她有危險的話，你替她解決！」

司馬洛瞥了菲菲一眼，菲菲正好吸着香烟。

「司馬洛，」金顯來說：「我不是給你一份工作，我不是用錢誘惑你，我是求你帮我這個忙。是你送她回來的，你知道她昨夜是睡在哪裏，而你是一個有辦法的人。」

「你爲什麽不問你的女兒呢？」司馬洛說：「那不是最簡單的嗎？」

「她不肯告訴我，」金顯來說：「即使她不是在發神經，她有事亦是不肯對我講的！」

司馬洛看着菲菲：「你呢？我以爲你跟她的感情是比較好的。」

「她也不肯跟我講。」菲菲說。

「我其實都是爲她好的，」金顯來說：「她就是不明白。她一直都認爲我對她太嚴。她不明白這個世界的醜惡。我是窮人出身，我見過世面——我現在也不是要管她的私事，我祇是不想她爲人所害！」

菲菲也接口說：「我們可以請私家偵探，但是我認爲私家偵探總不及你那麽可靠！」

「多謝你們的信任，」司馬洛說：「既然如此，我就非要盡力不可了！」他反正是正在管這件事，答應也不要緊。

「關於錢的方面，」金顯來說道：「雖然我知道你是不很重視的，不過，我也總不能要你爲我白做工作的，所以——」他從袋裏取出支票簿來，「我要給你多少錢？」

「這是很難開價的。」司馬洛說。

金顯來則似乎已經心裏有數，他寫了一張支票，遞給司馬洛道：「我先付你這個！」

司馬洛接過來看看，發覺金顯來是出乎意料之外地慷慨，假如他對他的女兒和女婿也是如此，那麽，他的家庭可能會比較像一個家庭。司馬洛說：「這太多了，也許將來我要退還給你！」

「不要緊，」金顯來揮揮手，「這其實也祇是朋友式的合作而已。」

「多謝你。」司馬洛把支票摺好了，放進袋裏。

他再呷了一口咖啡，沉默，過了一會，他說：「金先生，你似乎忘記了一些什麽！」

「什麽？」金顯來問。

「你要我替你查出你的女兒昨夜是跟誰在一起，」司馬洛說：「爲什麽你付了錢仍不問我呢？是我把你的女兒送回來的，起碼我馬上就可以告訴你，她最後是跟誰在一起！」

「我猜是報紙上刋載的這個死去了的薛利？」金顯來望着地下，「其實，我最主要的作用是保護她，假如她跟這個薛利的死有什麽關係，我也不希望警察會來麻煩她。」

現在，司馬洛是明白爲什麽金顯來肯給那麽高的價錢了。

司馬洛說道：「麻煩她，也即是麻煩你？」

「我不怕什麽麻煩，」金顯來勃然地說：「以我的交遊，除非這個薛利是她殺的，不然我有辦法叫警方不麻煩她也不麻煩我。但還有什麽用？要查出是什麽人把她牽進漩渦，以及對付了這些人，才能够解決問題，而這不是我做得到的事，這事要你才能做到。」

「那即是說我可能需要不擇手段，把人家打一頓之類了？」司馬洛說。

「你是一個有辦法的人，」金顯來說：「你會斷定什麽事情是應該做的。」

「我看，」菲菲說：「你還是去休息一下吧，你這副牛脾氣，談什麽都談不來。你總是忘記了，並不是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你的奴隸！來！」她挽着司馬洛的手臂，「我們到園中去走一走！」

似乎祇有菲菲尅得住金顯來，金顯來

並沒有提出抗議，祇是目送他們出去了，跟着就眞的上樓進房。

菲菲在離開屋子聽到的距離之後說：「你早些時打過電話來找素喜！」

「是的，」司馬洛說：「是你接電話的呀！」

「你打來找素喜，是因爲她再早一些時發神經時打過電話給你，罵你殺了那些人。」她說。

「是的。」司馬洛不能不承認。

「爲什麼她會對你這樣講呢？」菲菲問。

「哦？」司馬洛說：「我還沒有開始做調查工作，你却已經在調查我了。」

「司馬洛先生，」菲菲說：「你可以也爲我工作嗎？我也可以給你一些酬勞的，雖然不會太多！」

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假如我是私家偵探，那就好極了，生意滔滔。不過，就是私家偵探，也不能够同時接辦兩件案子的呀。」

「私家偵探不可以，」菲菲說：「不是私家偵探，則倒是可以的。而且，兩件案子，也不過是同一件案子吧了。」

「既然如此，」司馬洛說：「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我先告訴你，我要你替我做些什麼事情吧，」菲菲說：「我要你做的事情很簡單，那就是，你查出了一些什麼，你先告訴我，然後再告訴我的丈夫。」

「這有什麼分別？」司馬洛說：「我告訴了你的丈夫之後，你的丈夫也會告訴你的。」

「你先告訴我，」菲菲說：「我來決定有什麼是應該告訴他，什麼是不應該告訴他的！」

「爲了誰的福利呢？」司馬洛問。

「我到時也不能禁止你告訴他什麼的，」菲菲說：「我祇是對你提意見吧了。我是爲全家的福利。有些事情，解決了就算，最好不要讓他知道，你也明白他這個人是怎樣的，祇是牛脾氣，不懂得做有人情味的事情。」

「我問你是爲了誰的福利！」司馬洛說。

「大家都好的時候，」菲菲說：「我就活得舒服了，這就是我的福利。也許你不相信，我是愛金顯來的，我並不是爲了錢而嫁他，他也不是給我很多——」她忽然自覺失言而不再說下去。

「他不是給你很多錢用，是嗎？」司馬洛微笑，「這樣太猶太了！」

「我是不怨他這個的，」菲菲說：「假如我在乎的話，我大可以在嫁他之前就講好條件，拿了他一筆！」

司馬洛點了點頭，道：「好吧，到時我跟你商量好了，其實，我自己也能够判斷什麼是應該告訴他和什麼是不應該告訴他的。」

「謝謝你。」菲菲說。

司馬洛與她一起步行了一會，沉默着，好一陣才說：「你問爲什麼你的女兒會打電話給我，那是因爲她昨夜來找過我。她失去了一隻鑽石胸針，託我替她把它找回來。」

「哦，原來如此。」菲菲說。

「她要找回胸針，又不想老頭子知道，」司馬洛說：「爲什麼呢？」

「那是鑽石胸針，是很值錢的，」菲菲說：「而這是老頭子送她的生日禮物，假如失去了，你也知道他這個人的牛脾氣的，你明白嗎？」

司馬洛明白，但他不明白爲什麼金素喜不對他講出這樣一個充份而又有需要守秘密的理由。

「你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嗎？」司馬洛問菲菲。

「我？」菲菲道：「現在是我丈夫請你帮忙調查，我也請你帮忙調查，假如我知道什麼，我會有理由不告訴你嗎？」

「你是一個聰明人，菲菲，」司馬洛說：「你是會看報紙的。我在薛利家把金素喜送回來，金素喜失了胸針，急於要找回。今天，你從報紙上知道，薛利死了，高美詩也死了，他們是怎麼死法，報紙上也有講的。兇手是要逼他們交出一些東西。你有什麼聯想呢？」

「你認爲兇手是要逼他們交出那隻鑽石胸針？」菲菲問。

「除此之外，」司馬洛說：「你還有什麼其他可能的聯想嗎？」

「呃——我不知道，」菲菲說：「但這不可能是素喜做的，素喜不會做這種事情，亦不可能做這種事情。假如是，她——她也不會發神經了！」

「那麼，」司馬洛說：「你認爲其他的人會有什麼理由要得到那胸針呢？」

「我不知道。」菲菲搖搖頭。

「這件事情一定牽涉重大，」司馬洛說道：「會這樣出手殺人的，你以爲會是什麼人？不是普通人，這一定與黑社會有關。」

「我們——都不可能與黑社會有關呀！」菲菲說：「我是說，我也害怕有這個可能性，怕素喜會給什麼壞人威脅之類。所以，你是最適合的人選，祇有你不怕強權，亦不會爲了多賺一些偵探費，就拖延下去，你一定會徹底解決問題。」

「你完全不知道內中還有什麼其他原因？」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菲菲說：「也就是因此，我很害怕，我……你一定要帮我們這個忙！」

「你的女婿如何？」司馬洛問。

「他不會有問題，」菲菲說：「他祇是——他實在是一個不長進的人，他是不適宜做大事的。我丈夫看不起他其實也有道理，他是那種沒有野心的人，祇想安安份份，這本來不是缺點，是我的丈夫不應該對他要求太高……一個沒有大志的人，更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了！」

「很好，」司馬洛說：「我去查一查。有什麼發展，我會通知你。」

× × ×

司馬洛開着車子離開了金家，到了接近市區時，忽然兜進了一條小路，再兜回出來，車子就在路中心一攔，一部正在迎面而來的車子幾乎把他攔腰撞着，司機急急停車，然後退後。

這本來是司馬洛不對，但司馬洛還是伸出頭去問候那人的母親。但那人沒有理他。

司馬洛又叫道：「怎麼了，你不敢下來跟我吵架嗎？」

那人也伸出頭來，是一個戴着黑眼鏡的人。他苦笑道：「好吧，我輸了！」

「車子靠到路邊！」司馬洛說：「我們談談！」

那人苦笑，祇好把車子退後，在路邊停下來，司馬洛的車子則兜了一個圈，在他的後面停車，而下車走過去，拉開他的車門，坐上了他的車子。

那是一個司馬洛認識的探員混號叫「老鼠」，不過他的性格則並不老鼠，他之所以被稱爲老鼠，乃是因爲他這個人擅長鑽來鑽去。

「你這樣跟踪着我是什麼意思？」司馬洛問。

「保護你呀。」老鼠說。

「我不需要你的保護！」司馬洛說。

「龍兄虎弟不是好惹的。」老鼠說。

「我也不是好惹的，」司馬洛說：「他們暗算過我一次不成功，也應該明白第二次是不容易了，因爲那已不是暗算，所以我認爲他們現在是正在逃避我的追捕，而不是我在逃避他們！」

老鼠聳聳肩：「上頭的命令，有什麼辦法？」

「你的探長，」司馬洛說：「爲什麼要派一個我認得的人來跟我呢？」

「就是因爲受過了前一次的教訓。」老鼠說。

司馬洛明白前一次的教訓是什麼。前一次，也是在大致相同的情形之下，探長派了一個探員來跟踪他，司馬洛發覺，便把跟踪的人捉住。在捉住之時，當然那個探員是捱了幾拳了。一個認識的探員，就不會捱這幾拳。

「假如你再跟下去，」司馬洛說：「我還是要給你幾拳的！」

「你別令我難做好不好？」老鼠說道：「總之我盡量方便你好了，而且，有一個人保護着你，這也不是太令你吃虧的事呀！」

「既然你肯方便我，」司馬洛說：「不如你去替我做一些事情吧。」

「你可令我難做了，」老鼠說：「我不是拿你的薪水，怎能替你做事呢？」

「我不會令你難做的，」司馬洛說道：「說不定還會令你立功呢？而且，你大可以說在跟踪的途中不見了我，或者跟錯了而到了別處去，這些都不是容易證明的呀！」

「好吧！好吧！」老鼠沒好氣地說：「你先講一講你究竟是要我做什麼，讓我考慮一下！」

「金顯來的女婿，」司馬洛說：「你知道是誰嗎？」

「你剛才進金家幹什麼？」老鼠問。

「你的上級也沒有問的問題，」司馬洛說，「你不要問好不好？」

「好吧！」老鼠說：「我認得金顯來的女婿，我相信跟踪他會比跟踪你容易得多。但你想查一些什麼？」

「我也不知道，」司馬洛說：「總之，看看他有沒有去見他不應該見的人，或者去什麼他不應該去的地方。」

老鼠考慮了一陣：「好吧！但祇因爲你是我的朋友。我怎樣向你報告？」

司馬洛給他一張名片：「打這個電話，向我的電話聯絡公司報告就行了！」

老鼠接了名片，開車走了。

司馬洛亦開車離開。這件事情，仍然使他感到很迷惑，而他覺得，最好就是把龍兄虎弟找出來，因爲這兄弟兩人是肯定比他知道得多的。除了要跟他們算帳之外，司馬洛也要他們把內幕講出來。

要找到龍兄虎弟是有許多方法的，但是，這些都不會是容易的方法。

× × ×

另一方面，宋玲玲則是在那位警官男朋友的家中過得很安全。那位男朋友一家人都是做警界的，而家裏人可多，有什麼人要向宋玲玲打主意的話，都是會知難而退的。

宋玲玲的一天就是與那位男朋友的家人多打交道而混過去了。

後來，她的男朋友下班回來，一起吃過了晚飯，那些家人就識相地避開，讓他們兩個人留在廳中。

「你覺得我的家人如何呢？」他問。

「很好，」宋玲玲說：「不過，我有點不大習慣，你也知道的，我是一個人住的！」

「多一些人一起住，」他說：「不是沒有那麼寂寞嗎？」

「這是習慣的問題，」宋玲玲說：「假如我是喜歡熱鬧的，我大可以找幾個女朋友來跟我住在一起！」

「這倒是眞的！」他連忙說：「呀——我的意思不過是說，假如你有時感到太寂寞的話，你就可以到我這裏來小住。事實上，我也是覺得，將來當我結了婚之後，我是不應該再和家人住在一起的——這似乎太不方便。我認爲應該有自己的小天地。」

「你這個想法還不錯，」宋玲玲說：「但是，我託你辦的事情如何了？」

「哦，那個？」他顯得有點爲難的。

「你沒有放在心上？」宋玲玲問。

「不，不，」他說：「我已經帶回來了！」

「那很好，」她喜悅地說：「拿給我看呀！」

他顯得相當勉強的，不過結果還是遵命而去了。他進房裏拿出他的公文袋來，扭着箱上的密碼鎖。

宋玲玲「咕」地笑起來：「這東西，爲什麼也要用密碼鎖？」

「當然是爲了保安的用途！」他說。

「保甚麽安呢？」宋玲玲說：「弄不開這鎖，也可以把箱子割破，或者甚至把整隻箱子偷去呀！」

「割破或偷去，我都會知道，」他說：「我祇是怕有人打開看過了裏面的東西又再關上，這樣就出了事也不知道了！」

他倒講得有道理。他從箱子裏拿出一疊文件來，說：「薛利跟高美詩的命案，這不過是我管的，要把有關的資料拿到手，眞不容易！」

「你還是拿到了，」宋玲玲說：「眞本事！」

她拿過來翻看着。

「爲什麼你對這件案子特別感興趣呢

？」他問。

「我並不是對這一件案子特別感到興趣，」宋玲玲說：「我是對你的工作感到興趣。這件案子最新鮮，我就揀這一件吧了！」

「其實這件案子也不是我主理的。」他可不敢埋怨，而祇是訴苦式地說：「這些東西拿到手眞不容易，完全是講面子。手續上是不合的，所以你看就看，不要講出去。」

「講出去？」宋玲玲說：「我會對誰講？」

「哦！我知道你是當然不會亂來的，」他難爲情地說道：「我祇是這樣講講吧了！」

「唔，」宋玲玲翻着那些資料說：「眞齊全！」

「這是我的面子，」他說：「要就是不給，要不然就是全部給我！」

其實這裏面的資料也並不齊全，例如司馬洛就沒有提到，亦沒有提到金素喜。資料是要靠探長所作的報告提供的，有些事情，探長不方便或是還未方便寫在報告中。因此可以說，在某些方面，宋玲玲所知道的內幕還要多一些的。

「：，這兩個是什麼人？」宋玲玲翻出兩張照片來，問道。

「他們是龍兄虎弟，就是這兩件兇案的疑兇：」他說。

「報紙上還沒有印出來呀。」宋玲玲說。

「初步懷疑是他們，」他說：「還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發出通緝令。」

宋玲玲「咭」地笑起來：「這兩個人像很面善！」

「假如你認識他們就不好了，」他說：「這一類人，連接近都不會有好處。」

「假如有懸紅的話，」宋玲玲說：「我去舉報，就可以發財了，」

「賺錢有很多方法，」他說：「這種錢不賺爲妙。」

「別那麼認眞吧，」宋玲玲說：「我也不過是講講笑吧了！」

她把那兩張照片端詳了很久，他又對她講解警方的辦案程序，以及那份資料上所用的特殊術語。後來，夜已深了，宋玲玲打個呵欠，就與他道了晚安，而回房睡覺去了。她的床頭就有電話，她立即拿起電話打出去。

× × ×

司馬洛此時已經是正在找尋龍兄虎弟的下落。他正在一間秘密的非法賭館的附近走來走去。

那秘密賭館的門口也有兩個人在逡巡着。

他們是爲賭館把風的人，而他們難免注意到司馬洛這個形跡可疑的人。

後來，其中一人忍不住了，走過來，攔在司馬洛的面前，問道：「你在這裏幹什麼？」

「散步吧了。」司馬洛說。

「到別處去散步好了。」那人說。

「這裏不准人走的嗎？」司馬洛問。

那人取出一張證件來，在司馬洛的臉前一揚，說：「我是警探，我叫你到別處去散步！」

司馬洛嘆一口氣。便衣警探，却替這種地方把風。有些警探，眞是害羣之馬。開賭的有這種人把風，當然是便宜得多了，假如有警方人員到來掃蕩，他們是會最先知道的。不過，這種小事，司馬洛是管不着了。

司馬洛說：「我不能到別處去。我是在這裏等人！」

「等什麼人？」那人問。

「本來我想說不關你事，」司馬洛說：「想一想可不是不關你事，因爲我等的人是正在那上面呃——耍樂！」

「爲什麼你不上去等呢？」那人說。

「我是不賭這個的，」司馬洛說：「你們那上面，會歡迎一個站在那裏不賭的人嗎？」

那人一時爲之語塞，臉紅起來，然而又極力忍住不發作，因爲他是負責在這裏維持秩序，而不是難事。他會利用自己的身份欺壓恐嚇一下別人，然而這樣不成功的時候又不便發作，便變得很尷尬了。

幸而這時有一個人從那門口出來了。

司馬洛立即說：「我等的就是他，箭豬！」

「哦，箭豬，」那人笑起來，「假如你不準備借錢給他的話，那你還是不要碰到他的好！」

司馬洛走過去，跟上了箭豬。

箭豬這個人的混號也有來歷，就是像一隻箭豬，混身是刺，不好碰，而即使捉到了牠亦沒有什麼用處，因爲並不好吃。箭豬肉是沒有人吃的。

箭豬回頭一看，說：「哦，是你，眞巧！喂，有沒有錢？借我五百！」

這就是箭豬了，一碰過去，亦可能被刺傷。

「一千如何？」司馬洛微笑。

箭豬懷疑地看着他，狡猾地微笑着：「你雖然是一個慷慨的人，但並不那麼慷慨，你要什麼呢？」

「龍兄虎弟。」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他們的事情！」箭豬立刻說。

這却是一個破綻：因爲箭豬這個人常在黑道中鑽，有豐富的情報來源；他不假思索地就說不知道，這表示他是知道而不願意講。

「假如你可以讓我找到他們，我給你二千！」司馬洛說。

箭豬這個人的最大缺點，就是好賭而常輸，司馬洛現在就是要利用他這個弱點。箭豬需要錢，不願意賣的，也逼着出賣了。

司馬洛掏出錢包來，數着鈔票。

「這兩個人不好惹！」箭豬說。

「判斷這個却不是你的擅長，」司馬洛說：「讓我來担心好了！」

「他們兩個是來了此地，」箭豬說：「不過走了沒有就不知道了。」

「最後出現在什麼地方呢？」司馬洛問。

「恒星旅店。」箭豬說。

「你不要編造假情報來騙我的錢！」司馬洛說：「我會回來拿的！」

「我箭豬也有我做人的原則，」箭豬說：「我不喜歡騙錢，不然的話，我在這裏賭什麼？我何不設一個賭局去騙人？」

「那你可以再帮我一個忙嗎？」司馬洛問：「別對人提起我問你這件事。」

「對人提起？」箭豬說：「我都已經忘記了。有些人，我是不願意提的，對你，也是很勉強才提吧了，我還要請你帮忙，別講出去說這是與我有關的！」

「很好，」司馬洛微笑，「我亦是已經忘記了！」

× × ×

恒星旅店那種下級的旅店，房租便宜而管理隨便，任人自由出入。到這裏來住的，假如不是很窮的人，就是並非善男信女，總之財物自己保管，恕不負責。

司馬洛到了那裏的時候，連掌櫃也不知去向了，從對街望進門口，就看不到有人。

司馬洛遲疑着，龍兄虎弟很可能已經退了房，也很可能還未退，很可能已出外，亦很可能是正在裏面睡覺。但是，是在哪一間房間裏呢？他可不能夠逐房拍門去問的，他必須找一個人探問一下，最佳的探問對象就是酒店的掌櫃，然而掌櫃却不在。

司馬洛正在遲疑着的時候，一個厚塗脂粉的女人從黑暗中鑽出來，向他噴了一口香烟，微笑道：「找姑娘嗎？」

「不是，」司馬洛搖搖頭。這個時代，仍然有用這種方式接客的女人？不過，這個女人已經年老色衰，也許亦是祇有如此了。

「祇要一百塊就行了，」她說：「我會好好服侍你！」

司馬洛仍然搖頭。

「你也用不着付房租，」她說：「我在那邊有一間房！」

「在什麼地方有一間房？」司馬洛立即問。

她向恒星旅館那邊一指。

她的房間是小而骯髒的，還沒有洗的衣服亂堆着。她動手要脫下來的衣服亦不見得就很清潔。

司馬洛揮揮手：「不必脫了，我只是跟你談談吧了！」

「哦？」她懷疑地看着他，「談些什麼呢？」這對她未必是一個很好的消息，男人祇要談話，反而會花她更多的精神和時間。

「我是來找人的，」司馬洛把錢交給她，然後遞上龍兄虎弟的兩張照片。

她接了錢但是不看照片，說道：「你是警探？」

「假如我是警探，」司馬洛說：「我就不會給你錢了。」

她把錢收好了，看看照片，說：「這不是我的行業，所以要貴一些！」

司馬洛再給她一百元，她滿意了。

「十四號房，」她說：「但是一切都不關我事，你也不要把痲煩惹到我的身上來。」

「他們現在在房裏嗎？」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她說：「我沒有去注意！」

「那你怎麼記得有這個人呢？」司馬洛問。

她的咀唇不屑地扭曲着。「因爲他們跟我開過一個玩笑，他們問我要多少錢，兩個人一齊來。他們還價一塊錢！」

「唔，」司馬洛說：「這種玩笑是不好開的！」他雖然是目的在巴結，但是話裏也不無眞理。

她看着他，既然錢已收了，情報她也已供應了，她就認爲他是應該走了。

司馬洛仍未能肯定，龍兄虎弟究竟是不是在那屋子裏。他打開房門，向外面的走廊中望望，看看走廊的牆壁上有一隻電話。這電話乃是公用的。這是很舊式的旅館，不是每房設電話，而祇是在走廊裏設一隻公用的，這樣當然節省得多了，而這裏的房租，亦是很經濟的，當然也不能夠要求有很特別的優待。

司馬洛說道：「有電話來找過他們的嗎？」

「有的，」她說，「不過我不知道是什麼人，也從來沒有注意。我沒有這樣空閒！」

「我不是問你這個，」司馬洛說：「你再帮我一個忙，我打一個電話來，你去敲門叫他們聽電話。」

她遲疑着看着司馬洛，司馬洛又給她一百元。

她收下了，這也即是表示她同意了。

把電話弄響是有一個方法的，攪兩個特殊的號碼，再把聽筒放下，電話就響起來了。那是修理電話的技工試電話的方法。司馬洛弄響了電話之後就跑到走廊的轉角躲起來，那個女郎則過去接電話。

她拿起電話之後，電話裏就沒有聲音了。但是她說：「喂喂……」然後說：「哦，等一等！」

跟着她就把聽筒擱在一旁，走到龍兄虎弟的房門口去，敲門叫道：「喂！喂！聽電話！」

房內是沒有燈光的，也沒有人應。

她再敲門：「喂？有沒有人？」

房內顯然沒有人，於是她過去再拿起聽筒，說：「不在！」

她放下聽筒，望向司馬洛，司馬洛揮揮手說：「行了，你可進去了，我用不着你！」

她不是回房，而是熄了燈，鎖上門，又下樓去了。她要再找客人，而她亦不想知道司馬洛在這裏幹什麼。

司馬洛做的就是把房門弄開，而開門進去。

這門的鎖，以司馬洛的身手，要弄開是不難的。

裏面雜亂而臭得很，不過，司馬洛一眼就看出，龍兄虎弟可能已不再回來了，因爲留下來的全部都是廢物，個人的日用品，甚至一包香烟，或一雙未洗的襪子都沒有，也許住在這裏的人是沒有帶行李來的，但是，總不致於連一件日用品都沒有吧？

除非是放在那隻大衣櫃裏。

司馬洛亮了燈，打開大衣櫃，一個人從裏面撲出來，司馬洛立刻敏捷地把他擊回頭，那人硬直地在衣櫃的門框上一撞，跟着便跌倒在地上。

一個死了的人，而且已經發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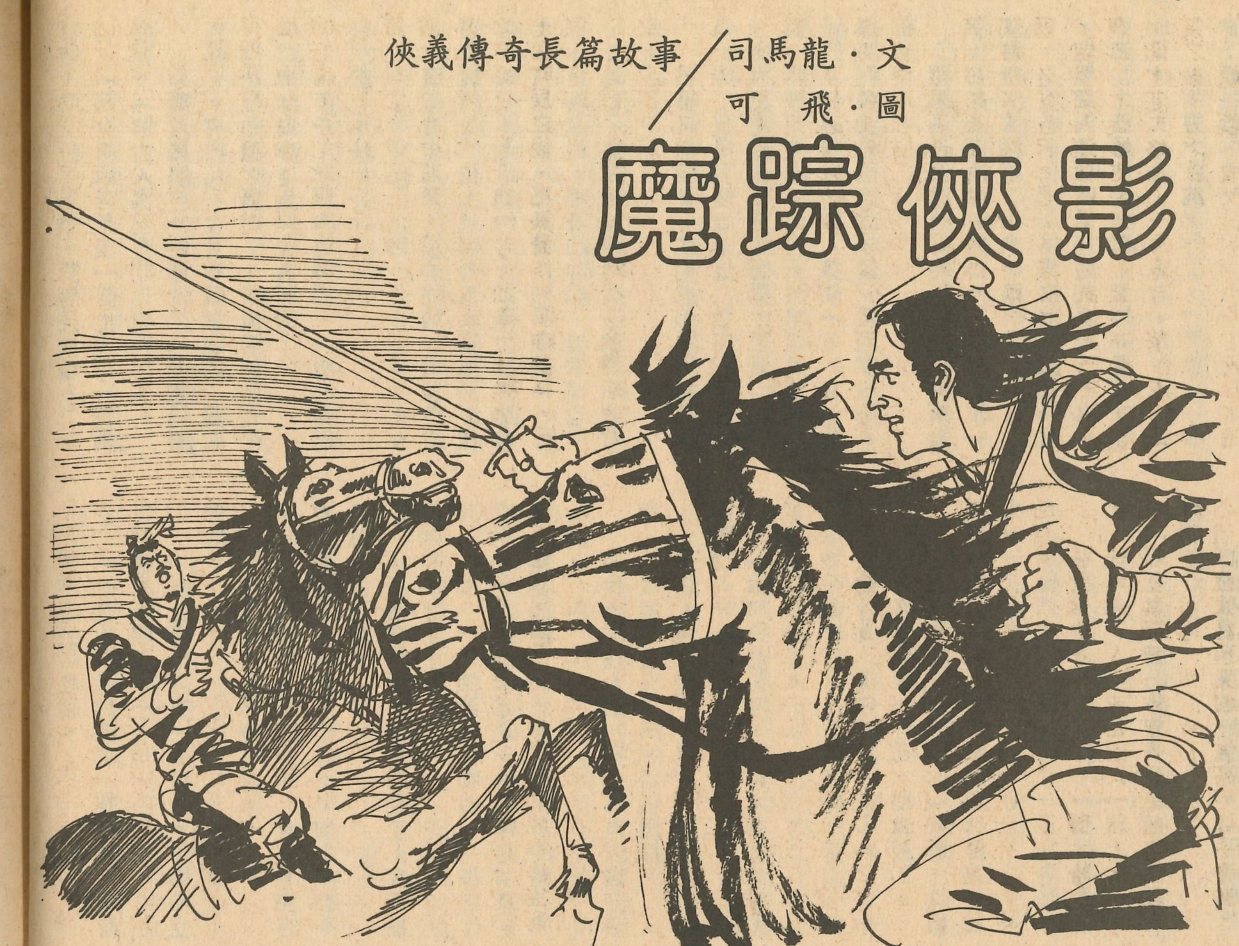
這就可以肯定，龍兄虎弟是不會再回來的了。

（未完·二）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魔蹤俠影

司馬龍·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雲龍正在和白面中年人——白旛星君聶蒼溪搏鬥中，突然來了一輛馬車摔下懸崖，倉卒中走出白鳳令旗主梅艷芳，跟着又來了六位騎士是和聶蒼溪同伙的陰陽教中的人，他們已受傷撲入岳雲龍懷抱中，岳雲龍將他們趕走，問明原委，原來她恩師想協助陰陽教捉拿岳雲龍，知道她維護岳雲龍，故將她拘捕回去。岳雲龍不顧梅艷芳同去九靈山盤龍峯陰陽教總壇，留下她養傷，自己獨去，準備和陰陽教拚殺，來到山上，發現陰陽教的屠殺塲魔嶽谷，先將金剛人猿殺掉，再將一羣瘋人殺掉，清除後患，繼續上山……

邪正不兩立　揮劍報師仇

驀在此時，魔嶽谷側，響突起一陣淒厲刺耳長嘯，谷中迴音，如同鬼魅厲嘶，使人聽了不禁毛骨悚然。

嘯音剛起，前面谷口，疾若流星飛瀉，又似鷹雁翔空，騰空飛起四條人影，幾個起落之間，若似鬼魅般，落在岳雲龍的後側。

岳雲龍緩緩的轉過身來，星目射出一股懾人心魂的淒寒眸燄，疾速的用目瞥掃過去，那天性冷傲威凜寒人之態，全露於形。

岳雲龍看清來人之後，內心猛地一震，但狂傲的他，面色仍然不變，冷嗤一聲，那酷寒的語音，道：「白旛星君聶蒼溪、神眼羽士厲嘯天，岳某早就要上魔窟找你們，哼！現在自來尋死，休得怨恨岳某手辣，另外二人是誰？報上名來，一起把你們送歸西天。」

原來前面併排站着四個人，最右側是白旛星君聶蒼溪，再者便是神眼羽士厲嘯天，另外二個是一高一矮，乾癟的老頭兒，看他們那雙如冷電似的銳眸，已然知道這二位高矮老頭，武功不遜於神眼羽士厲嘯天與白旛星君聶蒼溪，即使相差，也是有限。

那站在最後的顴骨高聳，眼眶特深的瘦高老頭，低沉陰森的嘿嘿一陣寒笑道：「姓岳的，眼睛放亮一點，這裏已不是你這小子橫行囂張之地方，老夫嗎？嘿嘿！病骨魔劉培基，另外這位嗎？老夫也索性告訴你，免得你死後，還不明白是誰超渡的，他就是鼎鼎大名毒君石奇。」

岳雲龍聽到二人報出名號，着實心中大駭。

病骨魔劉培基，這位魔道頂尖巨擘不說，單就這位毒君石奇，已使自己難於應付，因為石奇此人，滿身是毒，為人又是機智陰沉無比，施毒害人之時，都是使人莫測高深，九天神魔雷去惡所中的「碧玉斷腸紅」，便是石奇所施暗算的。

岳雲龍目見仇人，強自控制着沸騰激盪的心血，冷冷一笑，道：「噢，失敬，

失敬，原來兩位俱是掌轉乾坤震西天老賊貼身的左右護法，看你們此等怪相，岳某早就知道是一個人物，哼，哼！……」

岳雲龍突然臉罩寒霜，星目煞光暴閃，厲喝道：「毒君石奇你這老匹夫，還記得四年前，華山之役，暗算岳某恩師之事麼？血債血還，岳某今日定要叫你這卑鄙的奸徒，得到應有的教訓。」

那乾癟瘦小的怪老頭毒君石奇，聽得臉色微變，但瞬息即逝，代替的是一副詭譎陰毒的冷冷寒笑，道：「岳小子，你要替九天神魔雪仇，我想今生無望了，你剛才已經中了老夫的『無影之毒』：嘿嘿！七個時辰之後，毒氣發作，頓時暴斃，嘿嘿……」

語罷，他又是一陣陰氣森森的得意詭笑，像岳雲龍已眞正無救了。

岳雲龍聞言，心中不禁一涼，暗忖：「此老匹夫奇毒無雙，放毒之時，使人有鬼神莫測之感，難道自己眞中了他的『無影之毒』？……」

岳雲龍愈想愈驚，不禁暗中提聚一口眞氣，周身奇經八脈，疾速循環了一周，但覺情形都屬正常，毫無一些異樣。

毒君石奇突然一聲神秘莫測的陰森詭笑，那帶譏諷冷刺的語音，道：「人說，閻羅魔者，機智蓋代，今日一見，不過爾爾，老實告訴你吧，要施放『無影之毒』，定要那人運功剛畢，血氣返聚丹田的一剎那，才能够使人無影無形的中毒，哈哈，剛才老夫略施了一個詭計，讓你運起眞氣之後，方才放毒。」

頓一頓，繼又道：「小子！我看你還是趕快跪下叩三個響頭，求老夫等人，讓你一個好死，哈，不然，『無影之毒』，發作後的慘酷折磨，那是無人所能够忍受的，哈哈……」

岳雲龍聞言，知道自己被人暗算，但他此時不再運功求證，他這個人就是此種奇特的性格，他心裏只是暗自嘲笑着自己是這等的呆笨。

岳雲龍神態鎭靜異常，冷冰冰的語音，道：「石奇，岳某在未死之前，也要索幾條人命，結伴歸西天，我想你們四人是免不掉的。」

白旛星君聶蒼溪，面孔上透出一股陰沉的悲憤，與怨恨，狠毒的逼視着岳雲龍，道：「姓岳的，單憑那張會搖動的嘴，是沒用的，今日你已死星高照，還要如此齒利。」

岳雲龍咄咄逼人的語音，道：「白旛星君，如你看不順眼的話，就先來送死，岳某姑念你剛才已和我激鬥一次，做喪家狗之狀，搖着尾巴逃逸，會讓你死得痛快一點。」

白旛星君在當今武林，陰陽教之地位，是四人之中最高的一位，他此刻怎能忍受岳雲龍這種刁損至極的冷嘲熱諷。

他已被激得狂怒衝心，仰天發出一陣怪笑，笑聲如同猿啼鶴唳，聽來令人刺耳已極。

岳雲龍由鼻孔中輕哼了一聲，冷冷道：「是尊駕一人，或是四人一起上。」

岳雲龍話意，無意是想激起白旛星君的傲性，答應一個人火拚，着實的，他担心這四位武林頂尖的一流高手聯手合襲，如果白旛星君說出一人應戰，自己便好施辣手，先把這位武功最高的聶蒼溪擊倒，剩下三人勉強還可應付。

岳雲龍語音甫歇，那機智蓋代、詭譎無倫的毒君石奇，嘿，嘿，陰森奸笑了一陣，道：「岳小子，對付你是不必講江湖道義的，當然是四人一起上。」

「上」字剛落，毒君那瘦小的身軀，潛然飄進，雙掌微提，急擊岳雲龍上盤十二要穴，短腿齊飛，踢向岳雲龍的氣海穴道。

招式奇詭毒辣，眞是名不虛傳，出手之快，宛如雷奔電閃。

威力之鉅，更是無與倫比，勁風激蕩，風聲銳嘯，懾人心魂已極。

岳雲龍倏覺眼前一花，勁風激蕩中，自己全身要害，已經籠罩於對方的掌腿之下。

岳雲龍知道此毒魔周身是毒，發散出來的掌風，也許含蘊有奇毒，他那敢怠慢，潛於體內的「玄天冰魂」眞氣，已然由千萬毛孔，緩緩透出，右掌一提，揮出一道深沉似海的浩瀚勁氣，脚下疾然一旋，騰躍了開去。

「錚」地一聲龍吟輕嘯，青霜劍已經出鞘，原來岳雲龍又憶起青霜劍，有辟毒之效。

岳雲龍青霜劍一出鞘，那邊白旛星君又已發動，雙掌圈起一輪一輪的弧影，一道一道深沉似海的綿綿勁氣，團團疾湧而出。

岳雲龍右手青霜劍，上騰下翻，凝成圈圈層層的劍氣，仿若長虹經天，耀眼奪目，指向毒君石奇捲去。

左掌疾速的圈成圓形，一圈圈的酷氣，如宇宙中的罡風，排蕩着湧向白旛星君發出的氣勁了。

岳雲龍對付二個勁敵，已然施出了辣手，發出的掌勁，倏如巨浪排天，洶湧而出。

威勢之猛，端得裂胆驚魂，他們見岳雲龍功力是如此深厚，當下也發動凌厲攻勢，凝聚起全身功力，右掌揮動，奇詭的一圈一彈，勁氣洶湧，已如一串串綿密的珠炮，倏然，破空迎上岳雲龍那左掌的掌勁。

岳雲龍輕蔑不屑的冷哼了一聲，青霜劍芒抖轉，圈起一片密如蛛網的萬千劍氣光幕，左掌猛地向後一帶，又倏然一伸一震。

一道奇極的綿綿勁氣，已如江河倒瀉般，滔滔而出。

那越超尋常的威猛勁力，已挾排山倒海之勢，漫捲而到，分自極怪異的角度，在狹窄的空間疾出……

岳雲龍這一出手的接連三四招，一氣呵成，招式之精妙、深奧，更是傾古凌今，懾人已極。

那邊神眼羽士厲嘯天，他見別人已蜂湧而上，自己也得老着臉皮，拔出他的青鈎劍，劃起一道雄厚而緊密的青色弧光，挾着一陣隱隱呼嘯之聲，威勢非同小可，青鈎劍幻成圈圈層層劍波，翻翻滾滾，也指向岳雲龍捲來。

陰陽教四大魔頭，他們已勢必把岳雲龍格斃而後已，所以，出招有如捲雲閃電

，運掌發腿，勁力四溢，如削的銳風，在空氣中呼嘯激盪着。

岳雲龍左掌猛劈連擊，只見漫天掌影，挾着無匹勁風，有若天崩地裂，呼嘯迎向敵人氣勁。

右手青霜劍，有若一條九天矯龍般，青色的寒虹，正在伸縮不停的在電掣翻飛着。

他們到激烈之處，劍招、掌風、腿影，電光石火的一刹那，一連串施出。

有若天羅地網，挾着山崩海嘯的威勢，翻捲湧出。

周遭頓時找不出一絲空隙，尋不到任何一寸有勁力充斥的空間。

岳雲龍功力深奧怪異無倫，出手之間，便是含着生死幻滅之道，招術之奇詭毒辣、更是千變萬化，令人防不勝防。

此刻，已是五更時分，殘月疏星，秋風肅殺，這是凌晨之前，大地最黑暗的一刻。

谷中那毒沼中，搖曳升空的彩烟，微微映出一片濛濛的光華，隱約可見谷中各物。

魔嶽谷，陰風慘慘，一股腥味之氣，使人欲嘔。

這五個頂尖的武林高手，此時此刻，直鬥得天翻地覆，驚天地，泣鬼神，慘厲已極。

五人所發出的剛猛無儔的勁氣，呼轟交際，廻旋氣湧，氣勁四溢，直帶得地面的碎石，與那些慘不忍睹的斷臂殘肢，漫空飛舞。

駭人的威勢，眞是驚心動魄，凶惡之極。

驀在此刻——

谷外突傳起一陣淒厲刺耳的怪嘯，嘯聲帶着一股陰森氣息。

這嘯聲已自谷外遠方，以駭人聽聞的快速，搖曳而至，其聲之慘厲、悠長，實令人毛髮悚然，心驚胆戰。

但劇戰中的五人，並不爲此怪嘯而停止激鬥，白擔星君、毒君、病骨魔、神眼羽士，更是齊出辣招，凌厲絕倫的一陣疾攻。

岳雲龍聽此嘯聲，覺得耳熟的很，他已知道來者是誰，目前這四位絕世高手，已使自己幾乎難於抵擋，再加上來者，今朝定難保全性命。

此刻，眼見四人凌厲的辣招齊出，他不禁鋼牙頓挫，星目之中，爆出一股駭人的眸燄，口中發出一聲震撼山岳的淒厲長嘯。

左掌恍似雷電閃，化出萬千掌影，一圈一掄，倏然，疾速揮出。

這招，由四個人密如春潮的勁氣，掌影，腿山中，極奧妙的鑽入。

一片宛如萬馬奔騰，海嘯怒潮的凌空勁氣，已然隨着掌勢驟出。

緊接着，岳雲龍身軀猝然飛起，手中青霜劍，一陣圈動，光幕如山，重重疊疊，如江河倒瀉，綿綿而至。

浩蕩的劍影之中，泛出千股細如拇指，却又銳利無匹的濛濛劍氣，令人毛骨悚然，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寒噤。

這招正是「天都魅影七絕世」的第五招：「星飛虹影斷腸紅」！

岳雲龍這招「星飛虹影斷腸紅」，曾經使兩三位名震一時的奇絕高手，死傷劍下。

白擔星君、毒君、病骨魔、神眼羽士，他們四人眼見岳雲龍發出的掌勢，奇幻莫測，勁氣激蕩之中，自己所發出的眞氣，已然完全被消失無踪，一股反震之力，使他們齊各退後半步了。

此刻，眼見岳雲龍周身劍氣盤繞生輝，冷電精芒四處迸射，奇幻莫測。

神眼羽士一見劍勢，十分驚駭，他識此劍招，曾經使白鳳令旗的神壇旗令，冥陰道人喪命劍下，他不禁驚叫道：「大家速退，此劍勢厲害……」

說着，神眼羽士整個身形倏然暴射出去。

白擔星君、病骨魔、毒君聞言，緊隨着暴退。

岳雲龍心中痛恨他們，仰首一陣淒厲長笑，笑聲尖銳駭人。

他大喝一聲道：「毒君石奇，你先留下命來！」

十縷銳利的凌寒劍氣，突然，疾速射向毒君石奇。

毒君石奇見這萬縷精光迸射的劍氣，如影隨形，向自己疾速奔到，他暗道一聲：「完了！」

瘦小的軀體，詭異的奇快一閃，雙掌運出十二成的眞氣，疾速推出兩股洶湧的狂飈，生想能够保全一命。

驀在此刻——

那怪嘯聲已然奔至，「魔嶽谷」中，一條人影，恍似殞石墜落，猝然投入那片劍光中，雙掌疾速絕倫，揮出兩股幽幽勁風。

而挾着山崩地裂，剛猛無儔的勁力，也同在一時，奔向那十縷劍氣。

岳雲龍祇覺胸口劇烈一震，青霜短劍，發出的十縷劍氣，倏然一偏！

雖然是這樣，只聽一聲慘哼，鮮血噴洒中。

毒君石奇，面如死灰，蹬！蹬！蹬！一陣連退，一屁股跌坐地上，一條右臂，已然被劍氣砍成片片碎塊。

嘯聲響起，岳雲龍施出絕世的劍招，砍下毒君石奇的右臂，這一連串的動作，只不過是電光石火的一刹那間。

那種奇快的速度，眞是駭人至極！

來者，眼見自己發出的凌厲勁氣，仍然救不了毒君石奇的受傷，嘴角一翹，口中發出一聲陰氣森森的寒笑，道：「岳兄，眞是身負絕世奇功，越來越猖狂了，哈哈……」

驀然，他又發出一聯震耳的淒厲狂笑，笑聲如同鬼哭、狼嗥，難聽至極。

岳雲龍星目煞氣凜湛，冷冷道：「金環劍楊元秀，你居然也逃過了岳某掌下的修羅死域之外，可慶可賀！」

原來此人不是別人，正是金環劍楊元秀。

岳雲龍此語，顯然是在譏諷他，上次在自己的掌下，打成重傷。

金環劍楊元秀聞言，俊目中爆射出一股陰狠，怨恚之光，道：「上次多蒙岳兄成全，嘿，嘿！但是，今夜兄弟却要你的命！」

岳雲龍輕蔑不屑的由鼻孔中冷冷哼了一聲，說道：「楊元秀，你是說要以衆人之力，取在下一命，還是只有你單獨一個人？」

岳雲龍這簡單的一句話，此時此刻，實在說得妙極！

原來岳雲龍衡量目下的情勢，已經處在危險之中，當今楊元秀是陰陽教主掌轉乾坤震西天的高足，在陰陽教之地位，不亞於這位副教主，自己這句話，任是楊元秀多麽奸險、狠毒，他決不會厚着臉皮說出以衆人之力羣攻岳雲龍一人。

這句話，不禁問得這位機智超人，城府深沉的楊元秀，默默難以作答。

那邊病骨魔劉培基，嘿嘿一陣乾笑，道：「姓岳的，你屢次殺傷本教中人，縱然把你碎屍萬段，也難消胸中之恨，嘿嘿！對於你這種滔天罪惡之人，凡本教中人，人人可得而誅之的。」

岳雲龍冷哼一聲，不屑的道：「厚臉皮，恬不知恥，你乾脆就說要以卑鄙的手段對付岳某，何必說出那麽多理由！哼哼，岳某本來就是多多益善，當然全部奉陪了！」

楊元秀奸笑一聲，道：「好說！好說！岳兄這份豪氣，兄弟佩服得五體投地，嘿嘿！可惜岳兄那份豪氣，也僅可以現在放放氣而已。」

岳雲龍眞爲這種邪惡奸徒，卑鄙的行爲不恥，但他也無可奈何，只有以性命，全力的一拚了。

岳雲龍星目煞光頓湛，冷然問道：「楊元秀，你從來就是這種卑鄙、邪惡的天性，岳某已經司空見慣，但岳某有一不解之處，凌秀風兄和他師父謝一飛，不知與你有何深仇，你居然泯滅天良，以慘絕人寰的手段，對付他們。縱然他們有對你不利之處，但也要顧及凌秀風，自幼與你携手合作，肝胆相照之情，稍爲留一點情份，但你全然不顧道義，渭和禽獸又有何分別！」

岳雲龍這番話，說得入情入理，縱然是舉世邪惡之徒，也要爲之所動。

可是，金環劍楊元秀却嘿嘿一陣陰森冷笑，道：「岳兄，兄弟請問你，如一個人在對你有生命威脅之時，你是不是要採取自衛的方式，來制服他們？」

岳雲龍聽得臉色驟變，憤怒不已，厲聲喝道：「楊元秀，到底凌秀風對你是有何生命威脅，使你下此毒手？」

金環劍楊元秀嘴角泛出一絲獰笑，說道：「凌秀風兄和他的恩師及門下弟子，羣舉圍攻兄弟，搶刼碧鳳寶旗，這難道不可殺之嗎？況且凌秀風兄，已得知半面碧鳳寶旗的個中秘密，這難道又不能把他擄掠以保安全嗎？」

接着又道：「哼！凌秀風窺悉本教的極大秘密，已是無法容他，但兄弟顧念他昔日一份友情，只是使他今生今世，從此不能言語，落個殘廢終生之身，難道這又不是一份情誼使然麽？」

岳雲龍一聽此話，不禁目眦欲裂，岳雲龍本是性情中人，一生就只凌秀風一位知友，此刻，聞知拜兄已成殘廢，怎不使他悲慟欲絕。

岳雲龍略顯顫抖的語音，道：「楊元秀，你這豬狗不如的東西，你現在把他軟禁了何處？……」

金環劍楊元秀，仰首一陣哈哈狂笑，道：「岳兄，你不必如此激動，等下臨死之前，他自會和你作個最後一別，以表示兄弟對你以前的一番交誼之情。」

岳雲龍驟然一驚，暗忖道：「自已大敵當前，絕不可如此悲慟，如一有不測，定然要抱恨千古，死不瞑目。」

岳雲龍內功已臻化境，驀一斂收心神，立刻恢復常態，冷然道：「楊元秀，你縱然有了半面碧鳳寶旗，但是，另外半面碧鳳寶旗，已被岳某燒毀了，我想你那半面……」

金環劍楊元秀，目爆凶燄，截斷岳雲龍下面語言，厲聲喝問道：「岳雲龍，你把梅艷芳怎樣了？」

激動的心情，露於言表。

岳雲龍不禁悚然一震，暗忖道：「楊元秀這種陰沉歹毒之人，怎麽也爲着梅艷芳之生死而着急……」

原來，金環劍楊元秀，早已爲梅艷芳那種艷麗所迷，暗暗傾戀着她，所以，岳雲龍一說出另半面碧鳳寶旗，才會有這種激動之情緒。

岳雲龍是舉世聰明之人，一想即透，立刻臉罩寒霜，毫無一絲表情，冷漠，寡情地道：「白鳳令旗嗎？哼！像那種人，岳某當然不會放過她，老實告訴你吧，她早已喪命在岳某無情的寶劍下……」

金環劍楊元秀聞言，恍似一聲晴天霹靂，當頭擊下，他幾乎昏死過去。

岳雲龍又暗忖道：「這人面獸，居然也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唉！這情字眞是太微妙了！」

白擔星君聶蒼溪，嘿嘿一陣陰森厲笑，道：「姓岳的，你此言難道是眞的嗎？嘿嘿！你的話，騙得別人，却不能騙我，聶某眼看你對那小妮子，無恥的頻送秋波，百般勾引……」

岳雲龍星目暴出一股懾人心魂的寒光，厲聲喝道：「白擔星君，給我住嘴，你不要含血噴人，哼！岳雲龍決沒有憐花惜玉之心！」

岳雲龍爲着要使梅艷芳暫時能安全避難，不得不如此冷酷無情，強自說出此番語言。

白擔星君聽得，也不禁暗自一驚，道：「此人以冷酷無情，鐵面冰心出名，也許梅艷芳眞的已慘死他的劍下。」

金環劍楊元秀，滿臉怨毒之色，恨聲道：「岳雲龍，你慘殺楊某愛人，那麽楊某以其人之術，返治其人之身，等下面當折磨凌秀風給你看，哈哈！……」

金環劍楊元秀突然仰面一陣瘋狂的長笑，笑聲淒厲刺耳，充滿着一股悲愴，憤怒之色。

顯然，他聽到梅艷芳慘死的消息，已然悲慟欲狂。

岳雲龍聽得楊元秀自說梅艷芳是他愛人，心生一股難受的滋味，他本想當面罵他，道：「夜郎自大，恬不知恥，自己單戀，還說別個是自己愛人！」

但岳雲龍並沒有這樣說，因爲，生怕露出馬脚，影響梅艷芳的安全，只得冷哼了一聲。

金環劍楊元秀笑聲一斂，「錚！」地一聲輕響……

金環劍楊元秀立刻圈起一道精芒如電的濛濛劍氣，挾着「嘶！嘶！」破空風聲，直向岳雲龍襲至。

楊元秀急怒之中，一出手就是辣招，劍光盤繞，如浩蕩江河，縱橫無際，又好似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岳雲龍見勢，不敢怠慢，身軀微挫，飄忽的怪閃開去，因爲他深知楊元秀之功力，在當今武林中，是首屈一指的頂尖高手。

楊元秀見一招落空，手中金環劍一盤轉，劍身金環叮噹作響，爆出一片神采奪目的金光，挾帶着勁氣銳嘯之聲，又驟然奔至。

岳雲龍脚剛沾地，凌空劍風又已射至，不禁微凜，脚下倏忽施出「星象迷踪身法」，又奇詭怪異的飄閃開去。

楊元秀脚下也是急速旋着，怒吼一聲，金環劍一抖一震，劍光突盛，劍氣帶起嘶嘶尖厲銳嘯，交叉而至。

來勢之快，的是千古罕見。

岳雲龍長嘯一聲，直劃雲空，宛如龍吟虎嘯，淒厲悲壯，其聲凝震山谷，四週廻音，嗡然不絕。

緊隨着，青霜短劍，突爆出一片凌寒光華，投入楊元秀發出的劍氣之中。

祇聞一陣嘶！嘶！劍氣碰擊，廻旋風聲驟響間……

兩道精芒奪目的劍光，立刻絞結在一起。

兩人俱是當今的奇絕高手，又是勢不兩立的仇人，一出手當然都是傾絕古今，凌厲辣招。

劍光密如春潮，風狂勢疾，罡氣洶湧，令人窒息。

岳雲龍冷哼一聲，立刻採取主動，青霜劍急快的一顫，點點星芒流湧，倏然指向楊元秀右肩「天門」、「巨骨」、「肩井」、「臂臑」各穴！

劍式奇詭怪異，一招襲擊四處空道，眞是駭人聽聞。

楊元秀身負數家精萃武技，祇見他脚下急快一旋，旋出精奧異常的「移形換位」身法，迅捷的避過此一招。

金環劍揮搖之間，金光閃耀，連環三絕招：「風雨飄飄」、「風雲變幻」、「風號雲舞」！

三招相繼出手，威力駭人，空氣激蕩，劍氣森寒，端的毒辣無比。

岳雲龍見勢，知道這三絕招，曾經使自己敗過。

當下那敢怠慢，右手青霜劍舞起條條精光，有若蛛網密佈，層層不絕的形成一堵精芒迸射的光牆。

楊元秀三絕招遞至半途，突猛地變招，金環劍往後一撤，脚下半旋，「嗤」地一聲輕響，金環劍輕飄已極，當胸點擊過去。

楊元秀點出的這一劍，正是少林劍譜中不傳劍術奇學。看似平淡無奇，輕飄飄地毫無半點勁力。

實則，這一劍攻擊之中，暗藏三式殺着，而且凌厲至極，力可穿鐵。

「嗤！」的一聲，金環劍直穿過岳雲龍那片護身劍幕。

一道精芒，倏然爆散開來，分襲岳雲龍上身十二要穴。

招式的凌厲變化，奇幻莫測，奧妙絕倫。

岳雲龍臉色微變，星目放光，冷叱一聲。

青霜劍芒，也急速顫出萬千寒星，迎向楊元秀劍勢。

楊元秀輕笑一聲，道：「看！第二變化：『烟浪浩渺』！」

他脚下仍然不動，金環劍突然一沉，以極怪異的傾斜角度，反刺向岳雲龍的「愈府」、「彧中」咽喉二穴。

這招變化，出奇異常，凌厲毒辣，使人防不勝防。

此時雙方距離又近，速度又奇快無比，眼見那條金光就要射中……

岳雲龍劍眉雙揚，右手後抽冷虹劍，上部已然疾速躲過此式，冷虹短劍，猛削金環劍。

楊元秀冷冷一笑，道：「第三招變化：『劍下游魂』！」

金環劍劃了一個半圓弧，一股森寒劍氣，猝然攔腰襲到。

這式變化，更是妙至毫巔，都是從鬼魅難測的角度，鑽了進來。

岳雲龍幾次都被他搶制先機，劍眉倏然上豎，冷哼一聲，青霜劍芒，若似一道靈蛇，一盤一轉，「叮！叮！」一陣輕響，楊元秀第三招變化劍式，立被消去。

岳雲龍已被激得盛怒異常，劍勢陡轉，辣招陡出。

劍勢如流星劃空，搖曳之中，晶瑩奪目。

此招正是「天都魅踪七劍式」第一招：「殘虹飛魂飄天涯」。

森森的劍氣，帶着嘶嘶破空之聲，那懾人的精光，奇速絕倫，使人莫測劍式，指襲那方向。

金環劍楊元秀，見自己之變化，無法奏功，一怔之下，岳雲龍這招奇詭絕倫的劍式，已然施出。

大駭之下，脚下猛然施出「移形換位」絕奧身法，飄閃開去。

金環劍綿綿透出一股勁氣，圈成重重疊疊劍牆，生想擋住此擊。

要知岳雲龍這套「天都魅踪七劍式」，乃是西藏密宗天佛經上不傳之秘，攬合星象變幻之機能、奧妙異常。

若不識得此劍式奧妙者，任是武功多強，也難免要受傷。

「嘶！」的一聲輕響，楊元秀左衣袖，已被劍氣削下一大片。

楊元秀眞駭得俊臉色變，冷汗浹背直流。

雖是這樣，岳雲龍也暗駭楊元秀武功之高絕，他抱劍一立，冷冰冰的語音道：「楊元秀，你是能够避過岳某劍式的第二人！」

語氣冰冷，略帶一股狂傲，誇大的語氣，其實，他說得並不錯，這招「殘虹飛魂飄天涯」，就只有僵屍魔僧躲過一次。

金環劍楊元秀，驚魂甫定，嘿嘿一陣陰森獰笑，道：「岳雲龍，休得猖狂，等下叫你……」

岳雲龍輕蔑的輕哼一聲，冷然道：「楊元秀，你有何絕學，儘管施展開來，岳某技不如人，死在你劍下，决不皺眉，哼！你們此羣奸徒，大概又要羣攻了！」

原來此時，白旛星君、病骨魔、神眼羽士，都揚眉怒目，緩緩向岳雲龍逼來。

金環劍楊元秀一聲奸笑，道：「好說！好說，難道閻羅魔者，也怕羣攻嗎？」

岳雲龍臉上肌肉，一陣怨毒的抽搐，怒道：「楊元秀，廢話少說，凌秀風兄，現在還不帶來？」

楊元秀俊臉上掠過一絲狠毒的獰笑，道：「現在不是已到谷邊了。」

岳雲龍星目迅速的瞥掃過去，那有半個鬼影。

驀在此刻——

楊元秀獰聲一陣冷笑，手中金環劍，猝然施出毒手，劍身顫抖間，千條寒光，一片勁寒劍氣，挾着風雷聲響，已罩住了岳雲龍四面八方。

岳雲龍怒哼一聲，厲喝道：「卑鄙，狡猾奸徒，岳某今日定叫你難逃一命！」

說着，岳雲龍手中青霜劍，以眩人耀目速度，挾帶一片深沉如海，綿綿劍氣，迎了上去。

楊元秀冷然一笑，譏諷道：「岳雲龍，多虧你是位猖狂已久的人物，眼光如此呆鈍，現在不是已進入了谷口？嘿嘿，等會定給你看看他的慘狀。」

岳雲龍星目倏閃，果然谷中出現了四位彪形大漢，担架上橫躺着一位衣衫碎裂、蓬髮垢面的人。

楊元秀一面搶攻，一面說道：「劉培前輩，你過去使他吃一點苦頭。」

岳雲龍目見凌秀風如此慘象，心中一陣激動，心神微分。

這時，楊元秀厲叱一聲，腕中金環劍，舞成圈圈銀光，上下翻飛，宛如龍翔鳳舞，罡風凜烈，猶如怒濤奔雷，逼得岳雲龍連連後退。

此刻，白旛星君一聲怪笑揚起——雙掌一錯，身形晃似閃電般，欺進過來。

招式驟出，恍似狂風暴雨，掌山腿影，也連連擊向岳雲龍。

岳雲龍見白旛星君掌山腿影，有若天羅地網，挾着山崩海嘯的威勢湧到。

悶哼一聲，岳雲龍又被逼退數步。

神眼羽士厲嘯天，手中青鈎劍一掄，舞起一片青光，如行雲閃電，挾着一片凌厲呼嘯，也是指向岳雲龍週身要害。

這三位奇絕高手，一連串的猛攻上去，凶惡之勢，確是駭人已極。

岳雲龍剛才一失神，被他們搶盡了先機，縱然是身負蓋世武功，但也無法施展出來，直被逼得連連倒退，岌岌可危。

岳雲龍緊咬鋼牙，左掌連續拍出一道浩瀚勁氣。

手中青霜短劍，又施出「天都魅踪七絕劍」第五招：「星飛虹影斷腸紅」！

周身劍氣盤繞生輝，冷電精芒，四處迸射，奇幻莫測。

浩蕩劍影之中，泛出十股細如拇指，却又銳利無匹的濛濛劍氣，奇快絕倫，分襲三人。

楊元秀、神眼羽士、白旛星君、俱知此劍式的厲害。

就在劍勢陡起的當兒，他們已經各自飄閃開去，十股劍氣，又落於無功，但岳雲龍却扳回劣勢。

他清嘯一聲，青霜劍蕩起呼呼風聲，又盤捲奔向各人。

勁疾銳嘯，使地上激起無數灰塵，端的懾人已極。

驀在此刻，谷中響起一聲淒厲刺耳的慘叫……

岳雲龍舉目瞥去，病骨魔此刻正扣着凌秀風的脈門，這聲使人不忍卒聽的慘叫，正是發自凌秀風的口裏。

岳雲龍急得氣血上湧，頭目一陣昏眩，劍式、掌勁立刻消減一半。

好個城府深沉的楊元秀，揪得時機，大喝一聲。

絕招陡出，以最快捷的速度，右手驟然彈出一絲幽幽陰勁。

右手金環劍，化成萬千劍影，狂風暴雨般，迎頭直向岳雲龍罩下。

掌劍齊出不差分毫，凌厲毒辣已極。

白旛星君聶蒼溪，也隨之發動。

神眼羽士厲嘯天，更不敢怠慢，身子一矮，青鈎劍恍似山洪怒嘯，攻向岳雲龍的下盤。

這一來，岳雲龍周身上下，四面八方，無一不是敵方凌厲毒辣的勁氣充塞。

一聲悶哼響起，岳雲龍左肩口，右脚，已被楊元秀、神眼羽士，各劃破一道血痕，鮮血涔涔流了出來。

岳雲龍慄然一驚，疾忖道：「啊！自己怎麽這樣糊塗、緊要關頭，如此衝動，定會喪命魔獄谷中，師仇，父仇，還有二位……」

岳雲龍耳聽連連的慘叫聲，但此時此刻，他只有充耳未聞，强定心神，專心對付這些的頑敵。岳雲龍內功深厚，一凝神靜氣下來，綿綿使出劍式，川流不息，勁氣恍如銅牆鐵壁，層層叠叠，嚴密凌厲，使人無懈可擊。

縱然，楊元秀、厲嘯天、聶蒼溪，是絕世的頂尖高手，但一時也無可奈何。

只見一條青色飛虹，上下翻飛，時而變成千萬度青光，時而幻如劍山巨濤，罡氣凜烈，四五丈內充滿迴旋的森森勁氣。

這場爭鬥，眞是懾人已極，百年來武林罕得一見的慘酷肉搏。

戰得驚心動魄，勁氣旋風如雷，飛沙走石，天昏地暗。

此刻，已是麗日當中，四人各交換了一千餘招。

這是岳雲龍下山以來，碰到的第二次慘烈拚鬥。

第一次就是和天龍帮主慘搏一千餘招，負傷而逃。

岳雲龍雖然可以本身眞氣，於激鬥中川流不息的更換，使其無窮無盡，若似大海中的波濤。

但是，一整夜酣鬥，任是鐵打的人，也感到吃不消。

岳龍雲面色凝重，神色湛然，出手招式，威猛無倫，急攻硬打，完全是一派進手的凌厲招式。

楊元秀，白旛星君，神眼羽士，各人臉色赤紅，微微發出氣喘的聲音，滿面汗珠，滾滾而下，顯然他們已用盡了所有的

勁力。

漸漸地，抵擋不住這位閻羅魔者牛勁般的功力……。

驀地——

那在旁邊觀戰的毒君石奇，厲聲叫道：「楊少爺，你們盡力搶攻呀，這傢伙所中的『無影之毒』，快要發作了，絕不能讓他逃出重圍。」

語音甫歇，那邊病骨魔劉培基，長臂揮舞，鬼爪如電，也奔向岳雲龍的全身要害。

他這一加入戰團，立制挽回了他們三人的劣勢——

岳雲龍眞要命了，他此刻已覺丹田深處，有股奇異的氣流，猛然竄入上奇經八脈，週身毫無不適的感覺，甚至於還好像胸中眞氣愈感充沛。

雖然是這樣，岳雲龍却被毒君石奇這種先聲奪人的威勢嚇住了，他眞的以為自己所中的「無影之毒」，看來漸漸地要發作了。

這下眞使這個生性倔強、堅毅的岳雲龍冷汗浹背直流，他心中暗忖道：「自己若要死，也要帶着凌秀風兄，跑得遠遠的才能够死去，絕對不要被這羣惡賊奸徒所擒……」

於是，岳雲龍招式更加凌厲，左掌，右劍，恍似一個兇煞之神，左右縱橫，一道道勁氣，綿綿不絕的揮出。

右手青霜劍，恍似一條飛天白虹，劍氣萬千，森寒的劍氣，絲，絲，疾響，充塞着五六丈的週遭空間。這種威勢，端的裂胆驚魂，威猛懾人。

岳雲龍功力突然劇增，他們四人眞感莫名其妙。

因此，四人的攻勢也同樣凌厲、狠辣，宛如決堤洪水，凶惡懾人已極。

岳雲龍長髮已披散，面容赤紅，配合着架滿混身的斑斑血跡，形狀凄厲，眞要嚇死人！

驀地——一聲凄厲長嘯，嘯聲高昂冗長，挾帶着一股凄涼，仇怨，悲愴……

嘯聲剛起，岳雲龍身軀猝然飛起，臨空盤旋三迴，絕魂掌挾帶着「玄天冰魂」眞氣，已猝然發出。

左掌幻起千百掌影，層層疊疊，招式怪異凌厲。

宛如狂風暴雨，威勢奪人魂魄！

楊元秀、白擔星君、神眼羽士、病骨魔四人，祇覺一股觸肌似割、冰寒窒息無形的罡氣，眞似山崩地裂，由高空直罩下來。

他們各自一驚，全然凝聚本身功力，迎擊上去。

有如山崩海嘯，雄勁無倫的勁氣，頃刻接觸在一起……

「波」！的一聲大響，勁氣激蕩，銳嘯疾響間……

楊元秀、白擔星君、神眼羽士、病骨魔、人影驟閃間，他們各被一股莫名其妙的眞氣，推出了一丈開外，胸中氣血不停翻湧……

岳雲龍祇覺掌力互擊間的刹那，心胸氣血也一陣洶湧，不由自主的吐出一口鮮血、那身子懸空連翻了三個觔斗。

但倔強的他，神智仍然清醒……

他手中青霜劍，化作一道青虹，身劍合一，直向那站在旁邊觀戰的毒君石奇射去！

毒君石奇做夢也沒想到，岳雲龍中了自己的「無影之毒」，還有此蓋世功力，而他遭受重創之時，還突下辣手，取自己的性命。

當他警覺之時，一道神采奪目的青虹，挾着冰寒的銳利劍氣，已如星飛殞石，疾射眼前，他陡地驚駭之下，猛地暴退出去。但為時已經太晚了，祇聽一聲響徹雲空的慘嗥！

血花飛洒間，一個縱橫江湖武林一世的萬毒之尊，全身被一道青色劍氣，絞成七八截，一命歸天。

岳雲龍殺了毒君，一聲驚心動魄狂笑響起，仍然是身劍合一，直向十丈開外的四個彪形大漢射去。

那些彪形大漢，簡直分不出那是一道劍光，抑或是一片青虹。

接着——傳起幾聲慘叫悲號之聲，四個彪形大漢，都做「無頭之鬼。

四顆頭顱，飛出老遠，鮮血迸出、慘不忍睹。

此種殺人手法，眞是要駭死人。

岳雲龍舉手殺了四個彪形大漢，左手一撈，抱起凌秀風……

一聲厲嘯響起，岳雲龍身形又猝然飛起，彷若巨鳥翔空，又似九天矯龍，已然飛出谷外。

岳雲龍殺人、救人，這一連串的動作，只不過是電光石火的刹那！

楊元秀、白擔星君、神眼羽士、病骨魔，他們各自一怔之間，岳雲龍已挾帶着凌秀風，鴻飛冥冥。

岳雲龍憑着一口眞氣，展開那蓋古凌今的奇絕輕功，一連翻過十數座峯嶺，才慢慢的停止身形。

岳雲龍把懷中的凌秀風，才敢放在地上……

只見這位昔日生龍活虎般的凌秀風，幾乎變得不成人樣，滿身傷痕涔涔流出腥臭的黃水，形狀慘厲已極。

此刻，祇見他緊閉一雙虎目，面如金紙，像是昏死過去。

岳雲龍附耳在他的胸前，靜靜聽了一陣，一張金紙般的臉色，逐漸變成青白之色，他不禁凄涼的長嘆一聲，星目潸然淚下。

岳雲龍憤怒的情緒，充塞整個胸間，因為他知道凌秀風已是離死不遠的人了。

岳雲龍仰頭望着天上幾片浮動的白雲，腦際裏，又泛起了那一連串的慘幕，暗嘆：唉蒼天呀！你為什麽對我都是這樣慘酷的呀……

岳雲龍凝神一會，又是輕輕嘆息一聲，道：「我現在運一口眞元精氣，先把他弄醒過來再說。」

岳雲龍暗中運集本身眞氣，緩緩俯下身子，不避血污腥臭，口對口，一股熱流，緩緩注入凌秀風的口中。

凌秀風得岳雲龍以本身眞氣相助，果然清醒過來。

他慢慢的睜開眼睛，一眼見到岳雲龍，馬上閉上，又倏地睜開來凝視着他，似是不相信自己眼前這人，就是他的摯友岳

雲龍。

岳雲龍輕聲道：「凌兄，是我，是我岳雲龍呀，你看清了沒有？」

凌秀風那雙渙散的眼光，流出一點極喜悅的淚光，嘴角間掀起了一絲笑意，一挺身想掙扎起來，那知他全身毫無氣力，竟是無法掙扎起來。

岳雲龍俊臉含笑，忙道：「凌兄，你靜靜的躺着，不要移動，現在你全身元氣已經耗損殆盡，又被人慘下毒手，已不能再說話了，是不？」

凌秀風虎目中含蘊一片淚光，有氣無力的點點頭。

岳雲龍知道凌秀風此刻的慘痛是難以言表的，他不但雙手筋脈已被挑斷，而且足襯筋脈也已挑斷，一身功力可以說是全部毀滅了，變成一個殘廢的人物。

一個曾經叱咤江湖的豪傑，此刻已變成為殘廢的人，這種內心的痛苦，是比死還要難過的。

岳雲龍愈想愈恨，他深惡痛絕奸人是如此的慘酷，歹毒，眞是比豬狗不如的禽獸。把自己同患難的友人，害得如此地慘狀。

岳雲龍星目含淚，恨聲的說道：「凌兄，我絕對替你報仇，我定要殺盡這羣惡徒！」

岳雲龍虎目中，露光一絲感激的淚光，那是眞誠的，出自肺腑的。

岳雲龍見凌秀風被自己內腑的元氣引接，便能够轉醒過來，立時又暗中運集眞氣……。

他知道，如果不及時打通他奇經八脈瘀滯的血氣，在一刻工夫之後，他又將暈死過去。

打通經脈縱然不能把他內傷完全療治好，但總可以使他在世上多苟延幾天。

岳雲龍悽傷地說道：「凌兄，你已被人用極陰毒的功夫：傷了五臟六腑，奇經八脈，我現在要用本身的眞氣，先打通你奇經八脈中阻滯血氣。」

凌秀風那凄厲的臉上，露出一絲苦笑，輕微的搖搖頭。

那意思是說：「我的內傷是無法療好的，索性不必徒然耗損眞元了。」

岳雲龍會意，他星目含淚，凄然道：「凌兄，雖然我不能使你傷勢完全恢復，但也可以使你和我相處久些，說不定，在這短短幾日中，我可以尋着救你的奇珍靈藥，難道你忍心就此和兄弟永別而去，而且，兄弟還有話問你？」

凌秀風虎目淚水，順頰滾滾而下，由他那脆弱的眼光中，可以意識到，我何嘗不希望和兄弟多相處一些時日，但這是命運，死神的魔爪，已將我們分得遙遙的，啊！只恨我有許多秘密，不能告訴兄弟死不瞑目。

岳雲龍無暇再說話，右腕虛空連揚，指風震得凌秀風破碎衣衫，不停的波動。

但見岳雲龍臉如紅棗，隱隱泛出一縷縷如烟似霧的白氣，呼吸顯得急促異常，足足有一盞熱茶工夫，他才停手，輕聲凄厲，嘆道：「凌兄，現在你奇經八脈，全身機能，已然恢復。唉！但兄弟也可能不久於人世了……。」

凌秀風一挺身坐了起來，口中啞啞咕咕的響着，但沒發出語音，他像是要問岳雲龍，怎麽也不會長久於人世，是不耗損眞元過甚？但臉上露出一絲不安、愧疚之色，痛恨自己內傷連累了他。

岳雲龍輕聲，道：「凌兄，不是兄弟替你療傷而使自己眞氣不斷，而是兄弟剛才中了毒君的『無影之毒』，可能要慢慢發作起來了。」

原來岳雲龍剛才在運功的時候，祇覺自己丹田深處，又透出一股火熱的氣流，若似海中波濤般，強透入奇經八脈中，全身如焚，奇熱無比。

驀地——一道靈光疾速掠過腦際……

岳雲龍自語道：「難道我沒有中毒嗎？這股氣流，不是極像以前常常發生的那股奇異氣流？而且，『無影之毒』，是如何的劇烈，自己怎能忍受這樣久，還沒有發作死去。」

恩師不是說，他所中的「碧玉斷腸紅」劇毒，只要有青霜短劍，便能解奇毒，對！對！一定是此柄寶劍，有萬毒不侵之效！

岳雲龍猜得不錯，正是青霜劍有辟邪、辟毒之效，才使他沒有中了毒君的「無影之毒」，不然，任岳雲龍武功蓋世，十條性命也要保不住了。

凌秀風聞聽岳雲龍之自語，已然知道他沒中毒，內心不禁一寬，臉上露出一絲安詳的微笑了。

岳雲龍的俊臉上，閃出生命的光輝，輕聲問道：「凌兄，你現在輕鬆了一點了麽？」

凌秀風微笑着點點頭，臉上露出一絲感激之色。

岳雲龍朗聲道：「凌兄，你不要這樣，我們是患難之交！兄弟無能力保護凌兄安全，而使你落得如此慘況！心中內疚，也難以抑制。」

岳雲龍朗聲道：「凌兄，你不要這樣，我們是患難之交，兄弟無能力保護凌兄安全，而使你落得如此慘況，心中內疚，也難以抑制。」

岳雲龍說着，由身上取出一塊瑩綠碧玉，凄聲嘆道：「凌兄，你恩師謝前輩已經成佛了，這塊碧玉，是你們華山派歷代掌門的信物，你收起來吧！」

凌秀風聞此惡耗，面色慘白，肌肉一陣陣抽搐，淚如雨下。

岳雲龍輕聲勸道：「凌兄！人死不能復生，你不要太傷心，兄弟不辭風霜勞苦，絕對要找出一件絕世奇珍靈藥，來使凌兄武功恢復，親自報此血海深仇。」

凌秀風本是一位金剛鐵打的漢子，深知感情不在表面，而在內心，因此，他很快收斂了淚光，暗中咬牙切齒，只要自己能够有恢復武功一天，定要把這羣邪惡卑賤奸徒，碎屍萬段。

岳雲龍見他滿臉露出仇恨之光，不禁暗暗嘆息了一聲，凌秀風今生要親自手刃仇人，希望的確太渺茫了。

岳雲龍在二次運功替凌秀風療傷之時，知道他全身元氣消耗已盡，若不是暫時打通他停滯氣血，决難支持過夕陽下山的時候。

何況，凌秀風在重傷之後，又遭人暗下毒手，用陰歹無比的內家功夫，傷了他

體內脈穴，岳雲龍雖然查出他的脈穴，遭人暗算，但却無法找出對方用的什麼功夫，甚且，凌秀風像也似吃下一種奇藥，促使他不能言語。

即使自己不惜拚耗元氣，每隔二十四個時辰，打通他奇經八脈一次，但也絕不能阻止住他體內創傷脈穴的惡化。他的生命不過多延長幾天，而且在這多延長壽命的幾日之中，每一日還有半日在昏迷的狀態中。

所以，凌秀風的生命，除非有奇蹟出現，以絕世奇狂靈藥相助，消除內脈的重創，並解除藥毒，使他能夠說話，否則，絕對難再活過七晝夜。

岳雲龍想至此處，不禁黯然淚下，悲慟異常。

凌秀風目見岳雲龍默默不語，俊臉變化無常，他那裏不知岳雲龍在為自己離別人世而慘痛呢。

凌秀風此刻內心有一點安慰的，就是岳雲龍對待他的這樣深厚友誼，這是他九泉之下，也是永渝不忘的。

他眞想說出肺腑中的感激之言，但苦於無法自語，想要以手腿寫字來表達，但手脚也是不能動彈。

啊！天呀，為什麼對待他如此慘酷。

他現在所能夠做到的，只有用那雙神光渙散的眼睛，來表達自己的心聲。

岳雲龍開聲問道：「凌兄，楊元秀那狠辣傢伙，說你已得知半面碧鳳寶旗的秘密，是否？」

凌秀風虎目射出一道淒涼的之光，輕微的點點頭。

岳雲龍發出一聲淒涼的長嘆，道：「可惜，凌兄現在不能說出那秘密，不然，兄弟這裏也有白鳳令旗主的半面碧鳳寶旗的秘密，接合起來，便可去尋那本碧鳳秘笈，可能由其中所記載之奇學，尋出救你之方法。」

「唉！」他又發出一聲悽涼的長嘆。

驀在此刻——

岳雲龍突覺身後，飄來一縷極細微的風聲。

岳雲龍立刻察覺來者武功之高強，非比尋常，臉色驟變，他機警迅速的斜旋過去，星目暴射出一股寒湛的眸燄，瞥掃出去。

不知何時，離自己三丈外的一顆蒼松樹影下，佇立一位華貴的半老徐娘，面目姣麗，肌膚似雪，並不顯得老態龍鍾之狀，眞是風韻猶存。

由她那雙神光湛湛的鳳目，不怒自威，使人有不敢侵犯之威凜。

此刻，他見岳雲龍這樣機警，轉過身來的速度，沒有半絲皺紋的艷麗臉上，立刻泛出一絲訝色。

岳雲龍一見來者、能夠逼離自己三丈遠近，才被發覺，這種絕高之輕功，舉世之中，難尋出幾人，所以，岳雲龍因此猜想出此美娘可能就是？……

他內心暗暗着急，以自己之武功，要勝此人，可能還差一段距離．何況剛才又耗損了一些功力，若她非制自己於死地，今天大概很難逃過。

半老徐娘面罩寒霜，冷冰冰的語音，道：「你就是人稱閻羅魔者岳雲龍嗎？」

語音雖然冰寒，但却清脆美妙已極，使人萬想不到，這是一位半老徐娘所發出的聲音來。

岳雲龍也是臉罩寒霜，絲毫沒有懼意，冷然的說道：「在下正是閻羅魔者岳雲龍。」

「敢問尊駕，便是名噪天下武林的，冷雲仙子姬白鳳麼？」

冷雲仙子姬白鳳萬沒有想到，岳雲龍比自己還要冷，她不禁一聲清越已極，美妙婉轉的嬌笑起來，笑聲眞有種勾魂懾魄之力。

岳雲龍眞被她那種迷人的笑聲，心胸氣血微微震動。

驀地——冷雲仙子姬白鳳，笑聲倏歛，面若寒冰，身軀順着一陣輕風，凌虛御空還輕輕飄來。

冷雲仙子姬白鳳，在離岳雲龍一丈處落下，清冷的語音，道：「岳雲龍，你已知老娘是誰？還不跪下受死。」

語音狂傲已極。

岳雲龍劍眉倏揚，由鼻孔中輕哼了一聲，不屑的對她道：「岳某絕不是那種賤骨頭，隨便阿諛人家，對於妳這種人物那更是休想、縱然是死，也不會向妳求情乞饒。」

岳雲龍天性倔強，堅毅的性格，在此番言語之中，表露無遺。

冷雲仙子姬白鳳，堂堂一位名震天下六十餘年的女魔頭，她萬想不到，還會有人敢出言頂撞她，她嬌臉微變，但瞬息即逝，冷冷一笑，道：「有魄力，有魄力，無怪劣徒也被你迷住了。」

岳雲龍臉色不變，一聲冷入骨髓的寒笑，冷酷的語音，道：「妳說白鳳令旗主嗎？哼，老實告訴妳，她在昨夜，已喪命在我的無情劍下。」

冷雲仙子姬白鳳，姣臉驟變，驚聲道：「岳雲龍，你說什麼？」

顯然，她決不相信，自己的愛徒梅艷芳，如此艷麗迷人的少女、居然有人會忍心殺她。

岳雲龍淡淡一笑，道：「怎麼，妳沒聽清楚嗎！白鳳令旗主梅艷芳，早在昨夜，已在岳某的青霜劍下遊魂了，聽清楚了沒有？」

岳雲龍語氣冰冷，表面上決沒露出半點虛偽之色，他知道目前這位蓋代的女魔頭，眼光如何的銳利，若不說得斬釘截鐵，定會露出馬脚。

冷雲仙子姬白鳳，此刻內心的驚駭，眞是難以形容、她竟然仰首望着天空浮雲，默默不語。

岳雲龍星目一瞬不瞬的凝視着這位女魔頭，聽聞梅艷芳死信之時，會產生如何的神態，但岳雲龍失敗了，冷雲仙子姬白鳳之臉色毫無一絲異樣的表情。

倏地——冷雲仙子姬白鳳暴射出一股銳利無比的奇異寒光，冷冷道：「人說，閻羅魔者，冷面冰心，眞是所傳不虛，你殺了我愛徒，未免太殘忍了一點，老實告訴你……她——」

姬白鳳本想說出她為着愛你，不惜逆師殘殺同門，但語音到口，忽覺不安，自己是天下武林中，地位最高的前輩，自己愛徒叛師之恥，怎可說給別人知道。

岳雲龍輕蔑不屑的一陣冷笑，道：「梅艷芳，她那卑賤邪惡的行為，縱然是如何嬌艷迷人，但在岳某眼裏，無異是天下最賤的女人。」

冷雲仙子姬白鳳冷叱一聲，道：「給我住嘴，她之事不談，那半面碧鳳寶旗、是不是被你搶去了？」

岳雲龍冷冷一笑，道：「那半面碧鳳寶旗，已被在下燒毀了。」

岳雲龍的話，說來輕鬆已極，乾淨俐落。

冷雲仙子姬白鳳射出一股冷毒的寒光，冷然說道：「岳雲龍，你殺我愛徒，又屢次侵犯本門，燒毀本門秘寶，這一連串的大罪，你要選擇怎樣的死去，快的說出來。」

岳雲龍輕笑一聲，冷冷說道：「若是有本領的話，岳某怎樣死法，就由妳選定吧！」

冷雲仙子實在被岳雲龍這種超異常人的奇特性格所懾，冷笑道：「岳雲龍，像你這樣倔強的天性，老娘敬佩異常，好吧！老娘破天荒開一個例，如你今天能夠在我手下走過一百招，老娘在十五日之內，絕不為難你，十五日之後，碰面之時，格殺勿論。」

岳雲龍聽得暗自心喜，他想不到冷雲仙子這種殘酷異常的女魔頭，會對自己如此寬容，以目前的功力，自忖還可硬接她百招。

岳雲龍腦際算着，但却不露出外表，臉色冰寒，冷冷道：「好，恭敬不如從命，岳某碰一碰運氣了。」

冷雲仙子冷哼一聲，冷然道：「不要太自信，大概你接不了老娘五十招，便要喪命掌下。」

岳雲龍冷傲一笑，說道：「岳某也破個例，絕對以雙掌接你百招，不靠青霜短劍。」

冷雲仙子她深知岳雲龍功力高強，但也懷疑他年紀輕輕，武功頂多不會高出自己愛徒太遠，百招之下，定能取他性命。

冷雲仙子姬白鳳一陣冷笑，道：「好，你自願縮短性命，那就怪不得老娘手辣了。」

岳雲龍突然急聲道：「慢點！慢點發招。」

說着，岳雲龍微微俯下身子，抱起凌秀風躍出十丈開外，輕聲道：「凌兄，兄弟和這女魔頭拚個百招後，我們才去找一處棲身之所。」

凌秀風虎目中，露出一股不安的神色，原來岳雲龍和冷雲仙子之對答，他都已聽清楚，冷雲仙子是當今武林裏頭碩果僅存的異人，他生怕岳雲龍會遭有不測。

岳雲龍自信的語音，道：「凌兄勿懼，兄弟自忖還可勉強接下百招。」

語畢，岳雲龍飄忽一閃，恍若閃電般，已飄至原地，立刻凝神靜氣，抱元守一，靜若岳峙，蓄勢待敵。

冷雲仙子一見岳雲龍威凜凝重之神態，不禁暗自點頭，忖道：「此年靑人眞不愧蓋世奇才。」

驀地——

冷雲仙子清叱道：「看，這是第一招：『水逘落花』！」

她那雪玉的手掌，輕輕一揚，一道掌風，呼轟巨響中，又跟着起了一串密如爆竹的聲响，震動四溢的勁風，突然爆散開來。

那股四散的勁氣，像似一面巨大的漁網，直向岳雲龍全身罩來。

岳雲龍目見冷雲仙子這樣輕描淡寫的一擊，便有如此凌厲的威勢，心中大駭，輕哼一聲，右掌也倏然一彈一震。

就在這彈震之間，岳雲龍右手五個指尖，已透出五股尖銳的絲絲勁氣，疾如閃電，猛然穿過那片掌勁，直襲向冷雲仙子身上五處要害。

高手過招，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冷雲仙子目見那五股銳利指風，輕易穿過自己發出的勁氣，心中一驚，喝一聲道：「施得妙極，着！第二招：『蟾風入袂』！」

她那瑩玉的右掌，倏然，五指箕張，一伸一縮，那本已四散的眞氣，突然合過來，「波！」的一聲輕響，岳雲龍那五股銳利指風，立被消散。

緊隨着，冷雲仙子縮回的右掌，猛地，又向前一震。

「呼！呼！」一股洶湧銳嘯的掌風，已如江河倒瀉般，滔滔而出。

那超越尋常的威猛勁力，已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漫捲而到，分自極怪異的角度，在狹窄的空間疾出。

岳雲龍突然將身體內眞炁之氣運聚，不待對方掌風襲到，一掌已猝然推出。

這一掌，岳雲龍起碼已運足八成的功力，威力無與倫比。

突然，一聲震天價響，兩股洶湧凌勁接觸。

勁疾旋風激蕩，銳嘯中……

岳雲龍悶哼一聲，氣血一陣翻騰，不由自主的退後兩步。

冷雲仙子那雙神光如炬的鳳目中，正也泛出一股訝異之色，冷然凝立着。

岳雲龍面色沉凝，星目放光，暴喝一聲，猶如平地一聲焦雷……

他雙掌一圈一合，又倏然翻出，一陣狂飈，緊隨着雙掌，湧出無數巨錘似的勁風，擊向冷雲仙子。

此招正是，威震武林的第三招「血腥十里」！

祇見岳雲龍一掌擊出，帶起無數勁厲銳嘯，嘯聲如雷，猶若山崩地裂，河流決堤，滾滾而來，廻氣成渦，剛猛無儔。威力之鉅，足使風雲變色。

冷雲仙子姬白鳳，姣容微變，輕若飄絮的軀體，曼妙至極的投入那剛猛無儔的掌風之中，羅紗衣衫，左右倏捲，怪拂。

岳雲龍發出的洶湧狂濤就好像投入一片軟綿綿的勁氣之中，瞬息即消逝得無影無踪，眞是奧妙無比。

倏地——

冷雲仙子輕柔的身軀，怪異已極，欺至岳雲龍身側，玉指輕彈，施展開來，已然襲向岳雲龍的「天樞穴」。

岳雲龍心中一駭，無暇思索，那精奧絕倫的「星象迷踪身法」，已然施展開來，左飄右閃，詭譎無比的閃開那迅快的一指。

冷雲仙子姬白鳳見岳雲龍施出這奇詭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 著

H.K.N.G.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的身法，心中暗忖道：糟了！今日一百招絕不能收拾此小子，昔年九天神魔此種奇奧的身法，也被他學會了，而且，看他飄閃的迅快，更好像有青出於藍之概。冷雲仙子心忖着，她柔輕的羅紗，突然發出勁疾的銳嘯。

一縷縷略帶香味的寒風，就像是大海中，層層湧來的波濤，好似永遠無絕無盡，綿綿吹向岳雲龍。

岳雲龍此時，也已提聚九成的「玄天冰魂」眞氣，一聲暴喝。

挾帶着一招：「痴數春星」，疾速絕倫的連指而出。

岳雲龍雙掌十指箕張，左縱右橫，若似珠網密佈，千百條銳利指風，嘶！嘶！之聲不絕於耳。

緊接着——

波……波……波……一連串的勁氣破擊聲響——

冷雲仙子發出的綿綿勁風，突然被岳雲龍這股奇詭怪極「痴數春星」發出的千條指風，破散無餘。

冷雲仙子眞是愈打愈驚，岳雲龍之武功，幾乎羅集了天下武林各派的絕技，加之他的功力之深厚，其招式發出來，連冷雲仙子這等奇異絕頂高手，也爲之措手不及。

高手過招，眞是奇詭無比，有時像似輕描淡寫，有時却似驚天動地，其實他們每一伸手投足，都是生死幻滅之道。

他們這各一展開身手，眞鬥得樹苦花愁，天寒地慘。

但見人影，勁風如削，刮得花草紛飛，枝葉斷落，她凌寒的銳利勁氣，直充塞至十丈開外來。

聲勢端得裂胆驚魂，威猛懾人。

凌秀風堅挺着身軀，她雙神光渙散的虎目，一瞬不瞬的注視場中，看着這場罕古難得一見的拚鬥。

他們二人所出的招式，俱是鬼魅尋思，精妙深奧傾古凌今的絕招，以自己和人家比起來，有若滄海一粟，微不足道。但他也凜駭異常，爲着岳雲龍担心，生怕接不了百招。

此刻，兩人的心神都非常沉重，所出的招式，更是凌厲歹毒絕倫，愈戰愈至決定命運的邊緣。

岳雲龍突然厲嘯一聲，星目如炬，雙掌圈起一道綫，倏地，疾推而出，一股掌勁宛如驚濤拍岸，巨浪排空般，捲湧過去。口中厲聲喝道：「第九十五招……」

冷雲仙子姬白鳳，她雙鳳目迸射出一道怨毒的湛光，玉掌如山，片片狂飆，有若天羅地網，挾着山崩海嘯的威勢，湧迎過去。

岳雲龍是擧世聰明的人，他知道冷雲仙子在最後兩招之中，定會施出最微妙，而最歹毒凌厲的招式，一擊使自己無法招架。

所以，岳雲龍此時仍不願和她硬拚，多耗損眞氣，眼見冷雲仙子掌勢陡出的當兒，掌勁倏然一撤，施出「星象迷踪身法」，倏忽已極的飄出丈外。

岳雲龍口中又厲聲喊道：「第九十六招！」

雙臂在身側，又圈出一輪弧影，一道深沉似海的緒綿勁氣，又疾湧而出。

冷雲仙子姬白鳳，身形倏然停止不動，鳳目凝視着岳雲龍的動靜，玉掌揮動，一溜溜的星形精芒，已如一串串綿密的珠爆，欲忽破空迎上。

好個岳雲龍，他現在正要採取游擊戰的方式。

「第九十七招！」

猛地，一聲厲嘯響起。

岳雲龍身形微竄，竟然拔起空中，身子在空中如巨鷹似的接連三次折廻，右掌抖成千百掌影，當空罩下。

驀然——

平地湧起風雲，空氣呼嘯激蕩，挾着浩翰不絕的無形勁風，以拔山塡海的威勢，疾湧而出。

此招，正是獨步天下的絕魂掌第一招：「天浮地沉」！

冷雲仙子姬白鳳，她已知岳雲龍要採取這種游擊戰方式，擋過百招，所以，在第九十六招，她雖然右掌破空擊出一道勁風，但她雙眼神仍然看着他。

就在岳雲龍發出「天浮地沉」之時，冷雲仙子左掌凝聚的勁力，已然無聲無息的擊了出去。

岳雲龍懸空的身子，驀覺一股無形的潛力，衝破了自己的眞氣網，窒人鼻息的疾湧過來。

大駭之下，岳雲龍的「玄天冰魂」眞氣，密如潮湧，幽幽透出。

但就在那「玄天冰魂」眞氣透出的當兒……

冷雲仙子突然厲叱一聲：「第九十八招！」

右拳疾速閃電，在左側面轉了一道弧圈，五指箕張，一彈一震，五股銳利無比的指風，挾着絲絲破空聲響，隨着號叫九十九招後擊出！

岳雲龍身子懸空，驀見冷雲仙子連施兩下殺着，星目爆出火光，一聲吭傲蒼穹的厲嘯響起——

岳雲龍雙脚猛地一陣亂踢亂蹬，身軀怪忽已極，懸空挪出三丈。

這種身法，眞是傾古凌今，詭譎絕倫，妙至毫巔的輕功身法。

但並不只這樣，岳雲龍口中已厲叫道：「第九十九招！」

懸空的身軀，左右臂平伸合攏，全身疾似一支弩箭般，奔雷電閃的快速，突向冷雲仙子射去。

冷雲仙子姬白鳳，此刻心中倒眞是慄駭不已，岳雲龍一身武功，眞似鬼魅般難於尋思。

她見岳雲龍疾射過來，一股尖銳凌厲的氣勁，也恍若沉星飛石般的快速、先射過來。

此種氣勢端的驚心動魄，駭人至極。

冷雲仙子目射出一股狠毒的寒燄，一聲厲叱。

她曼妙的身軀，突地廻旋起來，恍似旋風般，她的軀體，已懸空一丈多馬，她潛在內體的六十年功力，已全部凝聚在雙掌之上。

「嗨！」一聲暴喝……

冷雲仙子身軀疾速下降，雙掌電掣般，疾速擊出。（未完・十二）

